

邵氏聞見錄序

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則聞而知之則見而知之伯溫以先君子之故親接前輩與夫侍家庭居鄉黨遊宦學得前言往行爲多以畜其德則不敢當而老景侵尋偶負後死者之責類之爲書曰聞見錄尚庶幾焉紹興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甲子河南邵伯溫書

先君子嘗曰吾自爲童子奉康節公凡杖於左



右多閱天下之士故自富文忠公司馬文正公  
呂正獻公而下吾皆得從之遊其學道淵源可  
尊而行之者將終吾身焉然吾老矣思有以遺  
後之學者乃著其所聞見於書自爲之序紀述  
甚廣嗚呼國以典刑爲重曰老成人者則又重  
焉故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蓋以言行所從  
來者遠矣士如孔子者有所未知必訪先達之  
士既有得有立於禮經者之語曰吾聞之老聃

云其嚴如此先君平居如齋淡然無甚好唯喜  
著書此書獨晚出雖客寓疾病中筆削不置其  
心可悲矣先君旣不幸上得其平生之言有制  
褒揚甚備博不肖終無以顯先君之令德類次  
其遺書旣成於絕編斷簡之中得聞見錄爲次  
第二十卷并傳於代蓋自紹聖以來大臣用私  
意亂天下至有所懼也又取小夫佞人爲史官  
以文之而史法始壞矣上不直之下詔學士更

以文及而史去故數矣上不直之不請學士更  
意圖天下至津海對也又歎小夫對人爲史官  
案二十卷并新敘并蓋自縣望以來大司用殊  
其書善類知分縣縣權簡之中野聞見雜爲矣  
察財善前朝不肖終無以爲夫吾之令縣縣矣  
心何悲矣夫吾理不幸上爲其平生之言言歸  
善書也善辭朝出觀客寓寒涼中華固不置其  
法其類破也夫吾平固時齋然無其致其喜



河南邵氏聞見錄前卷第一

宋邵伯溫著

明毛晉訂

太祖微時遊渭州潘原縣過涇州長武鎮寺僧守  
嚴者異其骨相陰使畫工圖於寺壁青巾褐裘  
天人之相也今易以冠服矣自長武至鳳翔節  
度使王彥超不留復入洛枕長壽寺大佛殿西  
南角柱礎晝寢有藏經院主僧見赤蛇出入帝



鼻中異之帝寤僧問所向帝曰欲見柴太尉於澶州無以爲資僧曰某有一驢子可乘又以錢幣爲獻帝遂行柴太尉一見奇之留幕府未幾太尉爲天子是謂周世宗帝與宣祖俱事之南征北伐屢建大功以至受禪萬世之基實肇於澶州之行帝卽位盡召諸節度入覲宴苑中諸帥爭起論功惟彥超獨曰臣守藩無效願納節備宿衛帝喜曰前朝異世事安足論彥超之言

是也從容問彥超曰卿當日不留我何也彥超曰涖蹄之水不足以澤神龍帝若爲臣留則安有今日帝益喜曰獨令汝更作未興節度一任長壽寺僧亦召見帝欲官之僧辭乃以爲天下都僧錄歸洛今未興有彥超畫像長壽寺殿中亦有僧畫像皆偉人也烏乎聖人居草昧之際獨一僧識之彥超雖不議及對帝之言自有理異哉

周世宗死恭帝幼冲軍政多決於韓通並掌軍政  
通愚復將士

太祖英武有度量智略多  
立戰功故皆愛服歸心焉將北征京師之人喧  
言出軍之日當立點檢爲天子富室或挈家逃  
匿他州 太祖聞之懼密以告家人曰外間詢  
詢如此奈何太祖姑卽魏氏長公主面如鐵色  
方在厨引麪杖逐 太祖曰大丈夫臨大事可  
否當自決乃於家間恐怖婦女何爲耶 太祖

默然而出

太祖初登極時杜太后尚康寧與上議軍國事猶  
呼趙普爲書記嘗勞撫之曰趙書記且爲盡心  
吾兒未更事也太祖待趙韓王如左右手御史  
中丞馬德驥劾奏普強占市人第宅聚斂財賄  
上怒之曰鼎鑄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  
稷臣乎命左右曳於庭數匝徐復冠召升殿曰  
後當改姑赦汝勿令外人聞也

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翰林學士承旨陶穀在旁  
出諸懷中進曰已成矣太祖繇是薄其爲人  
穀墓在京師東門外覺昭寺已洞開空無一物  
寺僧云屢掩屢壞不曉其故張舜民曰陶爲人  
輕險嘗自指其頭謂必戴貂蟬今髑髏亦無矣  
太祖初受天命誅李筠李重進威德日盛因問趙  
普自唐季以來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  
不息生靈塗地其故何定長久之

計其道如何普曰陛下

人之福也唐

季以來戰爭不息家

無他節鎮太重

君弱臣强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奪其權制其錢  
穀收其精兵則天下安矣語未卒帝曰卿勿復  
言吾已悉矣頃之上因晚朝與故人石守信王  
審琦飲酒帝屏左右謂曰吾資爾曹之力多矣  
念爾之功不忘然爲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  
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敢安枕而臥也守

信等問其故帝曰此豈難知所謂天位者衆欲居之爾守信等皆頓首曰陛下出此言何以今天命已定誰敢復有異心上曰不然汝曹雖無此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黃袍加汝之身汝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等泣涕曰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憐示以可生之塗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耳所謂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顯榮耳汝曹何不釋

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食相懽以終天命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拜謝曰陛下念臣及此所以慰撫賜賚甚厚政上許之盡

或與之結

置易制者使主親軍其後

又置轉運使通判使主諸道錢穀收天下精兵以備宿衛而諸功臣亦以善終子孫富貴迄今



不絕向非韓王謀慮深長 太祖深明果斷天下無復太平之日矣聖賢之見何其遠哉世謂韓王爲人陰刻當其用事時以睚眦中傷人甚多然子孫至今享福祿國初大臣鮮能及者得非安天下功大乎

太祖遣曹彬伐江南臨行諭曰功成以使相爲賞彬平江南歸帝曰今方隅未服者尚多汝爲使相品位極矣豈肯復戰耶姑徐之更爲吾取太

原因密賜錢五十萬彬怏怏而退至家見錢布滿室乃歎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烏乎太祖重惜爵位如此孔子稱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太祖得之矣

祖宗開國所用將相皆北人太祖刻石禁中曰後世子孫無用南士作相內臣主兵至貞宗朝始用閩人其刻不存矣烏乎以藝祖之明其前知也漢高祖謂吳王濞曰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

非汝耶然天下一家慎無反而已果然藝祖亦云

太祖卽位之初數出微行以偵伺人情或過功臣之家不可測趙普每退朝不敢脫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謂帝不復出矣久之聞叩門聲普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太宗至共於普堂中設重裯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

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也願聞成算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普默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帝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畱以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誌之地將無所逃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遂定下江南之議帝曰王全斌平蜀多殺人吾今

思之猶耿耿不可用也普於是薦曹彬爲將以潘美副之明日命帥彬與美陞對彬辭才力不迫乞別選能臣美盛言江南可取帝大言諭彬曰所謂大將者能斬出位犯分之副將則不難矣美汗下不敢仰視將行夜召彬入禁中帝親酌酒彬醉宮人以水沃其面旣醒帝撫其背以遣曰會取會取他本無罪只是自家着他不得蓋欲以恩德來之也是故以彬之厚重美之明

銳更相爲助令行禁止未嘗妄戮一人而江南平皆帝仁聖神武所以用之得其道云

太祖初卽位朝太廟見其所陳籩豆簋簠則曰此何等物也侍臣以禮器爲對帝曰我之祖宗寧曾識此命徹去亟令進嘗膳親享畢顧近臣曰却令設向來禮器俾儒士輩行事至今太廟先進牙盤後行禮康節先生嘗曰太祖皇帝其於禮也可謂達古今之宜矣

東京唐汴州梁太祖因宣武府置建昌宮晉改曰大寧宮周世宗雖加營繕猶未如王者之制

太祖皇帝受天命之初卽遣使圖西京大內按以改作旣成帝坐萬歲殿洞開諸門端直如引繩則歎曰此如吾心小有邪曲人皆見矣帝一日登明德門指其榜問趙普曰明德之門安用之字普曰語助帝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普無言

太祖登極未久杜太后上仙初從宣祖葬國門之南奉先寺後命宰相范質爲使改卜未得地質罷更命太宗爲使遷奉於永安陵又欲遷遠祖於西京之穀水蓋宣祖微時葬也相並兩冢開壙皆白骨不知辨遂卽墳爲園歲遣官並祭洛人謂之一寢二位云伊川先生程頤曰爲並葬擇地者可以謂之智矣

太祖獵近郊所御馬失帝躍以下旦曰吾能服天

下矣一馬獨不馴耶卽以佩刀刺之旣而悔曰  
吾爲天子數出游獵馬失又殺之其過矣自此  
終身不復獵

太祖朝晉邸內臣奏請木場大木一章造器用帝  
怒批其奏曰破大爲小何若斬汝之頭也其木  
至今在半枯朽不動烏呼太祖於一木不忍暴  
用以違其材况大者乎

忠正軍節度使王審琦與太祖皇帝有舊爲殿前  
都指揮使禁中火審琦不待召領兵入救憲  
官有言罷歸壽州本鎮朝辭太祖諭之曰汝不  
待召以兵入衛忠也臺臣有言不可不行第歸  
鎮吾當以女嫁汝子承衍者召承衍至則已有  
婦樂氏辭帝曰汝爲吾婿吾將更嫁樂氏以御  
龍直四人控御馬載承衍歸遂尚秦國大長公  
主樂氏厚資嫁之帝謂承衍曰汝父可以安矣  
審琦歸鎮七年率先諸鎮納節以使相薨追封

秦王諡正懿承衍官至護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河中尹薨贈尚書令追封鄭王烏呼太祖駕御英雄聽納言諫聖矣哉

偽蜀孟昶以降王入朝舟過眉州湖灑渡一宮嬪有孕昶出之祝曰若生子孟氏尚存也後生子今爲孟氏不絕昶治蜀有恩國人哭送之至犍爲別去因號曰蜀王灘蜀初平呂餘慶出守太祖諭曰蜀人思孟昶不忘卿官成都凡昶所權

稅食飲之物皆宜罷餘慶奉詔除之蜀人始欣然不復思故主矣

真宗景德元年契丹入寇犯澶淵京師震動當時大臣有請幸金陵幸蜀者左相畢文簡公病不出右相寇萊公獨勸帝親征帝乃決遂幸澶淵帝初不欲過河寇公力請高瓊控帝馬渡浮梁帝登城六軍望黃屋呼萬歲聲動原野士氣大振帝每使人覘萊公動息或曰寇準晝寢鼻息

如雷或曰寇準方命庖人斫鱠帝乃安旣射死虜驍將順國王撻覽虜懼請和帝令擇重臣報聘萊公遣侍禁曹利用上曰凡虜所須卽許之萊公戒之曰若許過二十萬金幣吾斬若矣和議成諸將請設伏邀擊可使虜匹馬不返萊公勸帝勿從縱契丹歸國以保盟好帝回鑾每歎萊公之功小人或譖之曰陛下知博乎錢輸將盡取其餘盡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

也尚何念帝聞之驚甚萊公眷禮遂衰

真宗東封西祀禮成海內晏然一日開太清樓宴親王宰執用仙韶女樂數百人有司以宮嬪不可視外於樓前起彩山幃樂聲若出於雲霄間者李文定公丁晉公坐席相對文定令行酒黃門密語晉公曰如何得倒了假山晉公微笑上見之問其故晉公以實對上亦笑卽命女樂列樓下臨軒觀之宣勸益頻文定至霑醉

章獻明肅太后成都華陽人少隨父下峽至玉泉寺有長者善相人謂其父曰君貴人也及見后則大驚曰君之貴以此女  
留盍遊京師乎父以貧爲辭長者贈以中金百兩后之家至京師真宗判南衙因張耆納后宮中帝卽位爲才人進宸妃至正位宮闈聲勢動天下仁宗卽位以大皇太后垂簾聽政玉泉長者已居長蘆矣后屢召不至遣使就問所

須則曰道人無所須也玉泉寺無僧堂長蘆寺無三門后其念之后以本閣服用物下兩寺爲錢建獨長蘆寺臨江門起水中旣成輒爲蛟所壞后必欲起之用生鐵數萬斤疊其下門乃成蓋蛟畏鐵也今玉泉寺僧堂梁記曰后所建云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二

宋邵伯溫著

明毛晉訂

仁宗好用道引術理髮有宮人能之號曰梳頭夫人一日帝退朝命夫人理髮嬪御列侍帝袖中有章疏左右爭取之帝不能止有從旁讀者蓋臺臣乞放宮女章也衆聞之默然獨梳頭夫人歎息曰今京師富人尚求妾媵豈有天子嬪御

外臣敢以爲言官家亟逐言者則清淨矣帝不語旣御膳幸後苑命內侍按宮人籍上自出若干人行臺臣之言也梳頭夫人以入宮久首出之帝亦不問或謂叅知政事吳奎曰上比漢文帝奎對以此則曰過文帝遠矣

仁宗朝程文簡公判大名府時府兵有肉生於背蜿蜒若龍伏者文簡收禁之以其事聞仁宗謂宰輔曰此何罪也令釋之後其兵以病死嗚呼

肉龍生於兵之背妖也帝釋之德足以勝妖矣兵輒死宜哉

孫文懿公爲翰林學士撰升祔李太后赦文曰章懿太后丕擁慶羨寔生眇冲顧復之恩深保綏之念重神馭既往仙遊斯邈嗟乎爲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不逮乎九重之承顏不及乎四海之致養念言一至追慕增結仁宗覽之感泣彌月公自此遂叅大政帝問文懿曰卿何故能道

朕心中事公曰臣少以庶子不齒於兄弟不及  
養母以此知陛下聖心中事上爲之流涕先是  
晏元獻公撰章懿太后神道碑曰五嶽崢嶸崑  
山出玉四溟浩渺麗水生金蓋以明肅太后爲  
尊也學士大夫嘉其善比獨仁宗不悅

伯溫嘗得老僧海妙者言仁宗朝因赴內道場夜  
聞樂聲出雲霄間帝忽來臨觀久之顧左右曰  
衆僧各賜紫羅一疋僧致謝帝曰來日出東華

門以羅置懷中勿令人見恐臺諫有文字論列  
嗚呼仁宗以微物賜僧尚畏言者此所以致太  
平也海妙又言嘗觀仁宗二十許歲時祀南郊  
回坐金輦中日初出面色與金光相射真天人  
也因以記之

仁宗一日幸張貴妃閣見定州紅菱器帝堅問曰  
安得此物妃以王拱辰所獻爲對帝怒曰嘗戒  
汝勿通臣僚饋送不聽何也因以所持拄斧碎

之妃愧謝久之乃已妃又嘗侍上元宴於端門服所謂燈籠錦者上亦怪問妃曰文彥博以陛下眷妾故有此獻上終不樂後潞公入爲宰相臺官唐介言其過及燈籠錦事介雖以對上失禮遠責潞公尋亦出判許州蓋上兩罷之也或云燈籠錦者潞公夫人遺張貴妃公不知也唐公之章與梅聖俞書竄之詩過矣烏乎仁宗寵遇貴妃先於六宮其責以正禮尚如此可謂聖矣

仁宗朝王安石爲知制誥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碟盛釣餌藥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帝謂宰輔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帝不樂之後安石自著日錄厭薄祖宗於仁宗尤甚每謂漢武帝其心薄仁宗也故一時大臣富弼韓琦文彥博皆爲其詆毀云

仁宗時一日天大雷震帝衣冠焚香再拜退坐靜思所以致變者不可得偶後苑作匠進一七寶枕屏遽取碎之嗚呼帝敬天之威如此其當太平盛時享國長久宜矣至熙寧大臣以天變不足畏說人主以成今日之禍悲夫

仁宗御馬有名玉逍遙者馬色白其乘之安如輿輦也圉人云馬行步有尺度徐疾皆中節馭者行速則以足攔之一日燕王借乘卽長鳴不行

王怒還之帝父事王甚恭配南城馬鋪久之復奉御其行如初帝升遐從葬至陵下悲鳴不食而斃伊川先生程頤謂伯溫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歟

本朝祖宗以來進士過省赴殿試尚有被黜者遠方寒士殿試下貧不能歸多至失所有赴河而死者仁宗聞之惻然自此殿試不黜落雖雜犯亦收之末名爲定制可以謂之仁矣

仁宗至和間不豫昏不知人者三日既愈自言夢行荆棘中周章失路有神人被金甲自天而下謂帝曰天以陛下有仁心錫一紀之壽帝曰吾何當歸神人曰請以臣之車輅相送帝登車問神人何人曰臣所謂葛將軍者帝寤令檢案道藏果有葛將軍主天門事因增其位號於大醮儀中立廟京師帝自此御朝卽拱默不言大臣奏事可卽肯首不卽搖首而時和歲豐百歲安

樂四夷賓服天下無事蓋帝知爲治之要任宰輔用臺諫畏天愛民守祖宗法度時宰輔曰富弼韓琦文彥博臺諫曰唐介包拯司馬光范鎮呂誨云烏乎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無所不及有過之者此所以爲有宋之盛歟

仁宗初納光獻后后有疾國醫不效帝曰后在家用何人醫后曰妾隨叔父官河陽有疾服孫用和藥輒效尋召用和服其藥果驗自布衣除尚

藥奉御用和自此進用用和本衛人以避事客  
河陽善用張仲景法治傷寒名聞天下二子奇  
兆皆登進士第爲朝官亦善醫

仁宗初升遐禁中永昌郡夫人翁氏位有私身韓  
蠱者自言嘗汲水仁宗見龍繞其身因幸之留  
其釧復遺以物爲驗遂稱有娠旣踰期不產按  
驗皆蠱之詐得其釧於佛閣土中乃蠱自理也  
翁氏削一資杖韓蠱配尼寺爲童初執政請誅

之光獻太后曰置蠱於尼寺欲令外人盡知其  
詐若殺之則必謂蠱寔生子也英宗初載光獻  
后垂簾同聽政其決事之明類如此

仁宗皇帝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升遐遺詔到  
洛伯溫時年七歲尚記城中軍民以至婦人孺  
子朝夕東向號泣紙烟蔽空天日無光時舅氏  
王元脩自京師過洛爲先公言京師罷市巷哭  
數日不絕雖乞丐者與小兒皆焚紙錢哭於大



內之前又有周長孺都官赴劔州普安知縣行  
亂山中見汲水婦人亦載白紙行哭烏乎此所  
謂百姓如喪考妣者歟

熙寧初仁宗幼女下嫁錢景臻京師父老知其爲  
仁宗女也隨其車咨嗟泣涕元祐中北虜主謂  
本朝使人曰寡人年少時事大國之禮或未至  
蒙仁宗加意優容念無以爲報自仁宗升遐本  
朝奉其御容如祖宗已而泣蓋虜王爲太子時

雜入國使人中雄州密以聞仁宗召入禁中俾  
見皇后待以厚禮臨歸撫之曰與汝一家也異  
日惟盟好是念生靈是愛故虜主感之嗚呼帝  
上賓旣久都人與虜主追慕猶不忘此前代所  
無也

英宗山陵有輦官畢達哭慟於仁宗未昭陵下曰  
臣事陛下四十餘年得服役天上死不恨是夕  
達暴卒韓魏公爲司馬溫公云

永安霍道全者嘗爲三陵塚寨年踰九十坐丁謂移永安陵皇堂事羈管亳州道全言地中宿藏物多驗亳人神之遇赦歸永安嘉祐七年道全忽歷遍川原觀地形語人曰此地將有大役明年仁宗升遐初卜陵有司召問之道全曰今永安地吉宜徙以爲陵寢有司疑其欲騷動縣人凡所全皆不用道全亦相繼卒今永安昭陵旣成或曰地名和兒原非佳兆後三年英宗晏駕

元豐中神宗倣漢原廟之制增築景靈宮先於寺觀迎諸帝后御容奉安禁中涓日以次備法駕羽衛前導赴宮觀者夾路鼓吹振作教坊使丁仙現舞望仁宗御像引袖障面若揮淚者都人父老皆泣下嗚呼帝之德澤在人深矣

曰其難望二宗降物臣臨朝面君職者皆入  
 不備前尊法官職者夾梁趙公封于越於東丁  
 購臣請報以書容奉安禁中其日以次漸去黨  
 子豐中無宗效莫息願之臣曾樂景靈宮於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三

宋邵伯溫著

明毛晉訂

英宗於仁宗爲姪宣仁后於光獻爲甥自幼同養  
禁中溫成張妃有寵英宗還本宮宣仁還本宅  
溫成薨而竟無子一日帝謂光獻曰吾夫婦老  
無子舊養十三英宗行事滔滔宣仁小字各以長立朕爲  
十三后爲滔滔主婚使相娶嫁時宮中謂天子

娶婦皇后嫁女云蓋仁宗光獻以英宗爲子聖  
意素定矣此殆天命非人力也至召英宗爲皇  
子入謝帝與后適御後苑迎曙曙英宗諱亭帝謂后  
曰豈偶然哉嘉祐八年三月晦日帝起居尚安  
夜一更遽索藥且召后后至帝指心不能言宣  
醫投藥已無及帝崩左右欲開宮門召兩府后  
曰此際宮門不可開但以密敕召兩府黎明入  
又三令進粥四更再召醫入使人守之望旦兩

府入后哭告以上崩令召皇子嗣位英宗初不  
敢當兩府共抱之解其髮被以黃衣命翰林學  
士珪懼甚筆不能下丞相魏公韓琦從容曰大  
行皇帝在位幾年珪乃能草詔英宗卽位數日  
有疾執政大臣請光獻后垂簾權同聽政后辭  
遷久之乃從則光獻立子之功其可掩哉故神  
宗深感之所以事光獻之禮甚至追光獻之崩  
神宗哀毀不能視朝其所製挽章至今讀之令

人流涕也韓魏公薨其子孫倣郭汾陽著家傳十卷具載魏公功業至英宗即位之初乃云光獻信讒屢有不平之語魏公以危言感動曰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安穩又言太后曾問漢昌邑王事如何又云太后言昨夕夢甚異見這孩兒却在慶寧宮謂英宗復在舊邸魏公曰却在慶寧宮乃是聖躬復舊之兆此是好夢又言英宗不豫魏公奏曰大王長立且與照管謂神宗后怒

曰尚欲舊窠中求免耶又言太后對大臣泣訴英宗語曰富弼意主太后又云太后欲御前殿魏公論奏云云乃止又云臺諫有章乞早還政太后泣曰若放下更豈見眼道耶如此等事尚多皆誕妄不恭非所宜言韓氏子孫販賣松檟張大勲業以希進用不知陷其父祖於不義也王巖叟者父子為魏公之客亦著魏公遺事一編其記魏公言行甚詳至論光獻權同聽政事

亦爲欺誕謂太后還政之後魏公勸英宗加儀衛帝曰相公休獎縱母后又謂魏公對太后曰自家無子不得不認業其意以謂英宗非魏公不得立既立非魏公不得安也英宗受仁宗天下貴爲天子思所以報光獻之德者何以爲稱反惜儀衛末禮有無獎縱母后之語於英宗孝德不無累乎恭惟太皇太后天下之母也以其無子而令認業爲臣子者悖慢至此不幾於跋

扈老乎前代姦人自稱定策國老以天子爲門生皆繇此以魏公之賢使死者有知其敢當也故神宗嘗曰如此恐非韓琦之意伯溫嘗論英宗之立首建議者范蜀公也繼之者司馬溫公也順成仁宗光獻意者韓魏公也富公辭戶部尚書章呂誨中丞魏公以下遷官疏乃天下之公言也具書之以俟史官採擇

英宗卽位之初感疾不能視朝大臣請光獻太后

垂簾權同聽政后辭之不獲乃從英宗才康復后已下手書復辟魏公奏臺諫有章疏請太后早還政后聞之遽起魏公急令儀鸞司撤簾后猶未轉御幄尚見其衣也時富韓公爲樞密相怪魏公不關報撤簾事有韓魏公欲致弼於族滅之地之語歐陽公爲叅政首議追尊濮安懿王富公曰歐陽公讀書知禮法所以爲此舉者忘仁宗累主上欺韓公耳富公因辭執政例遷

官疏言甚危三日不報見英宗面奏曰仁宗之立陛下皇太后之功也陛下未報皇太后大功先錄臣之小勞非仁宗之意也方仁宗之世宗屬與陛下親相等者尚多必以陛下爲子者以陛下孝德彰聞也今皇太后謂臣與胡宿吳奎等曰無夫婦人無所告至不忍聞臣實痛之豈仁宗之所望於陛下者哉以笏指御牀曰非陛下有孝德孰可居此英宗俯躬曰不敢富公求



去益堅遂出判河陽自此與魏公歐陽公絕後  
富公致政居洛每歲生日魏公不論遠近必遣  
使致書幣甚恭富公但答以老病無書魏公之  
禮終不替至薨乃已豈魏公有愧於富公者乎  
然天下兩賢之魏公歐陽公之薨也富公皆不  
祭弔國史著富公以不預策立英宗與魏公至  
此祭弔不通非也

本朝自祖宗以儉德垂世故藝祖之訓曰當思在  
甲馬營時可也其所用幃簾有青布緣者仁宗  
生長太平尤節儉京城南愍賢寺溫成張妃墳  
院也寺中有溫成宮中故物素朱漆牀黃絹緣  
席黃隔織褥帝御飛白書溫成影帳牌纔二尺  
朱漆金字而已以溫成寵冠六宮服用止此故  
帝寢疾大臣入問見所御皆黃紬烏乎恭儉之  
德不在此乎英宗內無嬪御王廣淵以濮邸舊  
僚進待制貧不能辦儀物韓魏公爲言帝曰無

名以賜不可後數日有旨令廣淵書無逸篇於御帳賜白金百兩烏乎吾本朝祖宗以節儉爲家法如此

光獻太皇太后元豐四年春感疾以文字一函封鏑甚密付神宗曰俟吾死開之唯不可因此罪人帝泣受后疾愈帝復納此函后曰姑收之是年七月后上仙帝開函皆仁宗欲立英宗爲皇嗣時臣僚異議之書也神宗執書慟哭以太皇

太后遺訓不敢追咎其人故帝宮中服三年之喪盡禮盡孝者知慈德之不可報也

伯溫侍長老言曰本朝惟真宗咸平景德間爲盛時北虜通和兵革不用家給人足以洛中言之民以車載酒食聲樂遊於通衢謂之棚車鼓笛仁宗天聖明道初尚如此至寶元康定間元昊叛西方用兵天下稍多事無復有此風矣元昊旣稱臣帝絕口不言兵慶曆以後天下雖復太

平終不若天聖明道之前也烏乎仁宗之兵應兵也不得已而用之事平不用此所以爲仁歟神宗開穎邸英宗命韓魏公擇官僚用王陶韓維陳薦孫固孫思恭邵亢皆名儒厚德之士王陶韓維進止有法神宗內朝拜稍心維曰維下拜王當效之諸公一日侍神宗二近侍以弓樣靴進維曰王安用武靴神宗有愧色亟令毀去其翊贊之功如此故穎邸賓僚號天下選云

神宗初卽位中丞王陶言宰相韓魏公不押常朝班爲跋扈帝遣近侍以章疏示魏公公奏曰臣非跋扈者陛下遣一小黃門至則可縛臣以去矣帝爲之動出王陶知陳州神宗卽位銳意求治初用呂溱爲翰林學士爲開封府溱死又用滕甫爲翰林學士爲御史中丞甫性疎上時遣小黃門持短封御札問事甫誇示於人或見御札中誤用字者乃反謗甫以爲揚上之短上

怒疎斥之以爲逆人李逢親黨不復用時王安  
石居金陵初除母喪英宗屢召不至安石在仁  
宗時論立英宗爲皇子與韓魏公不合故不敢  
入朝安石雖高科有文學本遠人未爲中朝士  
夫所服乃深交韓呂二家兄弟韓呂朝廷之巨  
室也天下之士不出於韓卽出於呂韓氏兄弟  
絳字子華與安石同年高科維字持國學術尤  
高不出仕用大臣薦入館呂氏公著字晦叔最

賢亦與安石爲同年進士子華持國晦叔爭揚  
於朝安石之名始盛安石又結一時名德之士  
如司馬君實輩皆相善先是治平間神宗爲穎  
王持國翊善每講論經義神宗稱善持國曰非  
某之說某之友王安石之說至神宗卽位乃召  
安石以至大用

神宗既退司馬溫公一時正人皆引去獨用王荆  
公盡變更祖宗法度用兵言利天下始紛然矣

帝一日侍太后同祁王至太皇太后宮時宗祀前數日太皇太后曰天氣晴和行禮日亦如此大慶也帝曰然太皇太后曰吾昔聞民間疾苦必以告仁宗嘗因赦行之今亦當爾帝曰今無它事太皇太后曰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錢宜因赦罷之帝不懌曰以利民非苦之也太皇太后曰王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帝欲愛惜保全不若暫出之於外歲餘復召用可也

帝曰羣臣中惟安石能橫身爲國家當事耳祁王曰太皇太后之言至言也陛下不可不思帝因發怒曰是我敗壞天下耶汝自爲之祁王泣曰何至是也皆不樂而罷溫公嘗私記富韓公之語如此而世無知者崇寧中蔡京等修哲宗史以王安石爲聖人然亦書慈聖光獻后宣仁聖烈后因間見上流涕爲言安石變亂天下已而安石罷相豈安石之罪雖其黨竟不能文耶

抑天欲彰吾本朝母后之賢自不得而刪也帝退安石十年不用元豐末帝屬疾念可以託聖子者獨曰將以司馬光呂公著爲師傅王安石不預也烏呼聖矣哉神宗元豐四年召北京留守文潞公陪祀南郊會更官制自司徒侍中拜太尉罷侍中爲開府儀同三司判河南府陞辭先是故叅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國老以至和中潞公與劉沆富韓公王叅政堯臣共乞立英宗

爲皇嗣章草進明其父功帝留之禁中面問潞公公對與國老合乃加潞公兩鎮節度使官其子宗道爲承事郎潞公力辭兩鎮止受食邑劉沆贈太師中書令竟國公子僅自祠部員外郎爲天章閣待制王堯臣贈太師中書令謚文忠子國老自水部員外郎克祕閣校理富公進司徒子紹京除閣門祗候富公之客李偲問公曰公治平初進戶部尚書屢辭今進司徒一辭而

拜何也公曰治平初乃某自辭官今日潞公以下皆遷某豈敢堅辭妨他人也蓋潞公與荆公論政事不合出判北京七年不召自此帝眷禮復厚矣

神宗初欲破夏國遂親征大遼御營兵甲器械旗幟皆備分河北諸路兵逐將置保甲民兵諸路騷動一日帝衣黃金甲以見光獻太后后曰官家着此天下人如何脫去不祥又欲京城安樓

櫓后亦不許但以庫貯於諸門

神宗友愛二弟不聽出於外至元祐初宣仁太后始命築宅於天波門外既就館哲宗奉宣仁后臨幸有旨二王諸子各進官一等舍人蘇軾行制辭曰先皇帝篤兄弟之好以恩勝義不許二叔出居於外蓋武王待周召之意太皇太后嚴朝廷之禮以義制恩始從其請出就外宅得孔子遠其子之義二聖不同同歸於道可以爲萬

世法朕奉侍兩宮按行新第顧瞻懷思潸然出涕昔漢明帝問東平王在家何等爲樂王言爲善最樂帝大其言因送列侯印十九枚諸子年十五以上悉帶之著之簡冊天下不以爲私今王諸子性于忠愛漸於禮義自勝衣以上頎然皆有成人之風朕甚嘉之其各進一官以助其爲善之樂尚勉之哉毋忝父祖以爲邦家之光次日丞相呂大防范純仁二夫人入見宣仁后

曰昨同皇帝幸二王府二王侍立尚食甚恭皇帝待之亦盡禮吾老矣深以此爲喜又曰仁宗事燕王盡子姪禮王頗自重但以行第呼仁宗雖禁中服用王輒取之仁宗不敢吝吾二兒豈敢如此嗚呼后之言其旨深矣不幸后上仙小人謗毀靡所不至天下寃之其詳伯溫著之辨誣云



漢中親用王璉歿之仁宗不嫌答昔仁宗  
率燕王盡于致甄王賊自重所以行後仁宗  
帝將之亦盡甄吾弟矣所以也為喜又曰仁宗  
曰朝同皇帝幸仁王親仁王親仁王親仁王親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四

宋邵伯溫著

明毛晉訂

熙寧七年春契丹遣汎使蕭禧來言代北對境有  
侵地請遣使分畫神宗許之而難其人執政議  
遣太嘗少卿判三司開拆司劉公忱爲使忱對  
便殿曰臣受命以來在樞府考核文據未見本  
朝有尺寸侵虜地且鴈門者古名限塞雖跬步

不可棄奈何欲委五百里之疆以資敵乎臣既辱使指當以死拒之惟陛下主臣之言幸甚帝避之忱出疆帝手敕曰虜理屈則忿卿姑如所欲與之忱不奉詔初以祕書丞呂公大忠爲副使命下大忠丁家艱詔起復未行公亦使回虜又遣蕭禧來帝開天章閣召執政與忱大忠同對資政殿論難之久帝曰凡虜爭一事尚不肯已今兩遣使豈有中輟之理卿等爲朝廷固惜

疆境誠是也然何以弭患大忠進曰彼遣使相來卽與代北之地若有一使曰魏王英弼者來求關南之地則如何帝曰卿是何言也大忠曰陛下旣以臣言爲不然今代北安可啓其漸忱進曰大忠之言社稷大計願陛下熟思之執政皆知不可奪罷忱爲三司鹽鐵判官大忠乞終喪制帝遣中使賜富韓公韓魏公文潞公曾魯公手詔其略曰朝廷通好北虜幾八十年近歲

以來生事彌甚代北之地素無定封故造釁端  
妄求理辨比敕官吏同加案行雖圖籍甚明而  
詭辭不服又橫使復至意在必得虜情無厭勢  
恐未已萬一不測何以待之古之大政必詔故  
老云云韓魏公疏曰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  
則似不以大敵爲恤虜人見形生疑必謂我有  
圖復燕南之意雖聞虜主孱而妄弱豈無強梁  
宗屬與夫謀臣策士引先發制人之說造此釁

端故屢遣使以爭理地界爲名觀我應之之  
如何爾其所致虜之疑者七事高麗臣屬契丹  
於朝廷久絕朝貢乃因商舶招諭而來且高麗  
來與不來於國家固無損益而契丹知之謂朝  
廷將以圖我一也吐蕃部族不相君長未嘗爲  
邊患而強取其地逮熙河一路殺其老弱以數  
萬計所費不貲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二也  
邊近西山地勢高仰不可爲澹灤向聞遣使部

兵徧置榆柳冀其成長以制虜騎昔慶曆慢書所謂創立隄防障塞要路無以異矣三也義勇民兵將校甚整教習亦精而忽創團保甲一道紛然義勇人十去其七破可用之成法得增數之虛名四也河北諸州緣邊近裏城池工築並興增置防城之具檢視衣甲器械五也創都作院頒降弓刀新樣大詐戰車此皆衆目所覩謀者易窺費財殫力先自困弊六也置河北三十

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關預聲言出征又深見可疑之形七也夫北虜素爲敵國因疑起事不得不然亦其善自爲謀者也今橫使再至初示偃蹇以探伺前廷况代北初與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一情無厭浸淫一不許虜遂持此以爲已直縱未大舉勢必漸擾諸邊卒隳盟好臣昔曾言青苗錢事而言者輒賜厚誣非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聞新法日下實避

嫌疑不敢論列今親被詔問事係國家安危言及而隱罪不容誅臣嘗竊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簡治國之本當先富強聚財積穀寓兵于民則可以鞭笞四夷盡復唐之故疆然後制禮作樂以文太平故散青苗錢使民出利又爲免役之法次第取錢雖百端補救終求善法此所謂富國之術也又內外置市易務小商細民無措手足加以新制日下更改

無嘗官吏茫然不能詳記違者坐徒不以赦降監司督責以刻爲明簿法之苛過於告緡今農怨於畝畝商旅歎於道路官吏不安其職恐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則陛下始謀者大誤也陛下有堯之仁舜之聰改過不吝聖人之德也而又好進之人不顧國家利害但得邊事將作富貴可圖必曰虜勢已衰特外示驕慢爾以陛

下神聖文武若擇將臣領大兵深入虜境則強  
劃之地一舉可復此又未之思也今河朔累歲  
災傷民力大乏緣邊次邊州郡芻糧不克新選  
將官皆庸勇寡謀之人義勇保甲新點未經訓  
練若驅重兵頓於堅城之下糧道不繼腹背受  
敵雖曹彬米信名德宿將猶以此致歧溝之敗  
也臣愚今爲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  
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脩備之嘗與北朝通好

之久自古所無豈有它意恐爲謀者所誤耳且  
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命邊吏退近者侵占之  
地不可持此造端隳累世之好永敦信誓兩絕  
嫌疑望陛下以自見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  
而罷去以釋虜疑則可以遷延歲月陛下益養  
民愛力 賢任能疎遠姦諛進用忠鯁天下悅  
服邊備日克塞下有餘蓄帑中有羨財虜果自  
敗盟誓有衰亂之形然後一振威武恢復故疆

快忠義不平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憤矣富韓公疏曰臣五六年來切聞綏州囉瓦熙河辰錦戎瀘交趾咸議用兵或以喪師或以獻馘卽時傳播四方而西師初舉便傳必復靈夏旣又大傳有人上平燕之策北虜必然尋以探知彼復聞朝廷練士馬繕城池利器械聚芻糧加之招致高麗欲爲牽制又置河北三十六將事機叅合此虜人所以先期造釁旣發爭端勢未肯已也

今釁已成代北各屯兵馬境上爭論逾年未決橫使再至事歸朝廷自當之則恐理難款緩便要可否違之則兵起而患速順之則河東斥候日蹙雖款目前遺患在後臣謂不若一委邊臣堅持久來圖籍疆界爲據使之盡力交相詰難然北虜非不自知理曲蓋欲生事遂興干戈豈是無故驟興實有以致其來也惟陛下深省熟慮不可獨謂虜人造釁背盟也惟彼若萬一入



寇事不得已我但嚴兵以待之來則禦戰去則備守此自古中興防邊之要也若朝廷乘忿便欲深入討擊臣實慮萬有一跌其害非細或更與西夏爲犄角之勢則朝廷宵旰矣事既至此二邊警急數年未得息肩四方凶徒必有觀望者臣願陛下以宗社爲憂以生靈爲念納汙舍垢且求安靜非萬全不舉此天下之願而臣之志也而又喧傳陛下決爲親征之謀中外聞之

心殞膽落陛下英睿天縱必有成算然太平天子與創業之主事體絕異尤不可慨然輕舉又恐朝廷且作聲勢初無實事若如此乃是我以虛聲而召彼實來也張虛聲者必有疎略之虞作實來者必盡周密之慮成敗豈不灼然假令人得志而還此契丹一種事力素強又有夏國嘴厮羅高麗黑水女真韃靼諸蕃爲之黨援其勢必難殄滅則繇此結成邊患卒無已時

臣竊謂因今橫使之來且可選人以其疑我者數事開懷諭之云凡爲武備乃中國嘗事非欲外興征伐向來用武之地皆小蕃有過者朝廷須當問罪若吾二大邦通好已七十餘年無故安肯輒欲破壞又恐是姦人走作妄興鬪謀因此互相疑貳養成釁隙遂有今日爭理如朝廷更有可說一事但盡說之須令釋然無惑乃一助也橫使如不的卽遣報聘者於戎主前且道

此意庶幾一得必有所益緣彼大藉朝廷歲與方成國計既有憑藉之心豈無安靜之欲只以疑情未釋遂成倔強若與開解明白必肯回心若兩情不通禍患日深必成後悔臣更望陛下兼採博訪不宜專聽一偏恐有迎合聖意及畏避用事之人不敢以實事聞而誤國家大計臣所以及此者竊聞去春久旱陛下時降手詔許人極陳時政得失尋聞上章論列者甚多隨而

或遭貶降陛下殊不以手詔召人極陳爲意而優容之及今得罪士大夫自此皆務結舌下情不能上達朝政莫大患也願陛下深思極慮早令天下受賜也文潞公曾魯公疏皆主不與之論皆乞選將帥利兵甲以待敵時王荆公再入相曰將欲取之必固翁之也以筆畫其地圖命天章閣待制韓公縝奉使舉與之蓋東西棄地五百餘里云韓公承荆公風旨視劉公呂公有

愧也議者爲朝廷惜之烏乎祖宗故地孰敢以尺寸不入王會圖哉荆公輕以畀鄰國又建以與爲取之論使帝韓富二公之言不用至後世姦臣以伐燕爲神宗遺意卒致天下之亂荆公之罪可勝數哉

神宗天資節儉因得老宮人言祖宗時妃嬪公主月俸至微歎其不可及王安石獨曰陛下果能理財雖以天下自奉可也帝始有意主青苗助

役之法矣安石之術類如此故呂誨中丞彈章  
曰外示朴野中懷狡詐

蘇世殘用以對燕... 宗... 平... 天... 才... 之... 原  
與... 之... 論... 對... 韓... 富... 二... 公... 之... 言... 不... 用... 至  
只... 十... 不... 入... 三... 會... 國... 治... 漢... 公... 韓... 以... 異... 轍... 國... 又... 韓... 以...  
蘇... 世... 殘... 用... 以... 對... 燕... 宗... 韓... 富... 二... 公... 之... 言... 不... 用... 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五

宋邵伯溫著

明毛晉訂

紹聖初用李清臣爲中書侍郎范丞相

純仁論事不合范公求去帝不許范公

堅辭帝不得已除觀文殿大學士除穎昌府召  
章惇爲相未至清臣獨當中書益覬幸相位復  
行免役青苗法除諸路常平使者惇至不能容

以事中之清臣出知北京建中靖國初上皇卽位用韓忠彥爲相清臣爲門下侍郎忠彥與清臣有連故忠彥惟清臣言是聽清臣復用事范右丞純禮忠彥所薦清臣罷之劉安世呂希純皆忠彥所重清臣不使入朝外除安世帥定武希純帥高陽張舜民忠彥薦爲諫大夫清臣出之帥真定其所出與外除及不使入朝者皆賢士清臣素所憚不可得而用者忠彥懦甚不能

爲之主曾布爲右相范致虛諫疏云河北三帥連衡恐非社稷之福劉安世呂希純同日報罷清臣亦爲布所陷出知北京伯溫嘗論紹聖建中靖國之初朝廷邪正治亂未定之際皆爲一李清臣以私意幸相位壞之邪說旣勝衆小人並進清臣自亦不能立於朝矣使清臣在紹聖初同范丞相在建中靖國初同范右丞劉安世呂希純張舜民以公議正論共濟國事則朝廷

無後日之禍而清臣亦得相位矣此忠臣義士  
惜一時治亂之機爲之流涕者也

元符末上皇卽位皇太后垂簾同聽政有旨復哲  
宗元祐皇后孟氏位號自瑤華宮入居禁中時  
有論其不可者曰上於元祐后叔嫂也叔無復  
嫂之理程伊川先生謂伯溫曰元祐皇后之言  
固也論者之言亦未爲無理伯溫曰不然禮曰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

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皇太后於哲宗母  
也於元祐后姑也母之命姑之命何爲不可非  
上以叔復嫂也伊川喜曰子之言得之矣相繼  
姦臣曾布蔡京用事朋黨之禍再作元祐后竟  
出居舊宮者二十年靖康初大金陷京師逼上  
皇淵聖帝北狩宗族盡徙獨元祐后以在道宮  
不預虜退羣臣請入禁中垂簾聽政以安反側  
至上卽位於宋幸維揚虜再犯幸餘杭后於艱

難中輔成上聖德爲多后崩上哀悼甚不能視  
朝者累日下詔服齊衰謚曰昭慈聖獻烏乎后  
逮事宣仁聖烈太后其賢有自矣至於廢典則  
天也

熙寧初韓魏公罷政富公再相神宗首問邊事公  
曰陛下卽位之初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不言  
用兵二字蓋是時王荊公已有寵勸帝用兵以  
威四夷初是用王韶取熙河以斷西夏右臂又

欲取靈武以斷大遼右臂又結高麗欲圖大遼  
又用章惇爲察訪使以取湖北夔峽之蠻又用  
劉彝知桂州沈起爲廣西路安撫使以窺交趾  
二人不密造戰艦於富良江上交趾偵知先浮  
海載兵陷廉州又破邕州殺守臣蘇緘屠其城  
掠生口而去又用郭逵趙高宣撫廣南使直搗  
交趾達老將與高議論不同爲交趾扼富良江  
兵不得進瘴死者十餘萬人元豐四年五路大



進兵取靈武夏人決黃河水櫃以灌吾壘兵將凍溺餓饑不戰而死者數十萬人又用呂惠卿所薦徐禧築永樂城夏人以大兵破之自禧而下死者十餘萬人報夜至帝早朝當宁慟哭宰執不敢仰視帝歎息曰永樂之舉無一人言其不可者右丞蒲宗孟進曰臣嘗言之帝正色曰卿何嘗有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尚曾言用兵不是好事既又謂宰執曰自今更不用兵

與卿等共享太平然帝從此鬱鬱不樂以至大漸嗚呼痛哉

元符末哲宗升遐上皇卽位欽聖皇太后垂簾同聽政召范忠宣公於永州虛宰席以待忠宣病不能朝乃拜韓忠彥爲左僕射安燾有時望方服母喪乃拜曾布爲右僕射次年改建中靖國欽聖太后上仙布爲山陵使布與內臣劉瑗交通多知禁中事就陵下密諭中丞趙挺之建議

紹述以迎合上意布還朝與忠彥勢相敵漸逐忠彥薦引之士右丞范公純禮爲人沈默剛正數以言忤上布憚之謂駙馬都尉王誥曰上欲除君樞密都承旨范右丞不以爲然遂罷蓋誥嘗以劄子求此官於上上稟皇太后后曰王誥浮薄果使爲之則壞樞密院駙馬都尉王師約在先朝爲此官稱職可命之上從王誥所納劄子批除王師約樞密都承旨皇太后之意也布

妄言出於范右丞以激怒誥誥信而恨之後誥因館伴大遼使妄稱范右丞押宴席間語犯御名辱國右丞不復辨以端明殿學士出知穎昌府自此忠彥之客相繼被逐矣布專意紹述盡復紹聖元符之政忠彥懦而無智旣怨布乃曰布之自爲計者紹述耳吾當用能紹述者勝之遂召蔡京京之用自韓忠彥始忠彥竟不能安其位罷去布獨相臺諫官陳瓘龔夫輩多賢者

皆布所用亦不合去蔡京拜右丞至作相蔡卞  
知樞密院京既用事曾布罷相京師起大獄治  
布賊狀貶布白州司戶參軍廉州安置布之諸  
子及門下士皆重責蔡京爲之也韓忠彥亦安  
置於河北近郡尋聽自便京陰報其薦引之功  
云大觀末上頗厭京因星變出之又以飾臨平  
之山決興化之水等事謂其有不利社稷之心  
貶太子少傅居蘇州上用張商英爲右相商英

無術寡謀藐視同列間言並興上不樂罷之京  
密結內臣童貫因貫使大遼歸詐言虜主問蔡  
京何在上信之再召京時何執中已爲左相乃  
拜京太師謂之公相總三省事童貫既引京自  
欲爲樞密使京止以爲太尉節度使陝西宣撫  
使貫大失望始怨京矣京以太師致仕上命鄭  
居中爲相居中丁母憂 余深皆鄙夫小人無  
足言又相王黼黻年少凶愎欲其功高蔡京乃

獨任結大金滅大遼取燕雲事置經撫房樞密院皆不預下族誅之令禁言北事黼後以太傅致仕猶領應奉司以固上寵白時中李邦彥並左右相儼薄庸懦無所立蔡京以盲廢復出領三省事用其子條爲謀主條與其兄相仇條敗京復致仕宣和七 years 十一月上郊天罷方恭謝景靈宮聞金人舉兵犯京師上下詔稱上皇禪位於淵聖皇帝改元靖康李邦彥主和議遣李鄴李稅鄭望之使虜割三鎮爲城下之盟虜退李邦彥罷復不許三鎮次年冬虜破京師二帝北狩今上卽位於宋幸維揚渡江幸餘杭嗚呼曾布蔡京王黼之罪上通於天也具載之以爲世戒

曾亦蔡以主禮之罪上黃於天也具燁之入以爲  
 其辭今上曾於外未幸雖得建王幸猶於朝野  
 幸與於禮於不指二難於平於難於京師一第  
 難於禮於朝於外難於二難於於下之難於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六

宋邵伯溫著

明毛晉訂

伯溫崇寧中居洛因過仁王僧舍得葉子冊故書  
一編有趙普中書令雍熙三年爲鄧州節度使  
日諫太宗皇帝伐燕疏與劄子各一道其憂國  
愛君之深言出乎文章之外者雖雜陸宣公論  
事中不辨也疏曰武勝軍節度使臣趙普右臣

自二月中伏覩忽降使臣差船糧草及詳教命  
知取幽州既奉指揮尋行科配非時舉動莫測  
因繇爾後雖聽捷音未聞成事稍稽尅復俄及  
炎蒸飛芻輓粟以猶繁擐甲持戈而未已民疲  
師老漸恐有之臣自此月以來轉增疑慮潛思  
陛下萬幾在念百姓爲心聖略神功舉無遺算  
至於平收浙右力取河東垂後代之英奇雪前  
朝之憤氣四海咸歸於掌握十年時致於雍熙

唯彼蕃戎豈爲敵對遷徙烏舉自古難得制之  
前代聖帝明王無不置於化外任其追逐水草  
皆以禽獸畜之此際官家何須掛意必是有人  
扶同諂佞誑惑聰明因舉不急之兵稍涉無名  
之議非論曲直但覺淹延將成六月之征頗有  
千金之費以茲忖度深抱憂虞竊念臣雖寡智  
謀粗親墳典千古興亡之理得自簡編百王善  
惡之徵聞於經史其間禍淫福善莫不如影隨

形煥若丹青明如日月嘗爲大訓歷代寶之臣  
讀史記見漢武帝時主父偃徐樂嚴安輩所上  
長書及唐玄宗時宰相姚元崇直奏十事可以  
坐銷患害立致昇平惟慮至尊未能留意醫時  
救弊無出於斯又聞前事爲後事之師古人是  
今人之則據其年代雖卽不同量彼是非必然  
無異輒思抄錄專具進呈伏望聖慈特垂披覽  
謹具逐件如後

云云

伏念臣謬以庸材叨居顯

位幸遇千年之運深承二聖之知從白屋而上  
青霄非繇智略出卑僚而登極位只是遭逢恩  
私何啻於車魚報效不如於犬馬粗懷性識嘗  
積驚惶所恨者齒髮衰殘精神減耗旣不能獻  
謀闕下又不能效命軍前惟有微誠書章上奏  
今者伏自朝廷大興禁旅遠伐山戎驅百萬戶  
之生靈咸當輦運致數十州之地土半失耕桑  
則何異爲鼯鼠而發機將明珠而彈雀所得者



少所失者多只於得少之中尤難入手更向失  
多之外別有關心前未見於便宜可垂興於詳  
酌臣又聞聖人不疑滯於物見可而進知難而  
退理有變通情無拘執故前所謂事久則慮易  
兵久則變生臣之愚誠深懼於此秦始皇之拒  
諫終累子孫漢武帝之回心轉延宗社如忽遲  
晚恐失機宜而况旬朔之間便爲一月竊慮內  
地先困邊廷荒涼北狄則弓硬馬肥轉難擒制

中國則民疲師老應誤指呼臣今獨與汎汎之  
言深負彌天之過輒陳狂瞽抑有其繇竊以暮  
景殘光能餘幾日酬恩報義正在今時恐勞宵  
旰之憂寧避僭踰之罪屢希聖德早議抽軍聊  
爲一縱之謀別有萬全之策伏望皇帝陛下安  
和寢饋惠養疲羸長令戶外不扃未使邊烽罷  
警自然殊方慕化率土歸仁旣四夷以來王料  
契丹而安往又何必勞民動衆賣犢買刀有道

之事易行無爲之功最大如斯弔伐是又萬全  
臣又竊料陛下非次興兵恐因偏聽其奈人多  
獻佞事久陽微大凡小輩各務身謀誰思國計  
或承宣問皆不實言盡解欺君嘗憂敗事得之  
則奸邪獲利失之則社稷懷憂昨者直取幽州  
未審誰爲謀者必無成算俱是誑言其於虛實  
之間此際總應彰露臣旣不知頭主無以指射  
姓名伏望官家尋其尤者特正姦人之罪免傷

聖主之明所貴詐僞悛心忠臣盡力共畏三千  
之法同堅八百之基臣於此時欲吐肺肝先寒  
毛髮驚疑猶豫數日沉思又念往昔臨終尚能  
屍諫微臣未死爭忍面諛明知逆耳之言不是  
全身之計但緣恩同卵翼命直鴻毛將酬國士  
之知豈比衆人之報投荒棄市甘當此日之誅  
竊祿偷安不造來生之業惟祈聖明特賜察量  
更存細微別具劄子冒犯冕旒臣無任傾心瀝

懇憂國忘家涕泗徬徨激切屏營之至其劄子  
曰臣濫守藩方聊知稼穡竊見當州管界承前  
多是荒涼戶小民貧程遙路僻量其境土五縣  
中四縣居山驗彼人家三分內二分是客昨來  
差配甚覺艱辛伏緣在此直至莫州來往四千  
餘里或是無丁有稅須至雇人般量每斛雇召  
之資賤者不下五百元配二萬石數約破十萬  
貫錢直如本戶自行費用無多所較乃是二萬

家之貧戶出此十萬貫之見錢所以典業費牛  
十間六七其間兼有鬻男女者亦有弃性命者  
仍如善誘偶副嚴期自從起發去來已及八十  
餘日近知內有人戶衷私却到鄉村皆云裝起  
軍糧未有送納去處緣無口食再取盤纏雖不  
辨其真虛又難行於本覆訪聞街坊竊議前後  
說得多般稱被契丹圍却軍都兼被劫糧草及  
令尋勘皆却隱藏蓋緣臣無以知軍前事宜只

聽得外面消息况九重密事應不泄於朝廷奈何百姓流言已相傳於道路詳其住滯必有艱難伏乞聖慈平令停罷更或遲久轉費糧儲潛思今日人情不可再行差配如或再行徭役決定廣有逃移假令收下幽州邊境轉廣干戈未息忽然生事未見理長必因有僭濫之徒姦邪之黨但說契丹時逢幼主地有災星以此爲詞曲中聖旨不審戎情上下幽州俱致其生涯土

宿照臨外處不可以征討若彼能同衆意縱幼主以難輕不順羣情無災星而亦敗誠宜守道事費無私如樂禍以求功竊慮得之而不武此蓋兩省少昌言之士靈臺無有藝之人而况補闕拾遺合專司於規諫天文歷算須預定於吉凶成茲誤失之繇各負疎遺之罪若無愆責何戒後來一臣緣久居近職備見人情至於後殿三班前朝百辟文武雖異是非略同纔奉委差

便思僥倖雖詢利害各避嫌疑而况毀譽生心  
貪求恣意扶同狂妄率以爲常其間久歷事者  
明知而佯作不知初爲官者不會而仍兼詐會  
多非允當少得純良而又凡關宣敕委差便是  
帝王心腹方資視聽切要精詳就中同軍不同  
閒事必料曹使沿邊相度往返叅詳不知能有  
幾人應得當時言語如今比較並見直虛乞誅  
罔上之輩流便作抽軍之題目自此則潛消媚

佞免誤朝廷唯此區分以爲激勸一唯有勾拍  
不同舉發一則我無鬪志一則彼有讎心而况  
契丹懷禽獸之心恃胡馬之力垂慈恕捨却慮  
追奔須作隄防免輸紆便伏乞皇帝陛下密授  
成算遐宣睿謀但令硬弩長槍周施禦捍前歌  
後舞小作程途縱逼交鋒何憂乏力只應信宿  
尋達城池便可使戰士解鞍且作防邊之旅耕  
夫歸舍重爲樂業之人是知多難興王已垂芳

於往昔從諫則聖宜頌美於當今此事旣行天下幸甚一臣今將本末細具敷陳嘗思發跡之繇實有殊嘗之幸其於際遇近代無倫伏自宣宗皇帝滁州不安之時臣蒙召入臥內昭憲太后在宅寢疾之日陛下喚至牀前念以傾心皆曾執手溫存撫諭不異家人惟懷竭節盡忠以至變家爲國慙虧德望有此遭逢先皇開創之初尋居密地陛下纂承之後再入中書蒙二聖

之深知當兩朝之大用不惟此世應繫前生禮雖限於君臣恩實同於骨肉是以凡開啓沃罔避危亡蓋緣每認陛下本是天人暫來人世是以生知福業性稟仁慈潛聞內裏看經盤中戒肉今者願忍一朝之忿嘗隆萬劫之因如或未止干戈必恐漸多殺害卽因民愁未定戰勢方搖仍於夢幻之中大作煩勞之事是何微類誤我至尊乞明驗於奸人願不容於首惡興言及

此涕淚交流又念臣雖寡智謀實同榮辱都緣意切不覺辭煩冒犯宸嚴不勝戰越其疏與國史所載大略相似有不同者劄子則惟見於此太宗晚喜佛中令因其所喜以諫云

伯溫竊聞太祖一日以幽燕地圖示中令問所取幽燕之策中令曰圖必出曹翰帝曰然又曰翰可取否中令曰翰可取孰可守帝曰以翰守之中令曰翰死孰可代帝不語久之曰卿可謂遠

慮矣帝自此絕口不言伐燕至太宗因平河東乘勝欲搗燕薊時中令鎮鄧州故有是奏帝下詔褒其言烏乎中令從祖宗定天下尚以取幽燕爲難近時小人竊大臣之位者乃建結女真滅大遼取幽薊之議卒致天下之亂悲夫

王晉公祐事太祖爲知制誥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付之告之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爲相也蓋魏州節度使符彥卿太宗夫人之父有飛

語聞於上祐往別太宗於晉邸太宗卻左右欲與之言祐徑趨出祐至魏得彥卿家僮二人挾勢恣橫以便宜決配而已及還朝太祖問曰汝敢保符彥卿無異意乎祐曰臣與符彥卿家各百口願以臣之家保符彥卿家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享國不長願陛下以爲戒帝怒其語直貶護國軍行軍司馬葉州安置七年不召太宗卽位謂輔臣曰王祐文章之外別

有清節朕所自知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見而薨初祐笑曰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旦也祐素知其必貴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王氏

國初趙普中令爲相於廳事坐屏後置二大甕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中滿卽挺於通衢李沆文靖爲相當太平之際凡建議務更張喜激昂



者一切不用曰以報國耳嗚呼賢相思慮遠矣  
至熙寧初王荆公爲相寢食不暇置條例司潛  
論天下利害賢不肖雜用賢者不合而去不肖  
者嗜利獨留盡變更祖宗法度天下紛然以致  
今日之亂益知趙中令李文靖得爲相之體也  
太宗一日謂宰輔曰朕如何唐太宗衆人皆曰陛  
下堯舜也何太宗可比丞相文正公李昉獨無  
言徐誦白樂天詩云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八

百來歸獄太宗曰朕不如也神宗序溫公資治  
通鑑曰若唐之太宗孔子所謂禹吾無間焉者  
神宗可謂無愧於太宗矣至召見王荆公首建  
每事堯舜之論神宗信之荆公與其黨始務爲  
高大之說至厭薄祖宗以爲不足法况唐之太  
宗乎文正公之言可拜也

真宗不豫大漸之夕李文定公與宰執以祈禳宿  
內殿時仁宗幼冲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

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執政患之無以爲計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熟水曰王所須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攪水中水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也卽上馬去文定臨事大率類此

太祖旣下江南以賈黃中知金陵一日黃中按行府第見庫舍扃鑰甚嚴集僚吏發之得寶貨數十巨櫝皆李氏宮闈之物不隸於籍者黃中悉表上之太祖歎曰吾府庫之物有籍貪黷者尚

冒禁盜之况此亡國之遺物乎贈黃中錢三百萬以旌其潔黃中唐相昉四世孫也年七歲以童子舉及第李文公昉贈之詩曰七歲神童古所難賈家門戶有衣冠十人科第排頭上五部經書誦舌端見榜不知名字貴登筵未識管絃歡從今穩上青雲去萬里誰能測羽翰至太平興國中遂叅大政年五十六以卒太宗厚恤其家謂其母曰勿以諸孫及私門之窘自撓朕嘗

記之也黃中之孫種民者元豐中爲宰相蔡確所用官大理寺丞鍛鍊故相陳恭公執中之子世孺與其婦獄至極典天下寃之又以蔡確風旨就府第問同知樞密院呂公公著呼公之子希純及老嫗立庭下問世孺妻呂氏請求事以枷捶脅之希純等曰呂氏因樞密之姪嘗以此事來告樞密樞密不語垂涕而已竟無以爲罪神宗知之怒曰元無旨就問呂公著賈種民小

臣輒敢凌辱執政特衝替黃中之後衰矣

賈黃中字娼民滄州人唐相耽之裔所贈詩或云竇儀年十五舉進士授校書郎集賢校理左拾遺補闕嶺南平爲采訪使江南平知昇州召還知制誥遷翰林學士太宗多召見訪以時政得失對曰職當書詔思不出位太宗益重之除給事中叅知政事太宗召見其母王氏命之坐謂曰教子如是今之孟母也

性端重守家法多知臺閣故事朝之典禮資  
以損益當時名士皆出其門有文集行於世  
三十卷公與宋白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  
同拜翰林學士時承旨扈蒙贈詩曰五鳳齊  
飛入翰林其後皆爲名臣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六 終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七

宋邵伯溫著

明毛晉訂

范魯公質舉進士和凝爲主文愛其文賦凝自以  
第十三登第謂魯公曰君之文宜冠多士屈居  
第十三者欲君傳老夫衣鉢耳魯公以爲榮至  
先後爲相有獻詩者云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  
衣鉢亦相傳周祖自鄴舉兵向闕京師亂魯公

隱於民間一日坐封丘巷茶肆中有人貌怪陋  
前揖曰相公無慮時暑中公所執扇偶書大暑  
去酷吏清風來故人詩二句其人曰世之酷吏  
寃獄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當深究此弊因携  
其扇去公惘然久之後至祆廟後門見一土偶  
短鬼其貌肖茶肆中見者扇亦在其手中公心  
異焉亂定周祖物色得公遂至大用公見周祖  
首建議律條繁廣輕重無據吏得以因緣爲姦

周祖特詔詳定是爲刑統

范魯公戒子孫詩其略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  
悌怡怡奉親長不敢生驕易戰戰復兢兢造次  
必於是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  
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戒爾遠  
恥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已相  
鼠與茅鴟宜鑒詩人刺戒爾勿曠放曠放非端  
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尚清議南朝稱八達千載

穢青史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  
化爲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戒爾勿  
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慎樞機災厄從此始是  
非毀譽間適足爲身累舉世重交游擬結金蘭  
契忿怨從是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君子性汪汪  
淡如水舉世好奉承昂昂增意氣不知奉承者  
以爾爲玩戲所以古人疾籛條與戚施舉世重  
任俠俗呼爲氣義爲人赴急難往往陷刑制所

以馬援書勤勤告諸子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  
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爲  
識者鄙恭惟祖宗所用宰輔皆忠厚篤實之士  
獨魯公爲之稱首余讀國史得其詩錄以爲子  
孫之戒

僧海妙者謂余言昔出入丁晉公門下公作相時  
鑿池養魚覆以板每客至去板釣鮮魚斫膾其  
脩饌珍異不可勝數後自朱崖以秘書少監移

蜀虎翰錄

卷七  
元之濟州鉅野人世農家九歲爲

聞歲青鉅戊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

光州海妙往見之公野服杖屨行山中觀村民採茶勞其辛苦人不知爲晉公也公與海妙相別曰吾不死五年趙元昊叛邊事起朝廷更用大臣公無疾沐浴衣冠臥佛堂中而薨

元豐二年予居洛有老父年八九十自云少日隨丁晉公至朱崖頗能道當時呼問之老人曰公自分司西京貶崖州某從行至龍門南彭婆鎮公病瘧夜遇盜失物甚多至今有玉碗在頰易

富家盜所質也至崖州久之某辭歸公授以蠟丸戒曰後西京知府與會府官卽投之某如所教知府王欽若也對府官得之不敢開遽以奏乃自陳乞歸表也其中云雖滔天之罪大察立主之功高繼有旨復祕書監移光州嗟夫任智數者君子所不爲也世謂丁晉公王冀公皆任智數如老人之言則晉公又出冀公之上矣

王內翰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世農家九歲爲



國朝前錄 四  
歌詩畢士安作州從事亟稱之長益能文有場  
屋聲登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第召試相府擢右  
拾遺直史館因北戎犯邊獻書建和議太宗賞  
之宰相趙普尤加器重至景德間卒用其議與  
虜通好又與夏侯嘉正羅處約杜鎬同校三史  
多所是正進左司諫知制誥因論徐鉉爲人誣  
告內翰辨其非罪責商州團練副使尋召入翰  
林爲學士孝章皇后上仙詔遷梓宮於故燕國

長公主第羣臣不爲服內翰言后嘗母儀天下  
當遵用舊禮罪以謫謫知滁州真宗卽位以直  
言應詔召爲知制誥咸平初修太祖實錄與宰  
相論不合又以謫謫知黃州移蘄州死於官其  
平生大節如此故所著建隆遺事一曰篋中記  
自敘甚祕蓋曰吾太祖皇帝諸生也一代之事  
皆目所見者考於國史或有不同一曰上性嚴  
重少言酷好看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若聞人

間有奇書不恡千金以求之顯德初從世宗南征初平淮甸有織人譖於上世宗曰趙某自下壽州私有重車數乘世宗遣人伺察之果有籠篋數車遽令別入行在面開之無他物惟書數千卷世宗異之召上諭之曰卿方爲朕作將帥辟土疆當堅甲利兵何用書爲上頓首謝曰臣無奇謀上贊聖德濫膺寄任嘗恐不迨所以聚言觀覽欲廣見聞增智慮也世宗曰善史曰上

北征之夕次陳橋驛羅彥環等獻中央之服立上爲天子請登馬南歸才出驛門上勒馬不前謂諸將校曰我有號令能稟之乎諸將皆伏地聽命上曰爾輩自貪爵賞逼我爲君今入京師不得輒恣劫掠依吾令卽當有重賞不然則連羣撥隊有斧鉞之誅諸將皆再稟命戎馬遂行旣入國門兵至如賓秋毫不犯先是京城居人聞上至皆大恐將謂循五代之弊縱士卒剽掠

既見上號令兵士卽時解甲歸營市井不動略  
無搔擾衆皆大喜又聞上驛前誠約之事滿城  
父老皆相賀曰五代天子皆以兵威強制天下  
未有德信黎庶者今上踐阼未終日而有愛民  
之心吾輩老矣何幸見真天子之御世乎自唐  
末至五代藩方節制皆不稟朝命上踐阼豁達  
大度推赤心以待之繇是諸路節將懷德畏威  
不敢跋扈歲時貢奉無闕朝廷亟召亟至皆執

藩臣之節甚恭識者知至威之行矣太平之基  
立矣又曰杜太后度量恢廓有才智國初內助

爲多上初自陳橋卽帝位進兵入城人先報曰

點檢

上時官  
爲點檢

已作天子歸矣時后寢未興聞報

安臥不答晉王輩皆驚躍奔走出迎

晉王後受  
命是爲太

宗  
斯須有上親信人至入白后后乃徐徐而起

曰吾兒素有大志果有今日矣俄頃上至見后  
於堂上衆皆賀之惟后愀然不樂上甚訝之左

右進白后曰臣聞母以子貴自古如此后子今作天子胡爲不樂后謂上曰吾聞爲君不易且天子者致身於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或失馭則欲爲匹夫不得是吾所以憂也子宜勉之上再拜曰謹受教又曰乾德開寶間天下將大定惟河東未遵王化而疆土實廣國用豐羨上愈節儉宮人不及二百猶以爲多又宮殿內惟掛青布綠簾緋絹帳紫紬褥御衣止赭袍以綾羅爲之其餘皆用絕絹晉王已下因侍宴禁中從容言服用太草草上正色曰爾不記居甲馬營中時耶上雖貴爲萬乘其不忘布衣時事皆如此又曰開寶末議遷都於洛晉王言京師屯兵百萬全藉汴渠漕運東南之物贍養之若遷都於洛恐水運艱阻闕於軍儲上省表不報命留中而已異日晉王宴見從容又言遷都非便上曰遷洛未已久當遷雍晉王叩其

唐書 卷八  
旨上曰吾將西遷者無它欲據山河之勝而去  
冗兵循周漢之故事以安天下也晉王又言在  
德不在險上不答晉王出上謂侍臣曰晉王之  
言固善姑從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又曰  
上享天下十七年左右內臣有五十餘員止令  
掌宮掖中事未嘗令預政事或有不得已而差  
出外方止令幹一事不得妄採聽他事奏陳天  
下以爲幸開寶末差內臣禱名山大川俄有黃

門於洞穴採得怪石有類羊形以爲異而獻之  
上曰此是墳墓中物何用獻爲命碎其石仍杖  
其黃門逐之不受內臣所媚皆如此又曰乾德  
初浙西錢俶來朝上待之甚厚俶方到闕自晉  
王丞相及中外臣僚有表章五十餘封請留俶  
上曰錢俶在本國歲修職貢無闕今又委質來  
朝若利其土宇而留之殆非人主之用心何以  
示信於天下也奏俱不納俶辭歸國賜與金幣

名馬之外別以黃絹封署文書一角付俶曰候  
至本國開之仍諭俶曰朕知卿忠勤若朕嘗安  
健公則嘗有東南他人卽不可也俶感泣拜謝  
而去俶至錢塘開把中文字乃是晉王丞相已  
下請留牋章五十餘封俶大驚以表稱謝上存  
心仁信類如此烏乎王內翰前輩諸公識與不  
識皆尊師之曰古之遺直也伯溫晚生得其私  
書於海內兵火之餘取可傳者列之

李文定公道爲學子時從种放明逸先生學將試  
京師從明逸求當塗公卿薦書明逸曰有知滑  
州柳開仲塗者奇才善士當以書通君之姓名  
文定携書見仲塗以文卷爲贄與謁俱入久之  
仲塗出曰讀君之文須沐浴乃敢見因留之門  
下一日仲塗自出題令文定與其諸子及門下  
客同賦賦成驚曰君必魁天下爲宰相令門下  
客與諸子拜之曰異日無忘也文定以狀元及

第十年致位宰相仲塗門下客有柳某者後官  
至侍御史文定公命長子東之娶其女不忘仲  
塗之言也文定所擬賦題不傳如王沂公曾初  
作有物混成賦識者知其決爲宰相蓋所養所  
學發爲言辭者可以觀矣程明道先生爲伯溫  
云

寇萊公旣貴因得月俸置堂上有老媪泣曰太夫  
人捐館時家貧欲絹一匹作衣衾不可得不及

公之今日也公聞之大慟故居家儉素所臥青  
帷二十年不易或以公孫弘事斬之公笑曰彼  
詐我誠尚何愧故魏野贈公詩曰有官居鼎鼐  
無宅起樓臺後虜使在廷目公曰此無宰相公  
邪或曰公頗專奢縱非也蓋公多典藩於公會  
宴設則甚盛亦退之所謂甌石之儲嘗空於私  
室方丈之食每盛於賓筵余得於公之甥王公  
丞相所作公墓誌公遺事如此

張文定公齊賢河南人少爲舉子貧甚客河南尹張全義門下飲啖兼數人自言平時未嘗飽遇村人作願齋方飽嘗赴齋後時見其家懸一牛皮取煮食之無遺太祖幸西都文定公獻十策於馬前召至行宮賜衛士廊食文定就大盤中以手取食帝用拄斧擊其首問所言十事文定且食且對略無懼色賜束帛遣之帝歸謂太宗曰吾幸西都爲汝得一張齊賢宰相也太宗卽

位齊賢方赴廷試帝欲其居上甲有司置於丙科帝不悅有旨一榜盡除京官通判文定得將作監丞通判衡州不十年位宰相矣

河南節度使李守正叛周高祖爲樞密使討之有麻衣道者謂趙普曰城下有三天子氣守正安得久未幾城破先是守正子婦符彥卿女也相者謂貴不可言守正曰有婦如此吾可知矣叛意乃決城破舉家自焚符氏坐堂上不動兵入



叱之曰吾父與郭公有舊汝輩不可以無禮見  
加或白公命柴世宗納之後爲皇后三天子氣  
者周高祖柴世宗本朝藝祖同在軍中也麻衣  
道者其異人乎

華山隱士陳搏字圖南唐長興中進士游四方有  
大志隱武當山詩云他年南面去記得此山名  
本朝張鄧公改南面爲南嶽題其後云薛壁題  
詩志何大可憐今老華圖南蓋唐末時詩也常

乘白騾從惡少年數百欲入汴州中途聞藝祖  
登極大笑墜騾曰天下於是定矣遂入華山爲  
道士葺唐雲臺觀居之藝祖召不至太宗召以  
羽服見於延英殿顧問甚久送中書見宰相丞  
相宋琪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  
乎曰搏不知吐納修養之理假令白日冲天亦  
何益於聖世上博達今古深究治亂真有道仁  
明之主正是君臣同德致理之時勤心修練無

出於此琪等稱歎以其語奏帝益重之帝初問以伐河東之事不答後師出果無功還華山數年再召見謂帝曰河東之事今可矣遂克太原帝以其善相人也遣詣南衙見真宗及門亟還問其故曰王門廝役皆將相也何必見王建儲之議遂定後賜號爲希夷先生真宗卽位先生已化因西祀汾陰幸雲臺觀謁其祠加禮焉帝知建儲之有助也嗚呼世以先生爲神仙善人

倫風鑒淺矣至康節先生實傳其道於先生之細者尚以比漢四皓云

种先生放字明逸隱居終南山豹林谷聞華山陳希夷先生之風往見之希夷先生一日令洒掃庭除曰當有嘉客至明逸作樵夫拜庭下希夷挽之而上曰君豈樵者二十年後當爲顯官名聳聞天下明逸曰某以道義來官祿非所問也希夷笑曰人之貴賤莫不有命貴者不可爲賤

亦猶賤者不可爲貴也君骨相當爾雖晦迹山林恐竟不能安異日自知之後明逸在真廟朝以司諫赴召帝携其手登龍圖閣論天下事蓋眷遇如此及辭歸山遷諫議大夫東封改給事中西祀改工部侍郎希夷又謂明逸曰君不娶可得中壽明逸從之至六十歲卒先是希夷爲明逸卜上世葬地於豹林谷下不定穴旣葬希夷見之言地固佳安穴稍後世世當出名將明

逸不娶無子自其姪世衡至今爲將帥有聲希夷旣上表定日解化於華山張超谷石室中明逸立碑敘希夷之學曰明皇帝王伯之道云嗚呼仙者非希夷而誰歟

錢若水爲舉子時見陳希夷於華山希夷曰明日當再來若水如期往見有一老僧與希夷擁地壚坐僧熟視若水久之不語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若水辭去希

夷不復留後若水登科爲樞密副使年才四十致政希夷初謂若水有仙風道骨意未決命老僧者觀之僧云做不得故不復留然急流中勇退步神仙不遠矣老僧麻衣道者也希夷素所尊禮云

康節先生嘗誦希夷先生之語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去又曰落便宜是得便宜故康節詩云珍重至人嘗有語落落便宜是得便宜蓋可終身行之也

李文靖公作相嘗讀論語或問之公曰沆爲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咸平景德中李文靖公沆在相位王文正公旦知政事時西北二方未平羽書邊報無虛日上旣宵旰二公寢食不遑文正公歎曰安得及見太平吾輩當優游矣文靖公曰國家有強敵外患足以警懼異日天下雖平上意浸滿未能高拱

無事其老且死君作相時當自知之無深念也  
及北鄙和好西隣款附於是朝陵展禮封山行  
慶巨典盛儀無所不講文靖已歿文正旣衰疲  
於贊導每歎息曰文靖聖矣故當時謂文靖爲  
聖相云

呂文穆公諱蒙正微時於洛陽之龍門利涉院土

室中與溫仲舒讀書

其室中今有畫像

有詩云八灘風

急浪花飛手把魚竿傍釣磯自是釣頭香餌別

此心終待得魚歸又云怪得池塘春水滿夜來  
雷雨起南山後狀元及第位至宰相溫仲舒第  
三人及第官至尚書公在龍門時一日行伊水  
上見賣瓜者意欲得之無錢可買其人偶遺一  
枚於地公悵然取食之後作相買園洛城東南  
下臨伊水起亭以饅瓜爲名不忘貧賤之義也

女少也少言少事少言少事

上原寶瓜昔意裕野之無幾可買其人謝靈一

三人又策官至尚書公主請門執一日行野水

雷雨跋南山對淋示父策並至幸昧監中語讓

此心絲許野魚龍又云到野出謝春水蕭亥來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八

宋邵伯溫著

明毛晉訂

呂文穆公既致政居於洛今南州坊張觀文宅是

也真宗祀汾陰過洛文穆尚能迎謁至回鑿已

病帝爲幸其宅坐堂中

宅後歸張氏御坐人不敢居正寢

問曰

卿諸子孰可用公對曰臣諸子皆豚犬不足用

有姪夷簡任穎川推官宰相才也帝記其語遂

至大用文靖公也先是富韓公之父貧甚客文  
穆公門下一日白公曰某兒子十許歲欲令入  
書院事廷評太祝公許之其子韓公也文穆見  
之驚曰此兒他日各位與吾相似亟令諸子同  
學供給甚厚文穆兩入相以司徒致仕後韓公  
亦兩入相以司徒致仕文穆知人之術如此文  
靖公亦受其術文潞公自兗州通判代歸文靖  
一見奇之問潞公曰有兗州墨攜以來明日潞

公進墨文靖熟視久之蓋欲相潞公手也薦潞  
公爲殿中侍御史爲從官平貝州出入將相五  
十年以太師致仕年踰九十天下謂之文富二  
公者皆出呂氏之門嗚呼盛哉

呂文靖公爲相章獻太后垂簾同聽政李宸妃薨  
章獻祕之欲以宮人嘗禮治喪於外文靖早朝  
留身奏曰聞禁中貴人暴薨喪禮宜從厚章獻  
遂挽仁宗入內少頃獨坐簾下召文靖問曰一



宮人死相公云云何與公曰臣待罪宰相事內外無不當預章獻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公從容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也喪禮宜從厚章獻悟遽曰宮人李宸妃也且奈何文靖乃請治喪皇儀殿太后與帝舉哀後苑百官奉靈輦繇西華門以出用一品禮殯洪福寺公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莫道夷簡不曾

說來章獻皆從之後章獻上仙燕王謂仁宗言陛下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號慟毀頓不視朝者累日下哀痛之詔自責尊宸妃爲皇太后謚章懿甫畢章獻殿殯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帝親哭視之后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者以有水銀沃之故不壞也帝歎息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使仁宗孝德章獻母道兩全文靖公先見之明也烏乎智哉

呂文靖公致政居鄭州范文正公自參知政事出  
爲河東陝西宣撫使過鄭見文靖問曰參政出  
使何也文正曰某在朝無補自謂此行欲圖報  
於外文靖笑曰參政誤矣旣跬步去朝廷豈能  
了事文正聞其言始有悔意未幾除資政殿學  
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時富韓公亦自  
樞密副使爲河北宣撫使將還朝除資政殿學  
士知鄆州兼四路安撫使烏乎文靖公旣老其

料天下事尚如此智數絕人遠矣

至和間仁宗不豫一日少間思見宰執執政聞召  
亟往呂文靖爲使相者相望於路促其行公按  
轡益緩至禁中諸執政已見上上體未平待公  
久稍倦不樂曰病中思見卿何緩也文靖徐曰  
陛下不豫久不視朝外議頗異臣待罪宰相正  
晝自通衢馳馬入內未便帝聞其言咨歎久之  
諸公始有愧色又文靖夫人因內朝皇后曰上

好食糟淮曰魚祖宗舊制不得取食味於四方無從可致相公家壽州當有之夫人歸欲以十奩爲獻公見問之夫人告以故公曰兩奩可耳夫人曰以備玉食何惜也公悵然曰玉食所無之物人臣之家安得有十奩也烏乎文靖公者其智絕人類此

孫文懿公眉州魚蛇人少時家貧欲典田赴試京師自經縣判狀尉李昭言戲之似君人物求試

京師者有幾文懿以第三登第後判審官院昭言者赴調見公恐甚意公不忘前日之言也公特差昭言知眉州又公嘗聚徒榮州貧甚得束修之物持歸爲一村鎮鎮將悉稅之至公任監左藏庫鎮將者部州絹綱至見公愧懼公慰謝之以黃金一兩贈其歸其盛德如此

韓參政億李參政若谷王丞相隨未第時同於嵩山法王寺讀書有一男子自言善相曰王君宰

相才也韓李二君皆當爲執政王君官雖高子孫不及韓李二君之盛後韓參政之子絳纘皆爲宰相維爲參知政事李參政之子淑領三院學士有文名兩家曾孫官學至今不衰王丞相之後微矣異哉韓參政之孫宗師侍郎云

韓參政億李參政若谷未第時皆貧同途赴試京師共有一席一毡乃割分之每出謁更爲僕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韓爲負一箱將至長社三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來箱中止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別去次舉韓亦登第後皆至參知政事世爲婚姻不絕韓參政之孫宗師侍郎云

慶曆三年范文正公作參知政事富文忠公作樞密副使時盜起京西掠商鄧均房光化知軍棄城走奏至二公同對上前富公乞取知軍者行軍法范公曰光化無城郭無甲兵知軍所以棄

城乞薄其罪仁宗可之罷朝至政事堂富公怒甚謂范公曰六丈要作佛耶范公笑曰人何用作佛某之所言有理少定爲君言之富公益不樂范公從容曰上春秋鼎盛豈可教之殺人至手滑吾輩首領皆不保矣富公聞之汗下起立以謝曰非某所及也富公素以父事范公云

薛簡肅公知成都范蜀公方爲舉子一見愛之館於府第俾與子弟講學每日范君廊廟人也公

益自謙退乘小駟至銅壺閣下卽步行趨府門踰年人不知爲師客也簡肅還朝載蜀公以去或問簡肅曰自成都歸得何奇物曰蜀珍產不足道吾歸得一偉人耳時二宋公有大名一見與公爲布衣交及同賦長嘯却胡騎公賦成人爭傳誦之公後爲賢從事其所立濫公自以爲不可及也烏乎簡肅公者可謂知人矣

胡先生瑗判國子監其教育諸生皆有法安厚卿

樞密在席下厚卿苦痢疾凡聚立廡下升堂聽講說人衆疾輒作先生使人掖之以歸調護甚至厚卿登科疾良愈或以與文康公苦淋疾爲樞密使疾自平正同蓋人之疾病隨血氣之通塞氣血旣快疾亦自愈也先生每語諸生食飽未可據按或久坐皆於氣血有傷當習射投壺游息焉是亦食不語寢不言之遺意也程伊川曰凡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也國子監舊有先生祠紹聖初林自爲博士聞於朝徹去

尹師魯謫崇信軍節度副使移筠州監酒得疾時范文正公知鄧州聞於朝乞師魯就醫於鄧仁宗許之師魯至文正日挾醫以往調護甚備師魯無甚苦也一日文正偶以事未往師魯遣人招之文正亟往師魯隱几端坐已瞑目矣文正伏而呼之師魯復開目文正問曰何所見也師

魯從容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怖復閉目而絕呂  
獻可病手書以墓銘委司馬溫公公亟省之獻  
可已瞑目矣公伏而呼之曰更有以見囑乎獻  
可復開目曰天下尚可爲君實其自愛遂閉目  
以絕烏乎大君子於死生去來不變蓋如此至  
於平生以道義相推重者獨不能忘也

王懿恪公拱辰與歐陽文忠公同年進士文忠自  
監元省元赴廷試銳意魁天下明日當唱名夜

備新衣一襲懿恪輒先衣以入文忠怪焉懿恪  
笑曰爲狀元者當衣此至唱名果第一後懿恪  
文忠同爲薛簡肅公子壻文忠先娶懿恪夫人  
之姊再娶其妹故文忠有舊女壻爲新女壻大  
姨夫作小姨夫之戲懿恪早貴文忠自選入館  
職謫夷陵時懿恪已爲知制誥後入翰林爲學  
士盡轉八座尚書熙寧初拜宣徽使遍歷藩府  
元豐初召還赴院供職出判北京時賜笏頭毬

露金帶佩魚如兩府之所服者懿恪以表謝曰  
橫金三紀未佩隨身之魚賜帶萬釘改觀在廷  
之日也蓋祖宗舊制見任兩府許笏頭毬露金  
帶佩魚前任者非得旨不許尚書翰林學士於  
御仙花金帶上佩魚者元豐近制也惟方團勝  
帶乃可佩魚毬露帶方團勝也故曰近制也文  
忠與懿恪雖友婿文忠心少之文忠爲參政時  
吏擬進懿恪侯射文忠曰僕射宰相官也王拱  
辰非曾任宰相老不可改東宮官以至拜宣徽  
使終身不至執政蓋懿恪主呂文靖文忠主范  
文正其黨不同云

天聖明道中錢文僖公自樞密留守西都謝希深  
爲通判歐陽永叔爲推官尹師魯爲掌書記梅  
聖俞爲主簿皆天下之士錢相遇之甚厚多會  
於普明院白樂天故宅也有唐九老畫像錢相  
與希深而下亦畫其旁因府第起雙桂樓西城



建臨園驛命永叔師魯作記永叔文先成凡千餘言師魯曰某止用五百字可記及成永叔服其簡古永叔自此始爲古文錢相謂希深曰君輩臺閣禁從之選也當用意史學以所聞見擬之故有一書謂之都廳閒話者諸公之所著也一時幕府之盛天下稱之又有知名進士十人游希深永叔之門生王復王尚恭爲稱首時科舉法寬秋試府園醮廳希深監試永叔聖俞爲

試官王復欲往請懷州解永叔曰王尚恭作解元矣王復不行則又曰解元非王復不可蓋諸生文賦平日已次第之矣其公如此當朝廷無事郡府多暇錢相與諸公行樂無虛日一日出長夏門屏騎從同步至午橋訪郭隱君郭不知爲動亦不加禮抵暮別去送及門曰野人未嘗至府廷無從上謁謝錢相悵然謂諸公曰斯人視富貴爲如何可愧也郭君名延卿時年踰八

十少從張文定呂文穆公游以文行稱張呂二公相繼入相薦於朝命以職官不出洛人至今呼爲郭五秀才庄云

謝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游嵩山自潁陽歸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登石樓望都城各有所懷忽於烟靄中有策馬渡伊水來者旣至乃錢相遣厨傳歌妓至吏傳公言曰山行良勞當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錢相遇諸公之厚

類此後錢相謫漢東諸公送別至彭婆鎮錢相置酒作長短句俾妓歌之甚悲錢相泣下諸公皆泣下王沂公代爲留守御史如東濕諸公俱不堪其憂日訝其多出游責曰公等自比寇萊公何如寇萊公尚坐奢縱取禍貶死况其下者希深而下不敢對永叔取手板起立曰以脩論之萊公之禍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爾時沂公年已高若爲之動公偉之永叔後用沂公薦入

館然猶不忘錢相或謂錢相薨易名者三卒得美謚求叔之力云

賈內翰黷以狀元及第歸鄧州范文正公爲守內翰謝文正曰某晚生偶得科第願受教文正曰君不憂不顯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內翰拜其言不忘每語人曰吾得於范文正者平生用之不盡也烏乎得文正公二字者足以爲一代之名臣矣

狄武襄公青初以散直爲延州指揮使時西夏兵圍陷陣往來如神震畏懾服無敢當者而識達兵武襄以智勇收奇功嘗被髮帶銅鑄人面突光遠賢士大夫翕然稱之尤爲范文正范忠獻韓正獻諸公所知文正公授以春秋漢書曰爲將而不知古今匹夫之勇耳武襄感服自勉勵無怠後位樞密或告以當推狄梁公爲遠祖武襄愧謝曰某出田家少爲兵安敢祖唐之忠臣

梁公者又或勸去髻間字則曰某雖貴不忘本也每至韓忠獻家必拜於廟廷之下入拜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禮待其子弟其異於人如此郭宣徽達少時人物已魁偉日懷二餅讀漢書於京師州西酒樓上飢卽食其餅沽酒一升飲再讀書抵暮歸率以爲嘗酒家異之後亦以散直爲延州指使范文正公爲帥令主私藏端坐終日不出門文正益任之韓魏公代文正公宣徽

又事之魏公尤器重屢立大功進至副都總管治平中召爲簽書樞密院楊太尉遂微時爲文潞公虞候吏每燕會太尉獨不食餘饌他人與之亦不顧潞公以此奇之公定貝州太尉穴地道入城先登受上賞後官至節度使苗太尉授爲小官時客京師逆旅中未嘗出行同輩以爲笑後爲名將帥官節度使兩除殿帥四人者其功業智勇貧賤遇合略相似故并書之

杜祁公少時客濟源有縣令者能相人厚遇之與縣之大姓相里氏議婚不成祁公亦別娶久之祁公妻死令曰相里女子當作國夫人矣相里兄弟二人前却祁公之議者兄也令召其弟曰秀才杜君人材足依也當以女弟妻之議定其兄尤之弟曰杜君令之重客令之意其可違兄悵然曰姑從之俾教諸兒讀書耳祁公未成婚赴試京師登科相里之兄厚資往見公曰婚已

定議其敢違某既出仕頗憂門下無教兒讀書者爾兄遺却之相里之兄大慙以歸祁公既娶相里夫人至從官以兩郊禮奏異姓恩任相里之弟後官至員外郎任道司門爲先公云

余爲潞州長子縣尉西寺中有王文康公祠其老僧爲余言文康公之父邑人也以教授村童爲業有兒年七八歲不能養欲施寺之祖師祖師善相謂曰兒相貴可令讀書因以錢幣資之是

謂文康公後公貴祖師已死命寺僧因祠之文  
康公最受寇萊公之知因妻以女居洛陽陶化  
坊洛人至今謂之西州王相公宅云有子益恭  
益柔益柔官龍圖閣直學士有時名孫慎言慎  
行慎術俱列大夫皆賢從康節先生交遊也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八 終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九

宋邵伯溫著

明毛晉訂

富韓公初遊場屋穆修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公果禮部試下時太師公官耀州公西歸次陝范文正公尹開封遣人追公曰有旨以大科取士可亟還公復上京師見文正辭以未嘗爲此學文正曰已同諸公

薦君矣久爲君闢一室皆大科文字正可往就館時晏元獻公爲相求婚於文正文正曰公之女若嫁官人某不敢知必求國士無如富某者元獻一見公大愛重之遂議婚公亦繼以賢良方正登第公之立朝初以危言直道事仁宗爲諫官至知制誥宰相不悅故薦公以使不測之虜歐陽公上書引盧杞薦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言宰相欲害公也不報公能使虜之君臣誦公

之言修好中國不復用兵者幾百年可謂大功矣然公每不自以爲功也使回除樞密直學士又除翰林學士又除樞密副使公皆以奉使無狀力辭不拜且言虜旣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弛虜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復除樞密副使時元昊使辭羣臣班紫宸殿門帝俟公綴



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德象諭公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烏乎使虜之功偉矣而不自有焉至知青州活飢民四十餘萬每自言以爲功也蓋曰過於作中書令二十四考矣公之所以自任者世烏得而窺之哉蘇內翰奉詔撰公墓道之碑首論公使虜之功非公之心也伯溫先君子隱居謝聘與公爲道義交獨爲知

慶曆二年大遼以重兵壓境汎使劉六符再至求關南十縣之地虜意在測在廷之臣無敢行者富韓公往聘面折虜之君臣虜辭屈增幣二十萬而和方富公再使也受國書及口傳之詞於政府旣行謂其副曰吾爲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辭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公馳還見仁宗具論之曰政府固爲此欲置臣於死臣死不足惜奈國命何仁宗召宰相

呂夷簡面問之夷簡從容袖其書曰恐是誤當令改定富公益辨論不平仁宗問樞密使晏殊曰夷簡決不肯爲此真恐誤耳富公怒曰晏殊姦邪黨呂夷簡以欺陛下富公晏公之壻也富公忠直如此契丹旣平仁宗深念富公之功御史中丞王拱辰對曰富弼不能止夷狄谿壑無厭之求念陛下止一女若虜乞和親弼亦忍棄之乎帝正色曰朕爲天下生靈一女非所惜拱

辰驚懼知言之不可入因再拜曰陛下言及於此天下幸甚烏乎吾仁宗聖矣哉拱辰蓋呂丞相之黨云

至和間富公當國立一舉三十年推恩之法蓋公與河南進士段希元魏升平同場屋相善公作相不欲私之故爲天下之制二人俱該此恩希元官至太子中舍致仕轉殿中丞升平官至

寺丞此法至今行之烏乎爲宰相不

如富公可謂賢矣升平旣卒公念之不忘招其子宜與子孫講學公薨宜亦老猶居門下至崇寧間立試門客法宜不爲新學始求去仁宗末年富公自相位丁太夫人憂上遣使下詔起復者六七公竟不起至其末云天下得一不孝子且將何用仁宗乃從其請■英宗已卽位魏公已遷左相故用富公爲樞密相魏公已下皆遷官富公亦遷戶部尚書公辭曰竊聞■敘述

陛下卽位■臣在憂服無可稱道乃取嘉祐中臣在中書日嘗議建儲以此爲效而推今日之恩嘉祐中雖嘗汎議建儲■事仁宗尚祕其請其於陛下則如在茫昧杳冥之中未見形象安得如韓琦等後來功效之深切著明也又辭曰韓琦等七人委是有功可以重疊受陛下官爵臣獨無一毫之效又辭曰韓琦等七人於陛下有功有德獨臣於陛下無功不過在先朝有議

論絲髮之勞又辭曰琦等勲烈彰灼明如日星中外執筆之士歌詠之不暇伏乞促令入謝以快羣望以此見富公豈因不預定策而歎魏公哉

熙寧初富公再入與曾魯公並相呂公公弼爲樞密使韓公絳趙公槩馮公京趙公抃皆爲叅知政事俱久次王荆公安石拜叅知政事乃薦呂公公著爲御史中丞有旨特許不避公弼公弼

不自安乞出除宣徽使判太原府移秦州趙公槩致仕馮公趙公皆出富公判亳州曾公判永興軍惟韓公絳與荆公在政府旣而絳宣撫陝西外拜昭文相荆公拜史館相絳失職以本官知鄧州荆公遂拜昭文相司馬溫公除樞密副使以議新法不合辭不拜出知永興軍呂公公著力言新法罷中丞出知永州韓公維亦以論不合罷開封府知河陽昔與荆公交遊揄揚之

人皆退斥不用荆公獨用事乃以富公爲沮青  
苗法落使相散僕射判汝州荆公後以觀文殿  
大學士知金陵乃薦呂惠卿爲叅知政事惠卿  
旣得位遂叛荆公出平日荆公移書有曰無使  
齊年知謂馮公京蓋荆公與馮公皆辛酉人又  
曰無使上知神宗始不悅荆公矣惠卿又起李  
逢獄事連李士寧者蓬州人有道術荆公居喪  
金陵與之同處數年意欲併中荆公也又起鄭

俠獄事連荆公之弟安國罪至追勒惠公求免  
荆公者無所不至神宗悟急召荆公公不辭自  
金陵泝流七日至闕復拜昭文相惠卿以本官  
出知陳州李逢之獄遂解其黨數人皆誅死李  
士寧止於編配烏乎荆公非神宗保全則危矣  
再相不久復知金陵領宮祠至死不用初韓公  
絳論劾役與荆公同後拜史館相亦爲惠卿所  
不容出知定州

熙寧二年富公判亳州以提舉嘗平倉趙濟言公沮革新法落武寧節度及平章以左僕射判汝州過南京張公安道爲守列迎謁騎從於庭張公不出或問公公曰吾地主也已而富公來見張公門下客私相謂二公天下偉人其議論何如立屏後聽張公接富公亦簡相對屹然如山岳富公徐曰人固難知也張公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仁宗皇祐間某知貢舉院或薦安

石有文學宜辟以考校結從之安石者旣來凡一院之事皆欲紛更之某惡其人檄以出自此未嘗與之語也富公俛首有愧色蓋富公素喜王荆公至得位亂天下方知其姦云

元豐六年富公疾病矣上書言八事大抵論君子小人爲治亂之本神宗語宰輔曰富弼有章疏來章惇曰弼所言何事帝曰言朕左右多小人惇曰可令分析孰爲小人帝曰弼三朝老臣豈

可令分析左丞王安禮進曰弼之言是也罷朝  
惇責安禮曰左丞對上之言失矣安禮曰吾輩  
今日曰誠如聖論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安得  
不謂之小人惇無以對是年五月大星殞於公  
所居還政堂下空中如甲馬聲公登天光臺焚  
香再拜知其將終也異哉公既薨司馬溫公范  
忠宣弔之公之子紹庭紹京泣曰先公有自封  
押章疏一通殆遺表也二公曰當不啓封以聞

蘇內翰作公神道碑謂世莫知其所言者是也  
神宗聞訃震悼出祭文遣中使設祭恩禮甚厚  
政府方遣一奠而已朝廷故例前宰相以使相  
致仕者給全俸富公以司徒使相致仕居洛自  
三公俸一百二十千外皆不受公清心學道獨  
居還政堂每早作放中門鑰入瞻禮家廟對夫  
人如賓客子孫不冠帶不見平時謝客文潞公  
爲留守時節往來富公素喜潞公昔同朝更拜

其母每勸潞公早退潞公愧謝既薨其子朝議名紹廷字德先守其家法者也公兩女與其婿及諸甥皆同居公之第家之事一如公無恙時毫髮不敢變鄉里稱之建中靖國初朝廷擢德先爲河北西路提舉嘗平德先辭曰熙寧變法之初先臣以不行青苗法臣不敢爲此官上益嘉之除祠部員外郎崇寧中德先卒鄭人晁詠之誌其墓文甚美獨不書辭提舉嘗平事有所

避也惜哉德先之子直柔事今上爲同知樞密院事

韓魏公自樞密副使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王荆公初及第爲僉判每讀書至達旦略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見荆公少年疑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荆公曰君少年無廢書不可自棄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韓公非知我者魏公後知荆公之賢欲收之門下荆公初不屈如



召試館職不就之類是也故荆公熙寧日錄中  
短魏公爲多每曰韓公但形相好爾作畫虎圖  
詩詆之至荆公作相行新法魏公言其不便神  
宗感悟欲罷其法荆公怒甚取魏公章送條例  
司疏駁頒天下又誣呂申公有言藩鎮大臣將  
興晉陽之師除君側之惡自草申公謫詞昭著  
其事因以搖魏公賴神宗之明眷禮魏公終始  
不替魏公薨帝震悼親製墓碑恩意甚厚荆公  
猶不忘魏公少年之語也

熙寧二年韓魏公自未興軍移判北京過闕上殿  
王荆公方用事神宗問曰卿與王安石議論不  
同何也魏公曰仁宗立先帝爲皇嗣時安石有  
異議與臣不同故也帝以魏公之語問荆公公  
曰方仁宗欲立先帝爲皇子時春秋未高萬一  
有子措先帝於何地臣之論所以與韓琦異也

荆公強辯類如此當魏公請冊英宗爲皇嗣時  
仁宗曰少俟後宮有就閣者公曰後宮生子所  
立嗣退居舊邸可也蓋魏公有所處之矣然荆  
公終英宗之世屢召不至實自慊也或云蔡襄  
亦有異議英宗知之襄不自安出知福州治平  
初英宗卽位有疾疾作請光獻太后垂簾同聽  
政有入內都知任守忠者姦邪反復間謀兩宮  
時司馬溫公知諫院呂諫議爲侍御史凡十數

章請誅之英宗雖悟未施行宰相韓魏公一日  
出空頭勅一道叅政歐陽公已簽叅政趙槩難  
之問歐陽公曰何如歐陽公曰第書之韓公必  
自有說魏公坐政事堂以頭子勾任守忠立  
庭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蘄州團練副使蘄州  
安置取空頭勅填之差使臣卽日押行其意以  
謂少緩則中變矣烏乎魏公真宰相也歐陽公  
言吾爲魏公作畫錦堂記云垂紳正笏不動聲

色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者正以此

尹師魯以貶死其子朴方樞柲旣長韓魏公聞於朝命官魏公到北京薦爲屬教育之如子弟朴少年有才所爲或過舉魏公掛師魯之像哭之朴亦早死烏乎魏公者可以謂之君子矣

張金部名方爲白波三門發運使王司封名湛爲副使文潞公父令公名昇爲屬官皆相善張金部召去薦文令公爲代潞公爲子弟讀書於孔

目官張望家望嘗爲舉子頗知書後隸單籍諸子皆爲儒學潞公少年好遊令公怪責之潞公久不敢歸張望白令公曰郎君在某家學問益勤苦不復遊矣因出潞公文數百篇令公爲之喜王司封欲以女嫁公其妻曰文彥博者寒薄其可託乎乃已後潞公出入將相張望尚無恙公判河南日母申國太夫人生日張望自河清來獻壽有詩云庭下郎君爲宰相門前故吏

作將軍張望以子通籍封將軍云望嘗曰吾子  
孫當以立門金石心爲名長子靖與潞公同年  
登科兄弟爲監司者數人潞公遇之甚厚至門  
字行諸孫益顯有爲侍從者康節先生云嘗見  
張將軍沈深雄偉有異於衆人能識潞公於童  
子時宜其有後也

文潞公少時從其父赴蜀州幕官過成都潞公入  
江瀆廟觀畫壁祠官接之甚勤且言夜夢神令

洒掃祠庭曰明日有宰相來官豈異日之宰相  
乎公笑曰宰相非所望若爲成都當令廟室一  
新慶曆中公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聽事之三  
日謁江瀆廟若有感焉方經營改造中忽江漲  
大木數千章蔽流而下盡取以爲材廟成雄壯  
甲天下又長老曰公爲成都日多宴會歲旱公  
尚出遊有村民持焦穀苗來訴公罷會齋居三  
日禱於廟中卽日雨歲大稔異哉文潞公幼時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十

宋邵伯溫著

明毛晉訂

文潞公慶曆間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府公年未四十成都風俗喜行樂公多燕集有飛語至京師御史何劾聖從蜀人因謁告歸上遣伺察之聖從將至潞公亦爲之動張俞少愚者謂公曰聖從之來無足念少愚因迎見於漢州同郡會

有營妓善舞聖從喜之問其姓妓曰楊聖從曰  
所謂楊臺柳者少愚卽取妓之項帕羅題詩曰  
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嬈從今喚作  
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命其妓作柳枝詞歌  
之聖從爲之霑醉後數日聖從至成都頗嚴重  
一日潞公大作樂以燕聖從迎其妓雜府妓中  
歌少愚之詩以酌聖從聖從每爲之醉聖從還  
朝潞公之謗乃息事與陶穀使江南郵亭詞相  
類云張少愚者奇士潞公固重其人也

韓魏公留守北京李稷以國子博士爲漕頗慢公  
公不爲較待之甚禮俄潞公代魏公爲留守未  
至揚言云李稷之父絢我門下士也聞稷敢慢  
魏公必以父死失教至此吾視稷猶子也果不  
悛將庭訓之公至北京李稷謁見坐客次久之  
公着道服出語之曰而父吾客也只八拜稷不  
獲已如數拜之稷後移陝漕方五路興兵取靈

武稷隨軍威勢益盛一日早作入廊延軍營軍士鳴鼓聲喏帥种諤臥帳中未興諤忙之出對稷呼鼓角將問曰軍有幾帥曰太尉耳帥未升帳輒爲轉運糧草官鳴鼓聲喏何也借汝之頭以代運使者叱出斬之稷倉皇引去怖甚不能上馬自此不敢入諤軍後朝廷遣給事中徐禧同延安帥沈括副帥种諤領兵築末樂城諤議不合括以聞朝廷留諤守延安括專末樂之役

未至夏人傾國圍末樂城已急監軍李舜舉衣襟作奏曰臣無所恨願朝廷勿輕此賊李稷亦作奏但云臣于苦萬苦也神宗得奏皆爲之動城破旣徐禧不知所在或云降蕃張芸叟言有自西夏歸見之者舜自經死或云李稷以酷虐乘亂爲官軍所殺烏乎稷不得其死宜哉

文潞公判北京有汪輔之者新除運判爲人褊急初入謁潞公方坐廳事閱謁置按上不問入宅



久之乃出輔之已不堪既見公禮之甚簡謂曰  
家人須令沐髮忘見運判勿訝輔之沮甚舊例  
監司至之三日府必作會公故罷之輔之移文  
定日檢按府庫通判以次白公公不答是日公  
家宴內外事並不許通輔之坐都廳吏白侍郎  
中家宴匙鑰不可請輔之怒破架閣庫鑰亦無  
從檢按也密劾潞公不治神宗批輔之所上奏  
付潞公有云侍中舊德故煩臥護北門細務不

必勞心輔之小臣敢爾無禮將別有處置之語  
潞公得之不言一日會監司曰老謬無狀幸諸  
君寬之監司皆愧謝因出御批以示輔之輔之  
皇恐逃歸託按郡以出未幾輔之罷烏乎神宗  
眷遇大臣沮抑小人如此可謂聖矣

元豐間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京未交印先就第  
廟坐見監司府官唐介參政之子義問爲轉運  
判官退謂其客尹煥曰先君爲臺官嘗言潞公

今豈挾以爲恨耶其當避之煥曰潞公所爲必  
有理姑聽之明日公交府事以次見監司府官  
如嘗儀或以問公公曰吾未視府事三公見庶  
僚也旣交印河南知府見監司矣義問聞之復  
謂煥曰微君殆有失於潞公也一日潞公謂義  
問曰仁宗朝先參政爲臺諫以言某謫官某亦  
罷相判許州未幾某復召還相位某上言唐某  
所言正中臣罪召臣未召唐某臣不敢行仁宗

用某言起參政通判潭州尋至大用與某同執  
政相知爲深義問聞潞公之言至感泣自此出  
入潞公門下後潞公爲平章重事薦義問以集  
賢殿修撰帥荆南烏乎潞公之德度絕人蓋如  
此

洛城之南東午橋距長夏門五里蔡君謨爲記蓋  
自唐已來爲游觀之地裴晉公綠野庄今爲文  
定張公別墅白樂天白蓮庄今爲少師任公別

墅池臺故基猶在二庄雖隔城高槐古柳高下相連接午橋西南二十里分洛堰司洛水正南十八里龍門堰引伊水以大石爲杠互受二水洛水一支自後載門入城分諸園復合一渠繇天門街北天津引龍一橋之南東至羅門伊水一支正北入城又一支東南入城皆北行分諸園復合一渠由長夏門以東以北至羅門皆入於漕河所以洛中公卿庶士園宅多有水竹花

木之勝元豐初開清汴禁伊洛水入城諸園爲廢花木皆枯死故都形勢遂減四年文潞公留守以漕河故道湮塞復引伊洛水入城入漕河至偃師與伊洛匯以通漕運隸白波輦運司詔可之自是由洛舟行河至京師公私便之洛城一園圃復盛公作亭河上榜曰漕河新亭元祐間公還政歸第以几杖罇俎臨是亭士女從公遊洛焉

元豐五年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  
司徒致仕潞公慕唐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中  
卿大夫年德高者爲耆英會以洛中風俗尚齒  
不尚官就資勝院建大厦曰耆英堂命閩人鄭  
奭繪像其中時富韓公年七十九文潞公與司  
封郎中席汝言皆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年  
七十六太常少卿趙丙祕書監劉几衛州防禦  
使馮行已皆年七十五天章閣待制楚建中朝

議大夫王慎言皆七十二太中大夫張問龍圖  
閣直學士張壽皆年七十時宣徽使王公拱辰  
留守北京貽書潞公願預其會年七十一獨司  
馬溫公年未七十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  
兼暮故事請入會溫公辭以晚進不敢班富文  
二公之後潞公不從令鄭自幕後傳溫公像  
又至北京傳王公像於是預其會者凡十三人  
潞公以地主攜妓樂就富公宅第一會至富公

會送羊酒不出餘皆次爲會洛陽多名園古刹  
有水竹林亭之勝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每  
宴集都人隨觀之潞公又爲同甲會司馬郎中  
程太中珣席司封汝言皆丙午人也亦繪像資  
勝院其後司馬公與數公又爲真率會有約酒  
不過五行食不過五味惟菜無限楚正議違約  
增飲食之數罰一會皆洛陽太平盛事也洛之  
士庶又生祠潞公於資勝院溫公取神宗送潞

公河南詩隸書於榜曰竚瞻堂塑公像其中冠  
劔偉然都人事之甚肅初溫公自以晚輩不敢  
預富文二公之會潞公會溫公曰某留守北京  
遣人入大遼偵事回云見虜主大宴羣臣伶人  
劇戲作衣冠者見物必攫取懷之有從其後以  
挺扑之者曰司馬端明耶君實清名在夷狄如  
此溫公愧謝方潞公作者英會時康節先生已  
下世有中散大夫吳執中者少年登科皇祐初

已作祕書丞不樂仕進覓休致其年德不在諸  
公下居洛多杜門人不識其面獨與康節相善  
執中未嘗一至公府其不預會者非潞公遺之  
也文潞公嘗曰人但以某長年爲慶獨不知閱  
世既久內外親戚皆亡一時交遊凋零殆盡所  
接皆邈然少年無可論舊事者正亦無足慶也  
范忠宣公亦曰或相勉以攝生之理不知人非  
久在世之物假如丁令威千歲化鶴歸鄉見城

郭人民皆非則獨存何足樂者烏乎皆遠理之  
言也

英宗卽位侍御史呂誨獻可言歐陽脩首建邪議  
推尊濮安懿王有累聖德并劾韓琦曾公亮趙  
槩積十餘章不從乞自貶又十餘章率其屬以  
御史敷告納帝前曰臣言不效不敢居此位出  
知蘄州徙晉州神宗卽位擢天章閣待制復知  
諫院擢御史中丞帝方勵精求治一日紫宸早

朝二府奏事久日刻區例隔登對官於後殿須上更衣復坐以次贊引獻可待對於崇政司馬溫公爲翰林學士侍讀邇英閣亦趨贊善堂待召相遇朝路並行而北溫公密問曰今日請對何所言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溫公愕然曰王介甫素有學行命下之日衆皆喜於得人奈何論之獻可正色曰君實亦爲此言耶安石雖有時名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姦回

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矣溫公又論之曰與公相知有所懷不敢不盡未見其不善之迹遽論之不可獻可曰上新嗣位富於春秋朝夕謀議者二三執政爾苟非其人則敗國事此乃腹心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顧可緩耶語未竟閣門吏抗聲追班乃各趨以去溫公自經筵退默坐玉堂終思之不得其說旣而縉紳間

寢有傳疏說者多以為大過未幾中書省置三  
司條例司相與議論者以經綸天下為已任始  
變祖宗舊法專務聚斂私立條目頒於四方妄  
引周官以實誅賞輔弼異議不能回臺諫從官  
力爭不能奪州郡或奉行微忤其意則譴黜從  
之所用皆儉薄少年天下騷然於是昔之懷疑  
者始愧仰歎服以獻可為知人溫公與安石相  
論辨尤力神宗欲兩用之命溫公為樞密副使

溫公以言不從不拜以三書抵安石冀其或聽  
而改也安石如故所為終始石不聽乃絕交溫  
公既出退居於洛每慨然曰臣獻可之先見吾  
不及也獻可言安石不已出知鄧州康節先生  
與獻可善方獻可初赴召康節與論天下事至  
獻可謫官無一不如所言者故獻可之為鄧州  
也康節寄以詩云一別星霜二紀中升沉音問  
不相通林間談笑須歸我天下安危且係公萬



乘几前當蹇諤百花洲上略相從不知月白風  
清夜能憶伊川舊釣翁獻可和云冥冥鴻羽在  
雲天邈阻風音已十年不謂聖朝求治理尚容  
遺逸臥林泉羨君自有隨時樂顧我官閒飽晝  
眠應笑無成三黜後病衰方始賦歸田獻可尋  
請宮祠歸洛溫公康節日相往來獻可病自草  
章乞致仕曰臣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  
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

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  
四肢寢成風痺遂難行步非祇憚跋盪之苦又  
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奈何雖然一身  
之微國未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爲憂是思  
納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蓋以一身之疾  
喻朝政之病也溫公康節日就臥內問疾獻可  
所言皆天下國家之事憂憤不能忘未嘗一語  
及其私也一日手書託溫公以墓銘溫公亟省

之已瞑目矣溫公呼之曰更有以見屬乎獻可復張曰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勉勉之故溫公誌其墓論獻可爲中丞時則曰有侍臣棄官家居者朝野稱其才以爲古今少倫天子引參大政衆皆喜旣得人獻可獨以爲不然衆莫不怪之居無何新爲政者恃其才棄衆任已厭嘗爲奇多變更祖宗法專及斂民財所愛信引拔時或非其人天下大失望獻可屢爭不能及抗章條

其過失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使久居廟堂必無安靖之理又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爾誌未成河南監牧使劉航仲通自請書石旣見其文仲通復遲回不敢書時安石在相位也仲通之子安世曰成吾父之美可乎代書之仲通又陰祝獻可諸子勿摹本恐非三家之福時用小人蔡天申爲京西察訪置司西都天申厚賂鑄工得本以獻安石天申初欲中溫公安

石得之掛壁間謂其門下士曰君實之文西漢  
之文也獻可忍死謂溫公以天下尚可爲當自  
愛後溫公相天下再致元祐之盛獻可不及見  
矣天下誦其言而悲之至溫公薨獻可之子由  
庚作挽詩云地下若逢中執法爲言今日再昇  
平記其先人之言也司馬溫公嘗曰昔與王介  
甫同爲羣牧司判官包孝肅公爲使時號清嚴  
一日羣牧司牡丹盛開包公置酒賞之公舉酒  
相勸某素不喜酒亦強飲介甫終席不飲包公  
不能強也某以此知其不屈

古今圖書集成  
 法古部  
 卷之四  
 法古部  
 法古部  
 法古部  
 法古部  
 法古部  
 法古部  
 法古部  
 法古部  
 法古部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十一

宋邵伯溫著

明毛晉訂

神宗皇帝初召王荆公於金陵一見奇之自知制  
誥進翰林學士荆公欲變更祖宗法度行新法  
退故老大臣用新進少年溫公以謂不然力爭  
之神宗用荆公爲參知政事用溫公爲樞密副  
使溫公以言不從辭不拜樞密呂公弼因奏事

殿上謂帝曰陛下用司馬爲樞密光以與王安石議論不同力辭今日必來決去就時溫公待對立庭下帝指之曰已來矣帝又歎曰汲黯在庭淮南寢謀溫公堅求去帝不得已乃除端明殿學士知未興軍到官踰月上章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誨於安石始參政事之時已言安石爲姦邪

其必敗亂天下臣以謂安石止於不曉事與復爾不至如誨所言今觀安石汲引親黨盤據要津擠排異已占固權寵嘗自以已志陰贊陛下內出手詔以決外庭之事使天下之威福在已而謗議悉歸於陛下臣乃自知先見不如誨遠矣純仁與顥皆安石素厚安石拔於庶僚之中超處清要純仁與顥覩安石所爲不敢顧私恩廢公議極言其短臣與安石南北異鄉取舍

異道臣接安石素疎安石待臣素薄徒以屢嘗  
同僚之故私心眷眷不忍輕絕而顯言之因循  
以至今日是臣不負安石而負陛下甚多此其  
不如純仁與顥遠矣臣承乏兩制逮事三朝於  
國家義則君臣恩猶骨肉覩安石專逞其狂愚  
使天下生民被荼毒之苦宗廟社稷有累卵之  
危臣畏懦惜身不早爲陛下別白言之軾與文  
仲皆疎遠小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

虎狼之怒上書對策指陳其失隳官獲譴無所  
顧慮此臣不如軾與文仲遠矣人情誰不貪富  
貴戀俸祿鎮覩安石熒惑陛下以佞爲忠以忠  
爲佞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不勝憤懣抗章極言  
因自乞致仕甘受醜詆杜門家居臣顧惜祿位  
爲妻子計包羞忍恥尚居方鎮此臣不如鎮遠  
矣臣聞居其位者必憂其事食其祿者必任其  
患苟或不然是爲竊盜臣雖無似嘗受教於君

子不忍以身爲竊盜之行今陛下惟安石之言  
是信安石以爲賢則賢以爲愚則愚以爲是則  
是以爲非則非諂附安石者謂之忠良 難安  
石者謂之讒慝臣之才識固安石之所愚臣之  
議論固安石之所非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謂讒  
慝者也伏望聖恩裁處其罪若臣罪與范鎮同  
則乞依范鎮例致仕若罪重於鎮或竄或誅所  
不敢逃帝必欲用公召知許州令過闕上殿方

下詔帝謂監察御史襄行程顥曰朕召司馬光  
卿度光來否顥對曰陛下能用其言光必來不  
能用其言光必不來帝曰未論用其言如光者  
嘗在左右人主自可無過公果辭召命乞西京  
留司御史臺以修資治通鑑後乞提舉嵩山崇  
福宮凡四任歷十五年帝取所修資治通鑑命  
經筵讀之所讀將盡而進未至則詔促之帝因  
與左丞蒲宗孟論人才及溫公帝曰如司馬光



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卽位以來惟見此一人帝之眷禮於公不衰如此特公以新法不罷義不可起元豐官制成帝曰御史大夫非用司馬光不可蔡確進曰國是方定願少俟之至元豐七年秋資治通鑑書成進御時拜公資政殿學士賜帶如二府品數者修書官皆遷秩召范祖禹及公子康爲館職時帝初微感疾旣安語宰輔曰來春建儲以司馬光呂公著爲師

保帝意以謂非二公不可託聖子也至來春三月未及建儲而帝升遐神宗知公之深如此當熙寧初荆公建新法之議帝惑之至元豐初聖心感悟退荆公不用者七年欲用公爲御史大夫爲東宮師保蓋將倚以爲相也烏乎天下不幸帝未及用公而崩此後世所以有朋黨之禍也

司馬溫公爲西京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官

宮祠乘馬或不張蓋自持扇障日程伊川謂曰  
公出無從騎市人或不識有未便者公曰某惟  
求人不識爾王荆公辭相位居鍾山惟乘驢或  
勸其令人肩輿公正色曰自古王公雖不道未  
嘗敢以人代畜也烏乎二公之賢多同至議新  
法不合絕交惜哉

司馬溫公閒居西洛著書之餘記本朝事爲多曰  
齋記曰日記日記聞者不一也今亡矣時與王

介甫已絕其記介甫則直書善惡不隱曰王安  
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舉進士有名於時慶曆  
二年第五人登科初簽署揚州判官後知鄞縣  
好讀書能強記雖後進投藝及程試文有美者  
讀一過輒成誦在口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  
飛初若不措意文成觀者皆服其精妙友愛諸  
弟俸祿入家數日輒無爲諸弟所費用家道屢  
空一不問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人莫能

誦始爲小官不汲汲於仕進皇祐中文潞公爲宰相薦安石及張瓌曾公定韓維四人恬退乞朝廷不次進用以激澆競之風有旨皆籍記其名至和中召試館職固辭不就乃除羣牧判官又辭不許乃就職少時懇求外補得知常州繇是名重天下士大夫恨不識其面朝廷嘗欲授以美官惟患其不肯就也自常州徙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嘉祐中除館職三司度支判官固辭

不許未幾命修起居注辭以新入館職中先進甚多不當超處其右章十餘上有旨令閣門吏齋敕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吏隨而拜之安石避之於廁吏置敕於案而去安石使人追而與之朝廷卒不能奪歲餘復申前命安石又辭七八章乃受尋除知制誥自是不復辭官矣伯溫惜其不傳於代故表出之

熙寧初朝廷遣大理寺丞蔡天申爲京西察訪樞

密挺之子也至西京以南資福院爲行臺挾其父勢妄作威福震動一路河南尹李中師待制轉運使李南公等日蚤晚衙之甚恭時司馬溫公判留司御史臺因朝謁應天院神御殿天申者獨立一班蓋尹以下不敢相壓也旣報班齊溫公呼知班曰引蔡寺丞歸本班知班引天申立監竹木務官富贊善之下蓋朝儀位著以官爲高下朝謁應天院留臺職也天申卽日行

司馬溫公旣居洛時往夏院展墓省其兄郎中公爲其羣從鄉人說書講學或乘輿遊荆華諸山以歸多遊壽安山買薺窰畔爲休息之地嘗同范景仁過韓城抵登封憩峻極下院登高頂入崇福宮會善寺由轅轅道至龍門遊廣愛奉先諸寺上華嚴閣千佛崑尋高公堂渡潛溪入廣化寺觀唐郭汾陽鐵像涉伊水至香山皇龕憩石樓臨八節灘過白公顯堂凡所經從多有詩

什自作序曰遊山錄士大夫爭傳之公不喜肩輿山中亦乘馬路險策杖以行故嵩山題字曰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于平穩之地則不跌慎之哉其旨遠矣方公退居于洛也齊物我一窮通若將終身焉一日出相天下則功被社稷澤及生靈烏乎真古所謂大丈夫矣

元豐四年官制書成神宗自禁中帖定圖本出先謂宰輔曰官制將行欲取新舊人兩用之又曰

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蔡確進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王珪亦助之又有旨范純仁弟純粹自京東提舉嘗平移陝西轉運判官上殿帝問純仁無恙純粹曰臣兄純仁無恙帝方悟時純仁爲西京留臺尋除直龍圖閣

元豐變法之後重以大興大獄天災數見盜賊紛起民不聊生神宗悔之欲復祖宗舊制更用舊人遽厭代未暇而德音詔墨具在也司馬溫公

自與王荆公論不合不拜樞密使退居西洛負天下重望十五年矣故哲宗卽位宣仁后同聽政首起公爲宰相其於政事不容有回忌也故公取其害民之尤甚者罷之王荆公嘗有恙歎曰終始謂新法爲不便者獨司馬君實耳蓋賢其賢而不敢怨也或謂公曰元豐舊臣如章惇呂惠卿輩皆小人它日有以父子之義聞上則朋黨之禍作矣不可不懼公正色曰天若祚宋

當無此事遂改之不疑嗚呼公之勇猛孟軻不如也若曰當參用元豐舊臣共變其法以絕異時之禍實公所不取也自國朝治亂論曰元祐黨者豈非天哉後世得公之言可以流涕痛哭矣

王荆公知明州鄞縣讀書爲文章二日一治縣事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於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故熙

寧初爲執政所行之法皆本於此然荆公知行于一邑則可不知行于天下不可也又所遣新法使者多刻薄小人急於功利遂至決河爲田壞人墳墓室廬膏腴之地不可勝紀青苗雖取二分之利民請納之費至十之七八又公吏冒民新舊相因其弊益繁保甲保馬尤有害天下騷然不得休息蓋祖宗之法壹變矣獨役法新舊差募二議俱有弊吳蜀之民以雇役爲便秦

晉之民以差役爲便荆公與司馬溫公皆早貴少歷州縣不能周知四方風俗故荆公主雇役溫公主差役雖舊與亦有弊蘇內翰范忠宣溫公門下士復以差役爲未便章子厚荆公門下士復以雇役爲未盡內翰忠宣子厚雖賢否不同皆聰明曉吏治兼知南北風俗其所論甚公各不私於所主元祐初溫公復差役改雇役子厚議曰保甲保馬一日不罷有一日害如役法

則熙寧初以雇役代差役議之不詳行之太速故後有弊今復以差役代雇役當詳議熟講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太速後必有弊溫公不以爲然子厚對太皇太后簾下與溫公爭辯至言異日難以奉陪喫劔太后怒其不遜子厚罪去蔡京者知開封府用五日限盡改畿縣雇役之法爲差役至政事堂白溫公公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紹聖初子厚入相復議以

雇役改差役置司講論久不決蔡京兼提舉白子厚曰取熙寧元豐法施行之耳尚何講爲子厚信之雇役遂定蔡京前後觀望反覆賢如溫公暴如子厚皆足以欺之真小人耳溫公已病改役法限五日欲速行故利害未盡議者謂差役雇役二法兼用則可行雇役之法凡家業至三百千者聽克又許假借府史胥徒雇之無害衙前非雇上戶有物力行止之人則主官物護



綱運有侵盜之患矣唯當革去管公庫公厨等  
事雖不以坊場河渡酬其勞可也雇役則皆無  
賴少年應募不自愛惜其弊不可勝言故曰差  
雇二法並作並用則可行也荆公新法農田水  
利富時自不能久行保甲保法等相繼亦罷獨  
青苗散斂至建炎中國亂始罷嗚呼荆公以不  
行新法不作宰相溫公以行新法不作樞密副  
便神宗退溫公而用荆公二公自此絕

王荆公天資孝友俸祿入門諸弟輒取以盡不問  
其子雱既長專家政則不然也荆公諸弟皆有  
文學安禮者字和甫事神宗爲右丞氣豪玩世  
在人主前不屈也一日宰執同對上有無人材  
之歎左丞蒲宗孟對曰人材半爲司馬光以邪  
說壞之上不語正視宗孟久之宗孟懼甚無以  
爲容上復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耶司馬光  
者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卽位以來唯

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又因  
泛論古今人物宗孟盛稱楊雄之賢上作而言  
曰楊雄著劇秦美新不佳也上不樂宗孟又因  
奏書請官屬恩上曰所修書謬甚無恩宗孟又  
引例書局儀鸞司等當賜帛上以小故未答安  
禮進曰修書謬儀鸞司者恐不預上爲之笑罷  
朝安禮戲宗孟曰楊雄爲公坐累矣方蘇子瞻  
下御史獄小人勸上殺之安禮言其不可安國

者字平甫尤正直有文一日荆公與呂惠卿論  
新法平甫吹笛於內荆公遣人諭曰請學士放  
鄭聲平甫卽應曰願相公遠佞人惠卿深銜之  
後荆公罷竟爲惠卿所陷放歸田里卒以窮死  
雋者字元澤性險惡凡荆公所爲不近人情者  
皆雋所教呂惠卿輩奴事之荆公置條例司初  
用程顥伯淳爲屬伯淳賢士一日盛暑荆公與  
伯淳對語雋者囚首跣足手攜婦人冠以出問

荆公曰所言何事荆公曰以新法數爲人沮與程君議雱箕踞以坐大言曰臬韓琦富弼之頭于市則新法行矣荆公遽曰兒誤矣伯淳正色曰方與參政論國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雱不樂去伯淳自此與荆公不合祖宗之制宰相之子無帶職者神宗特命雱爲從官然雱已病不能朝矣雱死荆公罷相哀悼不忘有一日鳳鳥去千年梁木摧之詩蓋以比孔子也荆公在鍾山嘗恍惚見雱荷鐵枷杻如重囚荆公遂施所居半山園宅爲寺以薦其福後荆公病瘡良苦嘗語其姪曰亟焚吾所謂日錄者姪給公焚他書代之公乃死或云又有所見也

王荆公知制誥吳夫人爲買一妾荆公見之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安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爲軍大將部米運失舟家資盡沒猶不足又賣妾以償公愀然曰夫人用錢幾何得汝曰九

十萬公呼其夫令爲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司馬溫公從龐穎公辟爲太原府通判尚未有子穎公夫人言之爲買一妾公殊不顧夫人疑有所忌也一日教其妾俟我出汝自裝飾至書院中冀公一顧也妾如其言公訝曰夫人出汝安得至此亟遣之穎公知之對僚屬咨其賢荆公溫公不好聲色不愛官職不殖貨利皆同二公除修注皆辭至六七不獲已方受溫公除知制誥以不善作辭令屢辭免改待制荆公官浸顯俸祿入門任諸弟取去盡不問溫公通判太原時月給酒饋待賓客外輒不請晚居洛買園宅猶以元郎中爲戶故二公平生相善至議新法不合始著書絕交矣

辭以示鴻中爲只如二公平坐以善至難獲若  
却且餘西難寺寶客校陣不請與母各買園字  
奉鄉人門卦請象取去盡不問與公並供太原  
詰以不善中賴令夙精與如寺歸供公有對應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十二

宋邵伯溫著

明毛晉訂

呂誨叔王介甫同爲館職當時閣中皆知名士每  
評論古今人物治亂衆人之論必止於介甫介  
甫之論又爲誨叔止也一日論劉向當漢末言  
天下事反復不休或以爲知忠義或以爲不達  
時變議未決介甫來衆問之介甫卒對曰劉向

強聒人耳衆意未滿晦叔來又問之則曰同姓之卿歟衆乃服故介甫平生待晦叔甚恭嘗簡晦叔曰京師二年疵吝積於心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卽廢然而反夫所謂德人之容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得之矣以安石之不肖不得久從左右以求於心而稍近於道又曰師友之義實有望於晦叔故介甫作相薦晦叔爲中丞晦叔迫於天下公議反言新法不便介甫始不悅謂

晦叔有驩兜共工之姦矣

王荆公與呂申公素相厚荆公嘗曰呂十六不作相天下不太平又曰晦叔作相吾輩可以言仕矣其重之如此荆公薦申公爲中丞欲其爲助故申公初多用條例司人作臺官旣而天下苦條例司爲民害申公乃言新法不便荆公怒其叛已始有逐申公意矣方其薦申公爲中丞其辭以謂有八元八凱之賢未半年所論不同復

謂有驩兜共工之姦荆公之喜怒如此初亦未  
有以罪申公也會神宗語執政呂公著嘗言韓  
琦乞罷青苗錢數爲執事者所沮將與晉陽之  
甲以除君側之惡荆公因用此爲申公罪除侍  
讀學士知潁州宋次道當制辭荆公使之明著  
其語陳相暘叔以爲不可次道但云敷奏失實  
援據非宜荆公怒自改之曰比大臣之抗章因  
便殿之與對輒誣方鎮有除惡之謀深駭予聞

無事理之實申公素謹密實無此言或云孫覺  
莘老嘗爲上言今藩鎮大臣如此論列而遭挫  
折若當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與晉陽之甲以除  
君側之惡者矣上已忘其人但記美鬚誤以爲  
申公也熙寧四年申公以提舉嵩山崇福宮居  
洛寓興教僧舍欲買宅謀於康節先生康節曰  
擇地乎曰不擇材乎曰不康節曰公有宅矣未  
幾得地于白師子巷張文節相宅西隨高下爲



園宅不甚宏壯康節溫公申公時相往來申公寡言見康節必從容終日亦不過數言而已一日對康節長歎曰民不堪命矣時荆公用事推行新法者皆新進險薄之士天下騷然申公所歎也康節曰王介甫者遠人公與君實引薦至此尚何言公作曰公著之罪也十年春公起知河陽河陽尹賈公昌衡率溫公程伯淳餞于福先寺上東院康節以疾不赴明日伯淳語康節

曰君實與晦叔席上各辯論出處不已其以詩解之曰二龍開隊洛波清幾歲優游在洛城願得二公齊出處一時同起爲蒼生申公鎮河陽歲餘召拜樞密副使後以資政殿學士知定州又以大學士知揚州哲宗卽位拜左丞遷門下侍郎與溫公並相元祐如伯淳之詩云伯溫以經明行修命官見公于東府公語及康節咨歎久之謂伯溫曰科名特入仕之門高下勿以爲

意立身行道不可不勉伯溫起謝焉公三子希哲希積希純皆師事康節故伯溫與之游甚厚三年公辭位拜司空平章軍國事次年薨

王介甫與蘇子瞻初無隙呂惠卿忌子瞻才高輒聞之神宗欲以子瞻爲同修起居注介甫難之又意子瞻文士不曉吏事故用爲開封府推官以困之子瞻益論事無諱擬廷試策獻萬言書論時政甚危介甫滋不悅子瞻子瞻外補官中

丞李定介甫客也定不服母喪子瞻以爲不孝惡之定以爲恨劾子瞻作詩謗訕子瞻自知湖州下御史獄欲殺之神宗終不忍貶散官黃州安置移汝州過金陵見介甫甚歡子瞻曰某欲有言于公介甫色動意子瞻辨前日事也子瞻曰某所言者天下事也介甫色定曰姑言之子瞻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

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介甫舉手兩指示子瞻曰二事皆惠卿啓之某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固也然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嘗禮公所以事上者豈可以嘗禮乎介甫厲聲曰某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蓋介甫嘗爲惠卿發其無使上知私書尚畏惠卿恐子瞻泄其言也介甫又語子瞻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

下弗爲乃可子瞻戲曰今之君子乎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介甫笑而不言

王荆公晚年於鍾山書院多寫福建子三字蓋悔恨於呂惠卿者恨爲惠卿所陷悔爲惠卿所誤也每山行多恍惚獨言若狂者田畫承君云荆公嘗謂其姪防曰吾昔好交游甚多皆以國事相絕今居閒復欲作書相問防忻然爲設紙筆案上公屢欲下筆作書輒長歎而止意若有所

愧也公既病和甫以邸吏狀視公適報司馬溫公拜相公悵然曰司馬十二作相矣公所謂日錄者命防收之公病甚令防焚去防以他書代之後朝廷用蔡卞請下江寧府王防家取日錄以進卞方作史懼禍乃假日錄減落事寔文致姦僞上則侮薄神宗下則誣毀舊臣盡改元祐所修神宗正史蓋荆公初相以師臣自居神宗待遇之禮甚厚再相帝滋不悅議論多異同故

以後日錄卞欺神宗匿之今見於世止七十餘卷陳瑩中所謂尊私史以壓宗廟者也伯溫竊謂荆公聞溫公入相則曰司馬十二作相矣蓋二公素相善荆公以行新法作相溫公以不行新法辭樞密使反復相辨論三書而後絕荆公知溫公長者不修怨也至荆公薨溫公在病告中聞之簡呂申公曰介甫無他但執拘耳贈卹之典宜厚大哉溫公之盛德不可及矣

范蜀公以侍從事仁宗首建立皇子之議事英宗  
又言稱親濮安懿王爲非禮以此名重天下熙  
寧初王荆公始用事公以直言正論折之不能  
勝上章乞致仕曰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  
民之術荆公見之怒甚持其疏至手戰馮當世  
解之曰參政何必爾遂落翰林學士以本官戶  
部侍郎致仕舍人蔡延慶行詞荆公不快之自  
草制極於醜詆明日蔡延慶因賀公具以制辭

出於荆公爲解公笑誦其詞曰材無任職之能  
某披襟當之內有懷利之實則夫子自道也公  
上表謝其略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  
又曰望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  
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公  
旣退居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輒置酒盡歡  
或勸公稱疾杜門公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  
天何久之以二人肩輿歸蜀極江山登臨之勝

賑其宗族之貧者暮年而後還元祐初哲宗登極宣仁后垂簾同聽政首以詔特起公詔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爲我強起無或憚勤天下望公與溫公同升矣公辭曰六十三而求去蓋以引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卒不起先是神宗山陵公會葬陵下蔡京見公曰上將起公矣公正色曰某以論新法不合得罪先帝一旦先帝棄天下其可因以爲利

故公卒不爲元祐二聖一起紹聖初章惇蔡卞欲并斥公爲元祐黨將加追貶蔡京曰京親聞蜀公之言如此非黨也惇卞乃已或曰司馬溫公范蜀公同以清德聞天下其初論新法不便若出於一人之言而晚乃出處不同何也伯溫曰熙寧初溫公蜀公坐言新法蜀公致其仕溫公不拜樞密副使請宮祠者十五年元豐末神宗升遐哲宗宣仁太后首用溫公爲宰相蜀公

既致政於熙寧之初義不爲元祐起也此二公  
出處之不同其道則同也

眉山蘇明允先生嘉祐初遊京師時王荆公名始  
盛黨與傾一時歐陽文忠公亦善之先生文忠  
客也文忠勸先生見荆公荆公亦願交於先生  
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  
下患作辯姦一篇爲荆公發也其文曰事有必  
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

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事之推移勢之  
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  
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  
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羊叔子見王衍曰  
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  
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言之其理固有  
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也容貌言語固  
有以欺世而恣名者然不佞不求與物浮沉使

晉無惠帝僅但中主雖行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語言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旣可勝言哉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夷狄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惡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未形之惡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當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之言爲過而斯人有不



遇之歎孰知旤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旤而  
吾獲知言之名悲夫斯文出一時論者多以爲  
不然雖其二子亦有嘻其甚矣之嘆后十餘年  
荆公始得位爲姦無一不如先生言者呂獻可  
中丞於熙寧初荆公拜參知政事日力言其姦  
每指荆公曰亂天下者必此人也又曰天下本  
無事但庸人擾之耳司馬溫公初亦以爲不然  
至荆公虐民亂政溫公乃深言於上不從不拜  
樞密副使以去又貽荆公三書甚苦冀荆公之  
或從也荆公不從乃絕之溫公悵然曰呂獻可  
之先見余不及也若曰明允先生其知荆公又  
在獻可之前十餘年矣豈溫公不見辯姦也獨  
張文定公表先生墓具載之

錢朝請者名景諶忠懿王孫嘉祐間官殿直巡轄  
西京馬遞鋪鎖廳登進士第師事康節先生仲  
父同塲屋仲父之葬康節屬以爲誌熙寧八年

與王十三丈詔景猷同從瀛帥張諫議八丈景  
一憲定國辟爲屬官因康節寄錢丈王丈詩張丈  
見之寄康節詩曰橋邊處士文如錦塞上將軍  
髮似霜錢丈與王荆公善后荆公用事論新法  
不合遂相絕終身爲外官其家集有答充守趙  
度支書自序甚詳云彼者指荆公也足以見錢  
丈之賢矣其書曰景謔再拜督府度支器之八  
兄執事專使至蒙賜書周悉既感且慰兼審府

政清閒晏居多暇豫甚善甚善某與吾兄別已  
八九年其間悲哀離憂家事百出患難多而懽  
意少都無目前之樂雖人事使然亦年齒將衰  
情懷不佳耳每遇美景樂事羣居衆處之樂反  
戚戚感傷至終日慘然而去不知吾兄懷抱又  
如何也及蒙垂問八九年間所得所失并問及  
拒時宰事乃勸僕以遠甌辱計吾兄以人言之  
聞未判其是非故此及之也僕亦不自知其爲

是爲非但量已之力行已之見而已試爲吾兄  
一二陳之始僕爲進士時彼爲太嘗博士主別  
頭試取僕于數百人之中以爲知道者得預薦  
送于春官彼又稱重於公卿間是後日遊其間  
執師弟子之禮授經論文非二帝三王之道孔  
子孟子之言不言及其提點畿內僕爲畿簿當  
是時學士大夫趨之者不一獨以文稱薦則親  
其人亦已熟矣及僕調滎陽澤令繼丁家難聞

其參大政天下之人無不懽喜鼓舞謂其必能  
復三代之風一致太平是時僕自許昌以私事  
來京師因見之于私第方盛夏與僧智緣者並  
臥於地又其與日最親者一人袒露而坐於傍  
顧僕脫帽褫服初不及其他卒然問曰青苗助  
役如何僕對曰以利少而害多後日必爲平民  
之患又問曰孰爲可用之人則對以居喪不交  
人事而知人之難尤非淺淺事彼不樂僕私自

謂大賢爲政於天下必有奇謀遠業出人意料亦不敢必其無亂及歸許見變易祖宗法度專以聚斂苛刻爲政而務新奇謂爲新法而天下好進之人紛紛然以利進矣殊非前日之所講而聞者又二三年僕以調官來京師當其作相當國又往見之彼喜僕之來令先見其弟平甫平甫固故人知我者亦喜曰相君欲以館閣處君而任以事僕戲與平甫相謂以謂百事皆可

所不知者新書役法耳平甫雖以僕爲太擊節賞歎以僕爲知言及見彼首言欲僕治峽路役書又以戎瀘蠻事見委僕以不知峽路民情而戎瀘用兵繫朝廷舉動一路生靈休戚願擇知兵愛人者彼大怒是時坐客數十人無不爲僕寒心者及退就謁舍有爲僕賞激者有指以爲矯而詆者僕固已自得於胸中亦不屑人言之是非僕每觀自古以來好利者衆顧義者寡

天下萬事率皆由人而不在於已何也利勝於義也是以君子置其由人者而行其在已者故出處去就我固有者也必本義而行之在我則有所不爲曷爲利所動而亦由於人則盜亦可爲也夫盜之所以爲盜者利勝於義而不知所以爲之者僕嘗病此風行之於天下也甚久歷千百年無一人正其弊而曉其俗者以是行之於世愈益自信而不疑又何人言之卹哉仰不

一愧於天俯不愧於人內不愧於心僕之所得如此當時雖私自喜得不致於禍以爲厚幸然又以哀其人識淺而慮困不知治亂興亡之本而暗於治體自國朝以來得君未有如此之專者方天子聰明神聖祖宗積德百年仁恩靈澤淪人骨髓而未有享之者正當輔天子以道德施一忠厚之化以承列聖之休享百年之澤安養元元之民與天下共之致太平之業成萬世不可

拔之基以貽子孫於無窮而反玩兵黷刑變亂  
天常以祖宗爲不足法蔽塞人主聰明離天下  
之心以基亂階此忠臣義士尤所痛惜也後僕  
官繁鄧彼益任政用事而一代成法無一二存  
者百姓愁苦而郡縣吏惴惴憂懼虞以罪去者  
不但變其法制而已至于教人之道治人之術  
經義文章自名一家之學而官人蒞政皆去故  
而尚新奇天下靡然向風矣乃以穿鑿不經入

於虛無牽合臆說作爲字解者謂之時學而春  
秋一王之法獨廢而不用又以荒唐誕怪非昔  
是今無所統紀者謂之時文傾險趨利殘民而  
無恥者謂之時官驅天下之人務時學以時文  
邀時官僕旣預仕籍而所學者聖賢事業專以  
春秋爲之主皆大中至正三綱五常之道其所  
爲文學六經而爲必本于道德性命而一歸於  
仁義其施於官者則又忠厚愛人兼善天下之

道自顧不合於時而學之又不能方惶惶然無所容其迹而故人張諫議正國辟僕爲高陽帥幕到官已逾一年矣幸而主人仁厚鎮靜邊鄙無事得優游於文史而才到又得一子今已三歲一女早嫁令族顧一身都無所累然有貧老之兄又一弟早卒孤遺藐然未畢婚嫁卽主人罷府當求抱關擊柝之仕以爲貧藏身避當塗之怒今春邵堯夫先生亦有書招我爲洛中之游兼有詩云年光空去也人事轉蕭然止俟貧而老者生事粗足幼而孤者有分有歸亦西歸洛中守先人墳墓徜徉于有洛之表吾願畢矣吾兄愛我素厚知我此志故盡僕所懷看訖裂去無以示人以遠吾禍聞吾兄亦治明水之居不知何時定歸因書垂及相去甚遠未有占會之期唯愛民自厚他無足禱云

吾只愛此清風明月好出志效盡對酒對香結  
 欲中守去入費墓漸半于有容之表吾願畢矣  
 百步芳草生華林及於而後昔有分有強亦西  
 無難可謂以半法空法也人專轉蕭然上矣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十三

宋邵伯溫著

明毛晉訂

劉仲通慕司馬溫公呂獻可之賢方溫公欲誌獻可墓時仲通自請書石溫公文出直書王介甫之罪不隱仲通始有懼意其子安世字器之出入溫公門下代其父書自此益知名至溫公入相元祐薦器之爲館職謂器之曰足下知所以

相薦否器之曰某獲從公遊舊矣公曰非也某  
閒居足下時節問訊不絕某位政府足下獨無  
書此某之所以相薦也至溫公薨器之官浸顯  
爲溫公之學益篤故在臺諫以忠直敢言聞於  
時紹聖初黨禍起器之尤爲章惇蔡卞所忌遠  
謫嶺外盛夏奉老母以行途人皆憐之器之不  
屈也抵一郡聞有使者自京師來人爲器之危  
之郡將遣其客來勸器之治後事客泣涕以言

器之色不動留客飯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  
紙徐呼其紀綱之僕從容對曰聞朝廷賜我死  
卽死依此數紙行之笑謂客曰死不難矣客從  
其僕取其所書紙閱之則皆經紀其家與經紀  
其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客驚歎以爲不可  
及也器之留數日使者入海島杖死內臣陳衍  
章惇蔡卞固令迂往諸郡逼諸流人自盡耳器  
之一日行山中扶其母籃昇憩樹下有大蛇冉

冉而至草木皆披靡擔夫驚走器之不動也蛇  
若相向者久之乃去村民羅拜器之曰官異人  
也蛇吾山之神也見官喜相迎耳官遠行無恙  
乎建中靖國初以上皇登極赦恩得歸居南京  
尋復從官帥定武蔡京用事再落職以死嗚呼  
溫公門下士多矣如器之者所守凜然死生甌  
福不變真元祐人也器之平生喜讀孟子故其  
剛大不枉之氣似

熙寧間上書者言秦州閒田萬餘頃賦民耕之歲  
可得穀三萬石因籍所賦者爲弓箭手並邊有  
積年滯鈔不用用之以遷蜀貨而鬻於邊州官  
於古渭砦置市易務因之可以開河湟復故土  
斷匈奴右臂宰相力行其議知秦州事李師中  
極言其不可乃命開封府推官王堯臣同內侍  
押班李若愚按其實堯臣還奏曰臣按所謂閒  
田者皆無之且興貨以積境上實啓戎心開邊

隙爲後害甚大臣竊以謂不可也聞者以其言爲難堯臣後爲賢從官其墓誌所載如此伯溫曰上書者王韶也宰相力行者王介甫也知秦州李師中者鄆州名臣李誠之待制也介甫主韶之說爲熙河之役天下之士無敢言其不可者王公獨能言之難哉

熙寧中朝廷有生老病死苦之語時王荆公改新法日爲生事曾魯公以年老依違其間富韓公

稱病不出唐參政與荆公爭按問欲舉直不勝疽發背死趙清獻唯聲苦時范忠宣公爲侍御史皆劾之言荆公章云志在近功忘其舊學言富公章云謀身過於謀國言曾公趙公章云依違不斷可否忠宣每日以王介甫比莽卓過矣但急於功利遂忘素守荆公猶欲用忠宣爲同修起居注忠宣不從出爲陝西漕又移成都漕荆公不悅竟以事罷之元豐初蔡確排吳克罷

相指王珪爲克黨欲并逐之珪畏確引用爲執政時珪獨相久神宗厭薄之珪不悟確機警覺之一日密問珪曰近上意於公厚薄何如珪曰無他確曰上厭公矣珪曰奈何確曰上久欲收復靈武患無任責者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適江東漕張琬有違法事帝語珪欲遣官按治珪以帝意告都檢正俞克與琬善以書告琬琬上章自辯帝問珪曰張琬事唯語卿

琬何從知珪以漏上語退朝甚憂召俞克問之克對以實珪曰某與君俱得罪矣然有一策嘗除君帥環慶亟上取靈武之章上喜罪可免乃除克待制帥環慶克果建取靈武之章未幾克暴卒以高遵裕代之有旨以遵裕節度五路大兵爲靈武之役涇原副帥劉昌祚領大部兵先至靈武城下以遵裕未至不敢進熙河李憲兵不至鄜延副帥种諤獨乞班師遵裕至夏人大

集決黃河水以灌我師凍餒沉溺不戰而死者  
十餘萬人遵裕狼狽以遁虜追襲之諤擁兵不  
救以實其說推其兵端由王珪避漏泄上語之  
罪所致紹聖初謂珪策立哲宗有異議以爲臣  
不忠追貶實非其罪而靈武之禍其罪也蔡確  
罪尤大貶死新州有以也夫蔡確鞠相州獄朝  
士被繫者確令獄卒與之同室而處同席而寢  
飲食旋溷共在一室置大盆於前凡饋食者羹  
飯餅餌悉投其中以杓自攪分飼之如犬豕置  
不問故繫者幸其得問無罪不承確專以起獄  
致位宰相云

章惇者郇公之疎族舉進士在京師館於郇公之  
第私族父之妾爲人所掩踰垣而出誤踐街中  
一嫗爲嫗所訟時包公知開封府不復深究贖  
銅而已惇後及第在五六人間大不如意諂讓  
考試官人或求觀其敕擲地以示之士論忿其

不恭熙寧初試館職御史言其無行罷之及介甫用事張郇李承之薦惇可用介甫曰聞惇大無行承之曰某所薦者才也顧惇才可用於今日耳素行何累焉公試與語自當愛之介甫召見之惇素辯又善迎合介甫大喜恨得之晚擢用數年至兩制三司使右司馬溫公記惇如此伯溫作惇傳載辨誣甚詳

楊元素爲中丞與劉摯言助役有十害王荆公使張琥作十難以詰之琥辭不爲曾布曰請爲之仍詰二人向背好惡之情果何所在元素惶恐請曰臣愚不知助役之利乃爾當伏妄言之罪摯奮曰爲人臣豈可壓於權勢使人主不知利害之實卽復條對布所難者以伸前議且曰臣所向者陛下所背者權臣所好者忠直所惡者邪姦臣今獲罪譴逐固自其分但助役終爲天下之患害願陛下勿忘臣言于是元素出知鄭

州贊責監臨號亦由此忤荆公意坐事落修注  
呂惠卿丁父憂去王荆公未知心腹所託可與謀  
事者曾布時以著作佐郎編敕巧黠善迎合荆  
公意公悅之數日間相繼除中允館職判司農  
寺告謝之日抱勅告五六通布爲都檢正故事  
白荆公卽行時馮當世王禹玉並參政或曰當  
更白二公布曰丞相已定何問彼爲俟勅出令  
押字耳故唐訶對兩府彈荆公文呂惠卿曾布

安石心腹王珪元絳安石之僕隸又曰珪奴事  
安石猶懼不了云

土蕃在唐最盛至本朝始衰今河秦邈川青唐洮  
岷以至階利文政綿州威茂黎移州夷人皆其  
遺種也獨唃囉一族最盛雖西夏亦畏之朝廷  
封西平王用爲藩翰陝西州縣時置驛謂之唃  
家位歲貢奉不絕未開熙河前關中士人多言  
其利害雖張橫渠先生之賢少時亦欲結客以



取范文正公帥延安招置府第俾修制科至登  
進士第其志乃已仁宗皇帝朝韓琦富弼二公  
爲宰相凡言開邊者皆不納熙寧初王荊公執  
政始有開邊之議王韶者新安縣主簿遊邊  
得其說遂上開河之策荊公以爲奇謀乃有熙  
河之後獨州白石大潭秦州屬縣有賦稅其餘  
無斛粟尺布唯仰陝西州縣朝廷帑藏供給故  
自開熙河以來陝西民日困朝廷財用益耗初

唃廝囉分處諸子於熙河洮岷之地唃廝囉死  
諸子皆衰弱故韶能取之唃廝囉諸子唯董氈  
者在湟鄯最盛韶之勢止能取河州韶誓入朝  
鬼章已舉兵攻河州遂有踏白之敗景思立死  
之紹聖初章惇作相曾布作樞密董氈已自立  
爲強臣阿里骨所篡國人畏之阿里骨死其子  
瞎征立國人思故主不翰瞎征懦弱欲爲僧或  
人又欲殺之瞎征遂乞納土歸朝廷時帥熙河

童貫初領邊事乃受之送于朝封官爵遣居熙州建中靖國初韓忠彥爲相安燾爲樞密遂棄鄆鄆求唘氏苗裔立之韓忠彥罷蔡京作相復事復興矣嗚呼朝廷受小國叛臣所納地不能正其罪又賞以官爵在理爲不順靖康初言者乞求青唐種族以鄆鄆之地賜之朝廷下熙河帥議以聞無敢任其責者乃已至大金陷陝之嗟夫彼夷狄也能知行正道如此

六路兵入熙河卽求鄆鄆舊族盡以其地與之元豐八年三月五日神宗升遐詔至洛故相韓康公爲留守程宗丞伯淳自御史出爲汝州酒官會以檄來舉哀於府地旣罷謂康公之子宗師兵部曰某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謫官某獨除監司某不敢當辭之念先帝見知之恩終無以報已而泣兵部曰今日朝廷之事何如

宗丞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兵部曰二公果作相當何如宗丞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兵部曰何憂宗丞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若使自變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既而二公累並相召宗丞未行以疾卒溫公申公亦相繼薨呂汲公微仲范忠宣公堯夫並相忠宣所見與宗丞同故蔡確

貶新州忠宣獨以爲不可至謂汲公曰公若重開此路吾輩將不免矣忠宣竟罷去嗚呼宗丞爲溫公申公所重使不早死名位必與忠宣等更相調護協濟於朝則元祐朋黨之論無自而起也宗丞可謂有先見之明矣與韓兵部論此事時范醇夫朱公揆杜孝錫伯溫同聞之今四十年而其言益驗故爲表出之

哲宗卽位宣仁后垂簾同聽政羣賢畢集于朝專

以忠厚不擾爲治和戎偃武愛民重穀庶幾嘉祐之風矣然雖賢者不免以類相從故當時有洛黨川黨朔黨之語洛黨者以程正叔侍講爲領袖朱光庭賈易等爲羽翼川黨者以蘇子瞻爲領袖呂陶等爲羽翼朔黨者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爲領袖羽翼尤衆諸黨相攻擊而已正叔多朋古禮子瞻謂其不近人情如王介甫深疾之或加抗侮故朱光庭賈易不平皆以

謗訕誣子瞻執政兩平之是時旣退元豐大臣於散地皆銜怨刺骨陰伺間隙而諸賢者不悟自分黨相毀至紹聖初章惇爲相同以爲元祐黨盡竄嶺海之外可哀也呂微仲秦人戇直無黨范醇夫蜀人師溫公不立黨亦不免竄逐以死尤可哀也

熙寧間梁丞相適薨聞光獻后有旨於相國寺飯僧資薦神宗問曰豈以梁適爲仁宗舊相耶后

曰微梁適吾無今日矣帝問其故曰吾初冊后仁宗一日對宰輔言朕居宮中左右前後皆皇后之黨宰相陳執中請付外施行梁適進曰閭巷之人今日出一妻明日又出一妻猶爲不可况天子乎執中之言非是仁宗不語久之曰梁適忠言也嗚呼唯仁宗之聖梁公之賢吾光獻后所以爲宋之任紘歟

李承之待制奇士蘇子瞻所謂李六丈人豪也爲

童子時論其父緯之功於朝久不報自詣漏舍以狀白丞相韓魏公公曰君果讀書自當取科名不用紛紛論賞也承之云先人功罪未辨深恐先犬馬溝壑無以見於地下故忍痛自言若欲求官稍識字第二人及第固不難魏公玉堯臣榜第二人登科承之故云公聞其語矍然或云魏公德量服一世獨於承之終身不能平承之既登第官浸顯益有直聲唐介參政爲臺官

時言文潞公燈籠錦獻張貴妃事上怒甚謫介  
春州承之送以詩有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  
古重如山並遊英俊顏何厚已煥英雄骨尚寒  
之句後介用潞公薦官於朝廷無所言承之以  
後從介索所送詩介無以報取詩還之曰我固  
不用落韻詩也以山寒二字韻不同故云可見  
承之剛正也承之在仁宗朝官州縣因邸吏報  
包拯拜參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承之正色

曰包公無能爲今知鄞縣王安石者跟多白甚  
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此人也後荆公相神宗  
以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爲述  
承之深詆之至呂獻可中丞歿承之以詩哭之  
有好進賢須退忠臣歿國憂吾生竟何益願卜  
九泉遊之句荆公之黨呂惠卿益怨之未有以  
發也會承之上章自敘神宗留其章禁中惠卿  
堅請領之惠卿因節略文意以天生微臣實爲

陛下等語故上意遂有愚弄人主之責終其身  
不至大用嗚呼士若承之豈孔子所謂剛者歟  
朱壽昌者少不知母所在棄官走天下求之刺血  
書佛經志甚苦熙寧初見於同州迎以歸朝士  
多以詩美之蘇內翰子瞻詩云感君離合我酸  
心此事今無古或聞王荆公薦李定爲臺官定  
嘗不持母服臺諫給舍俱論其不孝不可用內  
翰因壽昌作詩貶定故曰此事今無古或聞也

後定爲御史中丞言內翰多作詩貶上自知湖  
州赴詔獄小人必欲殺之張文定范文忠二公  
上疏救不報天下知其不免矣內翰獄中作詩  
寄黃門公子由云與君世世爲兄弟更結來生  
未斷因或上聞上覽之悽然卒赦之止以團練  
副使安置黃州

元豐七年甲子六月二十六日洛中大雨伊洛漲  
壞天津橋波浪與上陽宮牆齊夜西南城破伊

洛南北合而爲一深丈餘公卿士庶第宅廬舍  
皆壞唯伊水東渠有積薪塞水口故水不入府  
第韓丞相康公尹洛撫循賑貸無盜賊之警人  
稍安後兩日有惡少數輩聲言水再至人皆號  
哭公命擒至決配之乃定聞於朝築水南新城  
新堤增築南羅城明年夏洛水復漲至新城隄  
下不能入洛人德之康公尹洛有異政此其大者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十三 終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十四

宋邵伯溫著

明毛晉訂

元豐末神宗山陵韓康公尹洛凡上供之物皆預  
辦雖中貴人不敢妄有所求蓋公之子宗帥從  
賢士大夫游有所聞必白公施行之又朱光庭  
揆杜純孝錫皆府官薦爲山陵司屬二人忠信  
有餘多所論列役成而民被其賜公以功拜使



相判大名既去而人益思之先是神宗靈駕次  
永安公迎於郊朱太妃護駕於後公亦迎之太  
妃還禁中偶爲宣仁太后言宣仁怒曰韓某先  
朝老臣汝安得當望塵之禮太妃泣謝公之名  
重如此也

韓持國大資知潁昌府時彥以狀元及第爲簽判  
初見持國通謁者稱狀元持國怒曰狀元無官  
耶自此呼時彥簽判云彥終身銜之馬涓巨濟

亦爲狀元及第爲秦州簽判初呼狀元呂晉伯  
爲帥謂之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也旣爲判  
官不可曰狀元也巨濟愧謝晉伯又謂巨濟曰  
科舉之學旣無用修身爲己之學其勉之時謝  
良佑顯道作州學教授顯道爲伊川程氏之學  
晉伯每屈車騎同巨濟過之則顯道爲講論語  
晉伯正襟肅容聽之曰聖人言行在焉吾不敢  
不肅又數以公事案牘委巨濟詳覆且曰修身

爲已之學不可後爲政治民其可不知巨濟自以爲得師後立朝爲臺官有聲每日呂公教載之恩也賢於時彥遠矣

元祐初哲宗幼冲起文潞公以平章軍國重事召程頤正叔爲崇政殿說書正叔以師道自居每侍上講色甚莊繼以諷諫上畏之潞公對上恭甚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太師少休公頓首謝立不去時公年九十矣或爲正叔曰君之

倨視潞公恭議者爲未盡正叔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爲上師傅其敢不自重吾與潞公所以不同也識者服其言

元祐三年范忠宣公爲尚書右僕射有吳處厚者以蔡確題安州車蓋亭詩來上以謂謗訕宣仁太后得之怒曰蔡確以吾比武后當重謫呂汲公爲左丞不敢言忠宣乞薄確之罪不從初議貶確新州忠宣謂汲公曰此路荆棘已七八十

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汲公又不敢言忠宣因乞罷政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劉摯罷哲宗與宣仁太后復用忠宣爲右相宣仁太后寢疾宰輔入問后留忠宣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章獻太后朝勸后盡母道在仁宗朝勸帝盡子道卿當似之嗚呼宣仁后之所以望忠宣者羣臣莫及也哲宗親政呂汲公欲遷殿中侍御史楊畏爲諫議大夫忠宣曰天子諫官當用正人

楊畏不可用汲公方約畏爲助謂忠宣曰豈以楊畏嘗言公耶忠宣曰不知也蓋上初召忠宣畏嘗有言上不行忠宣故不知也忠宣因乞罷政上不許後楊畏首劾汲公凡可以害汲公者無所不至又李清臣首建紹述之議多害正人一日哲宗震怒謂門下侍郎蘇轍曰卿安得以秦皇漢武上比先帝蘇門下下殿待罪呂汲公等不敢仰視忠宣從容言曰史稱武帝雄材大

略爲漢七制之主蓋近世之賢君蘇轍果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親政之初進退大臣不當如訶叱奴僕哲宗怒少靈罷朝蘇門下舉笏以謝忠宣曰公佛地位中人也蘇公與忠宣同執政忠宣寡言蘇公平昔若有所疑至此方知其賢忠宣屢乞罷政出知陳州章惇用事元祐黨禍起忠宣獨不預至呂汲公南遷忠宣齋戒上書救汲公惇怒亦謫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忠宣欣

然而往每諸子怨章惇忠宣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忠宣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至永州公之諸子聞韓維少師謫均州其子告章惇以少師執政日與司馬公議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忠宣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同爲言求歸白公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者不若無愧而死諸子遂止元符

末哲宗升遐上皇卽位之初欽聖皇太后同聽政忠宣公自永州先以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蓋二聖欲用公矣遣中使至永州賜茶藥密諭曰皇帝與太皇太后甚知相公在先朝言事忠直今虛位以待相公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治只爲左右有不是當人阻隔相公公頓首謝又曰太后問相公官家卽位行事如何天下人何說公曰老臣與遠方之人唯知鼓舞聖

德又曰天下有不便事但奏來公曰敢不奉詔又曰鄧州且去否公曰已出望外如歸鄉里又曰離闕下日二聖再三言太后在宮中皇帝在藩邸甚知相公是直臣公感泣不已俄進右正議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宮繼復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召赴闕供職而公病詔書有豈唯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之語公捧詔泣曰上果用我矣目明全失風痺

不隨恩重命輕死有餘責將至畿內上又遣中使賜銀合茶藥促公入覲仍宣謁見之意公曰老臣昏忘不可勉強中使曰朝廷有優禮公曰老臣命薄虛蒙聖眷又遣中使賜銀絹各五百以繼道路之費又遣國醫診視所須並出內府一錢不得取於公家候公疾愈乃得歸公乞歸潁昌養疾上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乃曰范某得一識面足矣上知公不能起始命相

公疾少間令醫者在門不許受私謝乃以天寶節所得冠帔請換服色上批其奏曰冠帔可留與骨肉醫者之服依所請卿忠言嘉謀宜時有陳奏以副朕眷待耆德求治之意公表謝復告老詔不允比詔至公已薨矣上與太皇太后聞震悼出涕先是公疾革精識不亂諸子侍讀口占遺表凡八事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內一事云苦宣仁之謗議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皆

權臣務快其私憤非泰陵實謂之當然蓋忠宣思所以報宣仁后之託也諸子以其所言皆朝廷大事且防後患以公口占畫一繳申穎昌府用府印寄軍資庫公將葬李之儀作行狀且論平生立朝行己之大節蔡京用事小人附會言公之子正平等撰造中使至永州傳宣聖語以爲遺表非公意也正平與李之儀皆下御史獄捶楚甚苦正平之儀欲誣服其傳宣中使獨不

服曰舊制凡傳聖語受本於御前請寶印出注籍於內東門遣使受聖語籍中使從其家得永州傳宣聖語本有御寶如所言又驗內東門受聖語籍亦同又下穎昌府取正平所繳納遺表八事皆實獄遂解正平猶羈管象州之儀羈管太平州正平之家死于嶺外者十餘人獨正平遇赦得歸不出仕終身爲選人蔡京者紹聖初爲戶部尚書欲結后戚向氏墳寺事下開封府



正平爲開封府縣尉往按視其地曰向氏寺地步已足民田不可奪府以其言聞哲宗怒京贖銅二十斤京由此恨正平故欲誣殺之嗚呼使忠宣無恙相上皇於初載天下豈復有今日之旣公旣病不能朝上皇始命相曰曾布與蔡京云

嘉祐中李參自荆南帥召爲三司使參政孫抃曰參刻剝聚斂之材不可用改羣牧使蓋祖宗不以財計用人至仁宗朝大臣所宗尚如此元豐初薛向自三司使除同知樞密院雖以能吏治曉財用進時朝廷下州縣令民戶養保馬天下以爲不便宰執堅行之向獨以爲不可以本官責知隨州旣死至元祐初錄其言謚恭敏

以爲不更宰擇聖子之向歸以爲不可以本宮  
親相用茲謂臆或可繼繼令其可養新無天下  
除翰向自三后封制同朕密制親以詣表  
以根信用人至二宗傳大聖宗尚收此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十五

宋邵伯溫著

明毛晉訂

程宗丞先生名顥字伯淳弟侍講先生名顥字正  
叔康節先公以兄事其父太中公二先生皆從  
康節遊其師曰周敦頤茂叔宗丞爲人清和傳  
講爲人嚴峻每康節議論宗丞心相契苦無所  
問侍講則時有往復故康節嘗謂宗丞曰子非

助我者然相知之盡二先生則同也橫渠張先生名載字子厚弟戩字天祺爲二程先生之表叔子厚少豪其才欲結客取熙河鄆鄆之地范文正公帥延安聞之館於府第俾修制科與天祺皆登進士第方同二程先生修中庸大學之道尤深於禮熙寧初子厚爲崇文院校書天祺與伯淳同爲監察御史時介甫行新法伯淳自條例司官爲御史與臺諫官論其不便俱罷上

猶主伯淳介甫亦不深怒之除京西北路提點伯淳力辭乞與同列俱貶改澶州簽判天祺尤不屈一日至政事堂言新法不便介甫不答以扇障面而笑天祺怒曰參政笑某不知天下人笑參政也趙清獻公同參大政從旁解之天祺曰公亦不可謂無罪清獻有愧色謫監鳳翔府司竹監舉家不食筍其清如此未幾卒於官子厚亦求去熙寧十年吳亢丞相當國復召還館

康節已病子厚知醫亦喜談命診康節脉曰先生之疾無慮又曰頗信命否康節曰天命某自知之世俗所謂命某不知也子厚曰先生知天命矣尚何言子厚入館數月以病歸過洛康節已捐館折簡慰撫伯溫勤甚見二程先生曰某之病必不起尚可及長安也行至臨潼縣沐浴更衣而寢及旦視之亡矣門生衰經挽車葬鳳翔之橫渠是謂橫渠先生伯淳自澶州請監洛

河太竹務以便親除判武學未赴以中丞李定言罷知開封府扶溝縣失囚謫汝州監酒元祐初以宗正丞召將大用未赴卒葬伊川文潞公表其墓曰明道先生正叔元祐初用司馬溫公呂申公薦召對初除職官再除館職除崇政殿說書歲餘出判西京國子監兩除直秘閣不拜紹聖中坐元祐黨謫涪州遇上皇卽位赦得歸久之復官以卒是謂伊川先生三先生俱從康

節遊康節尤喜明道其譽之與富韓公司馬溫公呂申公相等故康節四賢詩云彥國之言鋪陳晦叔之言簡當君實之言優游伯淳之言調暢四賢洛之觀望是以在人之上有宋熙寧之間大爲一時之壯則康節之所以處明道者盛矣一日二程先生侍太中公訪康節於天津之廬康節携酒飲月陂上歡甚語其平生學術出處之大明日悵然謂門生周純明曰昨從堯夫

先生遊聽其論議振古之豪傑也惜無所用於世純明曰所言何如明道曰內聖外王之道也是日康節有詩云草軟波平風細溜雲輕日淡柳低摧狂言不記道何事劇飲未嘗如此盃好景只知閒信步朋歡那覺大開懷必期快作賞心事却恐賞心難便來明道和云先生相與賞西街小子親携儿杖來行處每容參劇論坐隅還許瀝餘盃檻前流水心同樂林外青山眼重

開時泰心閒兩難得直須乘興數追陪明道敬  
禮康節如此故康節之葬伯溫獨請誌其墓焉  
悲夫先生長者已盡其遺言尚存伯溫自念暮  
景可傷不可使後生無聞也因具載之

元符末呂惠卿罷延安帥陸師閔代之有訴惠卿  
多以人冒功賞者師閔以其事付有司未竟罷  
去曾布爲樞密使素與惠卿有隙特自太原移  
德孺延安蓋德孺於惠卿亦有隙也德孺至取

其事自治有自皇城使追奪至小使臣者  
由是大失邊將之心議者謂其詞於前政事已  
在有司德孺乃取以自治失矣德孺聰明過人  
而爲曾布所使惜哉未幾德孺亦以論役法罷  
如忠宣丞相則不然公帥慶陽時爲總管种詒  
無故訟於朝上遣御史按治詒停任公亦罷帥  
至公樞密副使詒尚停任復薦爲未興軍路鈐  
轄又薦知隰州公每自答曰先人與种氏上世

有契義其不肖爲其子孫所訟寧論事之曲直哉嗚呼可謂以德報怨者也以德孺之賢於是乎有愧於忠宣矣

田畫者字承君陽翟人故樞密宣簡公姪也其人物雄偉議論慷慨俱有前輩之風鄒浩志完者教授潁昌與承君遊相樂也浩性懦因得承君故遇事輒自激勵兀符間承君監京城門一日報上召志完承君爲之喜又一日報志完賜對

承君益喜監門法不許出志完亦不來久之志完除言官承君始望志完矣志完遣客見承君以測其意客問承君近讀何書承君曰吾作墨子詩有知君旣得雲梯後應悔當年泣染絲之句爲鄒志完發也客言於志完志完折簡謝承君辭甚苦因約相見承君曰斯人尚有所畏未可絕也取告見之問志完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爲何官志完愧謝曰上遇羣臣未嘗



假以聲色獨於某若相喜者今天下事故不勝  
言意欲使上益相信而後言貴可有益也承君  
許之既而朋黨之禍大起時事日變更承君謝  
病歸陽翟田舍一日報廢皇后孟氏立劉氏爲  
皇后承君告諸子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又  
一日志完以書約承君會潁昌中塗承君喜甚  
亟往志完具言讓廢立皇后時某之言慙矣上  
初不怒也某因奏曰臣卽死不復望清光矣下

殿拜辭以去至殿門望上猶未興凝然若有所  
思也明日某得罪志完承君相留三日臨別志  
完出涕承君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  
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  
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志  
完茫然自失歎息曰君之贈我厚矣乃別去建  
中靖國初承君入爲大宗丞宰相曾布欲收置  
門下不能屈除提舉嘗平亦辭請知淮陽軍以

去吏民良愛之歲大疫承君日自挾醫戶問病者藥之良勤一日小疾不出正晝一軍之人盡見承君擁騎從騰空而去就問之死矣或曰爲淮陽土神云

儒釋之道雖不同而非特立之士不足以名其家近時伯溫聞見者二人大儒伊川先生程正叔元祐初用司馬溫公薦侍講禁中時哲宗幼冲先生以師道自居後出判西京國子監兩加直

祕閣皆辭之黨禍起謫涪州先生注周易與門弟子講學不以爲憂遇赦得歸不以爲喜長老道楷者崇寧中以朝廷命住京師法雲寺上一日賜紫方袍及禪師號楷曰非吾法也却不受中使請於上以爲道楷擲杖於地上怒下大理寺杖之理官知楷爲有道者欲出之問曰師年七十乎曰六十九矣有疾乎楷正色曰某平生無病上賜杖官不可輒輕之遂受杖無一言自

此隱沂州芙蓉溪從之者益盛朝廷數有旨復命爲僧不從嗚呼二人者雖學不同皆特立之士也爲僧爲釋而不以道者聞其風可以少愧矣

程伯淳先生嘗曰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材能知變通用之君子如司馬君實不拜同知樞密院以

去范堯夫辭同修起居注得罪張天祺自監察御史面折介甫被謫介甫性狠愎衆人以爲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旣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用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但小人無隙以乘其爲害不至此之甚也天下以先生爲知言

陳瓘字瑩中閩人有學問年十八登進士甲科紹

聖初用章惇薦爲太學博士先是惇之妻嘗勸惇無修怨惇作相專務報復首起朋黨之禍惇妻死惇悼念不堪瑩中見惇容甚哀謂惇曰公與其無益悲傷曷若念夫人平生之言蓋譏惇之報怨也惇以爲忤不復用曾布爲相薦瑩中爲諫官爲都司蔡卞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實錄曾布亦主熙寧元豐之政瑩中上布書請示尊私史以壓宗廟及論時政之不當時布又

以爲忤出之瑩中爲諫官時爲上皇極言蔡京蔡卞不可用用之決亂天下蔡京深恨之屢竄責例用赦放歸猶隸通州一日瑩中之子走京師言蔡京事詔獄下明州捕瑩中甚急士民哭送之瑩中不爲動旣入獄見其子被繫笑曰不肖子煩吾蔡京用酷吏李孝壽治其事孝壽坐廳事簾中列五木於庭引瑩中問之瑩中從容曰蔡京之罪某實知之不肖子不知也多求紙

自書孝壽懼以瑩中爲不知情卽日放歸再隸  
通州其子配海上瑩中撰尊堯集以辯王安石  
妄作日錄以詆祖宗詆神宗者今行於世靖康  
初不及大用以死特贈諫議大夫瑩中晚喜康  
節先生之學嘗從伯溫求遺書曰吾於康節之  
學若有得也

伯溫紹聖初監末興軍錢監呂晉伯龍圖居里第  
數見之深蒙器愛伯溫罷官貧不能歸用茶司

薦爲屬官一日見呂公公曰君亦爲此官何耶  
選人作諸司屬官使臣爲走馬承受則一生不  
可作他官矣伯溫對以故公曰爲親爲貧則可  
也公丞相汲公之兄性剛直謹禮法爲從官歸  
鄉見縣令必致桑梓之恭待部吏如子弟多面  
折其短而樂於成人雖丞相亦未嘗少假顏色  
也一日至府第坐堂上丞相夫人拜庭下命二  
婢子掖之公怒曰人以爲丞相夫人吾但知呂

二郎新婦耳不疾病輒用人扶何也丞相爲之  
愧謝乃已每勸丞相辭位以避滿盈之禍紹聖  
中丞相南遷公帥平涼議邊事不合移帥秦又  
與鍾傳議不合亦忤章惇降待制知同州致仕  
復龍圖閣直學士嗚呼呂公今之古人也伯溫  
尚及見之記其平生之言如此

本朝古文柳開仲塗穆脩伯長首爲之唱尹洙師  
魯兄弟繼其後歐陽文忠公早工偶儷之文故

試於國學南省皆爲天下第一旣擢甲科官河  
南始得師魯乃出韓退之文學之公之自敘云  
爾蓋公與師魯於文雖不同公爲古文則居師  
魯後也如五代史公嘗與師魯約分撰故公謫  
夷陵日貽師魯書曰開正以來始似無事始舊  
更前歲所作十國志蓋是進本務要卷多今若  
便爲正史盡合刪削存其大者細小之事雖有  
可紀非于大體自可存之小說不足以累正史

數日檢舊本因盡刪去矣十亦去其三四師魯所撰在京師時不曾細看路中細讀乃大好師魯素以史筆自負果然河東一傳大妙修本所取法於此傳亦有繁簡未中者願師魯刪之則盡善也正史更不分五史通爲紀傳今欲將梁紀并漢周修且試撰以唐晉師魯爲之如前歲之議其他列傳約略且將逐代功臣隨紀各自撰傳待續次盡將五代列傳姓名寫出分爲二

分手作傳不知如此於師魯如何吾輩棄於時聊欲因此粗伸其志少希後世之名如脩者幸與師魯相依若成此書亦是榮事今特告朱公遣此介奉咨希一報如何便各下手只候任進歸便令賚國志草本去次云云其後師魯死無子今歐陽公五代史頒之學官盛行於世內果有師魯之文乎抑歐陽公盡爲之也歐陽公誌師魯墓論其文曰簡而有法公曰在孔子六經

中唯春秋可當則歐陽於師魯不薄矣崇寧間  
改脩神宗正史歐陽公傳乃云同時有尹洙者  
亦爲古文然洙之才不足以望脩云蓋史官皆  
晚學小生不知前輩文字淵源自有次第也

書出个尋卷一具口下更各下平只刻到  
與爾曾昧於苦知此書亦是榮華今耕告米公  
卿始因此昧申其志少許對世之各味辭皆幸  
公平非動不味味此伏爾曾味何吾輩棄伏耕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十六

宋邵伯溫著

明毛晉訂

楊凝式少師唐昭宗朝爲直史館宰相涉之子也  
朱全忠逼唐禪位涉爲奉傳國寶使凝式曰大  
人爲唐宰相使國家至此不可爲無過況乎持  
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盍辭之涉  
大駭曰汝欲滅吾族神色不寧者數日全忠旣

纂弒凝式歷梁唐晉三朝陽狂不任事累官至太子少師其書法自顏柳以入二王之妙居洛陽延福坊每出導從輿馬在前多行於後一日欲遊天官寺從者曰曷往廣受寺亦從之今兩寺與多寶塔院有遺像尚存近歲劉壽臣爲留臺於故按牘中得少師自書假牒十數紙皆楷法精絕世論少師書以行草爲長誤矣

國初隱士石砥居洛陽之北邙山馮拯侍中爲留守砥每騎驢直造侍中見必拜之飲酒至醉乃去砥好作詩多道家語有曰結網蜘蛛翻仰肚轉枝啄木倒垂頭意謂謀利者如此又曰蝸牛角上爭閑事石火光中寄此身意謂好利者若此洛人頗能誦之一日自城中飲酒大醉騎驢夜歸失所在

孫覺龍圖未第時家高郵與士大夫講學於郊官別墅一夕晦夜忽月光入窗隙孫異之與同舍

望光所在行二十里餘見大珠浮遊湖面上其  
光屬天旁照遠近有崔伯易者作感珠賦記之  
熙寧初孫登科爲河南縣主簿自云

周長孺字士彥澶淵人楊寘榜登第爲渭州共城  
縣令師得曰邵康節先生士彥事先生以古弟  
子禮先生告以先天之學士彥性剛遇事輒發  
旣從先生卽淡然若無意於世者其季直孺怪  
問之士彥慨然曰此吾得於先生者士彥在共

城獵近郊有兔起草間自射中之卽其處不復  
見兔石刻其文曰士彥當都而卒後士彥每至  
京師必遽歸不敢留治平末以都官員外郎知  
劍州普城縣卒喪歸過洛貧不能行康節留其  
家經紀甚備教其子純明以學問爲娶程伊川  
先生之姪純明後登元祐三年進士第彥因獵  
得石刻驗於數十年之後與漢滕公佳城事相  
類異哉

張唐英者天覺丞相兄也丞相少受學於唐英唐英有史才嘗作宋名臣傳蜀檣杙行於代熙寧元年春以前御史服除還京朝過洛府尹同僚屬出賞花皆不見唐英題詩傳舍云先帝昭陵土未乾又聞永厚葬衣冠小臣有淚皆成血忍向東風看牡丹尹聞之遽遣書爲禮却而不受蓋仁宗山陵初成英宗厭代賴唐英還朝不得歸臺不然河南尹者不免矣

皇祐初洛陽南資福院有僧錄義琛者素出入尹師魯門下師魯自平涼帥謫崇信軍節度副使均州監酒過洛義琛見之曰鄉里門徒數人欲一望見龍圖有頃諸人出一喏而去皆洛中大豪義琛已密約貸錢爲師魯買洛城南宮南村負郭美田三十頃師魯初不知后義琛復以歲所得地利償諸人至師魯卒喪歸洛義琛哭柩前納其券於師魯家師魯素貧子孫賴此以生

嗚呼在仁宗朝一僧尚負義如此風俗可謂厚矣康節先生與義琛善每稱之也

陝西豪士劉易多遊邊喜談兵寶元康定間韓魏公宣撫五路薦於朝賜處士號易善作詩魏公爲書或不可其意則發怒洗去魏公欣然再書不憚尹師魯帥平涼延易府第尊禮之狄武襄代師魯遇之亦厚每燕設易嗜食苦馬菜不得卽叫怒無禮邊城無之狄公爲求於內郡后每

燕集終日唯以此菜啗之易不能堪方設常饌時稱狄公善制也

謝希深幼子景平初任爲大理評事監光化軍稅有兵官者爲本廳軍員持以事兵官常憂鬱不樂景平一日問之兵官泣訴景平曰君當解官去吾必能報之兵官去景平因權軍事呼軍員詰之曰老兵何敢持兵官使罷任去軍員者無賴大言曰景平但可飲酒擊鞠耳此事不當預

景平以犯階級送獄獄成決配之希深一時有  
大名其諸子皆賢景平居幼尚有家風云

祖無擇字擇之蔡州人少從穆伯長爲古文后登  
甲科嘉祐中與王介甫同爲知制誥擇之爲先  
進時詞臣許受潤筆物介甫因辭一人之饋不  
獲義不受以其物置舍人院梁上介甫以母憂  
去擇之取爲本院公用介甫聞而惡之以爲不  
廉熙寧二年介甫入爲翰林學士拜參知政事

權傾天下時擇之以龍圖閣學士右諫議大夫  
知杭州介甫密諭監司求擇之罪監司承風肯  
以賊濫聞於朝廷遣御史王子韶按治子韶小  
人也攝擇之下獄鍛鍊無所得坐送賓客酒三  
百小瓶責節度副使安置元豐中復祕書監集  
賢院學士移知光化軍以卒士大夫寃之同時  
有知明州光祿卿苗振監司亦因觀望發其贓  
罪朝廷遣崇文院校書張載按治載字子厚所

謂橫渠先生者悉平反之罪止罰金其幸不幸有若此者也

嘉祐中有李殿丞者知濟源縣魏廣者主簿汜水人二人素相好一日會府中李被酒謂廣曰我果官達當薦君爲屬未幾河南倅闕李又攝之遂檄廣權幕官相從益歡監司以燕會數俱罷歸故官廣先去李餞於東門席上賦詩有曰今日不知明日事人情反復似車輪我今自是飄

萍客更向長亭作主人蓋當時朝廷文法寬所用監司皆長者故能容州縣之吏如此任道司門爲康節先生云

薛侏肅之爲梓州路提刑市有道人賣兔毫筆者以蜀中所無也因呼之見其目光射人因問其所得絕不言而去道中爲余言如此道中名元實有禮學嘗爲尚書郎其爲人忠信不妄云

長安百姓常安民以鐫字爲業多收隋唐銘誌墨

本亦能篆教其子以儒學崇寧初蔡京蔡卞爲  
元祐姦黨籍上皇親書刻石立於文德殿門又  
於天下州治廳事長安當立召安民刊字民辭  
曰民愚人不知朝廷立碑之意但元祐大臣如  
司馬相公者天下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  
忍鑄也府官怒欲罪之民曰被役不敢辭乞不  
刻安民鑄字於碑恐後世并以爲罪也嗚呼安  
民者一工匠耳尚知邪正畏過惡賢於士大夫  
遠矣故余以表出之



趙英姑余以素由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十七

宋邵伯溫著

明毛晉訂

長安張衍年八十以術遊士大夫間其爲人有忠  
信識道理章子厚蔡持正官州縣時許其爲宰  
相蒲傳正薛師正未顯皆以執政許之紹聖初  
余官長安因論范忠宣公命衍曰范丞相命甚  
似其父文正公正艱難中僅作參知政事耳余

曰忠宣爲相何也衍曰今朝廷貴人之命皆不及所以作相又曰古有命格今不可用古者貴人少福人多今貴人多福人少余問其說衍曰昔之命出格者作宰執次作兩制又次官卿監爲監司大郡享安逸壽考之樂任子孫厚田宅雖非兩制福不在其下故曰福人多貴人少今之士大夫自朝官便作兩制忽罷去但朝官耳不能任子孫貧約如初蓋其命發於刑殺未久

卽災至故曰貴人多福人少也余又以問時爲監司者張芸叟陸孝叔邵仲恭吳子■數公命問之衍曰皆帶職正郎員外郎耳取進於此卽不可獨仲恭數促其后芸叟爲侍郎孝叔待制未幾皆謫官孝叔帥熙子平帥秦尋卒仲恭邯鄲移常州卒年五十五三公皆直龍圖無一不如衍之言者章子厚作相意氣方盛因其姪絳不用其言亦不怒也后遂有崖州之禍蔡持正

以門客假承務郎奏衍賞其術衍與總領市吳  
宮田舜卿善衍有錢數千緡舜卿爲買田以官  
戶名占之后舜卿賊敗官籍其產衍之田在焉  
或勸衍自陳衍曰衍故與田君善田君占衍之  
地美意也田君不幸至此衍論於有司非義也  
卒不請其田士大夫多稱之衍病余見之則曰  
數已盡某日當死几家事悉處之矣公其記之  
已而果然

河南甯氏其先錢塘人名承訓者事吳越王以大  
武稱錢氏歸朝授左侍禁子直大中祥符元年  
姚暉榜登甲科爲明州慈縣令卒妻李氏更嫁  
任恭惠公布直有子李置於甯氏族人以去族  
人家破有故老媪收養之任公守越州客或問  
甯氏子無恙公愕然歸問夫人夫人泣曰初不  
欲以兒累公留於甯氏之族族破今流落矣任  
公閔焉多以金帛求得之年五歲公教育之如

已子遂冒任姓名適公知樞密院欲官之夫人  
泣辭且謂適發憤讀書景祐初登進士第夫人  
方爲之喜夫人死任公謂適曰前不欲任以官  
者成其志也今當再薦以示無間其無辭適泣  
謝遂以公薦轉太常寺太祝又奏其子以官任  
公薨適解官持喪如父服自聞於朝乞還姓甯  
氏因納任公所奏之官有旨許歸姓不許納官  
與任氏兄弟相持而哭乃別去故任甯世爲婚

姻適更名后通籍贈其父直爲太常博士終尚  
書職方員外郎福建路運判若子若孫若曾孫  
數十人多知名士遂爲洛陽大家

河南劉氏自名環雋者事齊魏爲中書侍郎子坦  
事隋文帝贈尚書右丞子政會事唐高祖太宗  
爲洪州大都督旣死太宗手勅曰政會昔預義  
舉有殊勲贈戶部尚書諡襄配享高祖廟圖形  
凌煙閣子元意襲爵封渝國公事太宗尚南平

公主弟元象主客郎中元育益州刺史元意之子名奇長壽中爲天官侍郎論則天革命下獄死弟循金吾衛將軍子慎知幼居父喪奉其母居伊南一日羣盜至衆走慎知獨不動盜怪問則曰母老且病不可行唯有同生死耳盜感其言而去賴之以免弟超河南少尹微吳郡太守微之子襲開元中以功臣之後賜進士第爲濟州東阿縣令服後母喪以毀卒子藻祕書郎弟

全成方平皆有文方平之子符寶曆二年擢第至戶部侍郎贈司徒八子崇龜崇彝崇聖崇魯崇舉崇珪崇瓌崇珩皆有官崇珪子岳天福四年登進士第事後唐明宗爲吏部侍郎贈司徒子溫叟事本朝太祖皇帝爲御史中丞太祖一日與數謁者登正陽門之西樓溫叟自臺歸過其下或告溫叟當避溫叟不顧明日求對面謝曰陛下御前樓則六軍必有希賞賜者臣所不

避者欲陛下非時不御樓也太祖大悅出內帑三千緡付有司自罰太宗尹開封知其貧以五百千錢遺之溫叟受而不辭對其使局記於西廂至明年太宗復遣其使餉以酒使者視其局記如故歸白其事太宗歎息曰吾之錢尚不肯受況他人者乎仍命輦歸以成其美名憲臺故事月給食錢一萬不足以贓罰充之溫叟惡其名不取太祖因與太宗從容論廷臣之有名節

者太宗以送錢事聞太祖歎美久之後求退太祖曰俟朕選有守道正直如卿者即可代子炤太宗朝爲贊善大夫燁登進士第爲龍圖閣直學士權開封府明肅太后朝獨召對后曰知卿名族十數世欲一見卿家譜恐與吾同宗也燁曰不敢后數問之度不可免因陛對爲風眩仆而出乞出知河南府再召懇避不行求爲留司御史臺以卒燁七子貺凡先忱兆兢凡登科嘗

監司郡守有聲唐老元和爲右正言自北齊至

本朝五百餘年而劉氏不衰洛陽多大家世以

譜牒相付授甯氏劉氏尤爲著姓有可傳者

康節先公曰昔居衛之共城有趙及諫議者自三

司副使以疾乞知衛州多名醫故也有申受者

善醫自言得術於高若訥參政得脉於郝氏老

其說謂高參政醫學甚高既貴診脉少故不及

郝老非郝老不可治趙如其言郝氏至診其脉

曰有沉積當下趙服其藥暴下不止已垂殆郝

老乃坐趙於大盆中用椀覆其頭項以湯沃之

遂甦趙呼申受罪之曰君謬舉郝老者申受曰

其之術不及郝老遠甚公病當下但氣虛藥劑

苦大不能禁然宿疾良已可賀又曰郝老之脉

通神公舉家之人坐帳中俾遍診脉其老少男

女已未嫁娶無不知者趙試其說信然始加禮

聞見前錄



自此疾平復入爲三司副使申受朝廷用爲太  
醫丞郝老本河朔人旣死張响子堅誌其墓載  
其平生所治甚異曰士人之妻孕診其脉曰六  
脉皆絕反用子氣資養故未死子生母卽死矣  
已而果然郝老平時不合藥末諸藥遇病品量  
增減之服者無不驗外從其學者皆名醫云

洛中形勢邠鄆山在西邠山在北成臯在東以接  
嵩闕塞直其南屬女几連荆華至終南山洛水

來自西南伊水來自南右澗水左澗水隋文帝  
登邠山對闕塞而歎曰真天闕也今之洛城也  
周公所卜在其西北邠鄆二山相屬定鼎於邠  
鄆是也前臨澗洛二水故曰穀洛闕將毀王宮  
也洛語曰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食東漢洛陽  
是也在今洛城之東十八里跨洛水前直轅轅  
北屬邠山極平遠西晉後魏皆都焉晉又築金  
墉城在其西北其山川秀潤有餘形勢雄壯差

不遠長安長安東嶠函東南荆華以屬終南山  
面南太白雞足山又西秦隴岐山北梁山東北  
雷首中條山與平陽諸山相屬涇渭澧瀋瀆滂  
滂之水在其後前左右以入於河故堯都平陽  
舜都蒲坂周都岐山文王都豐武王都鎬秦初  
建國於秦後遷岐山之陽今寶雞是也穆公羽  
陽宮故基三良墓尚存至始皇都咸陽跨渭水  
爲阿房宮西漢都秦宮之東今未央長樂章臺

諸宮城闕尚存隋文帝初都漢宮後遷稍東於  
龍首渠山築長安新城制度甚壯南接華嚴川  
以祝南山北臨渭水城南北三十餘里東南二  
千餘里漢末未央宮在其北中唐因爲都又  
起東內今含元殿太液池故基尚存又起南內  
謂之興慶宮今池殿故基亦在自東築夾城複  
道南至興慶宮又南至曲江東跨灞澹以屬驪  
山山上起羯鼓望京樓山下起華清宮宮有溫

泉以白玉石爲芙蓉出水爲御湯遵花湯太子  
湯百官湯其宮闕北臨渭水由華清宮東離宮  
相望以屬東都自堯舜周秦漢唐都成皆相近  
高山大河平川沃野形勢壓天下洛陽民俗和  
平土宜花竹長安尚有秦漢游俠之風地多長  
楊花老槐耕桑最盛古稱陸海前代英雄必得  
此然後可以有爲今陸沉於北狄惜哉  
洛中風俗尚名教雖公卿家不敢事形勢人隨貧

富自樂於貨利不急也歲正月梅已花二月桃  
李雜花盛三月牡丹開於花盛處作園圍四方  
伎藝舉集都人士女載酒爭出擇園亭勝地上  
下池臺間引滿歌呼不復問其主人抵暮遊花  
市以筠籠賣花雖貧者亦戴花飲酒相樂故王  
平甫詩曰風暄翠幕春沾酒露濕筠籠夜賣花  
姚黃初出邛山後白司馬坡下姚氏酒肆水地  
諸寺間有之歲不過十數枝府中多取以進次

曰魏花出五代魏仁浦樞密園池中島上初出時園吏得錢以小舟載遊人往過他處未有也自餘花品甚多天聖間錢文僖公留守時歐陽公作花譜才四十餘品至元祐間韓玉汝丞相留守命留臺張子堅續之已百餘品矣姚黃自穠綠葉中出微黃花至千葉魏花微紅葉少減此二品皆以姓得名特出諸花之上故洛人以姚黃爲王魏花爲妃云余去鄉久矣政和間爲過之當春時花園花市皆無有問其故則曰花未開官遣人監護用開盡檻土移之京師籍園人名姓歲輸花如租稅洛陽故事遂廢余爲之歎又追記其盛時如此

河中府河東縣永樂鎮唐永樂縣也本朝熙寧初廢爲鎮面大河背雷首中條山形勢雄深安史之亂土人多避地於此有姚孝子莊孝子名栖筠唐貞元中爲農當戍邊栖筠之父語其兄曰

兄嗣未立弟已有子請代兄行遂戰歿時栖筠方三歲其後母再嫁鞠於伯母伯母死栖筠葬之又招魂葬其父廬於墓側終身哀慕不衰縣令蘇輒以俸錢買地開阡陌刻石表之河東尹渾城土其事詔加優賜旌表其閭名其鄉曰孝悌社曰節義里曰欽愛栖筠生岳岳生君儒君儒生師正岳至師正仍世廬墓至本朝慶曆中再加旌表元祐中縣令王闢之以狀列於朝乞

詔史官書之蓋自以來孝義之風不少變政和甲午余過其家長少列拜庭下以次升堂侍立應對有禮道其家世次第甚詳蓋自栖筠而下義居二十餘世矣余爲之低回歎息而去其村人爲余言姚氏世推尊長公平者主家子弟各任以事專以一人守墳墓近度爲僧亦廬墓側早晚於堂上聚食男子婦人各行列以坐小兒席地共食於木槽飯罷卽鎖廚門無異爨者男

女衣服各一架不分彼此有子弟新娶私市食以遺其妻妻不受納於尊長請杖之望其墓林木蔚然洒埽種藝甚謹有田十頃僅給衣食稅賦不待催驅未嘗以訟至縣庭今三百餘年守其家法無異辭者經唐末五代之亂全家守墳不去熙寧間陝右歲歉舉族百口同往唐鄧間就食比其返不失一人政和中取粟麥於民謂之均糴姚氏力不給舉家日夜號泣欲亡去余

聞之惻然諭縣官曰孝義之門忍使至此爲作狀申府申監司得免焉嗚呼永樂陷虜姚氏爲虜民不知其存亡矣因具書之

樞密章公柝謂余曰某初官入川妻子乘驢某自控兒女尚幼共以一驢馱之近時初官非車馬僕從數十不能行可歎也前輩勤儉不自侈大蓋如此因錄之

紀公實爲余言嘗聞其父言王冀公欽若以使相

尹洛振車騎入城士民聚觀富韓公方爲舉子與士人魏叔平段希元一張姓者同觀於上東門裏福先寺三門上門高富公魁偉三人者挽之以登見其旌節導從之盛富公歎曰王公亦舉子耶三人者曰君何歎安知吾輩異日不爾也後富公歷將相以三公就第年八十乃薨諡曰文忠其名位不在龔公之下而功德則過之魏叔平段希元至富公爲宰相以特奏名命官

張以窮老而死云

熙寧初治有老人党翁者賣藥日於水南北往

來行步甚少年不及也自言五代清泰年爲兵將事柴世宗有放停公帖可驗戴卷脚幘頭衣黃衫繫革帶猶唐裝也有妻無子問其事則不荅至元豐中不知所在余嘗親見之亦異人矣

有關中商得鸚鵡於隴山能人言商愛之偶以事

下有司獄旬日歸輒歎恨不已鸚鵡曰郎在獄數日已不堪鸚鵡遭籠閉累年奈何商感之携往隴山泣涕放之去後每商之同輩過隴山鸚鵡必於林間問郎無恙託寄聲也瀘南之長寧軍有畜秦吉了者亦能人言有夷酋欲以錢伍拾萬買之其人告以苦貧將賣爾秦吉了曰我漢禽不願入夷中遂勁而死嗚呼士有背主忘恩與甘心異域而不能死者曾秦吉了之不若

也故表出之

余爲西蜀憲其治在嘉州州之西有花將軍廟將軍英武見於杜子美之詩廟史以匣藏唐至德元年十月鄭丞相告云花驚定將軍也是歲土蕃陷雋州將軍與丞相豈同功者耶告後列金紫光祿大夫左相幽國公臣正議大夫門下侍郎平章事博陵縣開國男臣不書姓名右相闕銀青光祿大夫行中書侍郎平章事姓名磨滅



謹按至德元年肅宗初卽位於靈武右丞相楊國忠誅死故闕之是歲六月丙午劔南節度使崔圓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七月庚午武部尚書平章事韋見素爲左相蜀太守崔渙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其不書姓名磨滅者此三人無疑矣中書省官臣書姓名門下省官臣不書姓名當時節度廢闕如此然花將軍之名驚定唯得於此告也或云將軍丹稜東館人今東館廟貌尤盛云廟史又出本朝乾德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僞蜀王孟昶僞蜀太子孟元詰以降入朝舟過廟下祭文二紙墨色如新其窘急悲傷之辭讀之亦令人歎息云

之亦令人嘆息云

廟不祭文。二縣墨母咬滌其害。念悲。廟之綱。齋  
齋。王孟。味齋。漢太子孟。示詰。以刺人。障。其。嚴  
益云。廟。史。又。出。本。碑。葺。齋。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十八

宋邵伯溫著

明毛晉訂

伯溫曾祖母張夫人遇祖母李夫人嚴甚李夫人不能堪一夕欲自盡夢神人令以玉筋食羹一杯告曰無自盡當生佳兒夫人信之後夫人病瘦醫者既投藥又夢寢堂門之左右木瓜二株右者已枯因爲大父言大父遽取藥令覆之及

期生康節公同墮一死胎女也後十餘年夫人  
病卧堂上見月色中一女子拜庭下泣曰母不  
察庸醫以藥毒兒可恨夫人曰命也女子曰若  
爲命何兄獨生夫人曰汝死兄獨生乃命也女  
子涕泣而去又十餘年夫人再見女子來泣曰  
一爲庸醫所誤二十年方得受生與母緣重故  
相別又涕泣而去則知釋氏輪迴鬼神之說有  
可信者康節知而不言者也親謂伯母當作某

云

伊川丈人與李夫人因山行於雲霧間見大黑猿  
有感夫人遂孕臨蓐時慈烏滿庭人以爲瑞是  
生康節公公初生髮被面有齒能呼母七歲戲  
於庭蟻穴中豁然別見天日雲氣往來久之以  
告夫人夫人至無所見禁勿言旣長游學晉州  
山路馬突同墜深澗中從者攀緣下尋公無所  
傷唯壞一帽熙寧十年公年六十七矣夏六月

屬微疾一日晝睡覺且言曰吾夢旌旗鶴鴈自  
空而下下導吾行亂山與司馬君實呂晦叔諸  
公相分別於一驛亭回視其壁間有大書四字  
曰千秋萬歲吾神往矣無以醫藥相逼也嗚呼  
異哉

太學博士姜愚字子發京師人長康節先公一歲  
從康節學稱門生先公年四十五未娶潞州張  
仲賓太博字穆之自未第亦從康節子發與二

君同白康節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先生年踰  
四十不娶親老無子恐未足以爲高康節曰貧  
不能娶非爲高也子發曰某同學生王允修頗  
樂善有妹甚賢似足以當先生穆之曰先生欲  
婚則某備聘令子發與王允修言之康節遂娶  
先夫人後二年伯溫始生故康節有詩云我今  
行年四十七生男方始爲人父鞠育教誨誠在  
我壽夭賢愚繫於汝我若壽命七十歲眼前見

汝二十五我欲願汝成大賢未知天意肯從否  
子發本京師富家氣豪樂施登進士第分半  
俸奉康節治平間知壽州六安縣以目疾分司  
居新鄉子發死康節以其女嫁河南進士紀輝  
視之如已女伯溫以姊視之元符三年紀輝與  
姜女俱亡今二子樂道未遇時與子發交遊甚  
善樂道苦貧教小學京師居州西子發居州東  
相去遠一日大雪子發念樂道與其母寒飢自

荷一杓糶雪以行至樂道之居扣門久之方應  
樂道同母凍坐日已過高未飯子發惻然亟出  
買酒肉薪炭往復同樂道母子附火飲食樂道  
覺子發衣單問之以綿衣質錢買飯食也子發  
說論語士人樂聽之爲一講會得錢數百千爲  
樂道娶妻樂道登第調睦州判官妻卒子發又  
爲求范文正公夫人姪汝陽李氏以繼其負義  
如此熙寧初樂道以翰林侍讀學士爲西京留

守子發老益貧且喪明自新鄉駕小車來見樂道意樂道哀之也樂道遺酒三十壺而已子發殊悵然康節館於天津之廬典衣贖其行歸新鄉未幾卒

康節先公少日遊學先祖母李夫人思之恍惚至倒誦佛書康節亟歸不復出夫人捐館康節特毀甚躬自爨以養祖父置家蘇門山下康節獨築室百源之上時李成之子挺之東方大儒也

權共城縣令一見康節心相契授以大學康節益自克勵三年不設榻晝夜危坐以思寫周易一部貼屋壁間日誦數十遍聞汾州任先生者有易學又往質之挺之去爲河陽司戶曹康節亦從之寓州學貧甚以飲食之油貯燈讀書一日有將校自京師出代者見康節曰誰苦學如秀才者以紙百幅筆十枝爲獻康節辭而後受每舉此語先夫人吾少艱難如此當爲子孫言

之康節又嘗謂伯溫曰吾早歲徒步遊學至有所立艱哉程伯淳正叔雖爲名士本出貴家其成就易矣因泣書之以示子孫康節先公慶曆間過洛館於水北湯氏愛其山水風俗之美始有卜築之意至皇祐元年自衛州共城奉大父伊川丈人遷居焉門生懷州武陟知縣侯紹曾字孝傑助其行初學天宮寺三學院劉諫議元瑜字君玉呂諫議獻可靜居張少卿師錫及其

子職方君景伯狀元師德之子諫議君景憲王諫議益柔字勝之子中散兄弟諤字師柔及其子孫南國張大丞師雄及諸子劉龍圖之子祕監八字伯壽修撰忱字明復侍講李寔字景真吳少卿執中王學士起字仲儒李侍講育字仲象子顓字端伯姚郎中奭字周輔交遊最密或稱門生洛人爲買宅於履道坊西天慶觀東趙諫議借田於汝州葉縣后王不疑同鄉人買田



於河南延秋村康節復還葉縣之田嘉祐七年  
王宣徽尹洛就天宮寺西天津橋南五代節度  
使安審琦宅故基以郭崇廢宅餘材爲屋三十  
間請康節還居之富韓公命其客孟約買對宅  
一園皆有水竹花木之勝熙寧初行買官田之  
法天津之居亦官地榜三月人不忍買諸公曰  
使先生之宅他人居之吾輩蒙恥矣司馬溫公  
而下集錢買之康節先生以詩謝王宣徽曰嘉

祐壬寅歲新巢始孱功正分道德里更近帝王  
宮檻仰端門峻軒迎兩觀雄窗虛響漣澗臺迥  
粲伊嵩好景尤難得昌辰豈易逢無才濟天下  
有分樂年豐水竹腹心裏鶯花淵藪中老來歡  
不已端節歎何窮嘯傲陪真侶經營荷府公丹  
誠徒自寫匪報自恩隆后以詩謝溫公諸公曰  
重謝諸公爲買園買園城裏占林泉七千來步  
平流水二十餘家爭出錢嘉祐卜居終是儗熙

寧受券遂能專鳳凰樓下新閑客道德坊中舊  
散仙洛浦清風朝滿袖嵩岑皓月夜盈軒接籬  
倒戴芰荷畔談麈輕桴楊柳邊陌徼銅駝花爛  
熳堤連金谷草芊綿青春未老尚可出紅日已  
高猶自眠洞號長生宜有主窩名安樂豈無權  
敢於世上明開眼會向人間別看天盡送光陰  
歸酒盞都移造化入詩篇也知此片好田地消  
得堯夫筆似椽今宅契司馬溫公戶名園契富

韓公戶名莊契王郎中戶名康節初不改也康  
節益曰貧家未嘗求於人人饋之雖少必受嘗  
謂伯溫曰名利不可兼也吾本求名旣爲世所  
知矣何用利哉故甘貧樂道平生無不足之意  
嗟夫洛陽風俗之厚人物之盛不可見矣重念  
老境可傷因詳書之以示子孫云

康節先公謂本朝五事自唐虞而下所未有者一  
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克服天下在卽位後三

未嘗殺一無罪四百年方四葉五百年無心腹  
患故觀盛化詩曰紛紛五代亂離間一旦雲開  
復見天草木百年新雨露車書萬里舊山川尋  
常巷陌猶簪紱取次園亭亦管絃人老太平春  
未老鶯花無害日高眠又曰吾曹養拙賴明時  
爲幸居多寧不知天下英才中遁跡人間好景  
處開眉生來只慣見豐稔老去未嘗經亂離五  
事歷將前代舉帝堯而下固無之伯溫竊疑未

嘗經亂離爲太甚先公曰吾老且死汝輩行自  
知之永念先公當本朝太平盛時隱居求志謝  
聘不屈其發爲詩章每如此

康節先公與富文忠公早相知文忠初入相謂門  
下士田棐大卿曰爲我問邵堯夫可出當以官  
職起之不卽命爲先生處士以遂隱居之志田  
大卿爲康節言康節不荅以詩二章謝之曰相  
招多謝不相遺將爲胸中有所施若進豈能禁

史意既閑安用更名爲願同巢許稱臣日甘老  
唐虞比屋時滿眼清賢在朝列病夫無以繫安  
危又云欲遂終焉老閑計未知天意果如何幾  
重軒冕酬身貴得此雲山到眼多好景未嘗無  
興詠壯心都已入消磨鵝鴻自有江湖樂安用  
區區設網羅文忠公終不相忘乃因明堂祫享  
赦詔天下舉遺逸公意謂河南府必以康節應  
詔時文潞公尹洛以兩府禮召見康節康節不

屈遂以福建黃景應詔景字子蒙亦從康節遊  
客李邯鄲公家公之子壽朋薦於潞公時天下  
應詔者二十八人同見宰執於政事堂至河南  
黃景以閩音自通姓名文忠不樂各試論一首  
命官爲試銜知縣文忠奏天下尚有遺材乞再  
令舉詔從之王拱辰尚書尹洛乃以康節應詔  
穎川薦常秩皆先除試將作監主簿不理選限  
文忠招康節而不欲私故以天下爲請知制誥

王介甫不識康節繳還辭頭曰使邵某常民一  
試銜亦不可與果賢者不當止與試銜宜召試  
然後官之上不納下知制誥祖无擇除去不理  
選限行詞然康節與常秩皆不起是時富公已  
丁太夫人憂去位矣熙寧二年神宗初卽位詔  
天下舉遺逸御史中丞三司副使吳充龍圖閣  
學士祖无擇皆薦康節時歐陽公作參知政事  
素重常秩故穎川亦再以秩應詔康節除祕書

省校書郎穎州團練推官辭不許旣受命卽引  
疾不起荅鄉人二詩一曰平生不作皺眉事天  
下應無切齒人斷送落花安用雨裝添舊物豈  
須春幸逢堯舜爲真主且放棄由作外臣六十  
病夫宜揣分監司何用苦開陳二曰却恐鄉人  
未甚知相知深後又何疑貧時與祿是可愛老  
後得官難更爲自有林泉安素志况無才業動  
丹墀荀揚若守吾儒分免被韓文議小疵常秩

以職官起時王介甫方行新法天下紛然以爲不便思得山林之士相合常秩賜對神宗問曰仁宗召卿何故不起朕召何故起秩曰仁宗容臣不起陛下不容臣不起因盛言新法之便乃除諫官以至待制帝浸薄之介甫主之不忘然亦知其爲人矣熙寧初介甫之弟安國字平甫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從康節遊歸以出處語介甫介甫歎曰邵堯夫之賢不可及矣神宗正史以也夫

康節列傳史臣書云與常秩同召某卒不起有疾築大第與康節天津隱居相邇公曰自此可時相招矣康節曰某冬夏不出春秋時間過親舊間公相招未必來不召或自至公謝客戒子曰先生來不以時見康節一日過之公作詩云先生自衛客西畿樂道安閒絕世機再命初筵

終不起獨甘窮巷寂無依貫穿百代嘗探古吟  
詠千篇亦造微珍重相知忽相訪醉和風雨夜  
深歸康節和曰道堂閒話儘多時塵外盃觴不  
浪飛初上小車人已識醉和風雨夜深歸又題  
康節擊壤詩集云黎民於變是堯時便字堯夫  
德可知更覽新詩名擊壤先生全道略無遺其  
知康節如此公嘗令二青衣蒼頭掖之以行一  
日與康節會後園中因康節論天下事公喜甚

不覺獨步下堂康節不爲起徐指二蒼頭戲公  
曰忘却拄杖矣公深居託疾謝客而公嘗苦氣  
痞康節曰好事到手畏慎不爲他人做了鬱鬱  
何益公笑曰此事未易言也蓋爲嘉祐建儲耳  
雖剛勇遇事詳審不萬全不發康節因戲之公  
一日有憂色康節問公曰先生度某之憂安在  
康節曰豈以王安石罷相呂惠卿參知政事惠  
卿凶暴過安石乎公曰然康節曰公無憂安石

惠卿本以勢利合惠卿安石勢利相敵將自爲仇矣不暇害他人也未幾惠卿果叛安石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至公謂康節曰先生識慮絕人遠矣一日薄暮司馬公見康節曰明日僧顯修開堂說法富公呂晦叔欲偕往聽之晦叔貪佛已不可勸富公果往於理未便某後進不敢言先生曷止之康節曰恨聞之晚矣明日公果往後康節因見公謂公曰聞上欲用裴晉公

禮起公公笑曰先生以謂某衰病能起否康節曰固也或人言上命公公不起一僧開堂公乃出無乃不可乎公驚曰某未之思也與康節食荀康節曰荀味甚美公曰未如中堂骨願之美也康節曰野人林下食荀三十年未嘗爲人所奪公今日可食中堂骨頭乎公笑而止康節疾病公日遣其子偕醫者來饋藥物不絕康節捐館公賻贈之甚厚伯溫除喪往拜公公惻然曰



先生高嘗勸之學修養復曰不能學胡走亂走也問伯溫年幾何娶未伯溫對年二十四未娶公曰晚娶甚善可以保養血氣專意學問吾年二十八登科方娶嘗白先公先夫人未第決不娶弟妹當先嫁娶之故田氏妹先嫁元鈞也伯溫自此得出入公門下悲夫今海內之士嘗獲拜公牀下唯伯溫一人想公英偉之姿凜然如在世也

熙寧三年司馬溫公與王荊公議新法不合不拜樞密副使乞守郡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後數月神宗思之曰使司馬在朝人主自然無過舉移許州令過闕上殿公力辭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遂居洛買園於尊賢坊以獨樂名之始與伯溫先君子康節游嘗曰光陝人先生衛人今同居洛卽鄉人也有如先生道學之尊當以年德爲貴官職不足道也公一日著深衣自崇

德寺書局散步洛水堤上因過康節天津之居  
謁曰程秀才云旣見溫公也問其故公笑曰司  
馬出程伯休父故曰程留詩云拜罷歸來抵寺  
居解鞍縱馬罷傳呼紫衣金帶盡脫去便是林  
間一野夫草軟波清沙路微手携筇杖著深衣  
白鷗不信忘機久見我猶穿岸柳飛康節和曰  
冠蓋紛華塞九衢聲名相軋在前呼獨君都不  
將爲事始信人間有丈夫風背河聲近亦微斜

陽淡泊隔雲衣一雙白鷺來煙外將下沙頭卻  
背飛公一日登崇德閣約康節久未至有詩曰  
淡日濃雲合復開碧伊清洛遠縈迴林間高閣  
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康節和云君家梁上  
年時燕過社今年尚未迴謂謂誤君凝竚久萬  
花深處小車來又云天啓夫君八斗才野人中  
路必須迴神仙一語難忘處花外小車猶未來  
康節有安樂窩中詩云半記不記夢覺後似愁

無愁情倦時擁衾側卧未欲起簾外落花撩亂  
飛公愛之請書紙簾上字畫奇古某家世寶之  
公與康節唱酬甚多具載擊壤集公嘗問康節  
曰某何如人曰君實脚踏實地人也公深以爲  
知言至康節捐館公作挽詩二章其一曰慕德  
聞風久論交傾蓋新何須半面舊不待一言親  
講道切磋直忘懷笑語真重言蒙蹠實佩服敢  
書紳記康節之曰也康節又曰君實九分人也

其重之如此後公以康節之故遇其孤伯溫甚  
厚公無子以族人之子康爲嗣康字公休其賢  
似公識者謂天故生之也公休與伯溫交游益  
厚公薨公休免喪元祐間方欲大用亦不幸特  
贈諫議大夫公休有子植方數歲公休素以屬  
伯溫至范純夫內翰輩皆曰將以成溫公之後  
者非伯溫不可朝廷知之伯溫自長子縣尉移  
西京國子監教授俾植得以卒業因經紀司馬

氏之家植字子立既長其賢如公休天下謂真  
溫公門戶中人也亦蚤死無子溫公之世遂絕  
司馬溫公初居洛間於康節曰有尹材字處初張  
雲卿字伯紀田述古字明之三人皆賢後處初  
明之得進於溫公門下獨伯紀未見康節以問  
公公曰處初明之之賢如先生言張君者或聞  
旅殯其父於和州久不省未敢與見康節曰張  
雲卿可謂孝矣雲卿之父謫官死和州貧不能

歸因寓其喪雲卿奉其母歸洛貧甚府尹哀之  
俾爲國子監說書得月俸七千以養若爲和州  
一行則罷俸數月將飢其母矣其故如此溫公  
悵然曰某之聽誤矣伯紀自此亦從溫公游未  
幾伯紀之母死徒步至和州迎父柩合葬三君  
子旣受知溫公公入相元祐處初明之以遺逸  
命伯紀以累舉特恩同除學官溫公好賢下士  
尊用康節之言如此伯紀學問該洽文潞公於

經史注疏或有遺忘多從伯紀質之

康節先生與趙宗道學士游宗道年長康節拜之  
其諸子皆以父師之禮事康節宗道早出富韓  
公門下熙寧初宗道自西都留臺領宮祠以卒  
先是宗道季子濟爲提舉常平劾富公不行新  
法朝廷坐其言罷富公使相宗道卒富公以致  
政居洛賻恤其家甚厚其兄弟服除欲往謝富  
公濟獨未敢行請於康節康節曰以富公德度

尚何望於君第往勿疑諸兄行君不行是自處  
以不肖也明日濟偕諸兄以進富公撫之甚恩  
濟不自安起謝罪公止之曰吾見故人于前日  
公事不可論也濟謝康節曰微先生濟之過不  
可贖也

熙寧癸丑春大名王荀龍字仲賢入洛見康節先  
公其議論勁正有過人者康節喜之和其詩曰  
車從賞花來北京耿君先期已馳情此時隕霜

奈何重今歲開花徒有聲旣辱佳章當墜刺寧  
無累句代通名天之美才應自惜料得不爲時  
虛生仲賢魏公客也因出魏公送行詩顏體大  
書極奇偉康節曰吾少日喜作大字李挺之曰  
學書妨學道故嘗有詩云憶昔初學大字時學  
人飲酒與吟詩若非益友推金石四十五歲成  
一非仲賢又誦魏公詩云春去花叢胡蝶亂雨  
餘蔬圃桔槔閑康節愛之曰怨而不傷婉而成  
章之言也仲賢之子名巖叟字彥霖元祐初自  
知定州安喜縣召爲監察御史有直聲後位簽  
書樞密院彥霖父子皆魏公之客魏公定相州  
薦彥霖爲屬韓康公代魏公康公欲留彥霖彥  
霖謝曰某魏公之客不願出宅門也士君子稱  
之

康節先公嘗言李復圭龍圖臨事有斷年二十八  
知滑州與郡官夜會有衙兵奪銀匠鐵鎚殺人

者一府皆驚擾公捕至立斬之上章待罪諸司亦按公擅殺仁宗曰李復圭帥才也除知慶州責光化軍有放停卒自陳乞添租剗佃某人官田者公曰汝棟停之兵如何能佃官田卒曰筋力未衰也公曰汝以衰故棟停既未衰卻合充軍呼刺字人刺元軍分人皆稱之公才高爲衆所忌故仕官數不進公居多不平康節因和其詩作天吟一篇曰一般顏色正蒼蒼今古人曾

望斷腸日往月來無少異陽舒陰慘不相妨迅雷震後山川裂甘露零時草木香幽暗崑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見鸞凰千秋爛爲三春雨萬木凋因一夜霜此意分明難理會直須賢者入消詳蓋其意使有所感悟也

康節先生赴河南尹李君錫會投壺君錫末箭中耳君錫曰偶爾中耳康節應聲曰幾乎敗壺坐客以爲的對可謂善謔矣

原因一效讀出意

與秋青平波裡思歸屋千峰巖為三春雨萬木

雲雲鏡山川疑甘霜零却草木香幽韻高氣空

聖猶謝日對月來無少異曷管朝對不計波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十九

宋邵伯溫著

明毛晉訂

熙寧初王宣徽之子名正甫字茂直監西京糧料院一日約康節先公同吳處厚王平甫會飯康節辭以疾明日茂直來康節謂曰某之辭會有以姑聽之吳處厚者好議論平甫者介甫之弟介甫方執政行新法處厚每譏刺之平甫雖不

甚主其兄若人面罵之則亦不堪矣此某所以辭會也茂直笑曰先生料事之審如此昨處厚席間毀介甫平甫作色欲列其事於府某解之甚苦乃已嗚呼康節以道德尊一代平居出處一飯食之間其慎如此爲子孫者當念之

熙寧中洛陽以道德爲朝廷尊禮者大臣曰富韓公侍從曰司馬溫公呂申公士大夫位卿監以清德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義者幾二

十人康節先公隱居謝聘皆相從忠厚之風聞於天下里中後生皆知畏廉恥欲行一事必曰無爲不善恐司馬端明知邵先生知嗚呼盛哉康節先公嘉祐中朝廷以遺逸命官辭之不從河南尹遣官就第送告勅朝章康節服以謝卽褐衣如初至熙寧初再命官三辭又不從再朝章謝且曰吾不復仕矣始爲隱者之服烏帽緇褐見卿相不易也司馬溫公依禮記作深衣冠簪

幅巾縉帶每出朝服乘馬用皮匣貯深衣隨其  
後入獨樂園則衣之常爲康節曰先生可衣此  
乎康節曰某爲今人當服今時之衣温公歎其  
言合理

富公未第時家於水北上陽門外讀書於水南天  
宮寺三學院院有行者名宗顥嘗給事公左右  
及公作相顥已爲僧用公奏賜紫方袍號寶月  
大師公致政築大第於至德坊與天宮寺相邇

公以病謝客宗顥來或不得前則直入道堂見  
公曰相公頗憶院中讀書時否公每爲之笑時  
節送遺甚厚康節先公自共城遷洛未爲人所  
知也宗顥獨館焉可見宗顥非俗僧也康節登  
其院嘗作洛陽懷古賦曰洛陽之爲都也地居  
天地之中有中天之王氣在焉予家此治平歲  
會秋乘雨霽與殿院劉君玉登天宮寺三學閣  
洛之風景因得周覽惜其百代興廢以乘天子

雖都之而多不得其久居也故有懷古之感以  
通諷誦論君玉好賦以賦言秋雨霽日色清景  
方出秋益明何幽懷之能快唯高閣之可憑天  
之空廓風之輕冷覽三川之形勝感千古之廢  
興乃眷西北物華之妍雲情物態一氣茫然擁  
樓閣以高下煥金碧之光鮮當地勢之拱處有  
王居之在焉惜乎天子居東都此邦若諸夏不  
會要於方來不號令於天下聲明文物不此而

出道德仁義不此而化宮殿森列鞠而爲茂草  
園囿基布荒而爲平野鸞輿曾不到者三十餘  
年使人依然而歎曰虛有都之名也噫夏王之  
治水也四海之內列壤惟九而居中者實曰豫  
州荆河之北此爲上流周公之卜宅也率土之  
濱進國爲萬而居中者實曰洛陽瀍澗之側此  
唯舊都迄於今二千年之有餘因興替之不定  
故靡常其厥居我所以作賦者閎古今變易之

時迹興亡與同之迹追既失之君王存後來之  
國家也噫大昊始法二帝成之三王全法參用  
適宜伊六聖之經理實萬世之宗師我乃謂治  
民之道於是乎大盡矣逮夫五霸抗軌七雄駕  
威漢之興乘秦之弊曹之擅幸漢之衰始鼎立  
而治終豆分而隳晉中原之失守宋江左之畫  
畿或走齊而驛魏或道陳而經隋自元魏廓河  
南之土植六朝之風物李唐蟠關中之腹孕五

代之亂離其間或道勝而得民或兵彊而偪下  
或虎吞而龍噬或雞狂而犬詐或創業於艱難  
或守成於逸暇或覆餗而終焉或包桑而振者  
故得陳其六事雖善惡不同其成敗一也其一  
曰大哉德之爲大也能潤天下必先行之於身  
然後化之於人化也者效之也自人而效我者  
也所以不嚴而治不爲而成不言而信不令而  
行順天下之性命育天下之生靈其肅者之所

爲乎其二曰至哉政之爲大也能公天下必先  
行之於身然後教之於人教也者正也也自我  
而正人者也所以有嚴而治有爲而成有言而  
信有令而行拔天下之疾苦遂天下之生靈其  
王者之所爲乎其三曰壯勗力之爲大也能致  
天下必先豐府庫峙倉箱銳鋒鏑峻金湯嚴法  
令於烈火肅兵刑於秋霜竦民聽於上下懼夷  
心於外荒其霸者之所爲乎其四曰時若傷之

於隨失之於寬始則廢事久而生姦旣利不能  
勝害故冗得以疾賢是必薄其賦斂欲民不困  
而民愈困省其刑罰欲民不殘而民愈殘蓋致  
之之道失其本矣其五曰時若任之以明專之  
以察始則烈烈終焉闕闕旣上下以交虐乃恩  
信之見奪是以峻其刑罰欲民不犯而民愈犯  
厚其賦斂欲國不竭而國愈竭蓋致之之道失  
其末矣其六曰水旱爲沴年歲耗虛此天地之

常理雖聖人不能無蓋有備而無患

不得中者加以寬猛失政重輕逸權不有水旱而民已困而況有水旱兵革者焉所謂本末交失不亡何待天下有成敗六焉此之謂也君天下者得不用聖帝之典謨行明王之教化士可殺不可辱民可近不可下上能撫如子焉下必戴其后也仲尼所以陳革命則抑爲人之匪君明遜國則杜爲人之不臣定禮樂而一天

下之政教修春秋而罪諸侯之亂倫刪詩以揚文武之美序書以尊堯舜之仁贊大易以都括與六經而並存意者不可以地之重易民之教悖天之時必時教之各備則居地而得宜是故知地不可固有之也君上必欲上爲帝事則請執天道焉中爲王事則請執人道焉下爲霸事則請執地道焉三道之間能舉其一千古之上猶反掌焉則是洛之興也又何計乎都與不都

也如欲用我吾從其中康節先生經世之學蓋如此託賦以自見耳熙寧間宗顥尚無恙伯溫嘗就其院讀書宗顥每以富公爲學晚事相勉曰公夜枕圓枕庶睡不能久欲有所思冬以冰雪夏以新水沃面其勤苦如此康節先公懷古賦初無本唯宗顥能誦之年幾九十乃死康節先公常言本朝祖宗立天下之士非前代可比內無大臣跋扈外無藩鎮強橫亦無大盜賊獨

夷狄爲可慮故有十六國詩云普天之下號寰區大禹曾經治水餘衣到弊時多虱虱瓜當爛處足蟲蛆龍章本不資在寇象魏何嘗薦亂胡尼父有言堪味處當時欠一管夷吾又作觀碁詩歷敘古今至西晉云二主蒙霜露五胡犯鼎彝世無管夷吾令人重歔歔常曰孔子念管仲之功自不以被髮左衽爲幸若管仲者可輕議哉嗚呼有以也夫



康節先公先天之學伯溫不肖不敢稱贊平居於  
人事襍祥未嘗輒言治平間與客散步天津橋  
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則曰洛陽舊  
無杜鵑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康節先公曰  
不二年上用南士爲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  
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鵑何以知此康節先  
公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  
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

秋書六鷁退飛鸚鵡來巢氣使之也自此南方  
草木皆可移南方疾病瘴瘧之類北人皆苦之  
矣至熙寧初其言乃驗與哉故康節先公嘗有  
詩曰流鶯啼處春猶在杜宇來時春已非又曰  
幾家大第橫斜照一片殘春啼子規其旨深矣  
伯溫後聞熙州有唐碑本朝未下時一日有家  
雀數千集其上人惡之曰豈此地將爲漢有耶  
因焚之蓋夷中無此禽也已而果然因并記之

以信先君之說

康節先公於書無所不讀獨以六經爲本蓋得聖人之深意平生不爲訓解之學嘗曰經意自明苦人不知耳屋下蓋屋牀下安牀滋惑矣所謂陳言生活者也故有詩曰陳言生活不須矜自是中才皆可了以老子爲知易之體以孟子爲知易之用論文中子謂佛爲西方之聖人不以爲過於佛老之學口未嘗言知之而不言也故

有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際天地其所著皇極經世書以元會運世之數推之千歲之日可坐致也太極爲堂與乾坤爲門戶包括六經陰陽剛柔行乎其間消息盈虛相爲盛衰皇王帝伯相爲治亂其肯爲訓解之學也哉

熙寧三年四月朝廷初行新法所遣使者皆新進少年遇事風生天下騷然州縣始不可爲矣康

節先公開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  
投劾而歸以書問康節先公康節先公荅曰正  
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  
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嗚呼康節先公  
深達世務不以沽激取虛名如此世所謂康節  
先公爲隱者非也

康節先公出行不擇日或告之以不利則不行蓋  
曰人未言則不知旣言則有知而必行則鬼神

敵也春秋祭祀約古今禮行之亦焚楮錢程  
川怪問之則曰明器之義也脫有一非豈孝子  
慈孫之心乎又曰吾高曾今時人以邊豆簠簋  
薦牲不可也伯溫謹遵遺訓而行之也

伯溫昔侍家庭請於康節先公曰大人至和中仁  
宗在御富公當國可謂盛矣乃謝聘不起何也  
先公曰本朝至仁宗政化之美人材之盛朝廷  
之尊極矣前或未至後有不及也天之所命非

問身前錄 十一 漢古  
偶然者吾雖出尚何益是非爾所知也伯溫再拜稽首不知所以問

康節先公遺訓曰汝固當爲善亦須量力以爲之若不量力雖善亦不當爲也故有詩曰量力動時無悔吝隨宜樂處省營爲若求騏驥方乘馬只恐終身無馬騎又嘗曰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可疎未能遠不可急去必招悔吝也故無吝君亭曰見善人未嘗急合見不

善人未嘗急去伯溫佩之終身不敢忘

康節先公言 東京有一道人日飲酒於市

曰今日當有某人來已而果然自此莫不然 知何術曰無心耳曰無心可學乎

曰才欲使人學無心卽有心矣 程伊川先生言昔貶涪州過漢江中流船幾覆舉舟之人皆號泣伊川但正襟安坐心存誠敬已而船及岸於同舟衆人中有老父問伊川曰當船危時君

正坐甚莊何以伊川曰心守誠敬耳老父曰心守誠敬固善不若無心伊川尚欲與之言因忽不見嗚呼人果無心險難在前猶平地也老子曰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唯無心者能之

康節先公見一道人言嘗泛海遇舶風泊岸與數人下採薪有巨人數十長丈餘相呼之聲如禽獸盡捉以去用竿竹魚貫之食薦酒道人者偶在其竹末巨人醉睡走登船得脫因解衣出其

所穿跡在脇下康節先公曰四海之外何所不有但人耳目不能及耳

育母人耳目不銷及耳

湖襄湖并湖下泉滄决公曰四城之水何謂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序

先人蚤接昔之君子著其聞見于篇甚嚴博不肖外繼有得在前例爲合間後出他記不避也或以司馬遷之書曰太史公猶其父談云爾曷緒之篇下亦不失爲遷也嗟夫筆四十年獲麟已絕矣續明年又明年孔丘卒非是但云聞見後錄云紹興二十七年三月一日丙寅河南邵博序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一

宋邵博著

明毛晉訂

太祖既定天下嘗令趙普等二三大臣陳當今已  
施行可利及後世者普等歷言大功數十太祖  
俾更言其上者普等歷畢思慮無以言因以爲  
請太祖曰吾家之事唯養兵爲百代之利益凶  
年歲有叛民而叛兵不幸樂歲變生有叛兵而



無叛民普等頓首曰此聖畧非下臣所及予謂  
議者以本朝養兵爲大費欲復寓兵于農之法  
書生之見可言而不可用者哉

自唐以來大臣見君則列坐殿上然後議所進呈  
事蓋坐而論道之義藝祖卽位之一日宰執范  
質等猶坐藝祖曰吾目昏可自持文書來看質  
等起進呈罷欲復位已密令中使去其坐矣遂  
爲故事

太宗以柴禹錫趙鎔皆晉邸故吏頗親任之後禹  
錫鎔告秦王廷美陰謀事連宰相盧多遜趙普  
與多遜有積怨上章乞備樞軸以糾姦變廷美  
謫房州多遜謫崖州擢禹錫樞密副使鎔知樞  
密院禹錫鎔益散遣吏卒于國門內外偵事吏  
卒有醉酒與鬻書人韓玉鬪毆不勝者又誣玉  
有指斥語禹錫鎔以聞玉伏法太宗尋知其寃  
遂疎禹錫鎔不復信用鎔未幾皆罷廷美以太

平興國七年五月遷房陵九年正月卒前詔以  
是年十一月有事于泰山五月迅雷中烈火作  
焚乾元文明二殿罷封泰山柴禹錫病狂陽趙  
普亦被重疾委吏甄潛禱于終南上清宮天神  
降語云普坐冤累耳廷美自真宗咸平二年方  
自房陵歸葬汝州梁縣新豐鄉前已追復涪王  
謚曰悼仁宗卽位贈太師尚書令

並出  
國史

國初有神降于鳳翔府盩厔縣民張守真家自言

天之尊神號黑殺將軍守真遂爲道士每神  
至室中風蕭然聲如嬰兒守真獨能辨之凡百  
之人有禱言其禍福多驗開寶元年太祖召守  
真見于滋福殿疑其妄十月十九日命內侍王  
繼恩就見建隆觀降神神有晉王有仁心等語  
明日太祖晏駕晉王卽位是謂太宗詔築上清  
太平宮于終南山下封神爲翊聖將軍

出太宗  
實錄國

史道釋老  
志符瑞志

仁皇帝誕降章懿后榻下生靈芝一本四十二葉以應享國四十二年之瑞云 仁皇帝四時衣夾冬不御爐夏不御扇稟天地中和之氣故也 燕恭肅王仁皇帝叔父也頗自尊大數取金錢于有司曰預計吾俸可也積數百萬有以聞詔除之御史沈邈言其不可帝慘然曰御史誤矣太宗之子八人惟王一人在耳朕當以天下爲養數百萬錢不足計也

仁皇帝慶曆中親除土素歐陽脩蔡襄余靖爲諫官風采天下王公言王德用進女口事帝初詰以宮禁事何從知公不屈帝笑曰朕真宗之子卿王旦之子有世舊豈他人比德用實進女口已服事朕左右何如公曰臣之憂正恐在陛下左右耳帝卽命宮臣賜王德用所進女口錢各三百千押出內東門訖奏帝泣下公曰陛下旣不棄臣言亦何遽也帝曰朕若見其人留戀不

宥去恐亦不能出矣少時宮官奏宮女已出內東門帝動容而起 仁皇帝慶曆年京師夏旱諫官王公素乞親行禱雨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一日欲出禱公言非大史是日不雨帝問故公曰陛下幸其當雨以禱不誠也不誠不可動天故知不雨帝曰明日禱雨醴泉觀公曰醴泉之近猶外朝也豈憚暑不遠出耶帝每意動則耳赤耳已盡赤厲聲曰當西太乙宮公曰乞

傳旨帝曰車駕出郊不豫告卿不知典故公曰國初以虞非常今久太平豫告百姓但瞻望清光者衆耳無虞也諫官故不扈從明日特召王公以從日色甚熾埃霧漲天帝玉色不怡至瓊林苑回望西太乙宮上有雲氣如香煙以起少時雷電雨甚至帝卻逍遙輦御平輦徹蓋還宮又明日召公對帝喜曰朕自卿得雨幸甚又曰昨卽殿庭雨立百拜焚生龍腦香十七近至中

夜舉體乃溫公曰陛下事天當恭畏然陰氣足以致疾亦當慎帝曰念不雨欲自以身爲犧牲何慎也 仁皇帝內宴十門分各進饌有新蠲一品二十八枚帝曰吾尚未嘗枚直幾錢左右對直一千帝不悅曰數戒汝輩無侈靡一下箸爲錢二十八千吾不忍也置不食李處度藏仁皇帝飛白四民安樂四字旁題化成殿醉書賜貴妃嗚呼雖酒酣嬪御在列尚不忘四民故自聖帝明王以來天獨以仁謚之也

諫官韓絳面奏仁皇帝曰劉獻可遣其子以書抵臣多斥中外大臣過失不敢不聞帝曰朕不欲留人過失于心中卿持歸焚之嗚呼與世主故相離間人臣使各暴其短以爲明者異矣 韓絳又言天子之柄不可下移事當間出睿斷仁皇帝曰朕不憚自有處分深恐未中于理有司奉行則其害已加于人故每欲先盡大臣之慮

而行之嗚呼與世主事無細大當否類出手勅  
用壓外庭公議者異矣

嘉祐二年秋北虜求仁皇帝御容議者慮有厭勝  
之術帝曰吾待虜厚必不然遣御史中丞張昇  
遺之虜主盛儀衛親出迎一見驚肅再拜語其  
下曰真聖主也我若生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捧  
蓋爲一都虞侯耳其畏服如此

嘉祐中將修東華門太史言太歲在東不可犯仁  
皇帝批其奏曰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西家之  
東乃東家之西太歲果何在其興工勿忌

仁皇帝以嘉祐七年十二月丙申幸天章閣召兩  
府兩制臺諫等觀三朝御書置酒賦詩于羣玉  
殿庚子再幸天章閣召兩府以下觀瑞物十三  
種一瑞石文曰趙二十一帝二瑞石文曰真君  
王萬歲三瑞木曰大運宋隱起成文四七星珠  
五金山重二十餘斤六丹砂山重十餘斤七馬

金蹄八軟石九白石乳花十瑞木左右異色十一瑞竹一節有二絃並生其中十二龍卵有紫斑而小十三鳳卵色白而大觀太宗真宗御集面書飛白命翰林學士王珪題姓名徧賜之又幸羣玉殿置酒作樂親諭以前日之燕草創故再爲之無惜盡醉獨召宰相韓琦至榻前酌鹿胎酒一大杯琦一舉而盡各以金盤貯香藥分賜之明年三月帝升遐故韓琦哀冊文云因驚

前會之非常似與羣臣而敘別也

仁皇帝崩遣使訃于契丹燕境之人無遠近皆聚哭虜主執使者手號慟曰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其後北朝葬仁皇帝所賜御衣嚴事之如其祖宗陵墓云真宗時皇嗣未生以綠車旄節迎濮安懿王養之禁中至仁宗生用蕭韶部樂送還邸後仁宗亦以皇嗣未生用真宗故事選近屬得英宗養禁中以至嗣位英蓋濮王第十三

子殆天意也

文思院奉上之私無物不具宣仁后同聽政九年  
不取一物嗚呼賢哉

上爲天下兵馬大元帥至南都筮日卽帝位昭慈  
太后遣內侍官邵成章以乘輿服御來有一道  
冠非人間之制成章捧以奉上曰太母以奉殿  
下祖宗以來退朝燕閑不裹巾只戴道冠自神  
宗始易以巾非舊制也願殿下卽位後退朝燕

閑只戴此冠庶幾如祖宗時氣象上流涕受之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明太  
祖之外止有三昭三穆而已前代帝王于太祖  
未止東嚮之時大率所祀不過六初英宗卽位  
祔仁宗而遷僖祖至神宗卽位祔英宗復還僖  
祖而遷順祖司馬文正公范文忠公皆言僖祖  
當遷太祖當正東嚮之位最後孫觀文固言漢  
高祖得天下與商周異故太上皇不得爲始祖



光武之興亦不敢尊春陵今國家據南面之尊  
享四海九州之奉者太祖之所授也不當以僖  
祖僭其祀請以太祖爲始祖而爲僖祖立廟如  
周人別祀姜嫄之禮禘祫之日奉祧東嚮此韓  
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之意也丞相韓魏  
公讀之嘆曰此議足以傳不朽矣王荆公薄禮  
學又喜爲異獨以爲不然三公之議格不行今  
太祖猶未正東嚮之位云

元豐三年初行官制以皆易官爵祿新格中書令  
侍中同平章事爲開府儀同三司左右僕射爲  
特進吏部尚書爲金紫光祿大夫五曹尚書爲  
銀青光祿大夫左右丞爲光祿大夫六曹侍郎  
爲正議大夫給事中爲通議大夫左右議諫爲  
太中大夫祕書監爲中大夫光祿卿至少府監  
爲中散大夫太常至司農少卿爲朝議六曹郎  
中朝請朝散朝奉大夫凡三等員外郎爲朝請

聞身後錄 十  
朝散朝奉郎凡三等起居舍人爲朝散郎司諫  
爲朝奉郎正言太常國子博士爲承議郎太常  
祕書殿丞中爲奉議郎太子中允贊善大夫中  
舍洗馬爲通直郎著作佐郎大理寺丞爲宣德  
郎光祿衛尉寺將作監丞爲宗義郎大理評事  
爲承事郎太常寺太祝奉禮郎爲承務郎祕書  
省校書郎正字將作監主簿承務郎今歲月浸  
遠舊官制少有知者予故詳出之

元符末徽宗卽位皇太后垂簾同聽政詔復哲宗  
元祐皇后孟氏位號自瑤華宮入居禁中有馮  
澥者論其不可曰上于元祐后叔嫂也叔無復  
嫂之禮程伊川謂先人曰元祐后之賢者也論  
亦未爲無禮先人曰不然禮曰子甚宜其妻父  
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  
夫婦之禮焉皇太后于哲宗母也于元祐后猶  
一也母之命姑之命何爲不可非上以叔復嫂也

伊川喜曰子得之矣

紹興己未春金人初許歸徽宗梓宮宰臣上陵名  
永固有王銍者言犯後魏明帝後周文宣二主  
陵名下祕書省參考如銍言然前漢平帝後漢  
殤帝十國劉龔同曰康陵本朝順祖亦曰康陵  
後魏明帝後周宣帝唐中宗同曰定陵本朝僖  
祖亦曰定陵前漢後帝唐懿宗王后同曰安陵  
本朝宣祖亦曰安陵唐太宗曰昭陵本朝仁宗

曰永昭陵後魏宣武后曰永泰陵唐玄宗曰泰  
陵本朝哲宗亦曰永泰陵蓋本朝陵名犯前代  
陵名者不一祖宗以來不避也予時爲校書郎  
爲祕監言具白丞相不報再議徽宗陵名改永  
祐云本朝太祖神宗哲宗實錄皆有二本其更  
修各有自云國初詔有曰周文武成康陵各具  
袞冕掩閉亦不免唐末五代暴發之禍矣漢唐  
以來陵墓不足道也

先人在元符年奏書直宣仁后事刑部有罪籍者  
三十三不赦晚著辨誣猶三十年奏書也國有  
誣謀豈可直先人疾病撫其書曰但俱吾藏山  
中耳上聖明元年之二日詔揚 宣仁后之功  
削誣謀下有司索先人辨誣先人既薨予兄弟  
追懷遲慮未敢上有司急以復命則奏曰與其  
藏諸名山爲百世未見之書曷若上于公朝補  
一代不刊之史詔以辨誣祕著作之庭講按新

史亦作辨誣一書著得于先人辨誣者每曰河  
南邵某云初無先人斥一時用事者之言也用  
一事者之家意予兄弟近擬一書以附國論又誣  
矣故具列上元年二日詔哲宗實錄曾丞相以  
下文字以明今日正論不獨自先人辨誣出云

丁文宇以明今日五倫不斃自決人辨請出云  
 吳姑具陳上示事二日請借宗實維會丞賦以  
 一專書之家意示只象武錄一書以州國編又請  
 南昭某云陳無去人引一親用事者之言以用  
 史亦於辨病一書善野于決人辨請善其曰何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二

宋邵博著

明毛晉訂

建炎元年五月二日手詔

建炎元年五月二日門下中書省樞密院同奉聖  
旨宣仁聖烈皇后保佑哲宗有安社稷大功姦  
臣懷私誣蔑聖德著在國史以欺後世可令國  
史院別差官撫實刊修播告天下其蔡確蔡卞

邢恕蔡懋三省取旨行遣仍不得引用建炎元  
年五月一日勅

哲廟實錄

先是元豐七年三月大燕中燕延安郡王侍王珪  
率百官賀及升殿又諭王與珪相見復分班再  
拜稱謝是冬諭輔臣曰明年建儲當以司馬光  
呂公著爲師保神宗彌留后勅中人梁惟簡曰  
令汝婦製一黃袍十歲兒可衣者密懷以來蓋

爲上倉猝踐祚之備神宗太母所以屬意于上  
者確然先定無纖介可疑邢恕傾危士也少游  
光公著間蔡確得師保語求所以結之者而深  
交恕確爲右僕射累遷恕起居舍人一日確遣  
恕要后姪光州團練使公繪寧州團練使公紀  
辭不往明日又遣人招至東府確曰宜往見邢  
舍人恕曰家有桃着白華可愈人主疾其說出  
道藏幸留一觀入中庭紅桃華也驚曰白華安

在恕執二人手曰左丞相令布腹心上疾未損  
延安冲幼宜早定議岐嘉皆賢王也公繪等懼  
曰君欲禍吾家徑去已而恕反謂后與珪爲表  
裏欲捨延安而立其子顥賴已及惇確得無變  
確使山陵韓縝簾前具陳恕等所以誣太后者  
使選賢者暴其姦再貶知道州確尋竄新州劉  
摯拜右僕射恕黨與譎監永州酒稅紹聖二年  
除恕待制知青州章惇蔡卞執政謀所釋憾于

元祐舊臣者知恕險鷲果于誕罔又銜摯等黜  
已方思有所逞爲確報投荒之怨召爲御史中  
丞于是日夜論劉摯梁燾王岩叟等謀廢立又  
造司馬光送范祖禹赴召有主少國疑訓事慮  
語以實后屬意徐邸之謗又詅高士京上書告  
王珪嘗令高士充問其父遵裕偵太后之意欲  
誰立遵裕叱遣士充乃去又教確之子涓進及  
甫度語書有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等語以斥



涓摯等有廢上謀惇卞起同文館獄使蔡京安  
惇窮治于是時中人郝隨日夜媒孽稱制時中  
眩惑左右惇卞交關謀議奉行文書于外作追  
廢太皇太后詔請上宣讀于靈殿欽聖獻肅皇  
太后欽成皇后苦要上語甚悲曰吾二人日侍  
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上必行此亦何  
有于我上感悟取惇卞奏就燭焚之禁中相慶  
而隨等不悅明日惇卞理前請上怒曰卿等不

欲朕入英宗神御殿乎抵其奏于地同文之獄  
追逮后殿御藥官張士良脅以刀鋸鼎鑊無所  
得又適有星變詔曰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戮誅  
大臣釋勿治恕徒以訕于進取極口造言仇事  
政以逞適惇卞用事凶德參會捨不利之謀無  
以激怒人主廢辱之禍幾上及于君親曾不以  
爲忌而尚何有于臣下之家推迹讒口開禍亂  
原雖江充息夫躬尚何以加上尤善知人灼見

是非邪正以照臨百官中外罔有遁情如謂嘉  
問居後輩誠不可用留邢恕于朝置周秩言路  
必無安靜之理皆切中菟慝 御史中丞傅堯  
俞諫議大夫梁燾范祖禹右正言劉安世殿中  
侍御史朱光庭交章論確怨謗不道人臣所不  
忍聞按確與章惇黃履邢恕在元豐末結爲死  
黨自謂聖主嗣位皆有定策之功確所謂桀  
狠復無所忌憚若不早辨白解天下之疑恐歲

月寢久邪說得行離間兩宮有傷慈孝于是太  
皇太后御延和殿宣諭三省樞密院大臣曰皇  
帝是神宗長子子承父業其分當然昨神宗服  
藥既久曾因宰執大小吾以皇子所書佛經宣  
示是時衆中惟首相王珪因奏延安郡王當爲  
皇太子餘人無語確有何策立之功若他日復  
來欺罔上下豈不爲朝廷之害遂責確英州別  
駕新州安置仍給遞馬發遣惇履恕亦皆得罪

曾丞相布手記

三省用蔡祖洽言追貶王珪昌化軍司戶參軍追賜第遺表恩例及子孫等如劉摯等書揮再對來及奏事上遽宣諭王珪當先帝不豫時持兩端又召遵裕子與議事當王時履曾有文字論列及同列敦迫其後方言上自有子布云此事皆臣等所不知但累見章惇邢恕等道其畧不知黃履章疏在否上云有布等聞禁中無此意

履曾于紹聖初錄奏此三省又令履錄私藁以爲質證

是日又聞蔡渭上書言文及甫元祐中以書抵邢恕云劉摯傅堯俞梁燾輩有師昭之迹又云此輩皆不樂鷹揚又言必欲置眇躬于快意之地而後已而恕嘗以此書示蔡確三省召恕問之有實遂令恕繳奏有旨令蔡京安惇根究書中自傳爲粉燾爲昆蓋以箕子况之也鷹揚謂其

父及甫云此輩不樂其父不敢妄進師昭之說  
乃詆訐之語至于眇躬不知何謂執政有以爲  
指斥者余以問夔言此輩有此心余云有心須  
有迹夔云無卽迹無事冲云此事可大可小蓋  
言眇躬若文及甫自謂卽無他矣然元祐中人  
自分兩黨其相詆訐乃至于此可因恕碩交通  
尤可駭梁燾卒余謂子中云早知此則不復力  
陳矣子中云不然其他所陳有補者不一亦不

爲徒發子中又云對留甚矣衆皆云有如中丞  
之對也先是紹聖初蔡確母明氏有狀言邢恕  
云梁燾曾對懷州致仕人李詢言若不誅確于  
徐邸豈得穩便尋不曾施行旣而因及甫唐老  
事蔡謂曰夔云唐老事何足治何不治梁燾夔  
遂檢明氏狀進呈下究問所推治究問所以問  
云恕得之尚朱遂召朱赴闕朱所陳恕語云得  
之李詢又下詢問狀云實聞燾此語遂欲按燾

而徙之也自去歲因蔡碩言文及甫嘗有書抵邢恕云劉摯有師昭之心行道之人所共知也遂下恕取下及甫書恕以聞遂差蔡京安惇置究問公事所以別試所攝及甫詰之云得之父彥博終無顯狀京又令及甫疏摯黨人納于上前于龔源孫諤輩皆是以及甫言未可施行蓋謂摯等與陳衍等交通有廢立之意乃柳州安置召宦者張士良與衍同爲御藥主宣仁閣中

文字而言亦無顯狀但云衍嘗預知來日三省所奏事作嘗記與太母爲酬荅執政之語太母每垂簾但誦之而已又言太母彌留時衍可否二府事晝夜可及用御寶皆出于衍而不以稟上也旣而獄終未決也及甫置在西京士良寄禁府司

晁待制說之撰邢尚書之子居實墓表中語曰予嘗謂趙括少談兵而父奢不能難者非不能難

也不欲恕之也劉歆之異同其父向非爲欺文也漢庭與新室不可並處也如惇夫于尚書公則于欺文而不能難者也是曾參之事點也非元之事曾參也移此其中顧惟古之大臣哉嘆夫古人之不壽者予得二人焉王子晉年十有五識聖賢治亂之原而極天人生死之符顏子年二十有九頽然陋巷中有爲邦之志夫子告之以四代之禮樂所謂具體而微晉果如顏子

哉其次則又有二楊雄之子童烏九歲而存則玄當著明無待于侯巴魏武之子倉舒十三而存則漢之存亡雖未可知必不至于殺荀文若輩矣則惇夫壽天之係者可勝言耶

黃著作庭堅荆江亭詩曰魯中狂士邢尚書自言挾日上天衢敦夫若在鑄此老不令平地生崎嶇敦夫名居實早死尚書公子也

王宗丞鞏聞見錄著王棫事武臣王棫爲邢恕教

令上書誣宣仁于哲宗有異心恕又教蔡渭等  
上書論元祐及元豐末等事其書一篋悉存皆  
恕手筆其間塗竄者非一械于哲宗朝論之得  
閣門職名既死其子直方時出恕之書以示親  
密者自元豐末至宣仁上仙無不被誣者于王  
珪尤甚直方死其書歸晁載之云

后當元豐末垂簾聽政保佑哲宗皇帝起司馬光  
爲宰相天下歸心焉九年之間朝廷清明海內

又安人到于今稱之其大公至正之道仁民愛  
物之心可以追配仁宗至于立行祖宗故事抑  
絕外家私恩當是時耆老盛德之士田野至愚  
之人皆有復見女中堯舜之語且功德巍巍如  
此天下歌誦如彼而一邢恕構造無根之語以  
爲謗議使後世疑焉如日月之明而浮雲蔽之  
臣不勝痛恨初元豐中高遵裕大敗于靈武責  
散官安置未幾神宗崩哲宗嗣位宰臣蔡確以

謂遵裕者宣仁之族叔也卽建請牽復以悅宣  
仁之意而不知宣仁之不私其親也宣仁簾中  
宣諭曰遵裕喪師數十萬先帝緣此震驚悒悒  
成疾以至棄天下今肉未寒吾豈忍遽私骨肉  
而忘先帝推恩獨不可及遵裕確謀大沮後確  
謫知安州作詩譏訕坐貶新州而邢恕乃確之  
腹心也偶與遵裕之子士京中山同官遂以垂  
簾時不推恩牽復事激怒之使上書言王珪曾

遣遵裕之子士充來議策立事遵裕斥去之士  
京庸懦不識字實恕教之爲書士充疎遠小臣  
素不識珪珪安得與之議社稷大計又何從輒  
通宮禁語言且上書時珪遵裕士充亦皆死矣  
何所考按臣竊聞元豐八年時政記卽蔡確所  
修也其載三月中策立事甚詳何嘗有一疑似  
之言恕之本心但謂不顯王珪異同則難以歸  
功蔡確而不知辱誣聖母之罪大也恕之爲人



非獨有識之士無取其子居實亦不樂其父所爲也天下皆知之章惇排斥元祐者也在簾前奏事惇傲不遜都堂會議以市井語誚侮同列豈忠厚君子哉尚云極力以消除徐王覬覦之謗惇與王珪蔡確同爲執政受顧命使當時果有異同豈肯復爲此言乎則恕之謗可謂欺天矣紹聖中蔡卞獨倡追廢聖母之議哲宗仁孝不聽其說不然人神痛憤失天下心爲後世

笑悔可及乎自比年以來天變屢作禍亂繁興水旱相仍夷狄內侮安知非祖宗在天之靈赫怒于斯耶至于高氏一族銜冤抱恨無所伸雪亦足以感傷和氣召致災祥未必不由此也臣竊惟聖人之德莫先于孝祖廟帝王之政必急于明是非陛下卽位以來登用賢俊退斥姦邪如追贈司馬光等旣已辨人臣之謗而明是非矣而宣仁聖烈皇后者神宗之母陛下之曾祖

母也負謗三十餘年公卿大臣未嘗以一語及之可不痛乎范純仁遺表有云宣仁之誣謗未明使純仁在朝廷必能辨之也臣願陛下勅有司檢求案牘推究言語之端發之于誰何其證佐安在則小人之情見矣誕發明詔曉諭中外遠邇臣民疑議消釋渙然如春冰之遇太陽豈不快乎然後以策告宣仁及神祖廟上以慰在天之靈下以解人神之憤昔漢靈帝夢威宗怒

其責宋皇后周成王時皇天動威彰周公之德以此知宗廟之靈禍福之變甚可懼也宣仁之謗臣以爲陛下惟不聞耳聞而不辨豈所謂教天下以孝乎臣不勝區區之情惟陛下裁擇臣端友惶恐昧死再拜

織文對怨和亟再拜

天下以萃乎且不知圖圖之辭辭也下幾辭里  
幾且以爲對下辭不問其間而不辨豈謂辭幾  
以此映宗廟之靈麻而之變甚可聖也宜乎文  
其責宋皇曰周為王却皇天恤歟薄風公之辭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三

宋邵博著

明毛晉訂

東坡先生傳禹貢三江旣入震澤底定曰三江之  
解古今皆不明予以所見考之自豫章而下入  
于彭蠡而東至海爲南江自蜀岷山至于九江  
彭蠡以入于海爲中江自嶓冢導漾東流爲漢  
過三澨大別以入于江匯于彭蠡以入于海爲

北江此三江自彭蠡以上爲二自夏口以上爲三江漢合于夏口與豫章之江皆匯于彭蠡則三爲一過秣陵京口以入于海不復三矣然禹貢猶有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以味別也蓋此三水性不相入江雖合而水味異故至于今有三泠之說古今稱唐陸羽知水味三泠相雜而不能欺不可誣也予又以禹貢之言考之若合符節禹貢之敘漢水也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

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夫漢旣已入江且匯爲彭蠡矣安能復出于北江以入于海乎知其以味別也禹之敘江水也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夫江已與漢合且匯爲彭蠡矣安得自別爲中江以入于海乎知其以味別也漢爲北江岷山之江爲中江則豫

章之江爲南江不言而可知矣禹以味別信乎  
曰濟水旣入于河而溢爲滎禹不以味別安別  
滎之爲濟也堯水之未治也東南皆海豈復有  
吳越哉及彭蠡旣瀦三江入于海則吳越始有  
可宅之土水之所鍾獨震澤而已故曰三江旣  
入漢爲北江孔安國以爲自彭蠡江分爲三入  
震澤爲北江入于海疎矣蓋安國未嘗南游按  
經文以意度之不知三江距震澤遠甚決無入

理而震澤之大小決不足以受三江也班固曰  
南江從會稽吳縣南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  
西東至會稽陽羨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  
北東入海會稽丹陽容有此三然皆是東南枝  
流小水自別而入海者非禹貢所謂中江北江  
自彭蠡出者也有人徒見禹貢有三江中北之名  
而不悟一江三泠合流而異味也故雜取支流  
一小水以應三江之數如使此三者爲三江則

是與今京口入海之江爲四矣京口之江視此  
三者猶畎澮禹獨遺大而數小何耶世謂先正  
論三江以味別自孔子刪定書以來學者不知  
也然予讀唐史高宗問許敬宗書稱浮于濟漯  
今濟與漯斷不相屬何故而言敬宗曰夏禹導  
沅水東流爲濟入于河今自漯至 而入河水  
自此湫地過河而南出爲滎又湫而至曹濮散  
出于地合而東汶水自南入之所謂溢爲滎東

出于陶丘又東會于汶是也古者五行皆有官  
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色潛而復出合而更  
分皆能識之蓋江河以味別敬宗先言之矣東  
坡先生不表見之者嫌其姓名汗簡冊耳

王弼注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以爲沾濡之形  
也蓋弼不知古易形作刑渥作剗剗音屋故新  
唐元載贊用刑剗亦周禮剗誅云

書首堯舜詩首文王春秋首魯隱公史記世家首

吳泰伯列傳首伯夷讓之爲德也大矣哉

孔子贊周公贊召公不贊太公 顏子得位爲堯

舜文王孟子得位爲湯武 韓退之姜里操云

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知文王之心者也昔孟

子欲言周禮而患無其籍今周禮最後出多雜

以六國之事大要瀆祀斂財冗官擾民可施于

文不可措于事者也先儒以爲六國陰謀之書

則過矣晁伯以更生爲新室之書也曰詩書但

稱四嶽新室稱五嶽周禮亦稱五嶽類此不一

余頗疑之得司馬文正公日記上主青苗法曰

此周禮泉府之職周公之法也光對曰陛下容

臣不識忌諱臣乃敢昧死言之昔劉歆用此法

以佐王莽使農商失業涕泣于市道卒亡天下

安足爲聖朝法也且王莽以錢貨民使爲本業

計其所得之利十取其一比于今日歲取四分

之息猶爲輕也上曰王莽取天下本不以正光



對曰王莽取之雖不以正然受漢家完富之業  
向使不變法征利結怨于民猶或未亡也是文  
正公意亦以周禮多新室之事也自主荆公籍  
以文其政事盡以爲周公之書學者無敢議者  
矣

孔子答羣弟子問孝不過一二言至曾子則特爲  
著經又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性與天道不可  
得而聞也其告曾子猶曰吾道一以貫之蓋顏

淵死孔子之所付授者曾子一人耳至孔子沒  
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貌類孔子欲以事孔子  
者事之獨曾子不可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  
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其絕識非餘子可及也獨  
不在四科之列世頗疑之或曰顏淵等十人同  
在陳蔡者曾子以孝不去其親故不在或曰孔  
子弟子曾子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論語書曾  
子死則論語自曾子弟子子思之徒出無疑曾

子嘗與其徒追記孔子稱顏淵等之言曾子以朋友各字之于孔子稱曾子之言自不記也果孔子之言則名之矣當日德行顏回閔損冉耕冉雍言語宰予端木賜政事冉求仲由文學言偃卜商也蓋論語之法師語弟子則名之弟子對師雖朋友亦名之自相謂則字之此說爲近如曰陳蔡之厄孔子有死生之憂欲表其人于後世故用春秋之法字以褒之則賢哉回也賜

也可與言詩偃之言是也雍也可使南面獨非褒乎

楊氏曰爲我過于義墨氏兼愛過于仁仁義之過孟子尚以夷狄遇之誅之不少貸同時有莊子者著書自堯舜以下無一不毀毀孔子尤甚詩書禮樂刑名度數舉以爲可廢其叛道害教非楊墨二氏比也莊子蒙人孟子鄒人其地又相屬各如不聞如無其人何哉惟善學者能辨之

國身符錄 七  
若曰莊子真詆孔子者則非止不知莊子亦不知孟子矣

孔子曰君君臣臣君不君臣不臣理也孟子則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蓋孔子不忍言者孟子盡言之矣

孟子曰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元豐末年詔以孟子配饗孔子廟巍然冠冕坐于顏子之次師曾子坐席下師子思立廡下豈但行于長者之先哉果孟子有神其肯自違平生之言必不敢享矣

老萊子聞穆公欲相子思問曰若子事君將何以爲乎子思曰順吾性而以道事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清剛而傲不肖且又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固人之

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可以有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不見夫齒乎雖堅固卒以相磨舌柔順終以不敝子思曰吾不敢爲舌故不能事君子讀子思書知孟軻氏之剛固有師也

司馬文正公太玄說其畧曰楊子雲真大儒者也孔子旣沒知聖人之道者非子雲而誰孟與荀殆不足擬况其餘乎觀玄之書明則極于人幽

則盡于神大則包宇宙細則入毛髮合天地人之道以爲一括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萬物而兼爲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窮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天下之道雖有善者茂以易此矣考之于渾元之初而玄已生察之于當今而玄非不行窮之于天地之季而玄不可亡叩之于萬物之清而不漏測之以鬼神之狀而不違槩之以六經之言而不悖藉使聖人復生視玄必

釋然而嘆以爲得已之心矣乃知玄者以贊易也非別爲書與易角逐也予謂文正公以誠以謙爲學之本果于玄無所見肯爲此言乎程伊川以玄爲贊者非也伊川之門人以文正公不知先天之學者亦非也

之道以爲一卦其卦本示人刑出獄育萬物而傾盡于輒大傾回宇宙聯與人手與合天此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R.O.C.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四

宋邵博著

明毛晉訂

司馬文正公作文中子補傳曰文中子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六代祖玄則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兄玄謨以將畧顯而玄則用儒術進玄則生煥煥生蚪齊高帝將受宋禪誅袁粲蚪由是北奔魏魏孝文帝甚重之累官至并州刺史封

晉陽公謚曰穆始家河汾之間蚪生彥官至同州刺史彥生傑官至濟州刺史封安唐公謚曰獻傑生隆字伯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隋文帝嘗從容謂隆曰朕何如主隆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于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爲累帝默然有間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隆乃著興衰要論七篇奏之帝雖稱善亦不甚達也歷昌樂猗氏

銅川令棄官歸教授卒于家隆生通自玄則以來世傳儒業通幼明悟好學受書于東海李育受詩于會稽夏璵受禮于河東關朗受樂于北平霍汲受易于族父仲華仁壽三年通始冠西入長安獻太平十二策帝召見嘆美之然不能用罷歸尋復徵之煬帝卽位又徵之皆稱疾不至專以教授爲事弟子自遠方而至者甚衆乃著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續書百有五十

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五十篇贊易七十篇  
謂之王氏六經司徒楊素重其才行勸之任通  
曰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  
足以具糞粥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  
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于素曰彼  
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  
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與焉  
素待之如初右武侯大將軍賀若弼嘗示之射

發無不中通曰美哉藝也君子志道據德依仁  
然後游于藝也弼不悅而去通謂門人曰夫子  
務而復難乎免于今之世矣納言蘇威好畜古  
器通曰昔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物太  
學博士劉炫問易通曰聖人之于易也沒身而  
已矣况吾儕乎有仲長子光者隱于河渚嘗曰  
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爲通以爲知言曰  
名愈消德愈長身愈退道愈進若人知之矣通



見劉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不可謂知人矣見辨命論曰人事廢矣弟子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通曰是漢文之所難也廢肉刑害于義省之可也衣弋絺傷于禮中焉可也王孝逸曰天下皆爭利而棄義若之何通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或問人善通曰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對曰未嘗與父也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辨問止怨通曰不

爭故其鄉人皆化之無爭者賈瓊問羣居之道通曰同不害正義不傷物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外不殊俗故全也賈瓊清絕人事通曰不可瓊曰然則奚若通曰莊以待之信以應之求者勿拒去者勿追沉如也則可通謂姚義能交或曰簡通曰茲所以能也又問廣通曰廣而不濫茲又所以爲能又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疎近而不狎頽如也通嘗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

之侈心乎又曰美哉周公之智深矣乎寧家所以安天下有我所以厚蒼生也又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又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貧又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也又曰我未見得誹而喜聞譽而懼者又曰昏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又曰居近而識遠處今而知古其惟學乎又曰輕譽苟毀好憎而尚怒小人也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階也見

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階去媒讒佞遠矣通謂北江黃公善醫先飲食起居而後鈞藥謂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後爻象大業十年尚書召通蜀郡司戶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皆不至十四年病終于家門人謚曰文中子二子福郊福疇二弟凝續

評曰此皆通之世家及中說云爾玄謨仕宋至開府儀同三司績及福疇之子勔勳勃皆以能文

著于唐世各有列傳余竊謂先王之六經不可勝學也而又奚續焉續之庸能出于其外乎出則非經矣苟無而續之則贅也奚益哉或曰彼商周以往此漢魏以還也曰漢魏以還遷固之徒記之詳矣奚待于續經然後人知之必也好大而欺愚乎則彼不愚者孰肯從之哉今其六經皆亡而中說猶存中說亦出于其家雖云門人薛收姚義所記然予觀其書竊疑唐室旣興

凝與福疇輩並依時事從而附益之也何則其所稱朋友門人皆隋唐之際將相名臣如蘇威楊素賀若弼李德林李靖竇威房玄齡杜如晦王珪魏徵陳叔達薛收之徒考諸舊史無一人語及通名者隋史唐初爲也亦嘗載其名于儒林隱逸之間豈諸公皆忘師棄舊之人乎何獨其家以爲名世之聖人而外人皆莫之知也福疇又云凝爲監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反狀太

宗不信之但黜爲姑蘇令大夫杜淹奏凝直言  
非辜長孫無忌與君集善由是與淹有隙王氏  
兄弟皆抑不用時陳叔達方撰隋史畏無忌不  
爲文中子立傳按叔達前宰相與無忌位相埒  
何故畏之至沒其師之名使無聞于世乎且魏  
徵實總隋史縱叔達曲避權威徵肯聽之乎此  
予所以疑之也又淹以貞觀二年卒十四年君  
集平高昌還而下獄由是怨望十七年謀反誅

此其前後參差不實之尤著者也如通對李靖  
聖人之道曰無所由亦不至彼大道之方也必  
也無至乎又對魏徵以聖人有憂疑退語董常  
以聖人無憂疑曰心迹之判久矣皆流入于佛  
老者也夫聖人之道始于正心修身齊家治國  
至于安萬邦和黎民格天地遂萬物功施當時  
法垂後世安在其無所至乎聖人所爲皆發于  
至誠而後功業被于四海至誠心也功業迹也

奚爲而判哉如通所言是聖人作僞以欺天下也其可哉又曰佛聖人也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又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苟爲聖人矣則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烏有可行于西方而不可行于中國哉苟非聖人矣則泥于中國獨不泥于西方耶秦焚詩書故滅使詩書之道盛于

秦安得滅乎老莊貴虛無而賊禮法故王衍阮籍之徒乘其風而鼓之飾談論恣情欲以至九州覆沒釋迦稱前生之因果棄今日之仁義故梁武帝承其流而信之嚴齋戒弛政刑至于萬姓塗炭發端倡導者非二家之罪而誰哉此皆議論不合于聖人者也唐世文學之士傳道其書者蓋寡獨李翱以比太公家教及司空圖皮日休始重之宋興柳開孫何振而張之遂大行

于世至有真以爲聖人可繼孔子者余讀其書想其爲人誠好學篤行之儒者也其自任太重其子弟譽之太過更使後之人莫之敢信也余恐世人譏其僭而累其美故采其行事于理可通而所言切于事情者著于篇以補隋書之缺傳成文正公問予大父康節何如康節贊之曰小人無是當世已棄君子有非萬世猶譏錄其所是棄其所非君子有歸因其所非棄其所是

君子幾希惜哉仲淹壽不永乎非不廢是取不掩瑜雖未至于聖其聖人之徒歟文正自茲數言文中子故又特書于通鑑語中然文正疑所稱朋友門人皆隋唐之際將相名臣如蘇威楊素賀若弼李德林李靖竇威房玄齡杜如晦王珪魏徵陳叔達薛收無一人語及通姓名者又疑其子弟譽之太過又疑唐世文學之士傳道其書者蓋寡獨李翱以比太公家教及司空圖

皮曰休始重之予得唐文人劉禹錫言在隋朝諸儒惟王通能王道隱白牛谷游其門者皆天下俊傑著書于家沒謚曰文中子則蘇威公等人入門人無疑非子弟譽之太過無疑不但司空圖皮曰休重其書亦無疑也禹錫之言豈文正偶不見耶文正又傳康節之贊則未行于世予故表出之程伊川亦曰文中子格言前無荀卿楊雄也

予家舊藏司馬文正公隸書無爲贊按公傳家集無之曰爲黃老者以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爲無爲迂叟以爲不能作無爲贊曰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已成功則天爲者敗之不如自然

章子厚在丞相府顧坐客曰延安師章質夫因板築發地得大竹根半已變石邊自昔無竹亦一異也客皆無語先人獨曰天地回南作北有幾

矣公以爲今日之延安爲自天地以來西邊乎  
一子厚太息曰先生觀物之學也蓋子厚蚤出康  
節門下也

張發退之詩云魯論未訖注手足今微茫是退之  
嘗有論語傳未成也今世所傳如宰予晝寢以  
晝作畫字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以三月  
作音字浴乎沂以浴作沿字至爲淺陋程伊川  
皆取之何耶又子畏于匡顏淵後曰晝以爾爲

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字自有意義伊川之門  
人改云子在回何敢先學者類不服也

呂汲公當遷祕書丞乞用其官易母封邑朝廷從  
之中外以爲美事獨劉敞原父曰禮父爲士子  
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蓋不敢以已貴而加  
諸親也今君之舉孝矣于禮若戾奈何又法未  
當封亦非所以尊之也公聞之嘆服自以爲不  
及終身重敬原父之學



楚州徐積有孝行東坡諸公特敬禮之初積學于胡瑗瑗門人甚衆一日獨召積食于中堂二女子侍立積問瑗門人或問見侍女否將何以對瑗曰莫安排積聞此一語忽大省悟其學頓進云

子張疑高宗諒陰三年子思不聽其子服出母子游爲異父兄弟服大功子夏謂服齊衰孔子沒門人疑其服洙泗之上親從孔子學禮者尚如

此故三年之喪鄭云二十七月王云二十五月改葬之服鄭云服總三月王云葬訖而除繼母出嫁鄭云皆服王云從子繼寄育乃爲之服無服之殤鄭云子服一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日易服之月諸儒之議紛辨不齊也蓋摯虞之太息者予表出之以見末世多諱于喪禮易失難明爲甚

太息者于素出之以歸末世

日陽朔之月諸謝之精餘無不流也

期之數禮云子期一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

出後禮云皆期王云孫子繼齊育以終之期無

如葬之期禮云則縣三月王云葬而創繼母

為始二半之喪禮云二十月王云二十五日

禮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五

宋邵博著

明毛晉訂

唐以前文字未刻印多是寫本齊衡陽王鈞手自  
細書五經置巾箱中巾箱五經自此始後唐明  
宗長興二年宰相馮道李惠請令判國子監田  
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雖極亂之世  
而經籍之傳甚廣予曾大父遺書皆長興年刻

本委于兵火之餘僅存儀禮一部

世傳王氏元經薛氏傳關子明易李衛公問對皆  
阮逸擬作逸嘗以私稿示蘇明允也晁以道云  
逸才辨莫敵其擬元經等書以欺一世之人不  
難也予謂逸後爲讎家告立太山石枯上林柳  
之句編竄抵死豈亦有陰譴耶

說文云姓人所生也古之神聖之人其母感天而  
生故從女又古姓姚媯姬姜之屬皆從女者其

義甚異典籍難著云

伊川之學以誠敬爲本其傳震驚百里不喪七鬯  
曰動之大者莫如雷故以雷言之震驚百里其  
威遠也人之致其誠敬莫如祭祀七以載鼎實  
升于俎鬯以灌地而降神方其酌灌以求神薦  
牲而祈享盡其誠敬之心雖雷震之威不能使  
之懼而失守也故云不喪七鬯夫臨大震懼能  
安而不自失者惟誠敬而已誠敬最善予故表

出之

伊川說納約自牖曰約所以進結其君之道也自牖因其明也牖所以通內外之象也人臣以忠信善道結于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闇處也所通者明處也就其明處而告之則易也自古能諫其君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張子房之于漢是也高祖以戚姬故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言而不察何

四老人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掌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子房周昌叔孫通然不從彼而從此者就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且不論易之義當否于理則善矣故表出之

古易卦爻一象二象三文言四係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其次第不相雜也先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今入彖象文言于卦下

者自費氏始孔穎達又謂王輔嗣之意象本釋  
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故各附當卦蓋古易已  
亂于費氏又亂于王氏也予家藏大父康節手  
寫百源易實古易也百源在蘇門山下康節讀  
易之地舊祕閣亦有本

程伊川說黃裳元吉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  
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有黃裳元吉之戒如武  
氏之變固也女媧不見于書果有煉石補天之

事亦非變也不言漢呂氏獨非變耶蘇仲虎則  
曰伊川在元祐時以罷逐故爲此說以詆垂箔  
之政予不敢以爲然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王氏解視黍而謂之稷者憂  
而昏也程氏解彼黍者我稷之苗也校先儒平  
易明白之說固爲穿鑿云

書伊訓曰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文義甚嚴無簡冊  
斷缺之迹孟子獨曰成湯之下外丙二年仲壬

四年始爲太甲果然則伊尹自湯以來輔相四代何在湯在太甲弛張如此在外丙在仲壬絕不書一事也考于曆若湯之下增此六年至今之日則羨而不合矣司馬遷皇甫謐劉歆班固又因孟子而失也獨孔安國承其家法不變蓋詩書之外孔子不言者予不敢知也

東坡書上清宮碑云道家者流本于黃帝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

不爭爲行合于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謝顯道親見程伊川誦此數語以爲古今論仁最有妙理

予官中祕時陳瑩中諸子出瑩中荅楊中立辨伊川不論先天之學書因以予舊見伊川從弟頴出伊川之書盈軸必勉以熟讀王介甫易說云云跋下方士爲伊川之學者曰吾師易學何王氏足言譁然不服欲我擊也欲更與之辨則舊

自見存金 五  
臆穎所出伊川之書亡矣近守眉山有程生者  
出伊川貽其外大父金堂謝君書在晚謫涪陵  
時猶勉以學易當自王介甫也錄之將示前日  
以不信遇我者願啓前月末吳齋郎送到書信  
急遞中奉報計半月方達冬寒遠想動履安和  
僑居旋爲客次日以延望乃知止行甚悒也來  
春江水穩善候有所授能一訪甚佳只云忠涪  
間看親人必不疑也願偕小子甚安來春本欲

作春秋文字以此無書故未能卻先了論孟或  
禮記也春秋大義數十皎如日星不容遺亡只  
恐微細義例老年精神有所漏落且請推官用  
意尋究後日見助如往年所說許止蔡般書葬  
類是也若欲治易先尋易繹令熟只看王弼胡  
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貫餘人易說無取  
枉費功年亦長矣宜汲汲也未相見間千百慎  
愛十一月初九日願啓知縣推官



春秋書魯文公毀泉臺公羊曰譏之曰先君爲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也靖康初政盡毀宣和中所作離宮別苑宰相不學之舉非上意也康節手寫易書詩春秋字端勁無一誤失胄子之賢者其謹藏之勿替

范淳甫內翰邇英講禮至擬人必于其倫曰先儒謂擬君子君之倫擬臣于臣之倫特其位而已如桀紂人君也謂人爲桀紂必不肯受孔顏匹

夫也謂人爲孔顏必不敢受東城深嘆其得勸講之體

程伊川易傳得失未議示不過辭也故爲鄙近然亦辭也在康節時于先天之易非不問不語之也後伊川之人數爲妄爭舊于陳瑩中報楊中立游定夫書辨其畧矣并列之下方以遺知言之君子

陳瑩中荅楊中立游定夫書康節云先天圖心法

也圖雖無文吾終日言未嘗離乎是故其詩曰  
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天地自我出自餘惡  
足言又云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此一節直解圖  
意如逆之四時之化也然則先天之學以心爲  
本其在經世者康節之餘事耳世學求易于文  
字至語皇極其或以爲考數之書康節詩云自  
從三度絕韋編不讀書來十二年俯仰之間無  
所愧任人謗道是神仙同時者目其人爲神仙

後來者名其書爲考數皆康節之所不憾也乃  
其心則務三聖而已矣觀物云起震終艮一節  
明文王之八卦也天地定位一節明伏羲之八  
卦也蓋先天之學本乎伏羲而備于文王故其  
詩曰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澤通氣咸損見義  
雷風相薄恒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濟未濟四象  
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憑爲六十四八卦者易  
之小成也六十四卦者易之大成也集伏羲文

王之事而成之者非孔子而誰乎康節嘗謂孟子未嘗及易一字而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又曰人能用易是爲知易若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夫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故聖人之用易闔闢于未然變其窮而通之也若夫暑之窮也變而爲寒寒之窮也變而爲暑則是自變而自通者也窮自變通自復何賴于聖人乎孔子贊易而非與易競孟子用易而語不及焉此所

謂賢者識其大者其去聖人之用也不爲遠矣然而或非太玄爲覆瓿之書或躋孟子于既聖之列私論害公義有所在闔此于未然豈乏人哉奈何其無益也觀物云防乎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重未然之防是謂之易之大綱而其論孔子所以盡三才之道者則曰行無轍迹至妙至妙在一動一靜之間而已矣闡先天之幽微先天之顯不在康節之書乎雖在

康節之書而書亦不足以盡其奧也故司馬文  
正與康節同時友善而未嘗有一言及先天學  
其著家範本于家人一卦而進取王弼之說今  
之說易者方且厭常出奇離日用而鑿太空也  
又或謂文正公擬先天之學豈足以語二公弛  
張之意乎二公不可得而見矣瓘徒見其書而  
欲闕其心然乎否耶當先覺之任者願賜一言  
庶幾終可以無大過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十' and '海'.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六

宋邵博著

明毛晉訂

論先天八卦之位與繫辭不同權竊謂康節先生所以辨伏羲文王之易者爲明之此也伏羲之易乾南而坤北自乾而左巽而右兌在東離爲陽與起震絡艮之序則離上而坎下震東而兌西與先天之位固不同矣乾坤屯蒙之序與乾



履大有大壯之序亦不同也乾坤屯蒙之序孔子作序卦以天教下其辭其義可翫而習也乾履大有大壯之序文王不言其義後之學者何所據而習之雖無可據之義而悟之在心心聲不足以發其奧心畫不足以形其妙墮于言語文字而先天之易隱矣素隱之士豈乏人哉背理而求數文王憂之固闔其門而拒其出孔子繼文王之志微顯闡幽一以仁義默而成之不

言聖人之教如此潔淨精微可謂至矣後之學者猶有舍經取緯違大理而黷正經者京房之流是也康節云物理之學不可強通強通則失理而入于迷矣皇極之書不可以強通者也失理之士捨仁義而迷小道背來物而役私情如是而取皇極者文正闔焉非與康節異心也蓋伏羲文王之易一而不一文王康節之學同而不同皇王之時異闔闢之義殊易之所以爲異

者未嘗二也所謂伏羲之八卦文王之八卦未嘗異未嘗同也曰一曰二曰異曰同者皆求異情爾確竊意其如此而情之所是亦不敢以爲必然更須面叩乃可以決耳蒙論繫辭論釋諸爻未有及象數者豈得意忘象者真孔子之學耶此言盡易之要矣至于日星氣候之說未及深考然以爻當暮既出于繫辭而曆象二語又載于堯典月令所紀皆節候也鳥火靈昴可辨

分至辰弗集房則失日可知春秋日食之數後世曆象十得七八已號精密是故離坎之上下乾坤之南北在六經者恐皆可考不獨易也孔子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歲不能自成也當有成歲之法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者成就之法也治曆明時乃先王莫大之政以嗣征考之可以見矣而王省惟歲而成歲之法付之有司有司失



職必誅無赦非如他罪之可宥也夫何聖而不  
然哉賴此以授民時也敢不欽乎然而聖人之  
文經天緯地經出于上而緯在有司上揆下守  
民時所賴皆不可以不欽也稽覽配合之說一  
本于緯曆法之所取而有司之所當習也康節  
云洛下閎但知曆法唯揚子雲知曆法又知曆  
理易之在先天者非曆理乎文正讀太玄說曰  
測之以鬼神之狀而不違槩之以六經之書而

不悖借使聖人復生視玄必釋然而笑以爲得  
已之心矣乃知玄者所以贊易非別爲書而與  
易競也又曰夫畋者網而得之與弋而得之何  
異哉易網也玄弋也何害不旣設網而使弋者  
爲之助乎又曰孔子旣沒知聖人之道者非揚  
子而誰與孟荀殆不足以擬況其餘乎矧淺陋  
初不知玄嘗輕議其書而妄評其是非自聞康  
節之言始索子雲于曆理之內及觀文正之論

然後知太玄不可不學而冥冥然未有入路尚苦其字之難識况欲遽測其祕奧乎文正自謂求之積年乃得觀之讀之數十過參以首尾稍得闕其梗槩然後喟然置書歎子雲爲真大儒矣凡文正之學主之以誠守之以謙得十百而說一二其于玄也不觀不到則其言不若是矣瓘初不聞此乃輕議子雲之書而妄評其是非心之愧悵可勝言哉棄舊誤于垂成累初習于

平地庶幾推往而無戀積新而可隆尚賴先生大君子許其止而與之進也

瓘所論康節之學恐不然康節詩云自從三度絕韋編不讀書來十二年俯仰之間無所愧任人謗道是神仙神仙且不受也以爲數學可乎康節云先天之學心法也然則其學在心或于內外欲觀休咎故以皇極爲考數之書耳如聞康節未嘗以皇極語人故其說不傳自有八卦可

以闕玩惠，廸則吉，違之則咎，何必更求休咎于皇極之書也。

故諫大夫陳公瑩中論康節先天之學，書爲楊中立游定夫出也。大諫公與康節不相接，博之先君因公之請，嘗進遺書之副歸焉。于時國有巨盜，據顯位，未發，公以言刺之，反得罪，其後人無敢繼者。盜之威自此盛，卒至于亂天下。世以公之明比漢何武、唐郭子儀，本朝呂獻可、蘇明允。

矣。或疑公前知如神，亦出于康節之書，則非也。公旣廢始爲康節之學，其英偉絕人之資所見，超詣如此書也。中立定夫同出伊川之門，于先達之序，尚未詳，故不知其學也。明道伊川視康節賦詩曰：先生相與宴西街，小子親携几杖來。其恭如此。張橫渠于伊川諸父比也。橫渠見康節，尚拜牀下。博猶記王母夫人語及伊川，必曰：程二秀才云云。蓋當康節隱居謝聘日，伊川尚

年少未爲世所知也博蚤見伊川又與伊川族弟穎善穎知好大學伊川于其眷中獨與之言易嘗從穎得書疏一通伊川手迹也曰爲易學者但取王輔嗣胡先生王荆公之說讀之無餘事矣今伊川易傳行于世大旨可見爲其學者遽以大諫公所謂伏羲八卦之語則駭矣康節平居尚不以語人博其敢謂伊川有所不知也近時妄人出雜書數十百條託爲伊川之說意

欲前無古人足以重已之師矣如司馬文正張橫渠皆斥以爲未至但以康節爲數學亦安知所謂數者非伊川之雅言也豈中立定夫亦惑于此歟大諫公反復論之深矣先君之戒則曰張巡許遠同爲忠義兩家子弟材智污下不能明二父之志更相毀于後世故并爲退之所貶凡託伊川之說以議吾家學者若子孫可勿報辨博爲史官大諫公中子正同爲尚書郎尚以

世家之故遇博厚爲博道公平生之言爲詳又  
出此書俾論著其下博不肖不知大父之學若  
其淵源不可誣者亦嘗有聞矣然博之言有不  
敢盡者尚遵先君遺訓云

先友周全伯喪嫡母次所生母死疑其爲服爲位  
全伯程伊川子婿伊川尚不能決先人問之司  
馬文正公曰某承問有人居嫡母之喪而所生  
母卒疑其所以爲服及之位之禮按雜記云有

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又云有父之  
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  
卒事反喪服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之喪其  
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  
喪服是先有喪而重有者皆當別爲服也又曾  
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其葬  
也先輕而後重其奠及虞先重而後輕此謂遭  
同月者也今之律令嫡繼慈養與母同例皆應

服齊衰三年子之于母嫡庶雖殊情無厚薄固當同服而喪服小記云妾附于妾祖蓋古妾與女君尊卑殊絕設位于他所可也禮者大事先賢不敢輕議况如某詎敢輒以許人姑記所聞以報尚裁爲幸予謂文正公之于禮可以爲後世法矣故表出之

近年洛陽張氏發地得石十數漢蔡伯喈隸尚書禮記論語各已壞缺論語多可辨每語必他出

至十數語則曰凡草若干如朝聞道夕死可也如鳳兮鳳兮何而德之衰如執車者爲誰子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是知津矣如置其杖而耘等語校今世本爲異尚書高宗饗國百年今世本肆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爲異甚初熹平四年伯喈以經讀遭穿鑿謬妄同馬日磾等以前聞考正自書于立石洛陽大學門下摹寫者日千車乘填塞廣西至隋開皇六年

遷其石于長安文字剝泐不可知詔門劉焯劉  
炫能盡屈羣起之說焯因崔飛章之毀予謂孔  
子自衛反魯一定詩書之冊至漢熹平六百年  
有奇已多謬失自熹平至隋開皇又四百年有  
奇自開皇至今代又五百年有奇其謬失可勝  
計也耶皆一時通儒之稱伯喈曰然焯炫又曰  
然可信也按隋史既遷其石于長安今尚有出  
于洛陽者何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金  
十  
湯古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七

宋邵 博著

明毛 晉訂

唐高祖之起晉陽也皆秦王世民之謀高祖謂世民曰若事成天下皆汝所致當以汝爲太子將佐亦以爲請世民屢辭太子建成喜酒色遊畋齊王元吉多過失世民功名日盛建成內不自安乃與元吉共傾世民各引樹黨友高祖晚多

內寵小王且二十人其母競交結諸長子以自固建成元吉曲意事諸妃嬪諂諛賂遺無所不至以求媚于高祖或云丞于張婕妤尹德妃世民獨不然故妃嬪等爭譽建成元吉而短世民世民平洛陽妃嬪等私求寶貨并爲親屬求官世民曰寶貨皆以籍奏官當授賢才有功者不許淮南安王神通有功世民給田數十頃張婕妤之父因婕妤好欲奪之神通執秦王之令不可

俱以爲怨尹德妃父阿鼠強橫毆秦王府屬杜如晦折一指曰汝何人過我門不下德妃反奏家爲秦王左右陵暴高祖積怒數責世民世民深自辨終不信又世民每侍宴宮中對諸妃嬪思太穆皇后早世不得見上有天下或歔歔流涕高祖顧之不樂諸妃嬪因密共譖世民曰海內幸無事陛下春秋高唯宜相娛樂秦王獨泣涕正是憎疾妾等陛下萬歲後妾等母子決不

爲秦王所容因相與泣且曰皇太子仁孝陛下  
以妾母子屬之必能保全高祖爲之愴然由是  
待世民浸疎而建成元吉日親矣元吉勸建成  
除世民俟入朝因而刃之世民從高祖幸元吉  
第元吉伏護軍宇文寶于寢內欲刺世民不果  
高祖幸仁智宮建成居守世民元吉從建成令  
元吉就刺世民曰安危之計決在今歲建成又  
使郎將尒朱煥校尉橋公山以甲遺慶州都督

楊文幹使之舉兵欲表裏相應尒朱煥橋公山  
告其事文幹遂反高祖怒甚囚建成于幕下餉  
以麥飯高祖謂世民曰楊文幹反事連建成恐  
應之者衆汝應自行還立汝爲太子吾不能劾  
隋文帝自誅其子當封建成爲蜀王蜀兵脆弱  
他日不能事汝取之易耳元吉與妃嬪更迭爲  
建成請封德彝亦爲之營解高祖意遂變唯責  
以兄弟不睦歸罪太子中允王珪右衛率韋

天策兵曹參軍杜淹並流于嶺州高祖校獵城南命建成世民元吉馳射角勝建成有胡馬肥壯而喜蹶以授世民曰此馬甚駿能超數丈澗第善騎試乘之世民乘以逐鹿馬蹶世民蹋立于數步之外馬起復乘之如是者三顧宇文士及曰彼欲以此見殺死生豈不有命建成聞知反令妃嬪譖于高祖曰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爲天下主豈有浪死高祖大怒先召建成元吉

後召世民入責之曰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速邪世民免冠頓首請下法司按驗高祖怒不解忽有司奏突厥入寇高祖乃改容勞勉世民命之冠帶與謀突厥高祖每有寇盜輒命世民討之事平之後猜嫌益甚建成夜召世民飲酒因鴆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數升淮南安王神通扶之還西宮高祖問世民疾敕秦王素不能飲自今無得復夜飲因謂世民曰

首建大謀削平海內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爲嗣  
汝固辭且建成年長爲嗣日久吾不忍奪也觀  
汝兄弟似不相容同處京邑必有紛競當遣汝  
建行臺居洛陽自陝以東皆主之仍命汝建天  
子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世民涕泣辭建成元  
吉相與謀秦王若至洛陽有土地甲兵不可復  
制不如留之長安則一匹夫取之易耳乃密令  
數人上封事言秦王左右聞往洛陽無不喜躍

觀其志趣恐不復來又近幸之人各以利害說  
高祖事復中止建成元吉與後宮日夜譖世民  
高祖信之將加罪陳叔達力諫乃止元吉請殺  
世民高祖曰彼有定天下之功罪狀未著何以  
爲辭秦府幕屬皆憂懼不知所出房玄齡謂長  
孫無忌曰隙已成一旦禍機竊發豈惟府朝塗  
地實社稷之憂也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  
家國存亡之機間不容髮正在今日無忌曰吾

懷此已久未敢言今當白之乃入言于世民世民召玄齡謀之玄齡曰大王功在天下當承大業今日憂危乃天贊之也其勿疑又與府屬杜如晦共勸世民誅建成元吉元吉以秦府多驍將乃譖尉遲敬德下詔獄世民爲之分辨僅免又譖程知節出爲康州刺史知節謂世民曰大王股肱羽翼盡矣身何能久建成元吉曰秦府智畧之士可懼者獨房玄齡杜如晦耳皆譖逐

之會元吉當北伐時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玄秦叔寶等又簡閱秦王帳下精銳之士王暉密告世民曰建成語元吉吾與秦王餞汝于昆明池使壯士刺殺秦王于幕下以暴卒聞敬德等汝悉坑之世民以暉言告長孫無忌等長孫無忌等勸世民先事圖之世民歎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旦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敬德曰人情誰不愛死今眾人

以奉王乃天授也禍機垂發而王猶晏然不以爲憂王縱自輕如社稷宗廟何王如不用敬德言敬德將竄身草澤不能留王左右交手受戮也無忌曰不從敬德之言事今敗矣敬德必不爲王有無忌亦當相隨而去世民曰吾言亦未可全棄公更圖之府僚又曰元吉之凶終不肯事建成聞薛實言元吉之名合成唐字當主唐祀元吉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彼與

建成謀未成已有取建成之心亂心無厭何所不爲若使二人得志恐天下非復唐有奈何徇匹夫之節忘社稷之計乎會太白經天傅奕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高祖以其狀授世民世民乃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曰臣于兄弟無絲毫之負今欲殺臣似爲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枉死永遠君親魂歸地下實恥見諸賊高祖省之愕然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明日

世民遂誅建成元吉云予嘗論史官贊唐太宗曰比迹湯武則有焉于成康若過之何庶幾云孫諫議甫則直以爲聖蘇東坡則以從諫近于聖也如建成之庸復元吉之凶戾得以害太宗則唐之宗社可立以亡孰能保隋之遺民于塗炭鋒鏑之餘傳三百年之遠乎故劉昫歐陽文忠之史于誅建成元吉不議也昫又曰當高祖任讒之年建成忌功之日苟除畏偪孰顧分崩

變故之興間不容髮方懼毀巢之禍寧虞尺布之謠蓋代之公言也獨范內相純夫作唐鑑以太宗誅建成元吉周公誅管蔡不同曰管蔡流言于國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于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予以爲不然周公繫周之存亡曷若太宗繫唐之存亡哉管蔡一流言以危周公周公得而誅之建成元吉已醜太宗不死尚衷甲伏



兵懍懍日夜欲發不比管蔡之危周公也太宗獨不得而誅之乎管蔡之危周公則得罪于天下建成元吉之害太宗獨不得罪于天下乎隋餘之人恃太宗以爲命者宜甚于周之人恃周公也以周公之靈固非管蔡可危不幸不免爲周之輔佐者召公而下尚有人王室何卹于間也如建成元吉得害太宗唐隨以亡矣不止于一問王室也太宗豈得而私之哉純夫又曰立子

以長不以功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藩王也予亦以爲不然古公捨長泰伯立季歷爲太子文王捨長伯邑考立武王爲太子非邪若以賢也大賢亦莫如太宗大功大德格于天地不俟古公文王之明智雖甚愚至下之人亦知其當有天下高祖惑于內不察也老耄荒悖可勝言哉予故具列建成元吉謀害太宗之事以見太宗之計出于亡聊實與天下誅之比周

公誅管蔡之義甚直不愧也以反純夫之說以遺知言之君子

漢高祖方擁戚姬周昌嘗燕入奏事是周昌得見戚姬也又漢高祖欲廢太子周昌廷諍呂后側耳東廂聽見周昌跪謝云云是呂后得見周昌也又文帝至灞陵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顧謂羣臣皆得見慎夫人又帝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袁盎引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

坐上亦怒起盎因前說云云是袁盎亦得見皇后慎夫人也漢宮禁之法不嚴如此

司馬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晉張輔用此論優劣云

蔡邕以致遠恐泥爲孔子之言李固以其進銳者其退速爲老子之言杜甫以東方朔割肉爲社日以褒姒爲夏商皆引用之誤

前漢敘傳外博四荒按書外薄四海博字爲誤魏

高堂隆傳是田大簡按詩是用大諫簡字爲誤  
後漢書方術傳懷協道藝當作挾字胡廣傳議  
者剝異當作駁字朱浮傳保育生人當作祐字  
王允孚藥求死當作茹字史官失于是正類此  
者不一

漢高祖父太上皇前史不載名後史章帝紀祠太  
上皇於萬年注名它官反一名執嘉高后紀載高  
祖母曰昭靈后

矣太子非美諡也宣帝以加其祖予謂太子之死  
可哀也與幽厲之惡不同與孟子所謂雖孝子  
慈孫不能改者亦不同也

昔人賤庶生子孫堅五子吳史載其四仁生也不  
錄故陳武贊曰子表將家支庶而與胄子比翼  
齊衡拔萃出類不亦美乎然田嬰有子四十人  
而賤妾之子文最賢故以爲太子孟嘗君也

賈誼疏云生爲明帝沒爲明神使顧成之廟稱爲

太宗又云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  
是時文帝尚無恙非不忌也更爲之前席如武  
以道惡曰以我不行此道邪以馬瘦曰以我不  
乘此馬邪皆殺主者其有間矣今章奏不當名  
趙廣漢按國史會要本朝廣漢之後也

石炭山與幽州之惡不同與孟子謂謂孝子  
與太子非美結也宣帝以狀其取于謂太子之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八

宋邵博著

明毛晉訂

憲宗元和十四年自鳳翔法門寺迎佛骨入禁中，  
韓愈以諫逐十五年有陳弘志之禍懿宗咸通  
十四年又迎其骨入禁中諫者以憲宗爲戒懿  
宗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不數月崩送佛骨  
還法門寺愈之諫云奉佛以來享年不永者其

知言哉

後漢胡廣卒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衣縗經者數百人董翊舉孝廉爲須昌令聞舉將將死棄官去唐杜審言受崔融之知融死爲服緦麻裴佶與鄭餘慶友善佶死餘慶爲行服此禮久廢近時張樂全薨東坡用唐人服坐主喪緦麻三月東坡薨張文潛坐舉哀行服得罪

新唐史韓退之鄧州南陽人史記白起攻南陽徐廣註云此南陽內河脩武也則退之脩武人也以爲鄧州誤矣

西漢于定國東海有孝婦養姑甚謹夫死無子不肯更嫁姑不欲累其婦自經死姑女誣婦殺之官乃曲成其獄定國爭之太守不聽乃抱其具獄哭于府上辭病去太守竟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而定國白之乃殺牛祭孝婦大雨歲熟東漢孟嘗上虞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

老壽終而夫女弟誣婦鳩之官竟其罪嘗言其  
枉太守不聽哀泣門外因謝病去太守殺寡婦  
郡連旱二年後太守至嘗具陳其寃乃刑訟女  
而祭婦冢天雨穀稼遂登二事甚相類范曄後  
出無一言何也

唐代宗既誅元載欲盡誅其黨韓會等具奏苦諫  
止降遠州會退之兄也退之謂兄罹讒口承命  
南遷按會所坐非罹讒者柳子厚亦云韓會善

清言名最高以故多得謗豈士能清高反污于  
元載乎近時王銍作會補傳亦不出黨元載事  
皆非實錄

班固嘗醉罵洛陽令种競至竇憲敗競收憲賓客

固在其數死獄中固著漢書未就詔固女弟曹

世叔妻昭續

一作緒  
後同

成之是謂曹大家華嶠論

固曰排義節否正直不以殺身成仁爲美者予  
謂嶠爲知言則固附竇憲以死不足悲也班固

作漢史失于畏司馬遷自武帝而上于遷之詞不敢輒易如項羽傳但取高祖事于本紀中耳他傳皆然應遷書某人其子某今爲大官距固之世已二百年固書其人亦皆曰其子某今爲大官失于畏遷也遷作歷代史人物表食貨等志嘗著歷代之人固作漢史表志亦著歷代之人失于畏遷也固知畏遷按漢書自武帝而下至平帝續成之可也于其詞重出不可也

孔子作經使後世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其法固不知也獨韓退之作王仲舒碑又作誌蘇子瞻作司馬君實行狀又作碑其事同其詞各異庶幾知之矣

前蜀劉禪以魏景元五年三月降明年十二月魏亡後蜀王衍以唐同光三年十一月降明年三月被誅四月莊宗死郭從謙之變二主失于遽降始相類然衍不足道禪若稍收用其先人舊



臣遺策中原方易代必未能闕蜀蓋譙周之罪  
上通于天矣

路巖貶新州死于楊叔死之榻見通鑑劉摯貶新  
州死于蔡確死之室見王鞏雜記二事甚類可  
駭也

蜀郡男子路建等輒訟慙怍而退以應文王卻虞  
芮之訟以媚王莽蜀之爲佞又有甚于劇秦美  
新者

王莽令國中不得有二名又遣使諷單于爲一名  
東漢士大夫以操節相高遇莽之事必唾也乃  
終其世謹一名之律何也

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于孔子六世孫子順子  
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爲次其魯仲連乎王  
曰魯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  
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成  
體成則自然也如子順之論乃孟軻氏堯舜性

之湯武反之五霸假之以假而不歸安知其非  
有之論也善乎涑水先生曰假者文具而實不  
從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保況  
能霸乎東坡先生曰假之與性其本亦異矣豈  
論歸與不歸哉雖久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予  
每誦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二語三太息也

曹參召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  
第五倫領長安市公平廉介無有姦枉程伊川

曰今人治獄不治市故予爲吏于二政不敢不  
勉

初回紇風俗朴厚君臣之等甚不異故衆志專一  
勁健無敵自有功于唐唐賜遺豐腴登用可汗  
始自尊大築宮室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繡之飾  
中國爲之虛耗而虜俗亦壞如耶律德光踐汙  
中土而有之且死其母猶不哭撫其尸曰待我  
國中人畜如故然後葬汝蓋謂之華夷者天也

有或反此非其福也

李紳族子虞盡以紳密論李逢吉之疏告逢吉故紳爲逢吉所陷呂晦叔族子嘉問先以晦叔欲論王介甫之疏告介甫故晦叔爲介甫所逐蓋知不肖子代不乏人也

陳叔寶不道楊廣親擒之叔寶死謚煬後楊廣不道尤惡死亦謚煬云

唐故事天下有冤者許哭于太宗昭陵之下

漢高祖入關與民約法三章盡除秦苛令唐高祖入長安與民約法十二條盡除隋暴禁

太史公曰子貢在七十子之徒最饒使孔子之名布揚于天下者子貢後先之也予謂非是太史公旣被刑報益州刺史任安書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豈于子貢之饒有感焉如孔子之聖何資于饒乎

秦孝文王葬壽陵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故夏

國身錄 七  
太后獨別葬杜東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  
年旁當有萬家室漢韓信家貧母死無以葬乃  
行營高燥地令旁可置萬家者顏師古註言其  
有大志也初不知信實本夏太后語耳予謂有  
地學者云至一之地坦然平蓋其法古矣

王濬伐吳在益州作大艦長百二十步受二千人  
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門其背可以馳馬往來  
木梯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彥取流梯以白吳

主云云予謂古八尺爲步一百二十步爲九十  
六丈江山無今昔之異今蜀江曲折山峽不一  
雖盛夏水暴至亦豈能回泊九十六丈之船及  
冬江淺勢若可涉尋常之船一經灘磧尚累日  
不能進而王濬以咸寧五年十一月自益州浮  
江而下決不可信又建平今爲夔州距益州道  
里尚數千木梯蔽江近不爲蜀人取之乃遠爲  
吳人得之乎特史官夸辭云爾如流血漂杵之

事孟子固不信也

蕭道成既誅蒼梧王王敬則手取白紗帽加道成首令卽位沈攸之召諸軍主曰我被太后令建義下都大事若克白紗帽共着耳蓋晉宋齊梁以來惟人君得着白紗帽家有范瓊畫梁武帝本亦着白紗帽也

梁武帝以熒惑入南斗跣而下殿以禳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之讖及聞魏主西奔慙曰虜亦應天象邪當其時虜盡擅中原之土安得不應天象也

突厥本西方賤種姓阿史那氏居金山之陽爲柔然鐵工至其酋長土門始强大頗侵魏西邊魏丞相秦始遣酒泉胡安諾槃陀使其國國人喜曰大國使至吾國興矣其後憑陵中國唐高祖至以臣事之卒爲太宗所滅予謂天初無夷夏之辨其爲盛衰陰陽治亂之數也驗于今昔無

心不然者

羊祜從甥王衍從祜論事辭甚辨祜不荅衍怒拂衣去祜顧他客曰王夷甫以盛名居大官然傷風敗俗者此人也又步闡之役祜欲以軍法斬王戎故戎衍于祜以積怨毀之時人爲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後衍尚虛誕鄙薄名教識者以爲憂戎獨深然之以致夷狄斲喪中原之禍衍身自不免羊公之知人于王衍則呂獻可

之于王荆公似之于王戎則張九齡之于安祿山似之嗚呼賢哉

北齊劉炫字光伯時求遺書乃僞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有訟之者原赦降死一等今有連山易意義淺甚豈炫之僞書乎

齊著作郎祖珽有文學多技藝而疎率無行嘗因宴失金叵羅于珽髻上得之近世以洗爲叵羅

若果爲洗其可置之髻上未知叵羅果何物也  
漢韓信擒李左車問以下齊之策周宇文邕破晉  
陽擒高延宗問以取鄴之策皆辭而後對悉如  
其言二事甚類豈兵法當爾耶

唐鄭元璠使突厥說頡利曰唐與突厥風俗不同  
突厥雖得唐地不能居也今擄掠所得皆入國  
人于可汗何有不如旋師復修和親可無跋涉  
一之勞坐受金幣又皆入可汗府庫孰與棄兄弟

積世之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頡利說引隋  
騎數十萬還元璠自義寧以來五使突厥幾死  
者數矣本朝慶曆二年北虜以重兵壓境欲得  
關南十縣其勢不測富韓公報使謂虜主曰北  
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  
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  
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虜主驚  
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于北

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  
故契丹全師獨克雖擄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  
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  
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下  
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  
勝負未可知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  
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  
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羣臣何利焉虜主  
大悟首肯者久之是亦鄭元璫之議也如富公  
則終身不自以爲功或面贊使虜之事公必變  
色退避不樂東坡書顯忠尚德之碑首著公使  
虜事今天下誦之然非公意也

太史令傅奕上疏請除佛法云不忠不孝削髮而  
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僞啓三途謬  
張六道恐喝愚民詐欺庸品又云生死壽夭出  
于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



招而愚僧皆矯云由佛又云降自羲農至于有漢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永漢明帝始立胡神泊于符石羌胡亂華主庸臣佞祚短政虐云云韓退之論佛骨奏伏羲至周文武時皆未有佛而年多至百歲有過之者自佛法入中國帝王事之壽不能長梁武事之最謹而國大亂憲宗得奏大怒將加極法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言東漢奉佛之後帝王咸至天促何出之

其乖刺也予謂愈之言蓋廣傳奕之言也故表

由

其乖陳也乎簡愈之言蓋謂對奕之言也姑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九

宋邵博著

明毛晉訂

唐高宗曰隋煬帝拒諫而亡朕常以爲戒虛心求諫而無諫者何也李勣曰陛下所爲盡善羣臣無得而諫予謂高宗立太宗才人武氏爲后決于李勣陛下家事勿問外人一言又謂高宗盡善無可諫太宗以勣遺高宗失于知人矣

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爲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  
之力不能克郝靈筌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時  
宋璟爲相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微  
倖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筌慟哭而死初  
熙寧元豐間西羌大首領鬼章青宜結爲邊患  
一數覆官軍神宗懸旌節爲賞捕之不能得至元  
祐年將种誼生致之呂汲公在相位誼但轉一  
官爲西上閣門使而已亦宋璟之意也

李勣許敬宗于高宗立武后李林甫于玄宗廢  
子皆以陛下家事何必問外人一言而定嗚呼  
姦人之言自世主之好以入故必同

高祖益蕭何二千戶以嘗繇咸陽時送我獨贏錢  
二光武賜馮異以珍寶衣服錢帛用報倉卒蕪  
蕪亭豆粥滹沱河麥飯二帝于二臣甚類可以  
謂之故人矣

高祖令項籍舊臣皆名籍獨鄭君者不奉詔盡拜

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劉裕密書招司馬休  
之府錄事韓延之不屈以裕父名翹字顯宗乃  
更字顯宗名子曰翹以示不臣劉氏如鄭君韓  
延之二人者可以語事君之義矣

漢宣帝初立謁見高廟霍光驂乘上內嚴憚之若  
有芒刺在背唐宣宗初立李德裕奉冊上問左  
右適近我者非太尉耶每顧我使我毛髮洒淅  
世謂霍氏之禍萌于驂乘李氏之禍起于奉冊

故曰威震主者不畜二公甚類也

李匡威忌日王鎔就第弔之匡威素服裹甲見之  
唐末武人忌日尚素服受弔也

張芸叟爲安信之言舊見唐野史一書出二事一  
明皇爲李輔國所弑肅宗知其謀不能制不數  
日雷震殺之一甘露醜起北司方收王涯盧仝  
者適在坐并收之仝訴曰山人也北司折之曰  
山人何用見宰相仝語塞疑其與謀自涯以下

皆以髮反繫柱上釘其手足方行刑全無髮北  
司令添一釘于腦後人以爲添丁之讖云

秦始皇兼并天下灰六籍銷五兵廢古文武之事  
自立一王之制本大賈人呂不韋之子曹操以  
姦雄之資正大漢有餘力世官者本夏侯氏之  
子晉元帝渡江爲東晉尚百年本小吏牛氏之  
子天之所興有不可知者

晉史劉聰時盜發漢文帝霸陵宣帝杜陵薄太后  
陵得金帛甚多朝廷以用度不足詔收其餘以  
實府庫自漢至晉已四五百年陵中之帛豈不  
腐壞當云金玉可耳又蘇公爲韓魏公論薄葬  
曰漢文葬于霸陵木不改列藏無金玉天下以  
爲聖明後世安于泰山亦非也

牛僧孺自伊闕尉試賢良方正深詆時政之失宰  
相李吉甫忌之泣訴于憲宗以考官爲不公罷  
之考官白樂天也故并爲吉甫父子所惡予謂

牛李之黨基于此嘉祐中蘇子由制策上自禁  
省歷言其闕不少避至謂宰相不肖思得婁師  
德郝處俊而用之宰相魏公亟以國士遇之非  
但不忌也嗚呼賢于李吉甫遠矣

司馬文正初作歷代論至論曹操則曰是奪之于  
盜手非取之于漢室也富文忠疑之問于康節  
以爲非是予家尚藏康節荅文忠書副本當時  
或以告文正今通鑑魏語下無此論

太史公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大湮  
上姑蘇望五湖西瞻蜀之岷山及離堆而作河  
渠書吳蜀之水爲江秦之水爲河其書江淮等  
不當通曰河蓋太史公秦人也

漢史蕭何傳先言民上書言何強賤買民田宅數  
千又後言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垣  
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母爲勢家所奪其  
反覆不可信如此

漢高祖嫚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奴耳至張良必  
字曰子房而不敢名高祖僞遊雲夢縛韓信載  
後車信嘆息曰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  
者如子房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高祖安得而  
害之故司馬遷具書之班固乃削去下二語是  
未達淮陰之嘆耳

漢高祖出成臯東渡河獨滕公從張耳韓信軍脩  
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者馳入趙壁張耳韓  
信未起卽卧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  
耳起乃知高祖來大驚高祖奪兩人軍卽令張  
耳備守趙地韓信爲相國文帝以劉禮軍灞上  
徐厲軍棘門周亞夫軍細柳營上自勞軍至灞  
上棘門軍直馳大將以下騎出入送迎至細柳  
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  
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  
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帝至又不得入于



是帝使使持節召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  
言開壁門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  
馳于是天子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揖曰  
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改容式車  
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帝曰嗟乎  
此真將軍矣鄉者灞上棘門如兒戲爾予謂韓  
信善治軍天子來乃不知至卽卧內奪印符以  
去是可襲而虜也其不嚴于周亞夫也遠矣

兩漢之士惟前張子房後諸葛孔明有洙泗大儒  
氣象子房旣辭齊三萬戶封又讓相國于蕭何  
與之從容言天下事甚衆善乎太史公曰運籌  
帷幄之中制勝于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名  
無勇功圖難于易爲大于細可謂盡之矣

劉玄德忍死屬孔明君才十倍曹丕嗣子可輔輔  
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蓋玄德已知禪之不肖  
志欲拯一世之人于塗炭之中旣不幸以死非

孔明不可乃誠言也亦堯舜禹之事也孫盛何人輒以爲亂命又以爲權術豈足與論玄德孔明哉東坡先生謂孔明出師表可與伊訓說命相爲表裏予謂亦周公鴟鴞救亂之詩也故曰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功不効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使孔明爲玄德出師必不爲此言矣及軍中以孔明死赴聞蜀人赴之不許祠之又不許至野祭相弔以哭何耶使孔明不死未保禪能相終始也

崔瑗家無儋石當世資其親故李固望風致敬然杜喬爲八使乃以賊罪奏瑗士之欲免于讒謗難矣哉王陽車馬極鮮明崔瑗賓客盛餽膳然兩公皆清修節士也故論人者當察其實何如耳

神宗惡後漢書范曄姓名欲更修之求東觀漢記久之不得後高麗以其本付醫官某人來上神

宗已厭代矣至元祐年高麗使人言狀訪于書省無知者醫官已死于其家得之藏于中祕予嘗寫本于呂汲公家亦棄之兵火中矣又予官長安時或云鄠杜民家有江表傳英雄志因爲外臺言之亟委官以取民驚懼遽焚之世今無此三書矣

堯舜禪讓之事尚有幽囚野死之駭言賴孔子得無完書耳況其假堯舜以爲禪讓者欲其臣主

俱全難矣獨漢獻帝自初平元年庚午卽位至延康元年庚子遜位于魏王曹丕實在位三十年丕奉帝爲山陽公邑萬戶位在諸侯王上奏事不稱臣受詔不拜以天子車服郊祀天地宗廟祖臘皆如漢制黃初七年丙午曹丕死曹叡立青龍二年甲寅山陽公薨■遜位後十四年矣叡變服率羣臣哭盡哀遣使弔祭監護喪事諡孝獻皇帝册曰曹叡云用漢天子禮儀葬禪

陵後五年曹叡死齊王芳立四年廢高貴鄉公  
髦立五年死陳留王奐立景元元年庚辰山陽  
公夫人節薨王臨于華林園使使持節追諡獻  
穆皇后及葬車服制度皆如漢氏故事後四年  
陳留王禪位于晉是魏之尊奉漢帝后與其國  
相終始也視晉以降曰禪讓者豈不爲盛德事  
乎史臣不知此義尚貶曹丕無曠大之度予故  
表出之

上柱國竇毅尚周武帝姊襄陽公主其女聞隋楊  
堅受周靜帝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  
爲男子救外家之禍毅與公主掩其口曰汝勿  
妄言赤吾族毅由是奇之以妻唐公李淵是爲  
太穆皇后實生太宗卒能滅隋云

丹陽陶弘景博學多藝能好養生之術仕齊爲奉  
朝請棄官隱茅山梁武帝早與之游恩禮甚至  
每得其書焚香以受數手勅招之不出朝廷有

吉凶征討大事必先諮之月中常有數信人謂  
之山中宰相將沒有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  
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時天下之士猶  
尚西晉之俗競談玄理故弘景云爾蓋散誕論  
空則廢禮法禮法既廢則夷狄矣古今之變有  
必然者弘景其知言也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九

終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十

宋邵博著

明毛晉訂

漢高祖一竹皮冠起田野初不食秦祿卒能除其  
暴拯一世之人于刀機陷穽之下置于安樂之  
地帝天下傳之子孫四百年其取之無一不義  
雖湯武有愧也史臣不知出此但稱斷蛇著符  
協于火德謬矣

太史遷取賈誼過秦上下篇以爲秦始皇本紀陳涉世家下贊文班固云爾固賈誼傳不書過秦今史記陳涉語下著過秦爲褚先生曰非也

王荆公非歐陽公取馮道按道身事五主爲宰相果不加誅何以爲史荆公明妃曲云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宜其取馮道也

韓信旣破趙廣武軍李左車降虜也乃西鄉而師事之古今稱爲盛德事然信旣重左車如此曷

不言于高祖尊用之一問攻燕伐齊之後則不知左車何在其姓名亦不復見于史矣如信故善鍾離昧昧亡歸信信遇之不薄也一旦逼昧自剄持其首以見高祖高祖罵曰公非長者乎恐前之李左車如後之鍾離昧也信之不終宜哉

新唐史南詔語中海島溪峒間蠻人馬援南征留之不誅者謂馬留人今世猴爲馬留與其人形

同耳

舜一歲而巡四岳南方多暑以五月之暑而南至  
衡山北方多寒以十一月之寒而至常山世頗  
疑之漢書郊祀志武帝自三月出行封禪又北  
海至碣石又巡遼西又歷北邊又至九原五月  
還甘泉僅以百日行萬八千餘里尤荒唐矣  
丞相掾和洽言于曹操曰天下之人才德各殊不  
可以一節取也世有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

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着新衣  
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  
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  
府大吏或自挈壺食以入官寺夫立教以中庸  
貴可繼也今崇一槩難堪之行以檢殊途勉而  
爲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  
激詭之行則容引僞矣紹興以來宰相趙元鎮  
好伊川程氏之學元鎮不識伊川士資以進反



用妖妄眩惑一世每拱手危坐竟日無一言或就之則曰吾方思誠敬姑去爲姦爲僞者十人而九必敝衣粗食以自垢汙否則斥爲不肖矣予恐後世之惑也得和洽之言故表出之

田橫遠居萬里外海島中高祖必欲其來否則發兵誅之橫不敢違四皓者近在商山距長安無百里以高祖之暴而子房謂上有不能致者四人何也蓋四皓俱振世之豪其一天下拯人羣

之至初與高祖同高祖已帝則可隱矣故高祖全之不欲屈非不能屈也吾大父康節云

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降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蟠獨嘆曰昔戰國之時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于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予

謂桓靈之時國命自闇寺出世既憤怨不平故處士抗正議互相名字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之名太學諸生從之者至三萬餘人闇寺反謂別相署共爲部黨圖危社稷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南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二百餘人皆死獄中或徙或廢或禁及七族者又六七百人天下爲之騷動自古衣冠之禍未有也世說范滂等備忠孝之節者誤矣予得申屠蟠事賢其絕識先物智達明哲故表出之

禹後二世已失邦啓太康也周公後五世已殺君伯禽考公煬公幽公弟濇殺幽公自立也殷湯後一世有太甲失道伊尹放之桐宮周武王後四世有昭王王道微缺南巡狩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漢高祖後一世有呂氏之禍唐

太宗後一世有武氏之禍是數君者豈無遺澤乎

漢武帝用杜周爲廷尉詔獄連逮至六七萬人交所增加十有餘萬人唐武后鞠流人一日之中萬國俊殺三百人劉業殺九百人王德壽殺七百人

伯夷姓墨名元或作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兄弟也孤竹君之子也夷齊蓋諡云

出論語疏  
出春秋少

陽  
篇

前漢書循吏傳云孝宣自霍光薨後始躬親萬幾勵精爲治五日一聽政自丞相以下各奉職而退五日一聽政史臣以爲美則孝宣而上不親覽天下之務可知矣

李勣病謂其弟弼曰我見房杜生平勤苦僅能立門戶遭不肖子蕩覆無餘應我子孫悉以付汝葬畢當居我堂撫養孤幼謹察視之其有志氣

不倫交游非類者皆先搃殺然後以聞自是至死不復更言予謂勣親見太宗百戰取天下之難又忍死甚悲之言首以勣遺高宗至高宗欲立太宗才人阿武爲后褚遂良郝處信等死爭不可獨用勣此陛下家事勿問外人一言唐之宗社幾于覆亡何勣能慮其家而不能慮其國也勣真鄙夫也哉

司馬文正公修通鑑時謂其屬范淳父曰諸史中

有詩賦等若止爲文章便可刪去蓋公之意欲士立于天下後世者不在空言耳如屈原以忠廢至沉汨羅以死所著離騷漢淮南王太史公皆謂其可與日月爭光豈空言哉通鑑并屈原事盡削去之春秋褒毫髮之善通鑑掩日月之光何耶公當有深識求于考異中無之

古者人君卽位稱元年始終之意漢武帝乃加建元之號後因以各年已非是又數更易其號寧

有人君卽位稱元年之後再稱元年之理唐之太宗卽位稱貞觀元年至二十三年而終爲近古云

唐太宗以讖欲盡殺宮中姓武者李淳風以爲不可竟殺李君羨讖有一女子身長姓武其明白如此後高宗欲立太宗才人武氏爲皇后長孫無忌郝處信褚遂良力諫初無一語及武氏之讖何也武氏之變至不可言司馬文正通鑑不

書怪獨書此讖云

漢桓帝時或言民之貧困必貨輕錢薄發更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太學能言之士議之予嘗論國有政事何太學之士得議蓋其噓枯吹生抑揚震動至此故竇武之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陳蕃聞王甫之變將諸生八千餘人拔刃以入范滂挾公議爲許公卿皆折節下之太學諸生附之者三萬餘人卒成部黨之禍漢隨以

亡豈但曹節等罪哉

靖康初元海外與國亂神州勢尚淺朝廷有施行太學諸生必起論之又舉合國人進斥大臣擊登聞鼓碎之廟堂畏怯拱默不敢立一事天下卒至不救賴今天子中興加大號令始畏懾壞散不然其禍不在漢部黨之下矣

鮑 云民有七亡豪强大姓蠶食無厭一亡也馬援云大姓侵小民乃太守事耳然以曹操之勇

尚云先在濟南除殘去穢以是爲豪强所忿恐致家禍故謝病去今之君子欲區區以禮義廉恥裁大姓之暴吾民者亦疎矣

蜀于韋臯刻石文字後書臯名者必鐫其中僅可辯故宋子京書臯事云蜀人思之見其遺像必拜凡刻石著臯名者皆鐫去其文尊諱之近有自西南夷得臯授故君長牒于臯位下書若臯字復塗以墨如刻石者蓋臯花字也當時書石

亦用前名後押之制非蜀人鑱其文尊諱之如  
本朝韓魏公書花字寫成琦字復塗以墨尚可  
一辯亦此體也

姪東淵姑備麻去今之昔于裕國國以甄壽類  
尚云矣玉齊南劍歟去蘇以是爲豪顯相忿怒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十一

宋邵博著

明毛晉訂

大賢如孟子其可議有或非或疑或辨或黜者何也予不敢知具列其說于下方學者其折衷之後漢王充有刺孟近代何涉有刪孟文繁不錄王充刺孟出論衡韓退之贊其閉門潛思論衡以修矣則退之于孟子醇乎醇之論亦或不然





也

畧法先生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  
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  
而無說鬪約而無解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  
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講  
猶瞽儒唯唯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  
爲仲尼子游爲茲厚于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  
罪也

右荀卿非七十二子

疑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曰孟子稱所願學者孔子  
然則君子之行孰先于孔子孔子歷聘七十餘  
國皆以道不合而去豈非非其君不事乎孺悲  
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豈非非其友不友乎陽  
虎得政于魯孔子不肯仕豈非不立于惡人之  
朝乎爲定哀之臣豈非不羞汙君乎爲委吏爲  
乘田豈非不卑小官乎舉世莫知之不怨天不

尤人豈非遺佚而不怨乎飲水啜菘樂在其中  
豈非阨窮而不憫乎居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豈  
非由由與之偕而不自失乎是故君子邦有道  
則見邦無道則隱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  
仁者非隘也和而不同遯世無悶非不恭也苟  
無失其中雖孔子由之何得云君子不由乎

疑陳仲子避兄離母曰仲子以兄之祿爲不義之  
祿蓋爲不以其道事君而得之也以兄之室爲

不義之室蓋謂不以其道取于人而成之也仲  
子蓋嘗諫其兄矣而兄不用也仲子之志以爲  
吾旣知其不義矣今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  
身享之也故避之居於陵於陵之室與粟身織  
屨妻辟纊而得之也非不義也豈當更問其築  
與種之者誰邪以所食之鵙鵙兄所受之饋也  
故哇之豈以毋則不食以妻則食之邪君子之  
責人當探其情仲子之避兄離母豈所願邪若

仲子者誠非中行亦狷者有所不爲也孟子過之何其甚歟

疑孟子將朝王曰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虛位且不敢不恭况召之有不信而他適乎孟子學孔子者也其道豈異乎夫君臣之義人之大倫也孟子之德孰與周公其齒之長孰與周公之于成王成王幼周公負之以朝

諸侯及長而歸政北面稽首與事文武無異也豈得云彼有爵我有德齒可慢彼哉

疑孟子謂蚺鼃無言責曰孟子居齊齊王師之夫師者道人以善而救其惡者也豈得謂之無官守無言責乎若謂之爲貧而仕邪則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仰食于齊非抱關擊柝之比也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夫賢者所爲百世之法也余懼後之人挾其有以驕其君無所事而

貪祿位者皆援孟子以自況故不得不疑

疑沈同問伐燕曰孟子知燕之可伐而必待能仁政者乃可伐之齊無仁政伐燕非其任也使齊之君不謀于孟子孟子勿預知可也沈同既以孟子之言勸王伐燕孟子之言尚有懷而未盡者安得不告上而正之乎夫軍旅者大事也民之死生國之存亡皆繫焉苟動不得其宜則民殘而國危仁者何忍坐視其繆妄乎

疑父子之間不責善曰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于父傳云愛子教之以義方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不責善是不諫不教也而可乎

疑性猶湍水曰告子云性之無分于善不善猶水之無分于東西此告子之言失也水之無分于東西謂平地也使其地東高而西下西高而東下豈決導所能致乎性之無分于善不善謂中人也瞽瞍生舜舜生商均豈陶染所能變乎孟

子云人無有不善此孟子之言失也丹朱商均自幼及長日所見者堯舜也不能移其惡豈人之性染有不善乎

疑生之謂性曰孟子云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告子當應之云色則同矣性則殊也羽性輕雪性弱玉性堅而告子亦皆然之此所以來犬牛人之難也孟子亦可謂以辨勝人矣

疑齊宣王問卿曰禮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嫌其偏也爲卿者無貴戚異姓同姓皆人臣也人臣之義諫于君而不聽去之可也死之可也若之何其以貴戚之故敢易位而處也孟子之言過矣君有大過無若紂紂之卿士莫若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之親且貴也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商有三仁焉夫以紂之過大而三子之賢猶且不敢易位也况過

不及紂而賢不及三子者乎必也後世有貴戚  
之臣諫其君而不聽遂廢而代之曰吾用孟子  
之言也非篡也義也其可乎或曰孟子之志欲  
以懼齊王也是又不然齊王若聞孟子之言而  
懼然則愈忌惡其貴戚聞諫而誅之貴戚聞孟  
子之言又將起而蹈之則孟子之言不足以格  
驕君之非而適足以爲篡亂之資也其可乎  
疑所就三所去三曰君子之仕行其道也非爲禮

貌與飲食也伊尹去湯就桀桀豈能迎之以禮  
哉孔子栖栖皇皇周遊天下佛盼召欲往公山  
弗擾召欲往彼豈爲禮貌與飲食哉急于行道  
也今孟子之言曰雖未行其言也迎之有禮則  
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是爲禮貌而仕也又曰朝  
不食夕不食君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  
從其言也使飢餓于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  
受也是爲飲食而仕也必如是不免于鬻先王

之道以售其身也古君子之仕者殆不如此  
疑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曰所謂  
性之者天子之也身之者親行之也假之者外  
有之而內實亡也堯舜湯武之于仁義也皆性  
得而身行之也五霸則強焉而已矣夫仁者所  
以治國家而服諸侯也皇帝王霸皆用之顧其  
所以殊者大小高下遠近多寡之間耳假者文  
具而實不從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

不可保況能霸乎雖久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  
疑瞽瞍殺人曰虞書稱舜之德曰父頑母嚚象傲  
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所貴于舜者爲其能  
以孝和諧其親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于  
惡也如是則舜爲子瞽瞍必不殺人矣若不能  
止其未然使至于殺人執于有司乃棄天下竊  
之以逃狂夫且猶不爲而謂舜爲之乎是特委  
巷之言也殆非孟子之言也且瞽瞍旣執于臯

陶矣舜惡得而竊之若負而逃于海濱臯陶猶可執也若曰臯陶外雖執之以正其法而內實縱之以予舜是君臣相與爲僞以欺天下也惡得爲舜與臯陶哉又舜旣爲天子矣天下之民戴之如父母雖欲遵海濱而處民豈聽之哉是臯陶之執瞽瞍得法而亡舜也所亡益多矣故曰是特委巷之言非孟子之言也

右司馬文正公疑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孔子曰吾之于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其于顏淵試之也熟而觀之也審矣蓋嘗默而察之閱三月之久而其顛沛造次無一不出于仁者是以知其終身弗叛也君子之觀人也必于其所慮焉觀之此其所慮者容有僞也雖終身不得其真故三月之久必有備慮之所不及者僞之與真無以異而君子賤之何



也有利害臨之則敗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安知其非有也假之與性其本亦異矣豈論其歸與不歸哉使孔子觀之不終日而決不待三月也何不知之有

子曰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志者無求無作志于心而已孟子所謂心勿忘據者可求可作之謂也依者未嘗須臾離而游者出入可也

君子志于道則物莫能留而游于藝則道德有自生矣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孟子較禮食之輕重而食輕則去食食重而禮輕則去禮惟色亦然而孔子去食存信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不復較其重

輕何也曰禮信之于食色如五穀之不殺人今有問者曰吾恐五穀殺人欲禁之如何必荅曰吾寧食五穀而死不禁也此孔子去食存信之論也今荅曰擇其殺人者禁之其不殺人者勿禁也五穀安有殺人者哉此孟子禮食輕重之論也禮所以使人得妻也廢禮而得妻者皆是緣禮而不得妻者天下未嘗有也信所以使人得食也棄信而得食者皆是緣信而不得食者

天下未嘗有也今立法不從天下之所同而從其所未嘗有以開去取之門使人以爲禮有時而可去也則將各以其私意權之其輕重豈復有定物由孟子之說則禮廢無日矣或曰舜不告而娶則以禮則不得妻也曰此孟子之所傳古無是說也凡舜之事塗廩浚井不告而娶皆齊魯間野人之語考之于書舜之事父母蓋烝烝焉不至于姦無是說也使不幸而有之則非

人理之所期矣自舜已來如瞽瞍者蓋亦有之  
爲人父而不欲其子娶妻者未之有也故曰緣  
禮而不得其妻者天下無有也或曰嫂叔不親  
授禮也嫂溺而不援曰禮不親授可乎是禮有  
時而去取也曰嫂叔不親授禮也嫂溺援之以  
手亦禮也何去取之有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十一 終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十二

宋邵博著

明毛晉訂

季康子問政于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  
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  
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雖堯舜  
在上不免于殺無道然君子終不以殺人訓民  
之不幸而自蹈于死則有之吾未嘗殺也孟子

言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使後世暴君汙吏皆曰吾以生道殺之故孔子不忍言之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凡物之可求者求則得不可求則不得也仁義未有不求而得之亦求有求而不得者是以知其可求也故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富貴有求而不得者有不求而得者是以知其不可求也故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

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聖人之于利夫嘗有意于求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然將直告之以不求則人猶有可得之心特迫于聖人而止耳夫迫于聖人而止則其止也有時而作矣故告之以不可求者曰使其可求雖吾亦將求之以爲高其閑閔固其肩鏹不如開門發篋而示之無有也而孟子曰食色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義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君子

之教人將以其實何不謂之有夫以食色爲性  
則是可求而得也君子禁之以仁義爲命則是  
不可求而得也而君子強之禁其可求者強其  
不可求者天下其孰能從之故仁義之可求富  
貴之不可求理之誠然者也以可爲不可以不  
可爲可雖聖人不能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  
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

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  
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立然  
諾以爲信犯患難以爲果此固孔子之所小也  
孟子因之故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此  
則非孔子之所謂大人也大人者不立然諾而  
言未嘗不信不犯患難而行未嘗不果今也以  
不必信爲大是開廢信之漸非孔子去兵去食  
之意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子產爲鄭作封洫立謗政鑄刑書其死也教太叔以猛其用法深其爲政嚴有及人之近利而無經國之遠猷故子罕叔向皆譏之而孔子以爲惠人不以爲仁蓋小之也孟子曰子產以乘輿濟人于溱洧惠而不知爲政蓋因孔子之言而失之也子產之于政整齊其民賦完治其城郭道路而以時修其橋梁則有餘矣豈有乘輿濟人者哉禮曰子產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此又因孟子之言而失之也

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始鄭聲之害與佞人等而孟子曰今樂猶古樂何也使孟子爲政豈能存鄭聲而不去也哉其曰今樂猶古樂特因王之所悅而入其言耳非獨此也好色好貨好勇是諸侯之三疾也而孟子皆曰無害從吾之說百姓惟恐王之不好也譬之于醫

以藥之不可口也而以其所嗜爲藥可乎使聲色與貨而可以王則利亦可以進仁義何獨拯梁王之深乎此豈非失其本心也哉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性可亂也而不可滅可滅非性也人之叛其性至于桀紂盜跖至矣然其惡必自其所喜怒其所不喜怒未嘗爲惡也故木之性上水之性下木抑之可使輪困抑者窮未嘗不上也水激

之可使澆湧上達激者窮未嘗不下也此孟子之所見也孟子有見于性而離于善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道者性而善繼之耳非性也性如陰陽善如萬物萬物無非陰陽者而以萬物爲陰陽則不可故陰陽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而非無也今以其非無卽有而命之則凡有者皆物矣非陰陽也故天一爲水而水非天一也地二爲火而火非地



二也爲善而善非性也使性而可以謂之善則孔子言之矣苟可以謂之善亦可以謂之惡故荀卿之所謂性惡者蓋生于孟子而揚雄之所謂善惡混者蓋生于二子也性其不可以善惡命之故孔子之言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夫苟相近則上智與下愚曷爲不可移也曰有可移之理無可移之資也若夫吾弟子由之論也曰雨于天者水也流于江河蓄于坎井亦水

也積而爲泥塗者亦水也指泥塗而告人曰是有水之性可也曰吾將使其清而飲之則不可是之謂上智與下愚不移右蘇東坡云予爲論語說與孟子辨者八

堯傳之舜舜傳之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孟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如何曰孔子死不得其傳矣彼孟子者名學孔子而實背之者也焉能傳敢問何

謂也曰孔子之道君君臣臣也孟子之道人皆可以爲君也天下無王霸言僞而辨者不殺諸子得以行其意孫吳之智蘇張之詐孟子之仁義其原不同其所以亂天下一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吾以爲孟子者五霸之罪人也五霸率諸侯事天子孟子勸諸侯爲天子苟有人性者必知其逆順耳矣孟子當周顯王時其後尚且百年而秦并之嗚呼孟子

忍人也其視周室如無有也

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而孟子謂以齊王由反手也功烈如彼其卑故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嗚呼是猶見人之救鬪者而笑曰胡不因而殺之貨可得也雖然他人之救鬪者耳桓公管仲之于周救父祖也而孟子非之

奈何

或曰然則湯武不爲歟曰湯武不得已也契相土之時詎知其有桀哉后稷公劉古公之時詎知其有紂哉夫所以世世樹德以善其身以及其國家而已湯武之生不幸而遭桀紂放之殺之而涖天下豈湯武之願哉仰畏天俯畏人欲遂其爲臣而不可得也由孟子之言則是湯武修仁行義以取桀紂耳嗚呼吾乃不知仁義之爲

篡器也

仲虺之誥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孔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彼順天應人猶跪跪如此孟子固求之其心安在乎

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又曰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書序伊尹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孟子亦曰

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夫周顯王未聞有惡  
行特微弱耳非紂也而齊梁不事之非桀也而  
孟子不就之嗚呼孟子之欲爲佐命何其躁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仁人無敵于天下以  
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曰紂一人  
惡邪衆人之惡邪衆皆善而紂獨惡則去紂久  
矣不待周也夫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同之者  
可遠數邪紂存則逋逃者存紂亡則逋逃者曷

歸乎其欲拒周者又可數邪血流漂杵未足  
一也或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故荀卿曰殺者  
皆商人非周人也然則商人之不拒周審矣曰  
如皆北也焉用攻

或問禹薦益于天下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  
禹之子于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  
啓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有諸曰禹不知啓賢邪知而且以傳益邪父不

知子安用明哉知其賢天下終歸之而讓以爲名是僞也孰謂聖人而不明且僞也夫益亦不知啓賢不辭于禹禹崩而後避之以蹈舜禹之迹又終不得爲舜禹其無慙乎益與稷臯陶一體人也不宜如是且吾夫子未之言也或曰然則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于陽城如何曰堯不聽舜讓舜受終于文祖舜不聽禹讓禹受命于神宗或二十有八載或十有七

年曆數在躬旣決定矣天下之心旣固結矣又可避乎舜禹未嘗避也由孟子之言則古之聖人作僞者也王莽執孺子手流涕獻歎何足哂哉

或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叟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掩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弼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

茲臣庶汝其于予治有諸曰書云瞽子父頑毋  
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弗格姦又曰負罪引  
慝祗載見瞽叟夔夔齊栗瞽叟亦允若是瞽象  
未嘗欲殺舜也瞽象欲殺舜刃之可也何其完  
廩浚井之乎其亦有所慮矣象猶能慮則謂二  
嫂者帝女也奪而妻之可乎堯有百官牛羊倉  
廩備以事于畎畝之中而不能衛其女乎雖其  
見奪又無吏士無刑法以治之乎舜以父母之

不愛號泣于旻天父母欲殺之幸而得脫而適  
鼓琴何其樂也是皆委巷之說而孟子之聽不  
聰也

或曰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  
以百里何如曰皆孟子之過也大雅曰瑟彼玉  
瓚黃流在中九命然後錫以圭瓚秬鬯帝乙之  
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周自王季中分  
天下而治之矣奚百里而已哉商頌曰玄王桓

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  
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命不違至于湯齊契  
之時已受大國相土承契之業入爲王官伯出  
長諸侯威武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爾整齊  
商自相土威行乎海外矣奚七十里而已哉嗚  
呼孟子之教人教之以不知量也

或曰然則仁義無益于人者乎曰奚其爲無益也  
天子用之以保其天下諸侯用之以保其社稷

卿大夫用之以保其田里使君臣上下父子兄  
弟夫婦相愛相恭相正相救厭然如宮商之應  
如書續之次禍亂日以消名譽日以廣奚其爲  
無益也若夫挾欲趨利圖謀非分豈仁義之意  
哉乃孟子之邪言陷人于逆惡也

或曰孟子之言諸侯奚不聽也謂其迂闊者乎曰  
迂闊有之矣亦足憚也孟子位諸侯則能以取  
天下矣位卿大夫豈不能取一國哉爲其君者

不亦難乎然滕文公嘗行孟子之道矣故許行  
陳相稱之曰仁政曰聖人也其後寂寂不聞滕  
侯之得天下也孟子之言故無驗也

陳失輔臣則其政亂其政亂則其民怨然則商之  
勝本失用之以致其用則其民怨則其民怨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十三

宋邵博著

明毛晉訂

孔子與賓牟賈言大武曰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武王之志猶不貪商而孟子曰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謂商之錄未盡也病其有賢臣也文王貪商如此其甚則事君之小心安在



哉豈孟子妄言哉孔子不妄也孟子之誣文王也 或曰孟子之心以天下積亂已久諸侯皆欲自爲雄苟說之以臣事周孰能喜也故倡仁義之竿而湯武爲之餌幸其速售以拯斯民而已矣曰孟子不肯枉尺直尋謂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其肯屑就之如此乎夫仁義又豈速售之物也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子子噲固知有周室矣天之所廢必若桀紂周室其爲桀紂乎盛之有衰若循環然聖王之後不能無昏亂尚賴臣子扶救之耳天下之地方百里者有幾家家可以行仁義人人可以爲湯武則六尺之孤可託者誰乎孟子自以爲好仁吾知其不仁甚矣

齊王欲見孟子而稱有疾明日出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請必無歸而造于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行矣則曰孔

子當仕有官職夫孟子爲齊卿無官職邪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孔子德薄且齒少邪君之所不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謂講道之頃耳非常常然也人君尊賢其臣尚當辭矧可以要之也哉是孟子之驕習矣宜乎其教諸侯以反天子也

孟子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今之學者曰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得以行王道孟子說諸侯行王道非取王位也應之曰行其道而已乎則何必紂之失之也何憂乎善政之存

何畏乎賢人之輔尺地一民皆紂之有何害諸侯之行道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一之矣行王政而居明堂非取王位而何也君親無將不容纖芥于其間而學者紛紛強爲之辭又謂孟子權以誘諸侯使進于仁義仁義達則尊君親親周室自復矣應之曰言仁義而不言

王彼悅之而行仁義固知尊周矣言仁義之可以王彼悅之則假仁義以圖王唯恐得之之晚也尚何周室之顧哉嗚呼今之學者雷同甚矣是孟子而非六經樂王道而妄天子吾以爲天下無孟子可也不可以無六經無王道可也不可以無天子故作常語以正君臣之義以明孔子之道以防亂患于後世耳人知之非我利人不知非我害悼學者之迷惑聊復有言

右李泰伯常語

毀我知之譽我知之是邪非邪必求諸道非道則已孟子吾知其有以曉然合于孔子者常語不  
得不進之也而謂由湯至于武丁賢聖之君六  
七作天下久則難變故文王未洽于天下齊有  
千里之地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由周而來七  
百有餘歲矣其數則過其時考之則可當今之  
世舍我其誰是教諸侯以仁政叛天子者也欲

爲佐命者也常語不得不絕之矣夫天子固不  
可叛也六經亦不可叛也苟可叛之則視孟之  
書猶寇兵虎翼者也孟旣唱之學者和之劉歆  
以詩書助王莽荀文若說曹操以王伯乃孟之  
一體耳使後世之君卒不悅儒者以此常語之  
作其不獲已傷昔之人以其言叛天子今之人  
又以其言叛六經故曰天下無孟子則不可  
以無六經無王道則不可以無天子是有大

功于名教非苟言焉

右陳次公述常語

孟軻誠學孔子者也其有背而違之者常語討之甚明世之學者不求其意漠爾而非之是亦有由然也何也由孔子百餘歲而有孟軻由孟軻數百歲而及揚雄又數百歲而及韓愈揚與韓賢人也其所以推尊孟子皆著于其書今常語驟有異于二子宜乎其學軻者相驚而饒饒也

然饒饒者豈知二子之尊軻處常語亦尊之矣所繆者教諸侯以叛天子以爲非孔子之志也又以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說爲今之害故今之儒者往往由此言而破六經常語可不作邪且由孟子沒于數百年矣初荀卿嘗一曰其非而捫于揚子雲及退之醇乎醇之說行而後之學子遂尊信之至于今茲其道乃高出于六經常語不作孰爲究明或曰子言則是矣如衆口何

曰顧與聖人如何爾尚誰衆人之問哉故曰人知之非我利人不知非我害

右傳野述常語

桃應問于孟子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叟殺人則如之何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舜安得而禁之哉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其天下劉子曰孟子之言察而不盡理權而不盡

義孝子之事親也旣外竭其力又內致其志不使其親有不義之名不使其人有間非之言瞽叟使舜塗廩從而焚之乃下使浚井從而揜之乃出舜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夔夔齊栗瞽叟亦允若書曰父頑母嚚弟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由是觀之舜爲天子瞽叟必不殺人也仲尼之作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故以子則諱父以臣則諱君豈獨春秋然哉雖

爲士者亦然故必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以聽之昔者商鞅之作法也太子犯之鞅曰太子君之貳也不可以刑刑其傅與師鞅之法刻矣然而猶有所移由是觀之瞽叟殺人皐陶必不執也葉公子高問于孔子曰吾黨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何如孔子曰不可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由是觀之瞽叟殺人皐陶雖執之舜必不聽也舜豈以天下有所受

顧臨其親哉夫聖人莫大焉天子莫尊焉以天下養莫備焉德爲聖人尊爲天子以天下養然而不能使其親無一朝之患是則非舜也知聖人之德知天子之尊知天下養之備焉而不知天子父之貴也而務搏執之是則非皐陶也無其事云爾有其事奚至于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故曰孟子之言察而不盡理權而不盡義夫衡之爲物也徒懸則偏而倚加權焉則運而平



一重一輕之間聖人權之時也請問權曰皐陶  
不難棄士不過失刑而已矣以君臣權之天下  
之爲君臣者必定義莫高焉舜不難棄位不過  
隱法而已矣以父子權之天下之爲父子者必  
悅仁莫盛焉故善爲政者無以小妨大無以名  
毀義無以術害道無以所賤干所貴迂其身有  
以利天下則爲之貶其名有以安天下則爲之  
其唯舜皐陶乎

右劉中原父明舜

予讀韓愈書知其斥楊墨排釋老以尊聖人之道  
其志篤矣自孟軻揚雄沒傳其道而醇者唯韓  
愈氏而已然其言孟軻輔聖明道之功不在禹  
下斯亦過矣得非美其流而忘其源乎當堯之  
時洪水浸天下民病其害深矣雖堯舜之聖猶  
咨嗟皇皇未有以治之之道禹乃決橫流而放  
于海粒斯民而奠厥居是天下之患非禹不能

去昭昭然矣雖百夔尙又何益哉孔子之道衣  
被天地陶甄日月萬類之性人靈一作太虛之本孰  
不由其德而能存乎苟一日失之則鳥獸之不  
若也當周之亡辨詐暴橫聖人之道偶不行于  
一時亦猶天地之晦日月之蝕運之常也復何  
傷乎孟軻學聖人者也憤然而興闢楊墨誅叛  
義以尊周公孔子信有大功于世然聖人之道  
無可無不可苟當時軻之徒不能力排楊

遏異端明仁義以訓天下則聖人之教果從而  
廢乎若使聖人之道遭楊墨之害而遂衰微則  
亦一家之小說爾又烏足謂萬世之法哉軻雖  
欲張大其教天下可從而興乎是聖人之道不  
爲一人而廢一人而興又昭昭然矣其後嬴政  
肆虐火其書窒其途愚天下之耳目使不能通  
其說其爲害過楊墨遠矣然漢家之興則孔氏  
之言雷震于海內豈又由軻之辨之而後行邪

故曰譽之不足益毀之不足損由其道大也後之儒者有能立言著書振揚其風發明其旨則可矣若曰隨其廢而興之因其塞而通之得非過矣乎予謂楊墨之禍未若洪水然而九年之害非禹不能平孔氏之道雖見侵毀作不由軻而益尊苟毀譽由軻而興則不足謂之孔氏之道使聖人復生必不易予言也

右張俞論韓愈稱孟子功不在禹下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法曰受禪成功曰舜仁聖盛明曰舜白虎通曰舜猶僣僣也言能推信堯道而行之孔安國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  
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凡壽一百十二歲案書稱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言百姓思慕堯德且明舜雖受終令天下服喪三年如繼世之禮故于殂落下終言之下文

云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謂堯崩踰年見于文祖廟而改元孟軻不達此言以爲三載服除後舜格于文祖乃妄稱孔子曰舜既爲天子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若然當以服除之月至廟不當于正月元日也踰年改元春秋常法迄今如之軻又云堯舜禹崩三年喪畢舜禹益皆避其子然後踐位且舜正月上日受終文祖已二十八年豈容至服除未定方

讓其子孔安國仍軻之謬乃曰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卽政復至文祖廟周衰楊墨道盛孟子排而闢之可謂醇矣其于論經義說世事知謀往往短局乖戾陋儒愛其詞簡意淺雜然崇尚固可鄙笑也司馬遷云舜年三十堯舉之五十攝行天子事五十八堯崩六十一代堯踐位三十九年崩亦用孟軻舊說也鄭玄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徵庸三十謂歷試三十年也在位

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年  
一百十歲也

右劉道原資治通鑑外紀

臣聞春秋尊一王之法以正天下之本與禮之尊  
無二上其旨實同蓋國之于君家之于父學者  
之于孔子皆當一而不二者是以明王罷黜百  
家表章六經大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今國家  
五十年來于孔子之道或二而不一矣其義說

歸之于老莊而設科以孟子配六經視古之  
黜百家而專明孔氏六經者不亦異乎前者學  
官罷黜孔子春秋而表章僞雜之周禮以孟子  
配乎孔子而學者發言折處于孟子而畧乎論  
語固可攷矣今皇太子初就外傳之時會官僚  
講孝經而讀孟子蓋孟子不當先諸論語者也  
如以孟子先諸論語其所以傳道皇太子天資  
邁世之令德而視之以一德哉臣愚竊以謂宜

講孝經而讀論語恭候講孝經畢日復講其已  
講之論語其入德亦易矣或問曰讀爾雅以示  
文字訓詁之本源而明天地萬物之名實先儒  
謂爾雅本是周公訓成王之書信不誣也臣愚  
流落衰暮之時荷聖君一日非常之眷自太子  
左諭德授以詹事苟有所志不敢無犯而有隱  
臣愚自度此言一出必遭世俗誣謗不淺矣其  
所恃以安者陛下聖度旁燭萬代之微而不爲  
世俗惑也重惟太子天下之本而一本于孔子  
六經則宗廟社稷之流光不亦偉乎臣聞以狂  
瞽獨見之言干冒宸扆不勝惶懼待罪之至  
右晁以道奏審皇太子讀孟子

古泉以道奏審皇太子館孟子

潛雖見之言于百宗矣不知皇聖有罪之至

六鑿順宗廟垣野之流決不亦鞠乎臣聞以邦

當谷德也重卦太子天下本而一本于以子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十四

宋邵博著

明毛晉訂

陳叔易言王荆公得東坡表忠觀碑本顧坐客曰  
似何人之文自又曰似司馬遷自又曰似遷何  
等文自又曰三王世家也予以爲不然司馬遷  
死其書亡景帝武帝二紀禮書樂書漢興以來  
將相年表日者龜策傳三王世家至元成間褚



先生者補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當時以其言鄙陋失遷本意荆公豈不知此而以今三王世家爲遷之書邪如議者多以司馬遷怒武帝故于本紀但著絕海求神仙大宛取馬用兵祠祭等事以爲謗者非也

于由云子瞻讀書有與人言者有不與人言者不與人言者與轍言之而謂轍知之世稱蘇氏之文出于檀弓不誣矣

柳子厚云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秋毫固不爲病然而萬一離婁子而眇然睨之不若無者之快也予謂惟文章英發前無古人者益當兼佩斯言矣

柳子厚云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以妙語起其可遊者讀之令人翛然有出世外之意然子厚別云永州于楚爲最南狀與越相似僕悶則

出游游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  
寸步勞倦近水則畏射工沙 含怒竊發動成  
瘡痍子厚前所記黃溪西山鈷鋁潭袁家渴果  
可樂乎何言之不同也

東坡江行唱和集序云昔之爲文者非能爲之爲  
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山川之有雲草木之  
有實充滿勃鬱而見于外雖欲無有其可得邪  
故予爲文至多未嘗敢有作之之意時東坡年

方冠尚未第其有發于文章已如此故黃門論  
曰公之于文得之于天也

歐陽公謂曾子固云王介甫之文更令開廓勿造  
語及模擬前人又云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  
謂梅聖俞云讀蘇軾之書不覺汗出快哉老夫  
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又曰軾所言樂乃脩  
所得深者爾不意後生達斯理也歐陽公初接  
二公之意已不同矣

退之于文不全用詩書之言如田弘正先廟碑曰  
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寶命  
其史臣克作爲駟馱泮閼之詩使聲于其廟以  
假魯靈其用詩之法如此如曰前進士上宰相  
書解釋菁菁者莪二百餘字蓋少作也

柳子厚記其先友于父墓碑意欲著其父雖不顯  
其交游皆天下偉人善士列其姓名官爵因附  
見其所長者可矣反從而譏病之不少貸何也

是時子厚貶永州又喪母自傷其葬而不得歸  
也其窮阨可謂甚矣而輕侮好譏議尚如此則  
爲尚書郎時可知也退之云不自貴重者蓋其  
資如此云

柳子厚書段太尉遺事解佩刀選老嫗者一人持  
馬至郭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吾戴吾  
頭來矣宋景文修新史曰吾戴頭來矣去一吾  
字便不成語吾戴頭來者果何人之頭耶曾子

固之文可以名家矣然歐陽公謂廣文曾生者在禮部奏名之前已爲門下士矣公示吳孝宗詩有云我始見曾子文章初亦然崑崙傾黃河渺漫盈百川疏決以道之漸斂收橫瀾東溟知所歸識路到不難是子固于文遇歐陽公方知所歸也而子固祭歐陽公文自云慙直不敏早蒙振拔言繇公誨行繇公率也子開于歐陽公下世之後作子固行述乃云宋興八十餘年海

內無事異材間出歐陽文忠公赫然特起爲學者宗師公稍後出遂與文忠齊名予以爲過美張籍哭韓退之詩云而後之學者或號爲韓張退之曰籍是輩者學者曰韓門弟子不曰韓張也蘇東坡曰文忠之薨十有八年士庶所歸散而自賢我是用懼日登師門有以也夫曾子開論其兄子固之文曰上下馳騁愈出而愈新讀者不必能知知者不必能言蓋天材獨至若非

人力所能學備精思莫能到也又曰言近指遠雖詩書之作未能遠過也蘇子由論其兄子瞻之文曰遇事所爲詩騷銘記書檄論議率皆過人又曰幼而好學書老而不倦自言不及晉人至唐褚薛顏柳髣髴近之予開之言類夸大子由之言務謙下後世當以東坡南豐之文辨之文用助字柳子厚論當否不論重復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退之亦曰吾年未四十而視

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近時六一文安東坡三先生知之愚溪惜楊誨之用莊子太多反累正氣東坡早得文章之法于莊子故于詩文多用其語

讀司馬子長之文茫然若與其事相背戾如言人民樂業自年六七十公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何屬于律書也伯夷傳首曰余登箕山其上有許由冢云意果何在下用富貴如

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歲寒然後知松柏  
之後凋等語殊不類其所以爲閎深高古者歟  
視他人拘拘窘束一步武不敢外其事者膽智  
甚薄也唯杜子美之于詩似之

魯直以晁載之閱吾廬武問東坡何如東坡報云  
晁君騷辭細看甚奇麗信其家多異村邪然有  
少意欲魯直以漸箴之凡人爲文宜發使平和  
至足之餘溢爲奇怪蓋出于不得已耳晁君喜

奇似太早然不可直云爾非爲之諱也恐傷其  
邁往之氣當爲朋友講磨之語可耳予謂此文  
章妙訣學者不可不知故表出之

東坡中制科王荆公問呂申公見蘇軾制策否申  
公稱之荆公曰全類戰國文章若安石爲考官  
必黜之故荆公後修英宗實錄謂蘇明允有戰  
國縱橫之學云老蘇公云學者于文用引證猶  
訟事之用引證也旣引一人得其事則止矣或

一人未能盡方可他引

宋玉招魂以東南西北四方之外其惡俱不可以託欲屈大夫迺入修門耳時大夫尚無恙也韓退之羅池詞云北方之人兮謂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時柳儀曹已死若曰國中于侯或是或非公言未出不如遠卽羅池之人千萬年奉嘗不忘也嗟夫退之之悲儀曹甚于宋玉之悲大夫也

英宗實錄蘇洵卒其子軾辭所賜銀絹求贈官故贈洵光祿寺丞與歐陽公之誌天子聞而哀之時賜光祿寺丞不同或云實錄王荆公書也又書洵機論衡策文甚美然大抵兵謀權利機變之言也蓋明允時荆公名已盛明允獨不見作辨姦以刺之故荆公不樂云

楚詞文章屈原一人耳宋玉親見之尚不得其髣髴況其下者唯退之羅池詞可方駕以出東坡

謂鮮于子駿之作追古屈原友之過矣如晁无咎所集續離騷皆非是

韓退之之文自經中來柳子厚之文自史中來歐陽公之文和氣多英氣少蘇公之文英氣多和氣少蘇叔黨爲葉少蘊言東坡先生初欲作志林百篇才就十二篇而先生病惜哉先生胸中尚有偉于武王非聖人之論者乎

予客長安藍田水壤一墓得退之自書薛助教誌

石校印本殊不同印本挾一矢石本乃指一矢爲妙語又城中有發地得小狹青石刻瘞破硯銘長安又得退之李元賓墓銘段季展書校印本無友人博陵崔弘禮賣馬葬國東門之外七里之事又印本銘云已乎元賓文高乎當世行過乎古人竟何爲哉石本乃意何爲哉益嘆石本之語妙歐陽公以下好韓氏學者皆未見之也



李漢于韓退之不曰子壻曰門人云退之詩文漢所類也如革華傳類本無之趙璘因話錄云才命論稱張燕公革華傳稱韓文公老牛歌稱白侍郎佛骨詩稱鄭司徒皆後人所誣其詞至鄙淺則革華傳非退之作明甚予謂凡李漢所不錄今日昌黎外集者皆可疑如柳子厚云退之寓書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又劉夢得云韓愈謂柳子厚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爲子言天之

說云云又云柳子厚死退之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又退之自云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今其說其書皆不傳則漢之所失亦多矣

司馬遷父名談故史記無談字改趙談爲趙同范曄父名泰改郭泰鄭泰俱爲太杜甫父名閑故詩中無閑字其曰鄰家閑不違者古本問不違

曾閃朱旗北斗闕者古本北斗殷李翱父名楚  
今故所爲文皆以今爲茲獨韓退之因李賀作  
諱辯持言徵之說退之父名仲卿于文不諱也  
曹志爲植之子其奏云幹不植彊不諱其父名  
也呂岱爲吳臣其書云功以權成不諱其君名  
也

樊宗師之文怪矣退之但取其不相襲而已曰魁  
紀公三十卷曰樊子三十卷曰春秋集傳十五

卷表牋狀策書序傳紀記誌說論讚銘二百九  
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  
賦十詩七百有十九其評曰多乎哉古未有也  
又曰然而必出于已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  
何其難也又曰紹述于斯術可謂至于斯極者  
矣曰未有曰難曰極特取其不相襲耳不直以  
爲美也故其銘曰惟古于詞必已出降而不能  
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蓋

斥班固而下相襲者退之于文各許可如此

又曰後錄卷之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十五

宋邵 博著

明毛 晉訂

王勃滕王閣記落霞孤鶩之句一時之人共稱之  
歐陽公以爲類俳可鄙也然天高地迴覺宇宙  
之無窮樂極悲來識盈虛之有數亦記其意義  
甚遠蓋勃文中子之孫世尚其學一時之人不  
識耳

東坡報江季恭書云非國語鄙意不然之但未暇  
著論耳柳子之學大率以禮樂爲虛器以天人  
爲不相知云云雖多皆此類也所謂小人之無  
忌憚者至于時令斷刑正符皆非是予謂學者  
不可不知也

曹植七啓言食味芳蓮之巢龜張協七命言食味  
丹穴之雛雞極盛饌而二物似不宜充庖也

或問東坡雲龍山人張天驥者一無知村夫耳公

爲作放鶴亭記以比古隱者又遺以詩有脫身  
聲利中道德自濯澡過矣東坡笑曰裝鋪席耳  
東坡之門稍上者不敢言如禽聰蜜殊之流皆  
鋪席中物也

東坡于古人但寫陶淵明杜子美李太白韓退之  
柳子厚之詩爲南華寫柳子厚六祖大鑿禪師  
碑南華又欲寫劉夢得碑則辭之呂微仲丞相  
作法雲秀和尚碑丞相意欲得東坡書石不敢

自言委甥王讜言之東坡先索其藁諦觀之則  
曰軾當書蓋微仲之文自佳也

曾子固初爲太平州司戶守張伯玉前輩人也歐  
陽公王荆公諸名士共稱子固文章伯玉殊不  
顧間語子固吾方作六經閣其爲之記子固凡  
謄藁六七終不當伯玉之意則爲子固曰吾自  
爲之其書于紙曰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  
不書尊經也云云子固始大畏服益自勵于學

矣

長安安信之于允爲予言舊藏韓退之家集第二  
十六二十七二卷繭紙正書有退之親改定字  
後爲張浮休取去

歐陽公謂蘇明允曰吾閱文士多矣獨喜尹師魯  
石守道然意猶有所未足今見子之文吾意足  
矣嗚呼歐陽公之足孔子之達杜子美之無恨  
韓退之之是也

李伸季常蘇子容丞相外孫爲予言東坡歸自儋耳舟次京口子容初薨東坡已病遣叔黨來弔自作飯僧文所謂在熙寧初陪公文德殿下已爲三舍人之冠及元祐際綴公邇英閣前又爲五學士之首雖凌厲高躅不敢言同而出處大槩無甚相愧者明日季常與子容諸孫往謝之東坡側卧泣下不能起

李義山樊南四六集載爲鄭州天水公言甘露事表云宰臣王涯等或以服顯榮或超蒙委任徒思改作未可與權敷奏之時已彰虛僞伏藏之際又涉震驚云云當北司憤怒不平至誣殺宰相勢猶未已文宗但爲涯等流涕而不敢辨義山之表謂徒思改作未可與權獨明其無反狀亦難矣

司馬文正公薨范蜀公取蘇翰林行狀作誌系之以銘翰林當書石以非春秋微婉之義爲公休

諫議云軾不辭書恐非三家之福就易名銘蜀公之銘世不傳予故表出之曰天生斯民乃作之君君不獨治爰畀之臣有忠有邪有正有傾天意若曰待時而生皇皇我宋神器之重卜年萬億海內一統而熙寧初姦小淫縱以朋以比以閉以壅乃于黎民誕爲愚弄人不聊生天下訥訥險陂儉猥唱和雷同謂天不足畏謂衆不足從謂祖宗不足法而敢爲誕謾不恭赫赫神

宗洞察于中乃竄乃斥遠佞投凶誅鉏蠹毒方復任公奄棄萬國未克厥終二聖繼承謀謨輔佐乃曰斯時非公不可召公洛京虛心至誠公至京師朝訪夕諮公旣在位中外咸喜信在言前拭目以觀日親萬機勤勞百爲盡瘁憂國夢寐以之曾未期月援溺振渴事無巨細悉究本末利興害除賞信罰必曰賢不肖若別白黑者哲俊又野迄無遺元惡大憝去之不疑無有遠



邇風從響應載考載稽名實相稱天胡不仁喪  
吾良臣天實不怨喪吾良輔嗚呼已乎而不留  
乎山嶽可拔也公之意氣堅不可奪也江漢可  
竭也公之正論浚不可遏也嗚呼公乎時旣得  
矣道亦行矣志亦伸矣而壽止于斯哀哉

歐陽公平生尊用韓退之于其學無少異矣退之  
作處州孔子廟碑以謂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  
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孔子焉然而社祭土

稷祭穀勾龍棄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  
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坐以門  
人爲配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薦祭進退誠敬  
禮如親弟子者勾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  
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  
勾龍棄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事皆無如孔  
子之盛所謂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其賢過于  
堯舜遠者此其效歟永叔作穀城縣夫子廟記

廼云後之人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是歐陽公以退之爲謬論矣

眉山老蘇先生里居未爲世所知時雷簡夫太簡爲雅州獨知之以書薦之韓忠獻張文定歐陽文忠三公皆有味其言也三公自太簡始知先

生後東坡穎濱但言忠獻文定文忠而不言太簡何也予官雅州得太簡薦先生書嘗以問先生曾孫子符仲虎亦不能言也簡夫長安人遺才命官其文亦奇國史有傳上韓忠獻書簡夫啓昨年在長安累獲奏記及入蜀來路遠頗如疎怠恭惟恩照恕其如此不審均逸名都寢食何似簡夫向年自與尹師魯別不幸其至死不復相見故居常恨以謂天下後生無復可與

議論當世事者不意得郡荒陋極在西南而東距眉州尚數百里一日眉人蘇洵携文數篇不遠相訪讀其洪範論知有王佐才史論得遷史筆權書十篇譏時之弊審勢審敵審備三篇皇皇有憂天下心嗚呼師魯不再生孰與洵抗邪簡夫自念道不著位甚卑言不爲時所信重無以發洵之迹遽告之曰如子之文異日當求知于韓公然後決不埋沒矣重念簡夫阻遠門藩

職有所守不獲搢版約袂疾指快讀洵文于几格間以豁公之親聽也但邑邑而已洵年踰四十寡言笑淳謹好禮不妄交游亦嘗舉茂才不中第今已無意近張益州安道薦爲成都學官未報會今春將二子入都謀就秋試幸其東去簡夫因約其暇日令自袖所業求見節下願加獎進則斯人斯文不爲不遇也上張文定書簡夫啓簡夫近見眉州蘇洵著述文字其間如洪

同身復錄 八  
範論真王佐才也史論真良史才也豈惟西南  
之秀乃天下之奇才爾令人欲糜珠璣芝躬執  
匕箸飫其腹中恐他饋傷且不稱其愛護如此  
但怪其不以所業投于明公問其然後云洵已  
出張公門下矣又辱張公薦欲使代黃東爲郡  
學官洵思遂出張公之門亦不辭矣簡夫喜其  
說竊計明公引洵之意不祇一學官洵望明公  
之意亦不祇一學官第各有所待也又聞明公

之薦累月不下朝廷重以例檢執政者靳之不  
特達雖明公重言之亦恐一上未報豈可使若  
人年將五十遲遲于塗路間邪昔蕭昕薦張鎬  
云用之則爲帝王師不用則幽谷一叟耳願明  
公薦洵之狀至于再至于三俟得其請而後已  
庶爲洵進用之權也上歐陽內翰書簡夫啓簡  
夫頃年待詔公車府因故人蘇子美始拜符采  
不間不遺許接議論未兩三歲而執事被聖上

不次之知遂得以筆舌進退天下士大夫士大夫不知刑之可懼賞之可樂生之可卽死之可避而知執事之筆舌可畏簡夫不于此時畢其平生之力以謹自附于下風而方從事戎馬間或告疾于舊隱故足迹不至于門藩書問不通于左右者且十餘年矣豈偶然哉蓋有故耳執事之官日隆于一日昔之所以議進退天下士大夫者今又重之以權位故其一言之出則九

鼎不足爲重簡夫見棄于時使與俗吏齒碌碌外官多謗少譽方世之視其言不若鴻毛之輕故姓名不見記于執事矣夫人重之不爲簡肯爲輕哉方俟退于隴畝之中絕于公卿之間而後敢以尺書問閭吏道故舊之情今未能畢其志而事已有以奪之矣伏見眉州人蘇洵年踰四十寡言笑淳謹好禮不妄交游嘗著六經洪範等論十篇爲後世計張益州一見其文嘆曰

司馬遷死矣非子吾誰與簡夫亦謂之曰生王  
佐才也嗚呼起洵于貧賤之中簡夫不能也然  
責之亦不在簡夫也若知洵不以告于人則簡  
夫爲有罪矣用是不敢固其初心敢以洵聞左  
右恭惟執事職在翰林以文章忠義爲天下師  
洵之窮達宜在執事嚮者洵與執事不相聞則  
天下不以是責執事今也讀簡夫之書旣達于  
前而洵又將東見執事于京師今而後天下將

以洵累執事矣

陳希亮字公弼天資剛正人也嘉祐中知鳳翔府  
東坡初擢制科簽書判官事吏呼蘇賢良公弼  
怒曰府判官何賢良也杖其吏不顧或謁入不  
得見故東坡客次假寐詩雖無性命憂且復忍  
斯須又九日獨不預府宴登真興寺閣詩憶翁  
恨如雲不散望鄉心似雨難開其不堪如此又  
東坡詩案云任鳳翔府簽判日爲中元節不過

知府廳罰銅八斤亦公弼案也東坡作府齋醮  
禱祈諸小文公弼必塗墨改定數往反至爲公  
弼作凌虛臺記曰東則秦穆公祈年橐泉南則  
漢武長楊五柞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計一  
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  
于臺而已哉然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破瓦頽  
垣無復存者旣已化爲禾黍荆棘丘墟隴畝矣  
而况于此臺歟夫臺不足恃以長久而况于人

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或者欲以夸世而  
自足則過矣公弼覽之笑曰吾親蘇明允猶子  
也某猶孫子也平日故不以辭色假之者以其  
年少暴得大名懼夫滿而不勝也乃不吾樂邪  
不易一字亟命刻之石後公弼受他州饋酒從  
賊坐沮辱抑鬱抵于死或云歐陽公憾于公弼  
有曲折東坡不但望公弼相遇之薄也公弼子  
慥季常居黃州之岐亭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

之俠皆歸之元豐初東坡謫黃州者執政疑公  
弼廢死自東坡委于季常甘心焉然東坡季常  
相得驩甚故東坡特爲公弼作傳至此之汲黯  
曰軾官鳳翔實從公二年方是時年少氣盛愚  
不更事屢與公爭議至形于言色已而悔之懼  
德符戲語予曰果如元豐執政之疑東坡之悔  
豈釋氏懺悔之悔乎

晏公不喜歐陽公故歐陽公自分鎮敘謝有曰出  
門館不爲不舊受恩知不爲不深然足迹不及  
于賓階書問不通于執事豈非飄流之質愈遠  
而彌疎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動常得咎舉輒  
累人故于退藏非止自便偶因天幸得請郡符  
問遺老之所思流風未遠瞻大邦之爲殿接壤  
相交晏公得之對賓客占十數語授書史作報  
客曰歐陽公有文聲似太草草晏公曰荅一知  
舉時門生已過矣



聞道者之所思也

累人始于茲茲非止自與謝國天幸昇平  
而觀賴為游之心易也而後吳地常與皆舉  
于實則書聞不處于游連豈哉而游之實  
門論不為不書受思映不為不樂然其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十六

宋邵博著

明毛晉訂

歐陽公乞致仕表云俾其解組官庭還車故里披  
裘散髮逍遙垂盡之年鑿井耕田歌詠太平之  
樂客有面嘆其工緻平淡者公曰也不如老蘇  
秀才有田一廬足以爲養行年五十復將何求  
蓋蘇明允謝官牋中語公愛之尚不忘耳

予見司馬文正手寫歐陽公青州不佞秋料青苗  
錢放罪謝表戒小人之遂非希君子之改過二  
語文正喜其工邪抑以遂非改過爲不然也如  
文正力詆青苗等事免樞近出帥長安謝表則  
云雖復失位危身終不病民害國

本朝四六以劉筠楊大年爲體必謹四字六字律  
令故曰四六然其敝類俳語可鄙歐陽公深嫉  
之曰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脩所好少爲進士

時不免作自及第遂棄不作在西京侍三相草  
府于職當作亦不爲作也如公之四六云造謗  
于下者初若含沙之射影但期陰以中人宣言  
于廷者遂肆鳴梟之惡音孰不聞而掩耳俳語  
爲之一變至蘇東坡于四六如曰禹治兗州之  
野十有三載乃同漢築宣防之宮三十餘年而  
定方其決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復也  
蓋天助有德而非人功其力挽天河以滌之偶

儷甚惡之氣一除而四六之法則亡矣

梅聖俞著碧雲霞應昭陵時名下大臣惟杜祁公富鄭公韓魏公歐陽公無貶外悉譏詆之無少避其序曰碧雲霞廐馬也莊憲太后臨朝以賜荆王王惡其旋毛太后知之曰旋毛能害人邪吾不信留以備上閑爲御馬第一以其吻肉色碧如霞片故號云世以旋毛爲醜此以旋毛爲貴雖貴矣病可去乎噫范文正公者亦在詆中

以文正微時常結中書吏人范仲尹因以文正既貴畧不收卹王銍性之不服以爲魏文正僞託聖俞著此書性之跋范仲尹墓誌云近時襄陽魏泰者場屋不得志喜僞作它人著書如志怪集括異志倦遊錄畫假名武人張師正又不能自抑出其姓名作東軒筆錄皆用私喜怒誣讖前人最後作碧雲霞假名梅聖俞毀及范文正公而天下駭然不服矣且文正公與歐陽

公梅公立朝同心詎有異論特聖俞子孫不耀  
故挾之借重以欺世今錄楊闢所作范仲尹墓  
誌庶幾知泰亂是非之實至此也則其他泰所  
厚誣者皆迎刃而解可盡信哉僕猶及識泰知  
其從來最詳張而明之使百世之下文正公不  
蒙其謬焉穎人王銍性之題予以爲不然亦書  
其下云美哉性之之意也使范公不蒙其謬聖  
俞亦不失爲君子矣然聖俞蚤接諸公名聲相

上下獨窮老不振中不能無躁其間范公訃  
一出屢更郡人皆望酒壺俗情難可學奏記  
來無貧賤常甘分崇高不解諛雖然門館隔沙  
與衆人俱夫爲郡而以酒悅人樂奏記納諛佞  
豈所以論范公者聖俞之意真有所不足邪如  
著文公燈籠錦事則又與書竄詩合矣故予疑  
此書實出于聖俞也

有童子問予東坡梅花詩玉奴終不負東昏按南

史齊東昏侯妃潘玉兒有國色牛僧孺周秦行  
記薄太后曰牛秀才遠來誰爲伴潘妃辭曰東  
昏侯以玉兒身亡國除不擬負他注云玉兒妃  
小字東坡正用此事以玉兒爲玉奴誤也又過  
岐亭陳季常詩不見盧懷慎烝壺似烝鴨按盧  
氏雜記鄭餘慶約客食戒中廚爛烝去毛勿拘  
項折客爲烝鷺鴨既就食各置烝壺蘆一枚于  
前則烝壺似烝鴨者鄭餘慶非盧懷慎亦誤也

又送子由出疆詩憶昔庚寅降屈原旋看蠟鳳  
戲僧虔按南史王曇首內集聽子孫爲戲僧達  
跳地作虎子僧虔累十二博碁不墜落僧綽采  
蠟燭作鳳皇則以蠟鳳戲者僧綽非僧虔亦誤  
也又和徐積詩殺雞未肯邀季路裹飯應須問  
子來按莊子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  
曰子桑殆疾矣裹飯往食之則裹飯者子輿非  
子來亦誤也又謝黃師是送酒詩偶逢元放覓

柱杖不覺麴生來坐隅檢左慈元放傳無柱杖  
酒事按抱朴子列仙傳孔元方每飲酒以柱杖  
卓地倚之倒其身頭在下足在上則柱杖酒事  
乃孔元方非左元放亦誤也又和李邦直詩恨  
無楊子一區宅嬾卧元龍百尺樓按陳登字元  
龍許汜與劉備在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  
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汜寧有  
事邪汜曰昔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

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卧使客卧下牀備曰君  
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無救世之意而求田  
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當與君語如  
小人欲卧百尺樓上卧君于地何止上下牀之  
間邪表大笑則百尺樓者劉備非元龍亦誤也  
又豆粥詩溼薪破竈自燎衣飢寒頓解劉文叔  
按漢史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至南宮縣遇  
大風雨引車入道旁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

光武對竈燎衣馮異進麥飯非豆粥若蕪羹亭  
豆粥則無溼薪破竈燎衣等事亦誤也又和劉  
景文聽琵琶詩猶勝江左狂靈運共鬪東昏百  
草鬚按唐劉夢得嘉話晉謝靈運美鬚臨刑施  
爲南海祇洹寺維摩塑像鬚寺人寶惜初無虧  
損至中宗朝安樂公主五日鬪百草欲虜物色  
令馳驛取之又恐爲他所得盡棄其餘則以靈  
運鬚鬪百草者唐安樂公主非齊東昏侯亦誤

也又會獵詩不向如臯閑射雉歸來何以得卿  
卿按左傳昭公二十八年賈大夫娶妻美御以  
如臯射雉獲之杜氏注爲妻御之臯澤則如當  
訓之非地名亦誤也又海市詩潮陽太守南遷  
歸喜見石廩堆祝融按韓退之謁衡嶽詩紫蓋  
連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又云竄逐蠻夷  
幸不死故以爲退之遷潮陽歸日作是未詳退  
之先謫陽山令徙掾江陵日委舟湘流往觀衡



嶽之語乃云潮陽太守南遷歸亦誤也周詩大  
姒嗣徽音者大姒嗣大任耳大任于大姒君姑  
也有嗣之義司馬文正行狀二聖嗣位哲宗于  
神廟爲子曰嗣位則可宣仁后于神廟爲母曰  
嗣位則不可亦誤也又二疏贊孝宣中興以法  
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  
使知區區不足驕士三良臣謂蓋寬饒韓延壽  
楊惲也意以孝宣殺此三人故二疏去之耳按

漢史孝宣地節三年疏廣爲皇太子太傅兄  
受爲少傅至元康四年俱謝病去後二年當神  
雀二年九月司隸校尉蓋寬饒下有司自殺又  
二年當五鳳元年十二月左馮翊韓延壽棄市  
又一年當五鳳二年十二月平通侯楊惲要斬  
皆在二疏去之後以二疏因殺三人而去者亦  
誤也佛書日月高懸盲者不見日喻眇者不識  
日眇能視非盲也豈不識日亦誤也又序謝自

然欲過海求師或謂蓬萊隔弱水三萬里不可到天台有司馬子微身居赤城名在縫闕可往從之自然可還授道于子微白日仙去按子微以開元十五年死于王屋山自然生于大曆五年至貞元十年仙去是子微死四十二年自然始生乃云自然授道于子微亦誤也東坡信天下後世者寧有誤邪予應之曰東坡累語千百尚信天下後世也童子更曰有是言凡學者之

誤亦許矣予曰爾非東坡奈何

程文簡公父元白官止縣令以文簡貴贈太師類無可書歐陽公追作神道碑至九百餘言世以爲難韓忠獻公會祖惟古無官以忠獻貴贈太保益無可書李邦直追作神道碑至三百餘言其文無一贅語世尤以爲難也

呂獻可以追尊濮園事擊歐陽公如曰具官某首開邪議妄引經證以枉道悅人主以近利負先

帝者凡十四章具載獻可奏議中司馬文正作序乃首載歐陽公諫臣論以爲誠言文正之意以獻可能盡歐陽公所書諫臣之事使歐陽公無得以怨歎抑以歐陽公但能言之獻可實能行之也不然獻可排歐陽公爲邪反以歐陽公之論序獻可之奏又以爲誠言可乎歐陽公晚著濮議一書專與獻可諸公辨獨歸過獻可爲甚矣

孔子自謂不及顏回曹孟德祭橋玄文云爾東坡醉白堂記亦云

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于河至于泉陽漁者豫苴舉網得之龜來見夢于宋元王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云云出史記龜策列傳韓退之孟東野失子詩云東野夜得夢有夫玄衣巾實用此事

東坡旣遷黃岡京師盛傳白日仙去神廟聞之對

左丞蒲宗孟嘆惜久之故東坡謝表有云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爲已死飢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也

曾南豐讀歐陽公畫錦堂記來治于相真州東園記泛以画舫之舟二語皆以爲病

新刻

蘇子自語不以歐陽公畫錦堂記爲病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十七

宋邵 博著

明毛 晉訂

嘉祐六年三月仁皇帝幸後苑召宰執侍從臺諫  
館閣以下賞花釣魚中觴上賦詩晴旭暉暉花  
盡開氤氳花氣好風來游絲晉絮縈行仗墮葉  
飄香入酒杯魚躍紋波時潑刺鷺流深樹久徘  
徊青春朝野方無事故許歡遊近侍陪宰相韓

琦樞密曾公亮參政張昇孫抃副樞歐陽脩陳  
旭以下皆和帝獨稱賞韓琦輕陰閣雨迎天步  
寒色留春送壽杯之句時翰林學士承旨宋祁  
久疾在告明日和詩來上帝覽之已悵然不數  
日祁薨益加震悼云

真宗嘗問楊大年見比紅兒詩否大年失對每語  
子孫爲恨後諸孫有得于相國寺庭雜賣故書  
中者蓋唐末羅蚪羅鄴羅隱兄弟俱有文時號

三羅蚪登科從事坊州有營妓小字紅兒先爲  
郡將所嬖人不敢近蚪亦悅之郡將不能容蚪  
棄官去然于紅兒猶不忘也擬諸美物作比紅  
兒詩百首事出摭言亦畧見太平廣記中大年  
不知何也

嘉祐中侍從官列薦國子博士梅堯臣宜在館閣  
仁皇帝曰能賦一見天顏萬人喜卻回宮路樂  
聲長者也蓋帝幸景靈宮堯臣有詩或傳入禁

中帝愛此二語召試賜等竟不登館閣以死  
兖州之東有漏澤每夏中頻雨則積水彌望至秋  
分後聲起水中如雷一夕盡涸初不可測奇石  
林立或尋其下得穴水自此入李衛公平泉有  
石刻字曰漏澤作亭其前曰魯石有詩云魯客  
持相贈瓊環乃不如者兖之漏澤石也

國史補載韓退之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峰度不可  
返發狂慟哭賴華陰令百計取得之或云無是  
事予讀退之荅張徹詩云洛邑得休告華山窮  
絕陁倚巖睨海浪引袖拂天星日駕此回轄金  
神所司刑泉紳拖脩白石劒攢高青磴蘇達拳  
跼梯飈飈伶俚悔狂已咋齒垂誠仍鑄銘可信  
國史補不妄

韓退之使鎮州題壽陽驛云風光欲動別長安春  
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并巷柳馬頭唯有月  
團團鎮州歸再賦云別來楊柳街頭樹擺撼春

風祗欲飛還喜小園桃李在留花不發待郎歸  
孫子陽爲予言近時壽陽驛發地得二詩石唐  
人跋云退之有倩桃風柳二妓歸途聞風柳已  
去故云後張籍祭退之詩云乃出二侍女合彈  
琵琶箏者非此二人邪

錢昭度有食梨詩云西南片月充腸冷二八飛泉  
繞齒寒予讀樂府解題并謎云二八三八飛泉  
仰流蓋二八三八爲五八五八四十也四十爲

### 井字

黃魯直詩云山椒欲雨好雲氣湖面迎風生水紋  
汪彥章用其體云野田無雨出龜兆湖水得風  
生穀紋昔宋景文問晏元獻劉夢得灤西春水  
穀紋生生字當作何義元獻云作生于穀紋意  
不合當作生熟之生景文歎服以爲妙語今彥  
章以生對出則作生長之生矣豈不聞元獻之  
說邪



王元之濟州人年七八歲已能文畢文簡公爲郡  
從事始知之間其家以磨麵爲生因令作磨詩  
元之不思以對但存心裏正無愁眼下遲若人  
輕着力便是轉身時文簡大奇之留于子弟中  
講學一日太守席上出詩句鸚鵡能言爭似鳳  
坐客皆未有對文簡寫之屏間元之書其下蚶  
蠲雖巧不如蠶文簡歎息曰經綸之才也遂加  
以衣冠呼爲小友至文簡入相元之已掌書命

矣

唐人知貢舉者有詩云梧桐葉落井亭陰鏤閉朱  
門試院深嘗是昔年辛苦地不將今日負初心  
後爲下第者裁作五言以誚之出嵐齋記  
嘗見南唐李侯撮襟書宮人慶奴扇云風情漸  
老見春羞到處銷魂感舊遊多謝長條似相識  
強垂煙態拂人頭

唐荆州每解送舉人多不成名號曰天荒至劉蛻

舍人以荊州解及第號破天荒東坡嘗以詩二  
句遺瓊州進士姜唐佐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  
端合破天荒用此事也題其後云待子及第當  
續後句後唐佐自廣州隨計過許昌見穎濱時  
東坡已下世相持出涕穎濱爲足成其詩云生  
長茅間有異方風流稷下古諸姜適從瓊管魚  
龍窟秀出羊城翰墨場滄海何曾斷地脉白袍  
端合破天荒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東坡眼日

長

李士寧蓬州人有異術王荆公所謂李生坦蕩蕩  
所見實奇哉者熙寧中宗室世居獄連士寧呂  
惠卿初叛荆公欲深文之以侵荆公神宗覺之  
亟復相荆公平生好辭官不復辭自金陵  
連日夜以來惠卿罷去士寧止從編置初士寧  
贈荆公詩多全用古人句荆公問之則曰意到  
卽可用不必皆自己出又問古有此律否士寧

笑曰孝經孔子作也每章必引古詩孔子豈不能自作詩者亦所謂意到即可用不必皆自己出也荆公大然之至辭位遷觀音院題薛能陸龜蒙二詩于壁云江上悠悠不見人十年一覺夢中身慙慙爲解丁香結放出枝頭自在春蠟屐尋苔認舊蹤隔溪遙見夕陽春當年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用士寧體也後又多集古句如胡笳曲之類不一夫子曳杖之歌有秦

山其頽哲人其萎之語唐天寶中長安雨大水寧王薨謚曰冬凌樹稼達官怕熙寧中京師雨水冰又華山崩阜頭谷數千百丈壓七村之人時王荆公爲相變亂典常徵斂財利識者危之適韓魏公薨荆公作挽詩云木稼曾聞達官怕山頽果見哲人萎遂以魏公當之潘邠老云花妥鶯梢變溪喧獺趁魚妥音墮乃韻邠老不知秦音以落爲妥上聲如曰雨妥花妥之類少陵

秦人也

唐詩家有假對律曰牀頭兩甕地黃酒架上一封  
天子書又三人錨脚坐一夜掉頭吟又鬚欲霜  
一青女官猶佐子男等句是也或鄙其不韻如杜  
一子美枸杞因吾有雞棲奈汝何又飲子頻通汗  
懷君想報珠杜牧之當時物議朱雲小後代聲  
名白日懸亦用此律也

經來白馬寺僧到赤馬年唐僧靈澈語東坡海會

殿上梁文全取之陶淵明讀山海經詩云形  
無千歲蓋校本之誤迺形天舞千戚耳按山海  
經海中有獸名形天每出水必銜千戚而舞云  
王荆公步月中山蔣穎叔爲發運使過之傳呼甚  
寵荆公意不悅穎叔喜談禪荆公有詩云怪見  
傳呼殺風景不知禪客夜相投按李義山雜纂  
殺風景門月下傳呼用此事

唐史中和四年六月時普以黃巢首上行在者僞

也東西二都舊老相傳黃巢實不死其爲尚讓所急陷太山狼虎谷乃自髡爲僧得脫往投河南尹張全義故巢黨也各不敢識但作南禪寺以舍之予數至南禪壁間画僧巢也其狀不逾中人唯正蛇眼爲異耳老人言更有故寫真絹本尤奇巢題詩其上云猶憶當年草上飛鐵衣脫盡挂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獨凭闌干看落暉爲李易初取也

慶曆中翰林侍讀學士淑守鄭州題周少主陵云弄耜牽車挽鼓催不知門外倒戈回荒墳斷隴才三尺剛道房陵半仗來時上命淑作陳文惠公堯佐墓銘淑書堯佐好爲小詩間有奇句及有厯復弗咸等語陳氏子弟請易去淑以文先奏御不可易陳氏子弟恨之刻淑周陵詩于石指倒戈爲謗上亦以藝祖應天順人非逼伐而取之落淑學士淑上章辨尚書之義蓋紂之前

徒自倒戈攻紂非武王倒戈也上知淑深于經術待之如初宋內翰祁曰白公云戶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其獻臣之謂乎獻臣淑之字也爲文尤古奧有樊宗師體

王羲之傳山陰道士好養鸞羲之往觀意甚悅欲得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鸞以去李太白送賀監詩乃云鑑湖流水春始波狂子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

見應寫黃庭換白鸞世人有以右軍寫黃庭換鸞者又承太白之誤耳李太白俠客行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元微之俠客行云俠客不怕死怕死事不成事成不肯藏姓名或云二詩同詠俠客而意不同如此予謂不然太白詠俠不肯受報如朱家終身不見季布是也微之詠俠欲有聞于後世如聶政姊之死恐終滅吾賢弟之名是也

少陵陶冶性情存底物本顏之推至于陶冶性情  
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又少陵悲君隨  
燕雀薄宦走風塵本陳勝與人傭耕之語也又  
少陵上君白玉堂侍君金華省本班固自敘時  
上方嚮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金  
華殿中也又少陵露井凍銀牀本晉書樂誌淮  
南篇後園鑿井銀作牀金餅素練汲寒漿也又  
少陵春水船如天上坐本沈雲卿船如天上坐  
人似鏡中行船如天上去魚似鏡中懸也或以  
此論少陵之妙予謂少陵所以獨立千載之上  
者不但有所本也三百篇之作果何本哉

卷一百一十四 地理志

出金少刻之於平野少遠而後歸於平野

人以農中平曠收天土其地廣而多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十八

宋邵博著

明毛晉訂

歐陽公每哦太白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  
鷺洲之句曰杜子美不道也予謂約以子美律  
詩青天外其可以白鷺洲爲偶也  
退之石鼓詩體子美八分歌也

義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

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時新洙泗輟微響漂流  
遠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  
爲事誠慤懃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  
車去不見所問津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但  
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予昔與蘇仲虎會清溪  
真覺僧房客有出東坡書淵明此詩者仲虎曰  
大父平生愛寫此詩于士友間數見之予曰伏  
義神農出上古所謂莫之爲而任其自然下此  
始有傳然事多僞而不實孔子特彌縫之使天  
下後世曰聖人而不敢議功德被于堯舜以降  
其賢豈不遠哉如汲郡魏襄王家中所得竹簡  
文字淵明固不廢也東坡論武王非聖人不知  
言者已駭然不服其可與論淵明此意也仲虎  
不覺起立曰可畏哉淵明故反曰吾醉中謬言  
當恕也

劉中原父望歐陽公稍後出同爲昭陵侍臣其學

問文章勢不相下然相樂也歐陽公喜韓退之文皆成誦中原父戲以爲韓文究每戲曰永叔于韓文有公取有竊取竊取者無數公取者粗可數永叔贈僧云韓子亦嘗謂收斂加冠巾乃退之送僧澄觀我欲收斂加冠巾也永叔聚星堂燕集云退之嘗有云青蒿倚長松乃退之醉留孟東野自慙青蒿倚長松也非公取乎歐陽公以退之讀墨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爲叛道

中原父笑曰永叔無傷事主也

杜子美飲中八仙歌其句云左相日興廢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杯樂聖稱世賢世賢二字殆不可曉或云世字當作避字寫本誤也蓋左相者李適之也有直聲右相李林甫姦邪適之議論數不同自免去有詩云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試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子美銜杯樂聖稱避賢者正用適之詩語也

韓退之與孟東野鬪雞聯句有云神槌困朱亥古  
本云袖槌用史記朱亥袖四十斤鐵槌殺晉鄙  
事也

韓熙載畜妓樂數百人奉入爲妓爭奪以盡至貧  
乏無以給夕則敝衣屨作瞽者負獨絃琴隨房  
歌鼓以丐飲食東坡謝元長老衲裙詩云欲教  
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用其事也然予  
獨未達東坡之意

古樂府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  
鏡飛上天藁砧鉄也問夫何在重山出字夫出  
也何當大刀頭刀頭有環何時還也破鏡飛上  
天月半還也如李義山空看小垂手忍問大刀  
頭宋子京曾損歸書憑鯉尾莫令殘月誤刀頭  
俱用此事云

杜子美贈韋左丞詩竊効貢公喜難甘原憲貧原  
憲貧所自不一貢公喜注引王陽入仕貢禹彈

冠事雖是而無貢公喜二字予讀劉孝標廣絕  
交論云王陽登則貢公喜此其自也

杜子美青青竹笋迎船出日日江魚入饌來後得  
古本日日作白白不但于句甚偶其思致亦不  
同

張籍老將詩云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爲數  
奇古人傳誦以爲佳句按漢書天幸二字乃霍  
去病非衛青也漢書音義數音朔則亦不可對

天矣

杜子美贈高適詩云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退  
之贈張功曹詩云判 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  
塵埃間杜牧之寄姪阿宜詩云一語不中治鞭  
捶身滿瘡蓋唐參軍簿尉有罪加撻罰如今之  
胥吏也高子勉親見山谷云爾予初疑其不然  
因讀唐史代宗命劉晏考所部官善惡刺史有  
罪者五品以上劾治六品以下杖訖奏參軍簿

尉不足道也

杜審言字必簡子美大父也景龍初爲國子監主簿和韋承慶山莊詩五首逕轉危峰碧橋斜缺岸妨玉泉移酒味石髓換粳香綰霧青條弱牽風紫蔓長猶言行樂少別向後池塘攢石當軒倚懸泉度牖飛鹿麝銜妓席鶴子曳童衣園果嘗難遍池蓮摘未稀卷簾先待月應在醉中歸携琴遶碧紗搖筆弄青霞杜若幽林草芙蓉曲

沼花宴遊成野客形勝得山家往往留僊步登攀日易斜野興城中發朝英物外求情懸朱紱望契動赤城遊海燕巢書閣山雞舞回樓雨餘清更晚共坐北巖幽賞翫奇他日高深處此時地爲八水背峰作九山疑池靜魚偏逸人閑鳥欲欺青溪留別興更與白雲期味其句法知子美之詩有自云

舒州峯頂寺有李太白題詩夜宿峯頂寺舉手捫

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曾子山始見之  
不出于集中亦恐少作耳

國史先大父康節傳云與常秩同召某卒不起褒  
矣故大父之葬門生挽詩有地下若逢常處士  
抑揄應笑贈官來之句

古今詩人多以記境熟語或相類鮑明遠云昔如  
鞞上鷹今似檻中猿杜子美云昔如縱壑魚今  
如喪家狗王荆公云昔如下擊三鶻拳今如倒

曳九牛尾李太白云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  
杜牧之云故鄉七十五長亭選詩云流波戀舊  
浦行雲思故山太白云水忽戀前浦雲猶歸舊  
山嵇叔夜云委性命今任去留陶淵明云曷不  
委心任去留方干云蟬曳殘聲過別枝蘇子美  
云山蟬帶響穿疎戶韋應物云野渡無人舟自  
橫寇萊公云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王元之  
云謫居思遁世多病厭浮生萊公云愁多怯秋

夜病久厭人生唐人云人心勝潮水相送過潯陽梅聖俞云寒潮如特送不肯過湓城元之云燒殘灰燼方分玉撥盡寒沙始見金杜子美云坐槎頑石方逢玉盡撥寒沙始見金杜子美云坐飲賢人酒門聽長者車荆公云室有賢人酒門多長者車唐人云萬井閭閻皆禁火九原松柏自生煙聖俞云千門皆禁火九野自生煙劉夢得云藥性病生諳于鵠云病多諳藥性唐人云

中流見樹影兩岸聞鍾聲張祐云樹影中流見鍾聲兩岸聞諸名下之士豈相剽竊者邪

杜祁公齒落詩有剛須饒舌在寒不爲唇亡之句時年八十其警策尚如此

李太白詩我醉欲眠卿可去陶潛語也杜子美使君自有婦選中羅敷詩語也泥汗后土何嘗乾宋玉九辯語也

杜子美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王子韶云無風



閩身後錄 八  
谷名不夜城名嘗親至其地如李義山錦瑟詩  
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莊生望帝  
皆瑟中古曲名

杜子美以鄭李對文章嚴僕射對望鄉臺春苜蓿  
對霍嫖姚正冠對吹帽又云軒墀曾寵鶴如鶴  
乘軒左氏傳注云軒大夫車也非軒墀之軒或  
以爲病惟知詩者能辨之

杜子美飲中八仙歌知章騎馬似乘船又天子呼

來不上船用兩船字韻汝陽三斗始朝天又舉  
頭白眼望青天用雨天主韻蘇晉長齋繡佛前  
又皎如玉樹臨風前又脫帽露頂王公前用三  
前字韻眼花落井水底眠又長安市上酒家眠  
用兩眠字韻牽牛織女詩蛛絲小人態曲綴瓜  
果中又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用兩中字韻  
李太白高陽歌云鸕鷀杓鸚鵡杯百年三萬六  
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用兩杯字韻廬山謠云

影落前湖青黛光金闕前開二峰長又翠影紅  
霞映朝日鳥飛不到吳江長用兩長字韻韓退  
之李花詩水盤夏薦碧實脆斥去不御慙其花  
又誰堆平地萬堆雪剪刻作此連天花用兩花  
字韻雙鳥詩兩鳥各閉口萬象銜口頭又百舌  
舊饒聲從此常低頭用兩頭字韻示爽詩冬夜  
豈不長達旦燈燭然又此來南北近里閭故依  
然用兩然字韻猛虎行猛虎死不辭但慙前所

爲又親故且不保人誰信汝爲用兩爲字韻子  
美太白退之于詩無遺恨矣當自有體邪

杜子美詩將軍只數霍嫖姚對苑馬總歸春苜蓿  
嫖姚字如律當讀平聲又云杖黎妨躍馬不是  
故離羣離字如律當讀平聲漢書音義嫖姚字  
皆讀去聲音鰲鷁檀弓離羣索居釋文離字讀  
去聲力智反音利退之云凡爲文辭宜畧識字  
有以也

王荆公以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薄  
韓退之矣然喜深將策試驚窳仰檐窺又氣嚴  
當酒暖灑急聽窗知皆退之靈詩也荆公詠雪  
則云借問火城將策試何如靈屋聽窗知全用  
退之句也去古人陳言以為鮮用古人陳言乃  
爲是邪

東坡與陳傳道書云知傳道日課一詩甚善此技  
雖高才非甚習不能工蓋梅聖俞法也又韓少

師云梅聖俞學詩日欲極賦象之工作挑燈杖  
子詩尚數十首李邕鄆諸孫亨仲云吾家有梅  
聖俞詩善本世所傳多爲歐陽公去其尤者忌  
能名之或壓也予謂歐陽公在諫路頗詆邯鄲  
公亨仲之言恐不實然會仲成云歐陽公有韓  
孟子文詞兩雄力相當孟窮苦纍纍韓富浩穰  
穰郊死不爲島聖俞發其藏等句聖俞謂蘇子  
美曰永叔自要作韓退之強差我作孟郊雖戲

語亦似不平也

謂各之近聖也予聞海聖公亦精識實為辨彈  
 聖俞新善本世所無為知聖公及其次善思  
 子精尚幾十首李泚潭精新亭中云吾家育蘇  
 州云蘇聖俞學精日始蘇頌象之工於蘇登妹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十九

宋邵 博著

明毛 晉訂

晁以道言王荆公與宋次道同爲羣牧司判官次道家多唐人詩集荆公盡卽其本擇善者籤帖其上令吏抄之吏厭書字多輒移荆公所取長詩籤置所不取小詩上荆公性忽畧不復更視唐人衆詩集以經荆公去取皆廢今世所謂唐

百家詩選曰荆公定者乃羣牧司吏人定也

宋子京罷守成都故事當爲執政未至宰相于兩地見次盡以他人充之子京聞報悵然有梁園賦罷相如至宣室釐殘賈誼歸之句言者又論蜀人不安其奢侈遂止爲鄭州望國門不得入久之再爲翰林承旨未幾不幸訃至成都士民哭于其祠者數千人謂不安其裔者誣矣宰相韓魏公也言者包孝肅也然子京先有碧雲漫有三年信明月長爲兩地愁之句竟不至兩地悲憤而沒世以爲讖云

呂申公帥維揚東坡自黃岡移汝海經從見之申公置酒終日不交一語東坡昏睡歌者唱夜寒斗覺羅衣薄東坡驚覺小語云夜來走卻羅醫博也歌者皆匿笑酒罷行後園中至更坐東坡卽几案間筆墨書歌者團扇云雨葉風枝曉白勻綠陰青子靜無塵閑吟遶屋扶疎句須信淵

明是可人申公見之亦無語

韓魏公與宋尚書同試中書賦琬圭宋公太息曰  
老矣尚從韓家郎君試邪蓋宋公文稱已著韓  
公以從官子弟二名登科然世尚未盡知也或  
聞韓公則愧謝曰某某敢望宋公報罷必矣已  
而韓公爲奏篇之首宋公反出其下後韓公帥  
中山作閱古堂宋公詞有云聽說中山好韓家  
閱古堂画圖名將相刻石好文章韓公見之不

悅

王荆公初執政對客悵然曰投老欲依僧耳客曰  
急則抱佛脚公微笑曰投老欲依僧古人全句  
客曰急則抱佛脚亦全俗語也然上去投下去  
脚豈不爲的對邪公遂大笑

蘇仲虎言有以澄心紙東坡書者令仲虎取京師  
印本東坡集誦其中詩卽書之至邊城歲暮多  
風雪強壓香醪與君別東坡閣筆怒目仲虎云

汝便道香醪仲虎驚懼久之方覺印本誤以春醪爲香醪也

劉夢得作九日詩欲用饒字以五經中無之輟不復爲宋子京以爲不然故子京九日食饒有詠云飈館輕霜拂曙袍糗餈花飲鬪分曹劉郎不敢題饒字虛負詩中一世豪遂爲古今絕唱糗餌粉餈饒類也出周禮詩豪白樂天目夢得云李太白僧伽歌云此僧本住南天竺爲法頭陀來

此國又云嗟予落泊江淮久罕遇真僧說空有時僧伽已顯于淮泗之上矣豪傑中識郭子儀隱逸中識司馬子微浮屠中識僧伽則太白亦異人也哉

白樂天長恨歌有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成眠之句寧有興慶宮中夜不燒蠟油明皇帝自挑燈者乎書生之見可笑耳

元和中處士唐衢善哭聞白樂天謫輒大哭衢後



死樂天有詩云何當向墳前還君一掬淚

晁以道問予梅二詩何如黃九予曰魯直詩到人愛處聖俞詩到人不愛處以道爲一笑

柑橘二物草木書各爲一條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曰洞庭春色東坡之賦皆用橘事豈以橘條下云其類有朱柑乳柑黃柑石柑乎大柑無故事名洞庭春色亦橘也

歐陽公于詩主韓退之不主杜子美劉中原父每不然之公曰子美老夫清晨梳白頭玄都道士來相訪之句有俗氣退之決不道也中原父曰亦退之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之句之類耳公賞中原父之辯一笑也

南人謂象齒爲白暗犀角爲黑暗少陵詩云黑暗通蠻貨用方言也

李太白詩云昔作芙蓉花今爲斷腸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按陶弘景僊方注云斷腸草不

可食其花美好名芙蓉

李習之韓退之孟東野善習之于文退之所敬也  
退之與東野唱酬傾一時習之獨無詩退之不  
議也尹師魯歐陽永叔梅聖俞善師魯于文  
叔所敬也永叔與聖俞唱酬傾一時師魯獨  
詩永叔不議也習之師魯之于詩以爲不足作  
邪抑不能也

夔峽之人歲正月十百爲曹設牲酒于田間已而

衆操兵大噪謂之養

去聲

烏鬼長老言地近烏

蠻戰場多與人爲厲用以禳之沈存中疑少陵  
家家養烏鬼其自也疏詩者乃以鷓鴣別名烏  
鬼予往來夔峽間問其人如存中之言鷓鴣亦  
無別名

華州齊雲樓有唐昭宗詞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  
中蒲中鸛鵲樓有唐太宗詩昔乘匹馬至今駕  
六龍來其英偉悽怨之氣何祖孫不同也

東坡爲董毅夫作長短句文君壻知否笑君卑辱  
奇語也文君壻猶虞姬壻云今刻本者不知有  
自改文君細知否可笑耳

東坡別李公擇長短句憑仗飛魂招楚些我思君  
處君思我退之與孟東野書以余心之思足下  
知足下懸懸于余之意也

宋子京在翰林時同院李獻臣以次有六學士一  
日張貴妃詞頭下議行告庭之禮未決子京遽

以制上妃怒抵于地曰何學士敢輕人子京出  
知安州以長短句詠燕子有因爲銜泥汗錦衣  
垂下珠簾不敢歸之句或傳入禁中仁皇帝覽  
之一歎尋召還玉堂署

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  
傷別樂遊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  
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李太白詞也予嘗秋日  
餞客咸陽寶釵樓上漢諸陵在晚照中有歌此

詞者一坐悽然而罷

夔州營妓爲喻廸孺扣銅盤歌劉尚書竹枝詞九  
解尚有當時含思宛轉之豔他妓者皆不能也  
廸孺云歐陽詹爲并州妓賦高城已不見况乃  
城中人詩今其家尚爲妓詹詩本亦尚在妓家  
夔州其先必事劉尚書者故獨能儔當時之聲  
也

僊女是董雙成桂殿夜涼吹玉笙曲終卻從天官

去萬戶千門空月明河漢女玉鍊顏雲駟往往  
到人間九霄有路去無迹裊裊天風吹佩環李  
太尉文饒迎神送神二曲子遊秦尚有能宛轉  
度之者或并爲一曲謂李太白作非也

程叔微云伊川聞誦晏叔原夢魂慣得無拘檢又  
踏楊花過謝橋長短句笑曰鬼語也意亦賞之  
程晏三家有連云

晏叔原臨淄公晚子監穎昌府許田鎮手寫自作

長短句上府帥韓少師少師報書得新詞盈卷  
蓋才有餘而德不足者願郎君捐有餘之才補  
不足之德不勝門下老吏之望云一監鎮官敢  
以杯酒間自作長短句示本道大帥以大帥之  
嚴猶盡門生忠于郎君之意在叔原爲甚豪在  
韓公爲甚德也

予嘗見東坡一帖云王十六秀才遺拍板一串意  
予有歌人不知其無也然亦有用陪傅大士

金剛經耳字畫奇逸如欲飛動魯直作小楷書  
其下云此拍板以遺朝雲使歌公所作滌庭芳  
亦不惡也然朝雲今爲惠州土矣予意韓退之  
張籍翰墨間亦無此一段風流耳

東坡赤壁詞灰飛燼滅之句圓覺經中佛語也

東嶽赤墾隨次乘壑城之白圓覺塔中謝請出  
遊謙鐘墨間亦無此一與恩然耳

亦不惡也然博雲今爲惠陝土矣予意轉愚之  
其下云此昨林以爲博雲軒雅公視非對到亦  
金剛盤耳字畫咨茲收卷紙隨曾直并十林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

宋邵博著

明毛晉訂

仁皇帝問王懿敏素曰大僚中孰可命以相事者  
懿敏曰下臣其敢言帝曰姑言之懿敏曰唯宦  
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憮然有間曰  
唯富弼耳懿敏下拜曰陛下得人矣既告大庭  
相富公士大夫皆舉笏相賀或密以聞帝益喜

曰吾之舉賢于夢卜矣

神宗問周世宗何如馮公京曰世宗威勝于德故  
享國不永王荆公曰世宗之殂遠邇哀慕非無  
德也荆公率以強辨勝同列不知馮公之對迺  
藝祖之語見三朝寶訓云

王荆公初參政事下視廟堂如無人一日爭新法  
怒目諸公曰君輩坐不讀書耳趙清獻同參政  
事獨折之曰君言失矣如臯夔稷契之時有何

書可讀荆公默然

憲成李公及爲杭州不游宴一日遇雪命促飲具  
郡僚不無意于歌舞高會也乃訪林和靖于孤  
山清談同賞又曰飲食外不市一物至去官唯  
買白樂天集一部

傅獻簡公云司馬文正公力辭樞近嘗勉以主上  
眷意異等得位庶可行道道不行去之可也公  
正色曰古今爲此名位所誘虧喪名節者不少



國身復金 二  
矣卒辭不就文潞公曰司馬君實操行直當求  
之古人中也

傅獻簡與杜祁公取未見石刻文字二本皆踰千  
言各記一本祁公再讀獻簡一讀覆誦之不差  
一字祁公時年踰七十矣光祿丞趙樞在坐見  
之

韓魏公文潞公先後鎮北門魏公時朝城令杖一  
守把兵方二下兵輒悖罵不已令以送府公問

兵實悖令否曰實曰汝禁兵旣在縣有役則有  
階級矣卽判送狀領赴市曹處斬從容平和如  
常時衆見其投判筆方知有異潞公時復有外  
縣送一兵犯如前者公震怒問虛實兵以實言  
亦判送狀處斬擲其筆二公之量不同魏公則  
彼自犯法吾無怒焉潞公異稟雄豪姦惡不容  
也劉器之爲韓瓘云

東坡論張文定以一言曰大曰惟天爲大惟堯則

之天下未嘗一日無士而仁宗之世獨爲多士者以其大也賈誼嘆細德之嶮微知鳳鳥之下閔溝瀆之尋常知吞舟之不容傷時無是大者以容已也蓋天下大器也非力兼萬人其孰能舉之非仁宗之大其孰能容此萬人之英乎世以爲知言神宗嘗問文定識王安石否曰安石視臣大父行也臣見其大父曰安石髮未卅衣短褐布身瘡疥役灑埽事一蒼頭耳故荆公亦畏其大不敢與之爭辨日錄中盡詆前輩諸公獨于文定無譏云

劉器之曰吾從司馬公五年得一語曰誠請問其目則曰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至臻其道則一也又問所以致力公喜曰問甚善自不妄語入吾初甚易之退而自櫛括日之所行與所言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茲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有餘地矣

或問劉器之曰三代以下宰相學術司馬文正一人而已曰學術固也如宰相之才以圖回四海者未敢以爲第一蓋元祐大臣類豐于德而廉于才智也先人亦云司馬公所謂惟大人人格君心之非者以御史大夫諫大夫執法殿中勸講經幄用則前無古人矣

趙清獻公平生日所爲事夜必衣冠露香九拜手告于天應不可告者則不敢爲也

張堯封從孫明復先生學于南京其女子常執事左右堯封死入禁中爲貴妃寵遇第一數遣使致禮于明復明復閉門拒之終身

慶曆中富鄭公韓魏公俱少年執政頗務興作章郇公位丞相終日默然如不能言或問郇公富韓勇于事爲何如曰得象每見小兒跳躑戲劇不可訶止俟其抵觸牆壁自退耳方銳于跳躑時勢難遏也後富韓二公閱歷歲月經涉憂患

始知天下之事不可妄有紛更而王荆公者年少氣盛強項莫敵盡取祖宗典制變亂之二公不可救止而去始嘆郇公之言爲賢也

唐制唯給事中得封還制書康定間中旨劉從德妻王氏還前削遂國夫人富韓公爲知制誥封還詞頭知制誥今中書舍人也中書舍人繳詞頭自富公始王氏憊爲人初以后族出入禁中其父蒙正始因以通姦利云

呂申公云唯人主之眷不可恃

王荆公在半山使一老兵方汲泉埽地當其意譽之不容口忽誤觸燈檠卽大怒以爲不力逐去之參寥在坐私語他客云公以喜怒進退一老兵如在朝廷以喜怒進退士大夫也

王荆公與曾南豐平生以道義相附神宗問南豐卿交王安石最蚤安石何如人南豐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揚雄以吝故不及神宗遽曰安石

輕富貴不吝也南豐曰臣謂曰吝者安石勇于有爲吝于改過耳神宗領之

王荆公晚喜說字客曰霸字何以從西荆公以西在方域主殺伐累言數百不休或曰霸從雨不從西也荆公隨輒曰如時雨化之耳其學務鑿無定論類此如三經義頒于學官數年之後又自列其非是者奏請易去視古人懸諸日月不刊之說豈不誤學者乎

或譖胡宿于上曰宿名當爲去聲乃以入聲稱名尚不識豈堪作詞臣上以問宿宿曰臣名歸宿之宿非星宿之宿譖者又曰果以歸宿取義何爲字拱辰也故後易字武平

王荆公之子雱作荆公画像贊曰列聖垂教參差不齊集厥大成光于仲尼是聖其父過于孔子也雱死荆公以詩哭之曰一日鳳鳥去千年梁木摧是以兒子比孔子也父子相聖可謂無忌

憚者矣

楊大年爲翰林學士適禮部試天下士一日會鄉里待試者或云學士必持文衡幸預有以教之大年作色拂衣而入則曰於休哉大年果知貢舉凡程文用於休哉者皆中選而當時坐中之客半不以爲意不用也

東坡在翰苑薄暮中使宣召已半醉遽汲泉以漱意少快入對內東門小殿簾中出除目呂公著

司空平章軍國重事呂大防范純仁左右僕射既承旨宣仁后曰學士前年爲何官曰臣前年爲汝州團練副使今爲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陛下曰不關老身事曰遭遇皇帝陛下曰亦不關官家事曰豈出大臣論薦曰亦不關大臣事東坡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宣仁后曰久欲令學士知此是神宗皇帝之意帝飲食停匕箸

看文字宮人私相語必蘇軾之作帝每日奇才  
奇才但未及進用學士上僊耳東坡不覺哭失  
聲后與上亦泣左右皆泣已而命坐賜茶宣仁  
后又曰學士直須盡心事官家以報先帝東坡  
下拜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東坡爲王鞏云

東坡先謫黃州熙寧執政妄以陳季常鄉人任俠  
家黃之岐亭有世讎後謫惠州紹聖執政妄以  
程之才姊之夫有宿怨假以憲節皆使之甘心

焉然季常之才從東坡甚驩也

劉器之與東坡元祐初同朝東坡勇于爲義或失

之過則器之必約以典故東坡至發怒曰何處

把上

把去聲農人乘以事田之具

曳得一劉正

言來知得許多典故或以告器之則曰子瞻固  
所畏也若恃其才欲變亂典常則不可又朝中  
有語云閩蜀同風腹中有虫以二字各從虫也  
東坡在廣坐作色曰書稱立賢無方何得乃爾

器之曰某初不聞其語然立賢無方須是賢者  
乃可若中人以下多繫土地風俗安得不爲土  
習風移東坡默然至元符末東坡器之各歸自  
嶺海相遇于道始交驩器之語人云浮華豪習  
盡去非昔日子瞻也東坡則云器之鐵石人也  
司馬丞相薨于位程伊川主喪事專用古禮將祀  
明堂東坡自使所來弔伊川止之曰公方預吉  
禮非哭則不歌之義不可入東坡不顧以入曰

聞哭則不歌不聞歌則不哭也伊川不能敵其  
辨也

晁以道爲予言嘗親問東坡曰先生易傳當傳萬  
世曰尚恨某不知數學耳

李倣言東坡自海外歸毗陵病暑着小冠披半臂  
坐船中夾運河岸千萬人隨觀之東坡顧坐客  
曰莫看殺軾否其爲人愛慕如此

東坡倅錢塘日荅劉道原書云道原要刻印七史



固善方新學經解紛然日夜摹刻不暇何力及  
此近見京師經義題國異政家殊俗國何以言  
異家何以言殊又有其善喪厥善其厥不同何  
也又說易觀卦本是老鶴詩大小雅本是老鷄  
似此類甚衆大可痛駭時熙寧初王氏之學務  
爲穿鑿至此

安世月八日登對睽問甚渥太母首語及先公惻  
愴久之曰如司馬相公盡心朝廷何可更得君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一

宋邵博著

明毛晉訂

趙宥堂親見魯直晚年懸東坡像于室中每蚤作  
衣冠薦香肅揖甚敬或以同時聲名相上下爲  
問則離席驚避曰庭堅望東坡門弟子耳安敢  
失其序哉今江西君子曰蘇黃者非魯直本意  
東坡帥揚州曾收罷州學教授經真州見呂惠卿

惠卿問軾何如人攸曰聰明人也惠卿怒曰堯  
聰明舜聰明邪大禹之聰明邪攸曰雖非三者  
之聰明是亦聰明也惠卿曰軾學何人攸曰學  
孟子惠卿益怒起立曰何言之不倫也攸曰孟  
子以民爲重社稷次之此所以知蘇公學孟子  
也惠卿默然

李定自鞫東坡獄勢不可向一日于崇政殿門外  
語同列曰蘇軾奇才也俱不敢對又曰軾前二

三十年所作詩文引援經史隨問卽荅無一字  
之差真天下奇才也嘆息久之蓋世之公論至  
讎怨不可奪也

王彥霖繫年錄元祐六年三月神宗實錄成著作  
郎黃庭堅除起居舍人蘇子由不悅曰庭堅除  
日某爲尚書右丞不預聞也已而後省封還詞  
頭命格不行子由之不悅不平呂丞相之專乎  
抑不樂庭堅也庭堅字魯直蚤出東坡門下或

云後自欲各家類相失云

范文正公尹天府坐論呂申公降饒州歐陽公爲館職以書責諫官不言亦貶夷陵未幾申公亦罷後歐陽公作文正神道碑云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驩然相約共力國事天下之人皆以此多之文正之子堯夫以爲不然從歐陽公辨不可則自削去驩然共力等語歐陽公殊不樂爲蘇明允云范公碑爲其子弟擅于

石本改動文字令人恨之文正墓誌則富公之文也先是富公自歐陽公平章其書畧曰大都作文字其間有干着說善惡可以爲勸戒者必當明白其詞善惡煥然使爲惡者稍知戒爲善者稍知勸是亦文章之用也豈當學聖人作春秋隱奧微婉使後人傳之注之尚未能通又疏之疏之尚未能盡以至爲說爲解爲訓釋爲論議經千餘年而學者至今終不能貫徹曉了彌

謂如春秋者惟聖人可爲降聖人而下皆不可  
爲爲之亦不復取信于後矣學者能約春秋大  
義立法立例善則褒之惡則貶之苟有不得已  
須當避者稍微其詞可也不宜使後人千餘年  
而不知其意也若善不能勸惡不能戒則是文  
字將何用哉旣書之而惡者自不戒善者自不  
勸則人之罪也于文何過哉弼常病今之人作  
文字無所發明但依違模稜而已人之爲善固

不易有遭讒毀者有被竄斥者有窮困寒餓者  
甚則誅死族滅而執筆者但求自便不與之表  
顯誠罪人也人之爲惡者必用姦謀巧詐貨賂  
朋黨多方以逃刑戮況不止刑戮是逃以至子  
子孫孫享其餘蔭而不絕可謂大幸矣執筆者  
又■之不敢書其惡則惡者愈惡而善人常沮  
塞不振矣君子爲小人所勝所抑者不過祿位  
耳惟有三四寸竹管子向口角頭裏善貶惡使

善人貴惡人賤善人生惡人死須是由我始得不可更有所畏怯而噤默受不快活也向作希文墓誌蓋用此法但恨有其意而無其詞亦自謂希文之善稍彰姦人之惡稍暴矣今永叔亦云胸臆有欲道者誠當無所避皎然寫之洩忠義之憤不亦快哉則似以弼之說爲是也然弼之說蓋公是公非非于惡人有所加諸也如希文墓誌中所詆姦人皆指事據實盡是天下人

聞知者卽非矧意爲之彼家數子皆有權位必大起謗議斷不卹也初寶元慶曆間范公富公歐陽公天下正論所自出范公薨富公歐陽公相約書其事矣歐陽公後復不然何也予讀富公之書至汗出尚以春秋之誅爲未快嗚呼可畏哉

英宗初臨御韓魏公爲相富鄭公爲樞密相一日韓公進擬數官者策立有勞當遷官富公曰先

帝以神器付陛下此輩何功可書韓公有愧色  
後韓公帥長安爲范堯夫言其事曰琦便怕它  
富相公也

登州有婦人阿云謀殺夫而自承者知州許遵謂  
法因犯殺傷而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科故殺  
傷法而敕有因疑被執招承減等之制卽以按  
問欲舉聞意以謀爲殺之因所因得首合從原  
減事下百官議蓋鬪殺劫殺鬪與劫爲殺因故

按問欲舉可減以謀而殺則謀非因所不可減  
司馬文正公議曰殺傷之中自有兩等輕重不  
同其處心積慮巧詐百端掩人不備者則謂之  
謀直情徑行畧無顧慮公然殺害者則謂之故  
謀者尤重故者差輕今此人因犯它罪致殺傷  
他人罪雖得首原殺傷不在首例若從謀殺則  
太重若從鬪殺則太輕故酌中令從故殺傷法  
其直犯殺傷更無它罪者唯未傷則可首但係

已傷皆不可首今許遵欲將謀之與殺分爲兩事則故之與殺亦是兩事也且律稱得免所因之罪彼劫囚畧人皆是也已有所犯因而又殺傷人故劫畧可首而殺傷不原若平常謀慮不爲殺人當有何罪可得首免以此知謀字止因殺字生文不得別爲所因之罪也若以鬪殺與謀殺皆爲所因之罪從故殺傷法則是鬪傷自首反得加罪一等也自廷尉以下皆嫉許遵之

妄附文正公之議王荆公不知法好議法又好與人爲異獨主遵議廷尉以下爭之不可得卒從原減至荆公作相謀殺遂立按問舊法一問不承後雖自言皆不得爲按問時欲廣其事雖累問不承亦爲按問天下非之至文正公作相立法應州軍大辟罪人情理不可憫刑名無疑慮輒敢奏聞者並令刑部舉駁重行朝典不得用例破條蓋祖正以來大辟可憫與疑慮得奏



身行錄 七  
裁若非可憫非疑慮則是有司妄讞以幸寬縱  
豈除暴惡安善良之意乎文正公則辟以止辟  
正法也荆公則姑息以長姦非法也至紹聖以  
來復行荆公之法而殺人者始不死矣予嘗謂  
後漢張敏之議可爲萬世法曰孔子垂經典臯  
陶造法也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爲非也或以平  
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爲天地之性唯人爲貴殺  
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

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  
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卽爲災秋一物華卽  
爲異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而已  
蓋與司馬文正之議合也蘇黃門初嫉許遵之  
讞後復云遵子孫多顯者豈能活一人天理固  
不遺哉亦非也使妄活殺人者可爲陰功則被  
殺者之寃豈不爲陰譴乎

韓魏公自外上章歷數王荆公新法害天下之狀

神宗感悟諭執政亟罷之荆公方在告乞分司  
趙清獻公參政事曰欲俟王安石出令自罷之  
荆公既出疏駁魏公之章持其法益堅卒至敗  
亂天下識者于清獻公有遺恨焉

先人嘗言熙寧元豐間司馬文正范忠宣先後爲  
西都留臺吾皆從之遊至元祐初文正起爲宰  
相忠宣起爲樞密使吾見之其語言服用一如  
在西都時但忠宣顏色甚澤文正清苦無少異

吾以此窺忠宣其中豈尚以名位爲樂邪

予見司馬文正公親書一帖光年五六歲弄青胡  
桃女兒欲爲脫其皮不得女兒去一婢子以湯  
脫之女兒復來問脫胡桃皮者光曰自脫也先  
公適見訶之曰小子何得謾語光自是不敢謾  
語後公以誠學授劉器之曰自不謾語入東坡  
書公神道之石亦曰論公之德至于感人心動  
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以二言曰誠曰一云

韓忠獻公宋景文公同召試中選王德用帶平章  
事例當謝二公有空疎之謙言德用曰亦曾見  
程文誠空疎少年更宜廣問學二公大不堪景  
文至曰吾屬見一老衙官是納侮也後二公俱  
成大名德用已薨忠獻爲景文曰王公雖武人  
尚有前輩激勵成就後學之意不可忘也予得  
之李先仲王公外孫云

文潞公本姓敬其曾大父避石晉高祖諱更姓文

至漢復姓敬入本朝其大父避翼祖諱又更姓  
文初敬氏避諱各用其一偏或爲文氏或爲苟  
氏然敬字從著已力切  
音棘非苟也從支非文也俱  
非其一偏也

蘇東坡旣貶黃州神宗殊念之嘗語宰相王珪蔡  
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又曰  
軾不可姑用曾鞏鞏爲檢討官先進太祖總論  
已不當神宗之意未幾罷去東坡自黃岡移汝

日見行錄 十一  
墳舟過金陵見王荆公于鍾山留連燕語荆公  
曰子瞻當重作三國書東坡辭曰某老矣願舉  
劉道原自代云

元豐末司馬文正資治通鑑成進御丞相王珪蔡  
確見上問何如上曰當畧降出不可久留又咨  
歎曰賢于荀悅漢紀遠矣罷朝中使以其書至  
政事每葉縫合以睿思殿寶章睿思殿上禁中  
觀書之地也舍人王震等在省中從丞相來觀

丞相笑曰君無近禁巒以言上所愛重者

漢書卷之四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二

宋邵博著

明毛晉訂

熙寧年邊吏報北虜將入寇亟遣中貴人取兩河民車以爲戰備民大驚擾自宰執以下言不便者牆進俱不省時沈括存中爲記注一日侍筆立御座側上顧曰卿知籍車之事乎括曰未知車將何用上曰北虜以多馬取勝唯車可以當

之括曰胡之來民父子墳墓田廬皆當棄去復  
暇郵車乎朝廷姑籍其數而未取何傷上喜曰  
卿言有理何論者之紛然也括曰車戰之利見  
于歷世巫臣教吳子以車戰遂霸中國李靖用  
偏箱鹿角車以擒頡利臣但未知一事古人所  
謂輕車者兵車也五御折旋利于輕速今之民  
間錙車重大椎樸以牛挽之日不能行三十里  
少蒙雨雪則跬步不進故俗謂之太平車或可

施于無事之日恐兵間不可用耳上益喜曰  
人如此作朕者當更思之明日遂罷籍民車執  
政問括曰君以何術而立談罷此事上甚多太  
平車之說也括曰聖主可以理奪不可以言爭  
若車可用其敢以爲非括未幾遷知制誥

司馬文正公在洛陽修史日伊川先生程頤正叔  
爲布衣年尚少其見亦有時今爲伊川學者以  
文止齋記中有曰正叔云以爲字伊川者非也

楚王議建中字正叔耳然伊川後用文正薦勸講禁中未幾罷去先是劉莘老論曰紛紛之論致疑于程頤者直以謂自古以來先生處士皆盜虛名無益于用若頤者特以迂闊之學邀君索價而已天下節義之士樂道不出如頤等輩蓋亦不少彼無所援于上故不聞爾又以頤辭免爵命之言曰前朝召舉布衣故事具存是頤之自欲爲种放而亟欲得臺諫侍從矣不可不

察也聖人自有中道過之則偏天下自有常理背之則亂伏望審真僞重名器云云孔文仲論曰頤在經筵僭橫造請權勢滕口間亂以償恩讎致市井之間目爲五鬼之魁嘗令其助賈易彈呂陶及造學制詭謬童稚嗤鄙云云又曰頤汚下儉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宜放還田里以示典刑云云劉器之論曰程頤歐陽棐畢仲游楊國寶孫朴交



結執政子弟搢紳之間號五鬼又曰進言者必  
曰五鬼之號出于流俗不根之言何足爲據臣  
亦有以折之方今士大夫無不出入權勢之門  
何當盡得鬼名惟其陰邪潛伏進不以道故程  
頤等五人獨被惡聲孔子曰吾之于人也誰毀  
誰譽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矣蓋人之毀譽必以  
事驗之今衆議指目五人可謂毀矣然推考其  
迹則人言有不誣者臣請歷陳其說若程頤則

先以罪去云云蘇子瞻奏則曰臣素疾程頤  
姦形于言色因頤教誘孔文仲令以私意論事  
爲文仲所奏頤遂得罪云云又子瞻爲禮部尚  
書取伊川所修學制貶駁譏詆畧盡如蘇子瞻  
劉莘老孔文仲劉器之皆世之君子其于伊川  
先生不同如此至斥黨錮則同在禍中悲夫  
予爲校書郎時嘗問趙丞相元鎮云張天覺者首  
造元祐部黨之人也靖康初與范文正司馬文

正同追贈天下已非之公身任邪正之辨既未能追改更諡以文忠是與蔡公齊富公弼一等也可乎元鎮悵然曰蜀勾濤在從班游談有司不肖不能執法耳予見其有悔色亦不復言

某公在章獻明肅后垂箔日密進唐武氏七廟圖后怒抵之地曰我不作負祖宗事仁皇帝解之曰某欲但爲忠耳后旣上賓仁皇帝每日某心行不佳後竟除平章事蓋仁皇帝甚德大度不

念舊惡故也自某公死某公爲作碑誌極其稱贊天下無復知其事者矣某公受潤筆帛五千端云

王冀公久被真廟異眷晚居政府某州妖獄發盡以中外士大夫與妖人往來歌詩聞有云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王欽若真廟面責之冀公辨數四終不置則頓首曰臣官工部尚書安敢擅增至左僕射此理明甚而聖意終不解者無

他蓋臣福謝耳竟坐策免云

范直方誦忠宣荅德孺論邊事書云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中國與夷狄較勝負不唯不可勝兼亦不足勝雖勝亦非也嗚呼甚盛德之言也范文正公曰吾遇夜就寢卽自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爲之事相稱則鼾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

者

趙韓王微時求唐太宗骨葬昭陵下呂汲公帥長安醴泉民析居爭唐明皇腦骨訟于府曰得者富盛汲公取葬秦陵下

盧多遜南遷度大庾嶺憇一小家其媪頗能語言多遜詳問之則曰我中州仕族有子官亦浸顯爲宰相盧多遜挾私遠竄以死多遜中懷毒螫專犯法禁我留此嶺上以俟其過多遜之行甚

竄媼固不識卽倉皇避去

蘇子山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章子厚又  
以爲強奪民居下本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  
乃已不一二年子厚謫雷州亦問舍于民民曰  
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其報  
復如此

錢堅德基爲予言吾家先王歷唐末五季有茲吳  
越順事中國不敢效他霸府之僭恭俟真主之

出卽奉版籍歸于職方氏故自國朝以來學士  
大夫以忠孝名吾家無一議者至歐陽公始云  
得封落星石爲落星山制書知吳越亦嘗改元  
寶正著于史矣又歸田錄書思公子弟一歲四  
五竊公珊瑚筆格幸其以錢贖之若果然何子  
弟之不肖也思公尹洛日歐陽公出幕下特以  
國士遇之豈子弟中有不相驩者邪

李王煜以太平興國三年七月七日出生日錢王俶

以雍熙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日皆與賜器幣  
中使燕罷暴死並見國史

周世宗得李氏與契丹求援蠟書以爲名下淮甸  
藝祖得孟氏結太原蠟書以爲名下蜀二事正  
同

漢唐宦者可謂盛矣然官不至師保也一劉鋹有  
宦者七千餘人始有爲師保者藝祖旣縛鋹以  
來鑒其禍內侍不許過供泰官又鋹之宮輒名

龍德云

張侍中耆遺言厚葬晏丞相殊遺言薄葬二公俱  
葬陽翟元祐中同爲盜所發侍中壙中金玉犀  
珠充塞盜不近其棺所得已不勝負皆列拜而  
去丞相壙中但瓦器數十盜怒不酬其勞斲棺  
取金帶亦木也遂以斧碎其骨厚葬免禍薄葬  
致禍楊王孫之計疎矣

蜀靖恭先生楊匯源澈資介潔生遠方于朝廷故

實學士大夫譜牒皆能通貫其于中國之士范  
端明景仁內翰純夫尚書蘇子瞻門下侍郎子  
由外不論也杜門委巷之下著書賦詩人無知  
者獨予先君嘗薦于朝曰成都府布衣楊匯學  
行甚高志節甚苦于本朝典禮故家氏族奇字  
異書無所不知杜門陋巷若將終身當崇尚廉  
恥招徠逸遺之日如匯者委棄遠方誠爲可惜  
伏望朝廷特加聘召亦不報竟死于委巷之下

藏書萬籤古今石刻本過六一堂中集古錄所  
有者予校中祕書間爲信安郡王孟仁仲言之  
王一日侍上燕語及靖恭先生事上爲之一嘆  
將詔予許其家以書以金石刻本來上會予謝  
病去後先生之子知狀乃盡以其書其金石刻  
本投一部刺史曰上久欲得此爲我易一官如  
何部刺史知其不肖給曰諾盡私有之遺以酒  
漿數壺耳

歐陽公在政府寄潁州處士常秩詩云笑殺汝陰  
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公將休致又寄秩詩  
云賴有東鄰常處士披篋戴笠伴春鋤蓋公先  
爲潁州得秩于民伍中殊好之至公休致歸每  
接賓客必返退士初服秩已從王荆公之招公  
獨朝章以見愧之也秩入朝極其諛佞遂升次  
對蚤日著春秋學數十卷自許甚高以荆公不  
喜春秋亦絕口不言匿其書不出適兩河歲惡  
有旨青苗錢權倚閣王平甫戲秩曰君之春秋  
亦權倚閣矣後神宗遇秩浸薄荆公亦鄙之秩  
失節怏怏如病狂易或云自裁以死荆公尚表  
于墓蓋其失云

午蕞蓋其決云

决猶艸艸岐海丑畏迥云自決以及隄公尚决  
亦艸尚閣决艸輒紫豷并豷蕪其公决漏之决  
育首青苗幾艸尚閣王平甫豷并曰豷之豷豷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三

宋邵博著

明毛晉訂

予舊從司馬氏得文正公熙寧年辭樞筦出帥長  
安日手藁密疏公尋自免絕口不復言天下事  
矣其疏不見于傳家集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  
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  
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誨于安石

國見後錄  
始參政事之時卽指安石爲姦邪謂其必敗亂天下臣以爲安石止于不曉事與很復爾不至如誨所言今觀安石援引親黨磐據要津擠排異己以固權寵常自以己意陰贊陛下內出手詔以決外庭之事使天下之威福在己而謗議悉歸于陛下臣乃自知先見不如誨遠矣純仁與顥皆與安石素厚安石拔于庶僚之中超處清要純仁與顥覩安石所爲不敢顧私恩廢公

議極言其短臣與安石南北異鄉取舍異道臣接安石素疎安石待臣素薄徒以屢常同僚之故私心眷眷不忍輕絕而顥言之因循以至今日是臣不負安石而負陛下臣不如純仁與顥遠矣臣承乏兩制逮事三朝與國家義勳君臣恩猶骨肉覩安石專政逞其狂愚使天下生民被荼毒之苦宗廟社稷有累卵之危臣良懦愛身不早爲陛下別白言之軾與文紳皆疎遠小

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狼虎之怒上書對策指陳其失隳官獲譴無所顧慮此臣不如軾與文仲遠矣人情誰不貪富貴戀俸祿鎮覩安石營惑陛下以佞爲忠以忠爲佞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不勝憤懣抗章極言因自乞致仕甘受醜詆杜門家居臣顧惜祿位爲妻子計包羞忍恥尚居方鎮此臣不如鎮遠矣臣聞居其位者必憂其事食其祿者必任其患苟或不然

是爲盜竊臣雖無似嘗受教于君子不忍以身爲盜竊之行今陛下唯安石之言是信安石以爲賢則賢以爲愚則愚以爲是則是以爲非則非諂附安石者謂之忠良攻難安石者謂之讒慝臣之才識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議論固安石之所非今日之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慝者也伏望聖恩裁處其罪若臣罪與范鎮同則乞依范鎮例致仕或罪重于鎮則或竄或誅所不敢逃

取進止

司馬文正公曰呂獻可之先見吾不及也予慮後世得其言不得其事惑也有公門下士諫大夫劉安世器之書范景仁傳後語可信故書于下方熙寧中王介甫初參大政神考方厲精圖治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畢日刻旣晏例隔言事官于中庶須上入更衣復出以次贊引時呂獻可爲御史中丞司馬文正公爲翰林學士侍

讀邇英閣將趨經筵相遇于庭中文正公密問曰今日請見言何事邪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政文正公愕然曰以王介甫之文學行藝命下之日衆皆喜于得人奈何遽言之獻可正色曰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向然好執邪見不通物情輕信難回喜人佞已聽公言則美施于用則疎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之宰輔天下必受其禍文正公曰與公素爲心交苟有所懷

不敢不盡今日之論未見有不善之迹似傷恩  
遽或別有章疏願先進呈姑留是事更加籌慮  
可乎獻可曰上新嗣位富于春秋朝夕所與謀  
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  
心腹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顧可緩邪語未竟閣  
門吏抗聲追班遂趨而出文正公退自講筵默  
坐玉堂終日思之不得其說旣而縉紳間浸有  
傳其章疏者往往偶語竊議譏其太過未幾聞

中書置三司條例司平日介甫之門諂諛躁進  
之士悉辟召爲屬吏朝夕相與謀議以經綸天  
下爲已任務變更祖宗法斂民財以足國用安  
引用古書蔽其誅剝之實輔弼大臣異議不可  
回臺諫從官力爭不能奪郡縣監司奉行微忤  
其意則譴詘隨之于是百姓騷然矣然後前日  
之議者始愧仰嘆服以爲不可及而獻可終緣  
茲事出知鄧州嗚呼行僻而堅言僞而辨記醜

而博順非而澤唯孔子乃能識之雖子貢之智有所不知也方介甫自小官以至禁從其學行名聲暴著于天下士大夫識與不識皆謂介甫不用則已用之則必能興起太平獻可獨不以爲然已而考其行事卒如所料非明智不惑出于世俗之表何以臻此易曰知幾其神矣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獻可有焉文正公退居洛陽每論當世人物必曰呂獻可之先見范

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予心誠服之故作景仁傳蓋景仁之勇決得文正之傳而後明獻可埋文雖亦成于公手然止載其平生大節而自相論難之語不欲詳著獻可先見世莫有知者予嘗從學于文正公親聞其說懼賢者正論遠識遂將淪沒而無傳故書蜀公之傳以貽樂善之君子云

紹聖以來權臣挾繼述神宗爲變者必先挾王荆

公蔡氏至以荆公爲聖人天下正論一貶荆公則曰非貶荆公也詆神宗也不忠于繼述也正論盡廢鉤黨牢不可解仁人君子知必爲異日之禍其烈不可向無計策以救陳瓘瑩中流涕以問諫大夫劉安世器之曰叵奈何器之親受司馬文正公之學膽智絕人曰不自神宗不自荆公不可救故瑩中反疏蔡氏所出荆公日錄語中詆神宗事曰尊堯集云意上心不平于荆

公則蔡氏可伐正論可出鉤黨可解異日之禍可救也瑩中坐以流竄抵死正論卒不出鉤黨卒不解異日之禍卒不可救者天也予讀其書而悲之尚慮後世或不達瑩中本趣但以爲闢荆公之詆神宗者故具言之尊堯集文煩不著著其序曰臣聞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矣此安石之精義也有三經焉有字說焉有日錄焉皆性命之理也蔡卞蹇序辰鄧洵武等

用心純一主行其教所謂大有爲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謂繼述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謂一道德者亦以性命之理而一之也其所謂同風俗者亦以性命之理而同之也不習性命之理謂之流俗黷流俗則竄其人怒曲學則火其書故自卞等用事以來其所謂國是者皆出性命之理不可得而動搖也臣昨在諫省所上章疏嘗以安石比于伊尹伊尹聖人也而

臣適以安石比之者臣于此時猶蔽于國是故也又臣所上章疏謂安石爲神考之師也神考堯舜也任用安石止于九年而已矣初任後棄何嘗終以安石爲是乎而臣適以安石爲神考之師者臣于此時猶蔽于國是故也臣昨者以言取禍幾至誅殛賴陛下委曲保全賜臣餘命臣感激流涕念念循省得改過之義焉蓋臣之所當改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孔子曰乾道變



化各正性命又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性命之理其有易此乎臣伏見治平年中安石唱道之言曰道隆而德駿者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爲賓主自安石唱此說以來幾五十年矣國是淵源蓋兆于此臣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定則不可改也天子南面公侯北面其可改乎今安石性命之理迺有北面之禮焉夫天子北面以事其臣則人臣南面以當其禮臣于性

命之理安得而不疑也傳曰君之所以不臣者二當其爲祭主則弗臣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師無北面則是弗臣之禮也豈有天子而可使北面者乎漢顯宗之于桓榮所以事之者可謂至矣而所施之禮不過坐東嚮而已迺以君而朝臣以父而拜子則是齊東野人之語龐勛無父之禮以此爲教豈不亂名分乎亂名分之教豈可學乎臣旣誤學乎教豈可以不悔乎易曰不

遠復无祗悔元吉臣于既往之誤豈敢祗悔而不改乎臣昔以安石爲神考之師是臣重安石而輕神考也臣昔以安石比伊尹之聖是臣戴安石而誑陛下也臣爲陛下耳目之官而妄進輕許之言臣之罪惡如丘山矣臣若不洗心自新痛絕王氏則何以明改過之心乎臣所著尊堯集者爲欲明改過之心而已矣莊周曰明此以南嚮堯之爲君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莊

周之道虛誕無實不可以治天下然下名分之際不敢不嚴也飛鋒走蟻猶識上下豈可以人臣自聖而至于缺名分哉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安石北面之言可謂之順乎崇此不順之教則所述熙豐之事何日而成乎廢大法而立私門啓攘奪而生後患可爲寒心孰大于此臣請序而言之昔紹聖史官蔡卞專用王安石日錄以修神考實錄薄神考而

厚安石尊私史而壓宗廟臣居諫省請改裕陵實錄及在都司進日錄辨當是之時臣于目錄未見全帙知其爲私史而已未知其爲增史也自去闕以來尋訪此書偶得全編遂復周覽竄身雖遠不廢討論路過長沙曾留轉藏之語待盡合浦又著垂絕之文考詆誣譏玩之詞見蔡卞增僞之意尚謂安石趣錄皆可憑據卞之所增迺是誣僞當是之時臣于日錄考之未熟知

其爲增史而已未知其爲悖史也蓋由臣智識昏鈍覺悟不早追思諫省奏章乃至合浦舊述語乖正理隨俗妄談旣輕神考又誑陛下若它時後日陛下以此怒臣臣將何以自救敢不悔乎日錄云卿朕師臣也迺安石矯造之言又云督責朕有爲豈神考親發之訓旣託訓以自譽又託訓以輕君輕君則訕侮譏薄欲棄名分自譽則驕蹇陵犯前無祖宗其語實繁聊舉一二

日錄云朕自覺材極凡庸恐不足與有爲恐古  
之賢君皆須天資英邁此非託訓以輕君乎又  
云朕頑鄙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得聞道德  
之說心稍開悟此非託訓以輕君乎又云卿初  
任講筵勸朕以講學爲先朕意未知以此爲急  
此非託訓以輕君乎又云卿莫只是爲在位久  
度朕終不足與有爲故欲去此非託訓以輕君  
乎又云所以爲君臣者形而已矣形故不足累

卿此非託訓以輕君乎訕侮譏薄欲棄名亦可  
以畧見于此矣日錄又云王安石造理深能見  
得衆人所不能見此託訓以自譽也又云如王  
安石不是智識高遠精密不易抵當流俗天生  
明俊之才可以庇覆生民此託訓以自譽也又  
云卿無利欲無適莫非獨朕知卿人亦盡知若  
餘人安可保此託訓以自譽也又云卿才德過  
于人望朕知卿了得事有餘此託訓以自譽也

驕蹇陵犯前無祖宗可以畧見于此矣聖主以奉先爲孝羣臣以承上爲忠明知其誣誰敢覈實則可以抵塞衆口可以熒惑聖聰誑脅之術莫甚于此始則留身乞批以脅制于同列終則著書矯訓以傳述于後人誣脅臣鄰何足縷道上干君父可不辨乎自到闕以來至爲參政之始不錄經筵之欵奏但書七對之游辭載神考降問之咨詢無一問仰及于三代言神考但慕

蜀魏謂厥身不異臯伊仍于供職之初辰首論理財之不可恐宣利而壞俗陳孟子之恥言凡它人極論之辭掠爲已說彼所獻管商之術歸過先猷書神考之謙辭則曰以朕比文王豈不爲天下後世笑論太祖之征伐則曰江南李氏何嘗理曲恣揮躁悖之筆盡爲烈考之詞矯訓誣天孰甚于此祖宗之威靈如在聖主之繼述日新若不辨託訓之誣何以解天下之怒而況

託訓之外肆詆尤多神考小心慎微彼則曰好  
察細務神考畏天省事彼則曰畏慎過當神考  
欲除苛細之法彼則曰元首叢脞神考欲寬疑  
似之獄彼則曰陛下含糊神考體貌勲賢彼則  
曰含容姦慝神考嘉納忠直彼則曰不懲小人  
又謂姦罔之徒陛下能誅殺否比忠良于元濟  
責神考爲憲宗謂不可以罷兵當必勝而後已  
神考守祖宗不殺之戒以天地好生爲心厭棄

其言眷待寢薄先逐鄧綰次出安石至于熙寧  
之末而安石前日之所怒者復見收矣至于元  
豐之末司馬光等前日之所言者復見思矣卞  
等不遵神考末命但務圖己之私以繼紹安石  
爲心以必行誅殺爲事請于哲宗而哲宗不許  
請于陛下而陛下拒之人心歸仁天助有德遂  
使姦謀內潰逆黨自彰卞既不敢居金陵人亦  
不復聖安石悔從王氏豈獨臣哉朝廷擢紳協

心享上庠序義士理所同然科舉藝能孰肯遽  
陳其所蘊有用之士亦將先忍而後爲變王氏  
誣君之習合春秋尊王之義濟濟多士何患無  
人又況安石所施其事旣往若不自述于文字  
後人安知其用心著爲此書天使之也且安石  
著書之意豈是便欲施行卞所安排非無次序  
自謂舉無遺策何乃急于流傳宣示遠近不太  
速乎然則流傳之速天促之也天之右序我宋

而不助王氏亦可知也如臣昔者妄推安石謂  
之聖人如視蟻垤以爲泰山如指蹄涔以爲大  
海易言無責鬼得而誅駟不可追齷舌何補聖  
人人倫之至也傲上亂倫豈聖人乎聖人百世  
之師也教人誣僞豈聖人乎孔子集大成也尚  
以不居爲謙光武有天下者也猶下禁言之詔  
豈可身處北面人臣之位而甘受子雋驕僭之  
名乎雋出安石畫像贊曰列聖垂教參差不齊

集厥大成光乎仲尼蔡卞大書之刊于石與雋  
所撰諸書經義並行于世臣昔以荅義應舉析  
字談經方務趣時何敢立異改過自新請自今  
始于是取安石目錄編類得六十五段釐爲八  
門一曰聖訓二曰論道三曰獻替四曰理財五  
曰邊機六曰論兵七曰處已八曰寓言事爲之  
論又于逐門總而說之凡爲論四十有九篇合  
二門爲一卷并序共爲五卷臣以憂患之餘精

力困耗披文索義十不得一加以海隅衰陋人  
無賜書神考御集無由恭閱又曰錄與御批日  
曆時政記抵牾同異無文可考欲校不得但專  
據私書畧分真僞不能盡究底蘊亦可以闕其  
大槩矣凡臣之所論以紹述宗廟爲本以辨明  
聖訓爲先蓋所述在彼則宗廟不尊誣語未判  
則真訓不白何以光揚神考有爲之心何以將  
順陛下述事之志凡今之士學古入官身雖未



試于朝廷心亦不忘于猷猷戴天履地寧忍同  
誣目拙心勞徒唱爾僞犯古今之公議極典籍  
之所非陰奉窾言顯違格訓安石欲置四輔神  
考以爲不可神考欲建都省安石以爲不可然  
今則四輔成矣都省毀矣道路爲之流涕聖哲  
能不痛心人皆獨非于一京安知謀發于蔡卞  
至于宿衛之法亦敢更張變亂舊規創立三衛  
用私史包藏之計據新經穿鑿之文以畏憚不

改爲非以果斷變易爲是按書定計以使其已  
當面贊成退而竊喜京且由之而不悟他人豈  
測其用心事過而闕蹤跡方露齎咨痛恨雖心  
何追在私家何足備論于國事豈宜如此謂時  
濼未必有補可以決水爲田謂河北要省民徭  
可以減州爲縣至于言江南利害則曰州縣可  
析論兵民將領則曰獎拔豪傑四海本是一家  
何爲分彼分此大法無過宿衛安得率爾動搖

棄舊圖新厥意何在昔元祐更張之始方安石身沒之初衆皆獨罪于惠卿或以安石爲朴野優加贈典欲鎮浮薄司馬光簡尺具存呂惠卿責詞猶在深懲在列曲恕元台凡同時論之人無一人指點安石往往言章疑似或于裕陵致卞以闕伺爲心包藏而待潤色誣史增汙忠賢凡愠懟會布之言與怒詈惠卿之語劄皆刊削意在牢籠欲使其述私書將欲濟其大欲布等

在其術內卞計無一不行良由議贈之初不稽其弊若使早崇名分何至橫流司馬光誤國之罪可勝言哉臣竊熙寧之初論安石之罪中其肺肝之隱者呂誨一人而已熙寧之末論安石之罪中其肺肝之隱者惠卿一人而已呂誨之言曰大姦似忠大佞似信外視樸野中藏巧詐驕蹇傲上陰賊害物呂惠卿之言曰安石盡棄素學而隆尚縱橫之末數以爲奇術以至譖愬

脅持蔽賢黨姦移怒行很方命矯令罔上要君  
凡此數惡莫不備具雖古之矢志倒行而逆施  
者殆不如此平日聞望一旦埽地不知安石何  
苦而爲此也謀身如此以之謀國必無遠圖而  
陛下旣以不可少而安石之罪固未易言又曰  
平日以何如人遇安石安石平日以何等人自  
任不意窘急乃至如此又曰君臣防閑豈可爲  
安石而廢哉又曰臣之所論皆中其肺肝之隱

臣某竊謂元祐臣僚于呂誨之言則譽之太過  
于惠卿之言則毀之太過此二臣者趣向雖異  
至于論安石之罪獻忠于神考則其言一也豈  
可專譽誨而毀惠卿乎偏毀惠卿此王氏之所  
以益熾也元祐之偏可不鑒哉臣竊以天下譬  
如一舟舟平則安偏則危臣之以言取禍初緣  
此語然臣自視此語猶野人之視芹也切于愛  
君又欲以獻前日之欲殺臣者必亦曠目矣然

臣之肝腦本是報國之物臣若愛吝此物則陛下不得聞安石之罪矣陛下不得聞安石之罪則人之利害咸在矣爲我宋之臣豈得不思乎迺者天子幸學拜謁宣尼本朝故臣坐而不立躋此逆像卞唱之也輔臣縱逆而養交禮官舞禮而行諂僭自內始達于四方萬國寒心外夷非笑驚冕夷俟載籍所無屢加于冠何以示訓自有中國以來五品不遜未有此比然則觀此

一像而八十卷之大槩可以未讀而知矣蔡氏鄧氏薛氏皆立安石之像祠于家廟朝拜安石而頌曰聖矣聖矣暮拜安石而頌曰聖矣聖矣國學風化之首也豈三家之家廟乎故曰廢大法而立私門啓攘奪而生後患可爲寒心莫大于此尊君愛國之士孰敢以此爲是非乎心人皆有之極天下之非而可以謂之國是乎嗚呼講先王之道而以咈百姓爲先論周公之

功而以僭天子爲禮拂民歲久蠹國日深僭語爲胎遂產逆像以非爲是態度日移廢道任情今甚于昔昔者初立國是使惇行之惇旣竄逐移是于布布又竄逐移是于京三是皆發于卞謀三臣同歸乎誤國然則果國是乎果卞是乎若以卞是爲是則操心頗僻賦性姦回如鄧綰者不當逐也若以卞是爲是則以塗炭必敗之語詆誣神考如常立者不當竄也神考逐綰可

以見悔用安石之心哲宗竄立可以見斥絕安石之意兩朝威斷天下皆以爲至明陛下光揚亦以去卞爲急務埽除舊穢允協人心布澤日新上合天意樂于將順摠紳所聞夢闕馳誠名限疎遠彼元祐元符之籍雖漸絕弛而人尚未見用應詔上書之罪雖已釋放而士猶在沮辱沮辱者不可復問未用者當自退藏其餘雖在朝廷或非言路明哲之士又務保身縱有強聒

之流且無私史之隙唯臣因論私史禍隙至深  
得存餘命全由獨斷臣之所以報國者敢不勉  
乎兼臣年老病多決知處世難久與其齎志于  
沒後孰若取義于生前義在殺身志惟尊主故  
臣所著日錄辨名之曰四明尊堯集云

臣之意兩眸滅燭天可誓以爲至明誓不共  
以貝辭用安臣之心誓宗廟立可以貝孔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四

宋邵博著

明毛晉訂

晁說之以道其姓名蚤列東坡先生薦賢中崇寧  
初又以應詔言事編部黨者三十暑寒不赦淵  
聖帝元年起入西掖典制命獨以上輩舊學遇  
之其初見帝之言亦陳瑩中尊堯之意也曰臣  
竊以謂善觀聖帝明君成天下之業者不觀其

迹而觀其志恭惟神宗皇帝巍巍然之功在天  
下者孰不覩矣其末年所以爲天下後世慮者  
未易爲單見淺聞道也神宗皇帝卽位之初卻  
韓琦論新法之疏至于再三逮琦之薨與兩宮  
震悼躬製神道碑念之不已每對臣僚稱琦爲  
社稷之臣方卽位初時深欲相富弼弼辭以疾  
退居洛陽弼在洛陽多以手疏論天下大利害  
皆大臣之所不敢言者神宗欣然開納賜以手

札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  
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  
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  
平可立俟也嘗因王安石有所建明而卻之曰  
若如此則富弼手疏稱老臣無處告訴但仰屋  
竊嘆者卽當至矣弼之薨神宗躬製祭文有曰  
言人所難議定大策謀施廊廟澤被四方他人  
莫得而預也又其卽位之初也獨以穎邸舊書



賜司馬光逮光不願拜樞臣之命而歸洛陽修  
資治通鑑隨其所進命經筵讀之其讀將盡而  
所進未至卽詔趨之熙寧中初尚淄石硯乃躬  
擇其尤者賜光其書成賜帶乃如輔臣品數賜  
之嘗因蒲宗孟論人材乃及光曰未論別只辭  
樞密一節自朕卽位來唯見此一人在元豐末  
靈武失利神宗當寧慟哭大臣不敢仰視已而  
嘆曰誰爲朕言有此者乃復自發言曰唯呂公

著數爲朕言之用兵不是好事豈咎公著常  
新法不便于熙寧初哉元豐之末將建太子愼  
求宮僚神宗宣諭輔弼獨得司馬光呂公著二  
人于王安石呂惠卿何有哉至厭薄代言之臣  
謂一時文章不足用思復辭賦章惇猶能爲蘇  
軾道上德音也經筵蔡卞愈爲恍惚蕩漾之說  
上意殊不在逮趙彥若以經侍則皆忠實純朴  
之言也上聽之喜因問曰安得此說彥若對曰

先儒傳注臣得以發之上益喜其在政事因韓絳自請前日謬于敷奏之罪乞旨改正上欣然嘆曰卿不遂非甚好若是王安石則言害臣之道矣元豐末不得已創爲戶馬之說神宗俯首嘆曰朕于是乎愧于文彥博矣王珪等請宣德音復曰文彥博頃年爭國馬不勝乃奏曰陛下十年後必思臣言珪因奏曰罷去祖宗馬監是王安石堅請行之者本非陛下意也上復嘆曰

安石相誤豈獨此一事安石在金陵見元豐初制行變色自言曰許大事安石畧不得與聞安石漸有畏懼上意則作前後元豐行以諂諛求保全也先是安石作詩義序極于諂諛上却之令別撰今所施行者是也神宗聞安石之貧命中使甘師顏賜安石金五十兩安石好爲詭譎矯厲之行卽以金施之定林僧舍師顏因不敢受常例回具奏奏之上諭御藥院牒江寧府于

安石家取甘師顏常例安石約呂惠卿無令上知一帖惠卿既與安石分黨乃以其帖上之上問熙河歲費之實于安石安石諭王韶不必盡數以對韶既叛安石亦以安石言上之不知自昔配饗大臣嘗有形迹如此之類乎安石不學孔子春秋而配饗孔子晚見薄于神宗而配饗神宗無乃爲國家政事之累乎神宗一日盡釋市易務禁錮保人在京師者無慮千人遠近聞

之罔不手足舞蹈驩喜神宗嘗恨市易法曰百姓家大富者猶不肯圖小利國家何必屑屑如此邪嗚呼上天若賜眷祐神宗更在位數年則市易法之類躬自埽除之不使後日議者紛紛知爲謀而不知爲聖君之累乎有志之士痛心疾首不能已者政爲是也陛下圖治之初近當奉上皇求言之詔遠當成神宗晚歲之志則天下幸甚

洛陽名公卿園林爲天下第一喬夷以勢役祝融  
回祿盡取以去矣予得李格非文叔洛陽名園  
記讀之至流涕文叔出東坡之門其文亦可觀  
如論天下之治亂候于洛陽之盛衰洛陽之盛  
衰候于園囿之興廢其知言哉故具書之左方  
云

富鄭公園

洛陽園池多因隋唐之舊獨富鄭公園最爲近闢

而景物最勝游者自其第西出探春亭登四景  
堂則一園之勝景顧可覽而得南渡通津橋上  
方流亭望紫筠堂而還右旋花木中百餘步走  
蔭樾亭賞幽臺抵重波軒而止直北走上筠洞  
自此入大竹中凡謂之洞者皆軒竹丈許引流  
穿之而徑其上橫爲洞一曰土筠縱爲洞三曰  
水筠曰石筠曰榭筠歷四洞之北有亭五錯列  
竹中曰叢玉曰披風曰倚嵐曰夾竹曰兼山稍

南有梅臺又南有天光臺臺出竹木之杪遵洞  
之南而東還有卧雲堂堂與四景堂相南北左  
右二山背壓通流凡坐此則一園之勝可擁而  
有也鄭公自還政事歸第一切謝絕賓客燕息  
此園幾二十年亭臺花木皆出其目營心匠故  
逶迤衡直園爽深密曲有奧思

董氏西園

董氏西園亭臺花木元不爲行列區處疑因景物

歲增月葺所成自南門入有堂相重者三稍西  
一堂在大池畔逾小橋有高臺一又西一堂竹  
環之中有石芝蓉水自其花間湧出開軒窗四  
面甚敞盛夏爛暑不見畏日清風忽夾留而不  
去幽禽間鳴各誇得意蓋山林之景而洛陽城  
中遂得之于此午路抵池池南有堂面高亭堂  
雖不宏大而屈曲甚邃游者至此往往相失豈  
前世所謂迷樓者元祐中有留守喜宴集于此

董氏東園

董氏以財雄洛陽元豐中少縣官錢盡籍入田宅城中二園因蕪壞不治然其規模尚足稱賞東園北鄉入門有栝可十圍實小如松實而甘香過之有堂可居董氏盛時載歌舞游之醉不可歸則宿此數十日南有敗屋遺址獨流杯寸碧二亭尚完西有大池中有堂榜曰含碧水四面噴瀉池中而陰出之故朝夕如飛瀑而池不溢

洛人盛醉者登其堂輒醒故俗目爲醒酒也

環溪

環溪王開府宅園其潔華亭者南臨池池左右翼而北過涼榭復匯爲大池周回如環故云榭南有多景樓以南望則高高少室龍門大谷層峰翠巘畢効奇于前榭北有風月臺以北望則隋唐宮闕樓臺千門萬戶峩嶷璀璨亘十餘里凡左太冲十年極力而賦者可一目而盡也又西

有錦廳秀野臺園中樹松檜花木千株皆品別  
種列除其中爲島嶼上可張樂各時其盛而賞  
之涼榭錦廳其下可坐數百人宏大壯麗洛中  
無逾者

### 劉氏園

劉給事園涼堂高卑制度適愜可人意有知木經  
者見云近世建造率務峻立故居者不復而易  
壞唯此堂正與法合西有臺尤工緻方十許丈

地也樓橫堂列廊廡回繚欄楯周接木映花承  
無不妍穩洛人目爲劉氏小景今析爲二不能  
與他全園爭矣

### 叢春園

今門下侍郎安公買于尹氏岑寂而高木森然桐  
梓檜柏皆就行列其大亭有叢春亭高亭有先  
春亭出茶蘼架上北可望洛水蓋洛水自西汹  
湧奔激而東天津橋者疊石爲之直力滴其怒

而納之于洪下洪下皆大石底與水爭噴薄成  
霜雪聲數十里予嘗窮冬月夜登是亭聽洛水  
聲久之覺清冽侵人肌骨不可留乃去

無不披瀝入目爲隘刃小景今泚爲二不游  
此也懋懋堂既瀾瀾回瀾瀾周對木如芬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五

宋邵博著

明毛晉訂

天王院花園子

洛中花甚多種而獨名牡丹曰花園皆植牡丹而獨名此曰花園子蓋無他亭獨有牡丹數十萬本凡城中賴花以生者畢家于此至花時張幄幕列市肆管絃其中城中士女絕煙火游之過

花時則復爲丘墟破垣遺竈相望矣今牡丹歲益滋而姚魏花愈難得魏花一枝千錢姚黃無賣者

### 歸仁園

歸仁其坊名也園盡此一坊廣輪皆里餘北有牡丹芍藥千株中有竹百畝南有桃李彌望唐丞相牛僧孺園七星檜其故木也今屬中書李侍郎方朔亭其中河南城方五十餘里中多大園

### 池而此其冠

### 苗帥園

節度使苗侯旣貴欲極天下佳處卜居得河南河南園宅又號最佳處得開寶宰相王溥園遂購之園旣古景物皆蒼然復得完力藻飾出之于是有欲憑凌諸園之意矣園故有七葉二樹對峙高百尺春夏望之如山今朔堂其北竹萬餘竿比其大滿二三圍疎密琅玕如碧玉椽今朔

亭其南東有水自伊水來可浮寸石舟今朔亭  
壓其溪有大松七今引水澆之有池宜蓮荷今  
朔水軒板出水上對軒有橋亭制度甚雕侈然  
此猶未盡得之丞相故園水東爲直龍圖閣趙  
氏所得亦大朔第宅園林其間稍北曰郊廓陌  
列七丞相第文潞公程丞相分旁有池亭尚不  
可與趙韓王園比

### 趙韓王園

趙韓王宅園開國初詔將作營治其經畫制作殆  
作禁省韓王以太師歸是第百日而薨子孫皆  
家京師罕居之故園池亦以扃鑰爲常高亭大  
榭花木之淵歲時獨斲養擁彗負畚插其間而  
已蓋天之于宴閑每自吝惜疑甚于聲名爵位

### 李氏仁豐園

李衛公有平泉花木記百餘種爾今洛陽良工巧  
匠批紅判白接以他木與造化爭妙故歲歲益

奇且廣桃李梅杏蓮菊各數千種牡丹芍藥至  
數百種而又遠方異卉如紫蘭茉莉瓊花山茶  
之儔號爲難植獨植之洛陽輒與其土產無異  
故洛中園圃花木有百客種者甘露院東李氏  
園人力甚治而洛中花木無不有中有四并迎  
翠濯纓觀清超然四亭

### 松島

松柏樅杉檜栝皆美木洛陽獨愛栝而敬松松島  
者數百年松也其東南隅雙松尤奇在唐爲袁  
象先園本朝屬李文定丞相今屬吳氏傳三世  
矣頗葺亭榭池沼植竹木其旁南築臺北修堂  
東北道院又東有池池前後爲亭臨之自東大  
渠引水注園中清泉細流涓涓無不通處在宅  
郡尚無有洛陽獨以其松名

### 東田

文潞公東田本藥圃地薄東城水渺瀰甚廣泛舟

游者如在江湖間也淵映縹水二堂宛宛在水  
中湘廬藥圃二堂間之西去其第里餘今潞公  
官太師年九十尚時杖屨游之

紫金臺張氏園自東田並城而北張氏園亦饒水  
而富竹有亭四河圖志云云

帝坐玄扈臺郭璞云在洛汭或曰此其處也

### 水北胡氏二園

水北胡氏二園相距十許步在邛山之麓瀍水徑

其旁因岸穿二土竇深百餘尺堅完如埏埴開  
軒窗其前以臨水上水清淺則鳴漱湍暴則奔  
駛皆可喜也有亭榭花木率在二竇之東凡登  
覽而愴恍俯瞰而峭絕天授地設不待人力而  
巧者洛陽獨有此園爾但其亭臺之名皆不足  
載載之且亂實如其臺四望盡百餘里而縈伊  
繚洛乎其間林木紛概雲煙掩映高樓曲榭時  
隱時見使画工極思不可圖而名之曰翫月臺

有菴在松檜藤葛之中闢旁牖則臺之所見亦  
畢陳于前而名之曰學古菴其失皆此類

### 大字寺園

大字寺園唐白樂天園也樂天云吾有第在履道  
坊五畝之宅十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者  
是也今張氏得其半爲會隱園水竹尚在洛陽  
但以其圖考之則凡曰某堂有某水某亭有某  
木至今猶在而曰堂曰亭者無復彷彿矣豈因

于天理者可久而成于人力者不足恃也寺中  
樂天刻尚多

### 獨樂園

司馬公在洛陽自號迂叟謂其園曰獨樂園園單  
小不可與他園班其曰讀書堂數椽屋澆花亭  
者益小弄水種竹軒者尤小見山臺者高不過  
尋丈其曰釣魚菴採藥圃者又特結竹梢蔓草  
爲之公自爲記亦有詩行于世所以爲人欽慕

者不在于園爾

### 湖園

洛人云園圃之勝不能相兼者六務宏大者少幽  
邃人力勝者乏閑古多水泉者無眺望能兼此  
六者唯湖園而已予嘗游之信然在唐爲裴晉  
公園園中有湖湖中有洲曰百花湖北有堂曰  
四井其四達而旁東西之蹊者桂堂也截然出  
于湖之右者迎暉亭也過橫池披林莽循曲徑

而後得者梅臺知止菴也自竹徑望之超然登  
之翛然者環翠亭也渺渺重邃尤擅花卉之盛  
而前據池亭之勝者翠樾軒也其大畧如此若  
夫百花酣而白晝暝青蘋動而林陰合水靜而  
跳魚鳴木落而羣峰出雖四時不同而景物皆  
好則又不可殫記者也

### 呂文穆園

伊洛二水自東南分徑入城中而伊水尤清澈園

亭喜得之若又當其上流則春夏無枯涸之病  
呂文穆園在伊水上流木茂而竹潤有亭三一  
在池中二在池外橋跨池上相屬也洛陽又有  
園池中一物特有稱者如大隱莊梅楊侍郎園  
流杯師子園師子是也梅蓋早梅香甚烈而大  
說者云大庾嶺梅移其本至此流杯水雖急不  
旁觸爲異師子卵石也入地數十丈或以地考  
之蓋武后天樞銷鑠不盡者也舍此又有嘉猷  
會節恭安溪園皆隋唐宮園雖已犁爲良田樹  
爲桑麻矣然宮殿池沼與夫一時會集之盛遺  
俗故老猶有識其所在而道其廢興之端者游  
之亦可以觀萬物之無常覽時事之儻來而忽  
逝也

李格非曰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殺澠之阻當秦隴  
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  
下常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先受兵余故曰洛



陽之盛衰者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正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于東都者號千有餘所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踐廢而爲丘墟高亭大榭燿火焚燎化而爲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者無餘家矣余故曰園囿之興廢者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于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于園囿之興廢而得則各園記之作余豈徒然哉嗚呼

公卿大夫高進于朝放乎以一已之私自爲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也予昔遊長安遇晁以道赴守成州同至唐大明宮登含元殿故基蓋龍首山之東麓高于平地四十餘尺南向五門中曰丹鳳門止面南山氣勢若相高下遺址屹然可辨自殿至門南北四百餘步東西五百步爲大庭殿後彌望盡耕爲田太液池故迹尚數十頃其中亦耕矣明日追路

以道入咸陽至漢未央建章宮故基計其繁夥宏廓過大明遠甚其兼制夷夏非壯麗無以重威可信也又明日至秦阿房宮一殿基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所謂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直抵南山表山之巔爲闕者視未央建章又不足道縣令張琦者言如周之鎬京豐宮靈臺明堂辟水地亦相邇唯靈臺可辨其崇才二十尺宮殿則無復遺址以道太息

曰詩所謂經始勿亟庶人子來者其專以簡易儉約爲德初不言形勝富强益知仁義之尊道德之貴彼阻固雄豪皆生于不足秦漢唐之迹更可羞矣予追記其言有可感者故具書之

更百歲矣乎哉其言有百歲者姑具書之

謝之貴珍由固執者坐于不日秦漢書之

愈條為謝所不言以謝富顯益映以漢之尊

日精州階錄故及通無人千來皆其專以商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六

宋邵博著

明毛晉訂

客有云昔罷兗州掾曹與一二友人祠岱嶽因登  
絕頂行四十里宿野人之廬前有藥竈地多鬼  
箭天麻玄參之類約五鼓初各杖策而東僅一  
二里至大平頂叢木中有真廟東封壇遺址擁  
褐而坐以伺日出久之星斗漸稀東望如平地

天際已明其下則暗又久之明處有山數峰如  
卧牛車蓋之狀星斗盡不見其下尚暗初意日  
當自明處出又久之自大暗中日輪湧出正紅  
色騰起數十丈半至明處卻半有光全至明處  
卽全有光其下亦尚暗日漸高漸辨色度五鼓  
三四點也經真廟帳宿之地石上方柱窠甚多  
又經龍口泉大石有罅如龍哆其口水自中出  
又經天門十八盤尤聳秀北眺青齊諸山可指  
數信天下之偉觀也

客又言兗州之東曲阜城魯國也孔子廟宅在焉  
庭中二檜各十數圍東者紋左旋西者紋右旋  
世傳孔子手植也殿前有壇魯恭王所壞堂基  
也城北卽孔林其中有亭真廟駐蹕之地西北  
隅孔子墓東北隅伯魚墓正北子思墓孔氏云  
商人尚左故孔子墓在西也

舊說武都紫泥用封璽故詔有紫泥之名今階州

故武都也山水皆赤爲泥正紫色然泥安能作封當是用爲印色耳又說武都爲武王采地文成康三州亦三王采地也皆因以得名雖無經見其傳亦古矣

趙復言昔往來豐沛間甚熟漢高帝宅與盧縮宅相鄰俱卽以祠之行平行之地山原迤邐求所謂豐西之澤芒碭之澤皆無之亦無遺迹與史所著不合

蜀號天險秦以十月取之後唐以七十五日取之本朝以六十六日取之

予過武功唐高祖宅昔號慶善宮今爲佛祠前向渭水史載太宗生之日有二龍戲于門外此地也形勢殊偏仄蘇世長云臣昔侍陛下于武功見所居宅僅庇風雨者有唐二帝紵漆像不知何帝也游景叔得唐本太宗畫于屋壁極奇偉與世所傳不同也

天下州名俗呼不正者有二一處州舊爲括州唐德宗立當避其名適處士星見分野故改爲處州音楮今俗誤爲處所之處矣洋州乃汪洋之洋音楊今俗誤爲詳畧之詳矣上自朝省下至士大夫皆云爾無能正之者

今道州古之有庠獠夷所處實荒服也曰舜之于象封之非放也象不得有爲于其國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皆孔子所不言有庠距舜之

都平陽越在江湖萬里之外如曰欲常常而見源源而來亦勞矣但出于孟子也韓子曰象爲弟而舜殺之通鑑外紀筆之不削云

夔州古名胸臆胸音蠢又音劬臆如尹反又音忍蚯蚓也至今其地多此物春秋時人苦寒熱疾謂之蚯蚓瘴云

鳳翔府園有枯槐一株故老云昭宗扶此樹令朱全忠結韉四顧無應者故至今謂手托槐云

沈黎武侯駐兵之壘城壁尚存中有武侯祠敗屋  
數椽雜他土木鬼神甚不典予爲州按本書更  
作之刻石以記又榜其廡下記文多不著榜云  
黎州據本州縣士民狀伏見漢大丞相武侯諸  
葛公其操節之大足以師表天下後世不但有  
功于蜀之一邊也廟于州之武侯城中古矣今  
卽其地更作益嚴宜有約束庶幾不致瀆慢有  
神隳壞前制者謹按蜀本書大丞相元子侍中

尚書僕射軍師將軍諱瞻本朝一有善政雖不  
出其議民必驩言吾葛侯所爲也其慕如此鄧  
艾下蜀遣使遣以書曰若降表爲琅琊王將軍  
斬使者率其子尚大呼搏戰以死君子曰外不  
負其國內不愧其家忠孝兩有焉今大丞相廟  
以將軍配又按漢晉春秋蜀大丞相諸葛公南  
征夷有孟獲者豪健莫敵公七擒七縱之獲始  
歎曰公天威也夷不復反矣今以天威名公之



堂寫丞相府從事將佐自鎮南大將軍馬公忠以下十人于堂中又按大丞相文集丞相南征詔賜金鈇鉞一曲蓋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今并寫于廡下惟唐南康王韋公臯太尉李公德裕舊分祠于大丞相廟庭以其各有功于一邊得不察外此輒休他叢祠妄以土木丹青塑畫鬼神等物者當從州縣按舉置于理右版榜廟中以示方來無致違矣

秦州伏羌城三都谷有曹瑋武穆與羌酋李嗣戰勝之地羌人到今畏懾不敢耕草木彌望武穆以六月二十日生邦人遇其日大作樂祭于其廟云

唐昭宗爲朱全忠劫遷洛陽至陝以何皇后臨蓐留青蓮佛寺行宮全忠怒逼行甚急今寺中佛坐蓮花葉上有當時宮人書願皇后早降生墨色如新

先人宰陝之芮城縣一村落皆李氏蓋唐之遺族  
高祖微時嘗居其地有故宅基民收高祖詔書  
十數紙皆免賦役事每云不得欺壓百姓予舊  
有錄本近失去

今歸州屈沱屈原舊居也世傳原有姊以原施行  
不與衆合以見流放棄之獨歸故歸州又曰秭  
歸袁崧云姊秭古字通用與原女嬃之嬋媛兮  
申申其詈余之語合

歸州有昭君村村人生女無美惡皆灸其面白州  
有綠珠村舊井尚存或云飲其水生美女村人  
竟以瓦石實之豈亦以二女子所遭爲不祥邪  
浙人謂富家爲起早蓋言錢多則事多不能晏眠  
也雖俗下之語亦有理云

紹聖元年咸陽縣民段吉夏日凌曉雨後粥菜村  
落中立何人門足陷地得玉璽一玉檢玉璽方  
四寸篆文如鳳鳥魚龍之形曰受命于天旣受

永昌按玉璽記秦始皇得卞氏藍田玉刻以爲璽命丞相李斯篆文云云又王莽逼元后取璽后投之地故一角缺驗之皆合唯記云玉色黃此青蒼色耳蓋漢高祖至霸上子嬰素車降軹道所上者世傳受號曰傳國璽董卓徙都關孫堅入洛得于城南井中至梁朱全忠後始失所在全忠以下多都卞洛今璽尚出于秦又云背亦刻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八字則無之又

云有玉檢爲異有司來上庭議以爲瑞改元元符命段吉以官至靖康國破敵取以去矣和氏玉見藺相如語中璧地其可刻以爲璽邪

宣和元圭出王懿恪家舊上有懿恪朱書元圭二字或上之以爲真夏后氏之瑞後復燕山又得一元圭尤奇古非前圭可比朝廷以先旣行盛禮不應再有出者藏之內庫不復問至金人起後圭磨改副袞冕奉其圭前圭亦取去然竇建

德以獲元圭故國號夏不知二圭果何代物也  
紹聖初先人官長安府于西城漢高祖廟前賣湯  
餅民家得一白玉奩高尺餘遍刻雲氣龍鳳蓋  
爲海中神山足爲饗饗實三代寶器府上于朝  
批其狀云墟墓之物不可進御當籍收官庫尚  
遵祖宗典制也至政和中先人再官長安問之  
已失所在矣

楚氏洛陽舊族元輔者爲予言家藏一黑水晶枕  
中有半開繁杏一枝希代之寶也初避虜入潁  
陽凡先世奇玩悉棄之獨負枕以行虜勢逼亦  
棄于山谷中文序世言潞公有白玉盆徑尺餘  
三足破貝州時仁皇帝賜也常用以貯酒後納  
之壙中云

中隱王正叔云王仲至帥長安日境中壞一古冢  
有碧色大甕器容水一斛中有白玉嬰兒高尺  
餘水故不耗敗如新汲者玉嬰兒爲仲至取去

八讀中

二足婦貝說詩二皇帝親也常用以朝臣對幣  
 葉于山谷中文學世言端公自王益野只籍  
 賜以决世音河悉漢之醫員林以不氣楚屈亦  
 中育半開藥杏一外并外之實也及後漢人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七

宋邵 博著

明毛 晉訂

張浮休云盜夜發咸陽原上古墓有火光出用劍擊之鏗然以墜視之白玉簾也豈至寶久埋藏欲飛去邪旣擊碎之有中官取以作算籌浮休亦得一二

宣和殿聚殷周鼎鍾尊爵等數千百種國破虜盡

取禁中物其下不禁勞苦半投之南壁池中後  
世三代彝器當出于大梁之墟云

主父齊賢者自言少羈貧客齊魯村落中有牧兒  
入古墓中求羊得一黃磁小褊餅樣制甚朴時  
田中豆莢初熟兒欲用以貯之才投數莢隨手  
輒盈滿兒驚以告同隊兒三四試之皆然道上  
行人見之投數錢隨手亦盈滿遂奪以去兒啼  
號告其父父方築田持鋤追行人及之相爭競

以鋤擊餅破猶持碎片以示齊賢其中皆五色  
畫人面相聯貫色如新亦異矣齊賢爲王性之  
云

近歲犍爲資官二縣接境地名龍透向氏佃民耕  
田忽聲出地中耕牛驚走得銅劍一長二尺餘  
民持歸挂牛闌上入夜劍有光闌牛盡驚移之  
舍中其光益甚民愚亦驚懼擲于戶外卽飛去  
蓋神物也士聶椿云向其婦家也

牛僧孺李德裕相讐不同國也其所好則每同今洛陽公卿園圃中石刻奇章者僧孺故物刻平泉者德裕故物相半也如李邦直歸仁園乃僧孺故宅埋石數塚尚未發平泉在鑿龍之右其地僅可辨求德裕所記花木則易以禾黍矣

世傳李太白草書數軸乃葛叔忱僞書叔忱豪放不羣或嘆太白無字畫可傳叔忱偶在僧舍縱筆作字一軸題之曰李太白書且與其僧約異

日無語人每欲其僧信于人也其所謂得之丹徒僧舍者乃書之丹徒僧舍也今世所傳法書要錄法書苑墨藪等書著古今能書人姓名盡矣皆無太白書之品第也太白自負王霸之畧飲酒鼓琴論兵擊劍鍊丹燒金乘雲仙去其志之所存者靡不振發之而草書奇倔如此寧謙退自悔無一言及之乎叔忱翰墨自絕人故可以戲一世之士也晁以道爲予言如此



大儒宋景文公學該九流于音訓尤邃故所著書用奇字人多不識嘗納子婦三日子以婦家饋食物書白一過目卽曰書錯一字姑報之至白報書卽怒曰吾薄他人錯字汝亦爾邪子皇駭卻立緩扣其錯以筆塗緩字蓋婦家書以食物緩女云報亦如之子益駭又緩扣當用何緩字又之怒聲曰從食從而從夫子退檢字書博雅中出餽字注云女嫁三日餉食爲餽女始知俗間餽女云者自有本字

東坡謝滕達道書云前日得觀所藏諸書使後學稍窺家傳之祕幸甚恕先所訓尤爲近古某方治此書得之頗有開益拜賜之重若獲珠貝老朽不揆輒立訓傳尚未畢功異日當爲公出之古學崩壞言之傷心也李方叔云東坡每出必取聲韻音訓文字複置行篋中予謂學者不可不知也

陶隱居與梁武帝啓云逸少有名之迹不過數種黃庭勸進像贊洛神不審猶得在否褚遂良逸少正書目樂毅論黃庭經畫贊墓田丙舍以次共十四帖合五卷勸進已亡洛神不錄蓋遂良誤以洛神爲子敬書故柳公權亦云褚柳于書工矣其鑒裁尚有失古語二王以來評書之妙惟隱居爲第一不誣也

崇寧初經畧天都開地得瓦器實以木簡札上廣下狹長尺許書爲章草或參以朱字表物數曰縑幾匹綿幾屯錢米若干皆章和年號松爲之如新成者字適古若飛動非今所畜書帖中比也其出于書吏之手尚如此正古謂之札書見漢武紀郊祀志乃簡書之小者耳張浮休跋王君求家章草月儀云爾

崔倕侔淳化中判國子監有字學太宗問曰李覺嘗言四皓中一人姓或云用上加一撇或云用

上加一點果何音倥佯曰臣聞刀下用擢音兩  
點下用爲鹿音用上一撇一點俱不成字四皓  
中一人角里先生也予謂今書角里用上加撇  
者非是

俗語借與人書爲一癡還書與人爲一癡予每疑  
此語近薄借書還書理也何癡云後見王樂道  
與錢穆四書出師頌書函中最妙絕古語借書  
一甌還書一甌欲以酒二尊往知卻例外物不

敢因檢說文甌抽遲反亦音絺注云酒器古以  
借書蓋俗誤以爲癡也

荆浩論曰山水之學吳道子有筆而無墨項容有  
墨而無筆王維李思訓之流不數也其所自立  
可知矣然入吾本朝如長安關同營丘李成華  
原范寬之絕藝荆浩者又不數也故本朝畫山  
水之學爲古今第一

國初營丘李成畫山水前無古人後河陽郭熙得

其遺法成之子覺熙之子思俱爲從官頗廣求  
兩父之畫故見于世者益少益可貴云

觀漢李翕王稚子高貫方墓碑多刻山林人物乃  
知顧愷之陸探微宗處士輩尚有其遺法至吳  
道玄絕藝入神然始用巧思而古意少減矣況  
其下者此可爲知者道也

畫花趙昌意在似徐熙意不在似非高于畫者不  
能以似不似第其遠近蓋意不在似者太史公

之于文杜少陵之于詩也獨長安中隱王正叔  
以予爲知者蜀人重孫知微書筆東坡獨曰工  
匠手耳其識高矣宣和中遣大黃門就西都多  
出金帛易古畫本求售者如市獨于郭宣猷家  
取吳生畫一剪手指甲內人去其韻勝出東坡  
所賦周員外畫背面欠伸內人尚數等予少年  
時嘗因以作續麗人行云

予舊于涇城孔寧極家見孔戣私紀一編有云退

之豐肥喜睡每來吳家必命枕簟近潮陽劉方  
明摹唐本退之像來信如歿之記益知世所傳  
好須髯者果韓熙載也

晁以道言當東坡盛時李公麟至爲畫家廟像後  
東坡南遷公麟在京師遇蘇氏兩院子弟于途  
以扇障面不一揖其薄如此故以道鄙之盡棄  
平日所有公麟之畫于人

郭恕先畫重樓複閣間見疊出善木工料之無一  
不合規矩其人世外僊者尚于小藝委曲精緻  
如此何邪

予收南唐李侯閤中集第九一卷畫目上品九十  
五種內蕃王放簇帳四今人注云一在陸農師  
家二在潘景家江鄉春夏景山水六注云大李  
將軍又今人注云二在馬粹老家山行摘瓜圖  
一注云小李將軍又今人注云在劉忠諫家盧  
思道朔方行一注云小李將軍又今人注云在

李伯時家明皇遊獵圖一注云小李將軍又今人注云在馬粹老家奚人習馬圖三注云韓幹又今人注云一在野僧家中品三十三種內月令風俗圖四今人注云在楊康功龍圖家楊妃使雪衣女亂雙陸圖一注云李翹又今人注云在王粹老家今易主矣竹四今人注云在王仰儀之子定國處其着色卧枝一竿尤妙下品百三十九種內回紋圖二注云殷嵩又今人注云

在仲儀家詩圖二敘一樓臺人物分兩處中爲遠水紅橋小山作竇滔從騎迎若蘭車輿人物甚小而繁大槩學周昉而氣製甚遠猫一注云汀洲李交又今人注云在劉正言家花而行者一小者三如生後有李伯時跋云江南閣中集一卷得于邵安簡家其中名品多流散士大夫家公麟尚見之有朱印曰建業文房之印曰內合同印有墨印曰集賢院御書記表以引鸞臺

錦籤以潢經紙予意今注出于伯時也然不知  
 集有幾卷其他卷品目何物也建業文房亦盛  
 矣每撫之一歎

昔小師集大梁學海內而...  
 臺亦... 小山... 蘇蘭車輿人...  
 宮... 繪... 圖... 二... 一... 對... 臺... 人... 兩... 中... 爲...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八

宋邵博著

明毛晉訂

鳳翔府開元寺大殿九間後壁吳道玄画自佛始  
生修行說法至滅度山林宮室人物禽獸數千  
萬種極古今天下之妙如佛滅度比丘衆躡踊  
哭泣皆若不自勝者雖飛鳥走獸之屬亦作號  
頓之狀獨菩薩淡然在旁如平時畧無哀戚之



容豈以其能盡死生之致者歟曰画聖宜矣其  
識開元三十年云今鳳翔爲敵所擅前之邑屋  
皆丘墟矣予故表出之

古画塑一法楊惠之與吳道子同師張僧繇學画  
惠之見道子筆法已至到不服居其次乃去學  
塑亦爲古今第一嗟夫画一技耳尚不肯少下  
況于遠者大者乎

曰研瓦者唐人語也非謂以瓦爲研蓋研之中必  
隆起如瓦狀以不留墨爲貴百餘年後方可其  
平易古人用意于一研尚如此

予嘗評研端石如德人每過于爲厚或廉于才不  
能無底滯歛石如俊人輒傾倒類失之輕而  
遇事風生無一不厭足人意能兼其才地則爲  
絕品又滌端石竟日屢易水其漬卒不盡除歛  
石一濯卽瑩徹無留墨亦一快耳唐氏爲研說  
甚廣初不出此

石晉時關中有曰李處士者能補石研研已破碎  
留一二日以歸完好如新琢者其法不傳或以  
爲異人

近世薄書學在筆墨事類草創于紙尤不擇唐人  
有熟紙有生紙熟紙所謂妍妙輝光者其法不  
一生紙非有喪故不用退之與陳京書云送孟  
郊序用生紙寫言急于自解不暇擇耳今人少  
有知者

司馬文正平生隨用所居之邑紙王荆公平生只  
用小竹紙一種

宣城陳氏家傳右軍求筆帖後世益以作筆名家  
柳公權求筆但遺以二枝曰公權能書當繼來  
索不必卻之果卻之遂多易以常筆曰前者右  
軍筆公權固不能用也予從王正夫父子得張  
義祖所用無心毫雖鋒長二寸許他人不能用  
亦曰右軍遺法也義祖名友正退傳之子居昭

德坊不下閣二十年學書盡窺右軍之妙尚以蔡君謨爲淺近米元章爲狂誕非合作然世無知者如其所用筆可嘆也獨王正夫父子好之云

太祖下南唐所得李廷珪父子墨同他俘獲物付主藏籍收不以爲貴也後有司更作相國寺門樓詔用黑漆取墨于主藏車載以給皆廷珪父子之墨至宣和年黃金可得李氏之墨不可得

黃魯直就几閣間取小錦囊中有墨半丸以示潘谷谷隔錦囊手之卽置几上頓首曰天下之寶也出之乃李廷珪作耳又別取小錦囊中有墨一丸谷手之如前則嘆曰今老矣不能爲也出之乃谷少作耳其藝之精如此

故德陽縣男虞祺字齊年起陵州諸生中初不知佛書也每日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其至

則一也吾知此而已當毒賦賸斂鞭箠馬牛其  
人之日一漕夔再漕潼川民獨晏然倚以朝夕  
也間屬微疾凭几不言忽顧坐客曰古佛俱來  
吾亦歸矣男子允文旁立泣下又笑曰人而爲  
佛寧不可哉客異其非君平生之言卽之已逝  
矣明年始有更生佛事陵州民鮮述者病死一  
晝夜再生具言初爲黃衣逮去遇故里中少年  
曹生曰鄉之大夫虞君主更生事明當爲更生

佛亟見之前抵宮室沈沈王者冕服正坐虞君  
也吏問述故爲善狀述訴力貧但一至瓦屋山  
見辟支佛瑞色甚勝得釋去王再敕述過語吾  
家廣置更生道場誦數更生佛名字勿怠語定  
白毫光自王身起直大觀闕黃金書榜大慈大  
悲更生如來述洒然而悟明當虞君練祭云士  
陳公瓚年甫九十直書其事甚備華嚴道人祖  
覺自大涅槃經中得更生佛因地不誣虞君不

爲佛學佛言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著其爲更生佛事無疑先是彭山楊舜欽使君在田間夜夢故計吏王咨者多哀言辭去衣後穿出牛一尾使君舊與咨善驚起家人之夢亦合相語未竟外報一牛生遽取火視之牛仰首淚下嗚呼君子小人之善惡如天淵然有報亦如之予特著其畧以爲世戒

王子飛觀文爲予言吾使三韓泛海每危于風濤翦佛書以投異物出沒爭奪以去至投道書則不顧

鳳翔府祁陽鎮法門寺塔葬佛手指骨一節唐憲宗盛儀衛迎入禁中韓吏部表諫者塔下層爲大有石芙蓉工製精妙每芙蓉一葉上刻一施金錢人姓名殆數千人宮女姓名爲多如曰張好好李水水之類與慈恩寺塔塼上所書同又刻白玉象所葬佛指骨置金蓮花中隔琉璃水

晶匣可見予宣和中過之有老頭陀言舊多寶  
器唐諸帝諸王施以供佛者盡爲權勢取去尚  
餘二水晶獸環洗亦奇物也

五臺山佛光其傳舊矣唐穆宗實錄元和十五年  
四月四日河東節度使裴度奏五臺山佛光寺  
側慶雲現若金仙乘後猊領其徒千萬自巳至  
申乃滅又峩眉山普賢寺光景殊勝不下五臺在  
唐無聞李太白峩眉山詩言仙而不言佛華嚴

經以普賢菩薩爲主李長者合論言五臺山而  
不言峩眉山又山中諸佛祠俱無唐刻石文字  
疑特盛于本朝也

慶曆中齊州言有僧如因妖妄惑人輒稱正法一  
千年一劫像法一千年一劫末法一千年一劫  
今像法已九百六十年才餘四十年卽是末劫  
當饑饉疾疫刀兵云云事下兩街僧錄司奏正  
法像法三災劫等悉出大藏經論非妖皇帝但

勅天下大藏經論勿妄以示人云

又熙寧初神宗謂王安石曰有比丘尼干姓者爲富弼言世界漸不好勿預其事可也弼信之然亦不之罪也

予嘗以前聞長老言湯保衡遇漢張陵事刻石于婺中崇壽觀矣後得呂大臨與叔所作保衡傳尤詳盡與叔授橫渠先生之道以誠以正爲本可信其不誣然漢史建安二十年曹操破張魯

定漢中魯祖父陵順帝時客于蜀學道鶴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時謂之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其法相付授自號師君其衆曰鬼卒曰祭酒曰理頭大抵與黃巾相類朝廷不能討就拜魯鎮夷中郎將領漢寧太守則所謂張陵者果異人乎今道家者流祖其事不可辨云與叔湯保衡傳嘉祐末年京師麻家巷有聚小學者李道太學生湯保衡嘗

與之游一日保衡至道學舍有一道士形貌恢偉鬚髯怪異言語如風狂人與道相接保衡見而異之既去保衡問道道曰此道士居建隆觀朝夕嘗過我我固未嘗詣之乃落魄不檢者子何問之保衡曰余居與建隆甚邇凡觀之道士皆與之識未始見此人既而保衡頗欲訪之宅曰保衡至道學舍復見前道士問其所止亦曰建隆既去保衡默從之入觀門至西廊而沒保

衡往追尋之不復見因觀廊壁繪畫有一道士正如所見者其上題云張天師保衡心異之他日乃具冠帶伺于李道之舍道問曰子何所伺保衡佯以它語荅之凡伺三日其道士始自外至已若昏醉者與道相見如常日保衡既見正如所畫者遂出拜之稱曰天師道士辭避曰足下無過言道亦笑曰此道士安得天師之稱哉保衡再三叩請具述所見道士乃曰請以某日



會于某地保衡曰諾如約而往道士見之曰但舉目視日十日必有所見可復會于某地保衡歸依所教視日視既久目不復眩至十日乃覩日中有人形細視之見道士在日中形貌宛然保衡復往會道士道士曰何所見保衡曰見天師在日中道士曰可復歸再視日百日外復有所見可再相會于某地慎勿泄也保衡如教視之家人以爲風狂問之不荅逾百日乃見已形

亦在日中與道士立保衡乃會道士具談之道士曰可教矣乃爲授以符籙可以攝制鬼神其道士復不見保衡居太學中嘗喪一幼子每思之召至其前同舍生皆見之一日保衡語其友人曰予適過西車子曲見一小第門有車馬有數婦人始下車皆不以物蒙蔽其首其第二下車者年二十許頗有容色意其士大夫自外至京師者必其妻也予欲今夕就子前舍小飲當

召向所見婦人觀之友人曰良家子汝焉可妄  
召必累我矣保衡曰非召其人乃攝其生魂聊  
以爲戲耳然必至夜俟其寢寐乃召之若夢中  
至此止可遠觀慎勿近之近之則魂不得還其  
人必死矣遂與友人薄暮出門過其舍伺少頃  
聞門中有婦人聲保衡心知乃適所見婦人卽  
吸其氣以綵綫繫其中指旣而至友人學舍命  
僕取酒至與之對飲令從者就寢至夜保衡起

聞門有婦人自外至乃所見者形質皆如人但  
隱隱然若空中物其語聲如嬰兒見保衡拜之  
保衡問其誰氏具道某氏其夫適自外罷官還  
京師復問保衡曰此何所也適記已就寢不意  
至此又疑是夢寐而比夢寐羞分明又疑死矣  
此得非陰府邪保衡曰此亦人間耳今便可歸  
當勿憂也命立于前欵曲與語至五更始遣去  
人傳保衡甚得召鬼之術保衡以進士及第今

官為縣令云

京師舊有通衢曰中興也其地已遠不意  
 身居此處猶有具道其為夫雖自以謂官  
 雖在空牛膝其言雖改其言其言其言  
 其言其人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其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九

宋邵 博著

明毛 晉訂

張君猷爲湖南漕過南嶽自肩輿中見路左一道  
觀甚麗榜曰朱陵宮遙望其中有一羽衣立殿  
上君猷意欲下而從騎半已過明年再經其地  
求朱陵宮無之父老云旁近但有朱真人祠至  
其下乃前所見朱陵宮之處才小屋一二楹其

變異如此

唐呂仙人故家岳陽今其地名仙人村呂姓尚多  
藝祖初受禪仙人自後苑中出留語良久解赭  
袍衣之忽不見今岳陽仙人像羽服下着赭袍

二

北齊敕道士剃髮爲沙門宣和中敕沙門着冠爲  
道士古今事不同如此

郝翁者名允博陵人少代其兄長征河朔不堪其

役遁去月夜行山間憊甚憇一樹下忽若大羽  
禽飛止其上熟視之一黃衣道士也允拜手乞  
憐道士曰汝郝允乎因授以醫術晚遷鄭圃世  
以神醫名之遠近之人賴以活者四十餘年非  
病者能盡活之也蓋其術精良可信不幸而不  
可治必先語之雖死亦無恨于脉非獨知已病  
能前知未病與死近者頃刻遠者累年至其日  
時皆無失歲常候測天地六元五運考四方之

病前以告人亦無失皇祐年翁死張岫子堅誌其墓云夏英公病泄太醫皆爲中虛翁曰風客于胃則泄殆藁本湯證也英公駭曰吾服金石等物無數泄不止其敢飲藁本乎翁強進之泄止太常博士楊日宣病寒翁曰君脉首震而尾息尾震而首息在法爲魚遊蝦戲不可治不數日死州監軍病悲思翁告其子曰法當甚悸卽愈時通守李宋卿御史嚴甚監軍內所憚也翁

與其子請于宋卿一造問因責其過失監軍皇怖汗出病乃已殿中丞姚程腰脊痛不可俛仰翁曰穀獨氣也當食發怒四肢受病傳于大小絡中痛而無傷法不當用藥以藥攻之則益痛須一年能偃仰二年能坐三年則愈矣後三年而愈里婦二一夜中口噤如死狀翁曰血脉滯也不用藥聞雞聲自愈一行蹉跎輒踣翁曰脉厥也當治筋以藥熨之自快皆驗士陳堯遵妻

病衆醫以爲勞傷翁曰亟屏藥是爲娠證且賀君得男子矣已而果然又二婦人娠一咽嘿不能言翁曰兒胞大經壅兒生經行則言矣不可毒以藥旣免母子俱全一極壯健翁偶診其脉曰母氣已死所以生者反恃兒氣耳如期子生母死翁所治病半天下神異不可勝記如上所記特鄭圃之人共知者也翁有子名懷質盡能傳其學懷質嘗自診其脉語人曰我當暴死不

數年果暴死翁讀黃帝內經患王冰之傳多失義指間以朱墨箋其下世尚未見懷質死其書亦亡獨太醫趙宗古得六元五運之法于翁嘗圖以上朝廷今行于世云

無爲軍醫張濟善用針得訣于異人云能解人而視其經絡則無不精因歲饑疫人相食凡視一百七十人以行針無不立驗如孕婦因仆地而腹偏左針右手指而正又患脫肛針頂心而愈

傷寒翻胃嘔逆累日食不下針眼眦立能食皆  
古今方書不著陳瑩中爲作傳云藥王藥上爲  
世良醫嘗草木金石名數凡十萬八千悉知苦  
酸鹹淡甘辛等味故從味因悟入益知今醫家  
別藥曰味者古矣

鄭師甫云嘗患足上傷手瘡水入腫痛不可行步  
有丐者令以耳塞敷之一夕水盡出愈

崇寧年西都修大內患苑中池水易涸或云置牛  
骨池中則水不涸置之果然范時老董役親見  
之呂公晉伯云除蟲法吸北方之氣噴筆端書  
欽深淵默漆五字置于牀帳之間卽盡除公資  
正直非妄言者

洛陽楚氏葬龍門之東尹樊村鑿井每不得泉有  
術者云夜以水盛器見星多者下有泉用之果  
然

今世俗謂卦影者亦易之象學也如見豕負塗載



鬼一車非象而何未易以義理訓也予見王慶曾言蚤日羈窮嘗從一頭陀占卦象其詞云須逢庚午方亨快半是春來半是秋頭陀云豈君運行庚午春秋之間少快邪久之無驗晚用秦相君薦至參知政事相君庚午生半春半秋秦字也其異如此

殿中丞丘濬頗知數熙寧十年秋翰林學士楊元素貶官荊州過池陽見之濬曰明年當改元以

易步之豐卦用事必以豐字紀年如期改元豐云

汾晉間祈雨裸袒叫呼奮臂爲反覆手狀又以水洒行道之人殆可笑按董仲舒傳注有閉陰縱陽以水洒人之說蓋其自也

廣西人喜食巨蟒每見之卽誦紅娘子三字蟒輒不動且誦且以藤蔓繫其首于木刺殺之

熊山行數千里各于巖穴林藪之間有藏伏之所

山中人謂熊館云如虎豹出百里外則迷失故道矣

鷓鴣能勅水故水宿物莫能害鳩能巫步禁蛇故食蛇啄木穴樹巢其中人或用木塞之能以背畫符其塞自出鵲知歲所在又有隱巢木故鷲鳥不可見燕營巢避戊巳日故不傾壞鶴有長水石故能巢中畜魚水不涸蓋不止于有知也有隱者劉易在王屋山見一蜘蛛爲大蜂所螫腹

脹欲裂亟就草間嚙芋梗磨之脹卽平因以治人之被蜂螫者痛立止

魚枕骨作器皿人知愛其色瑩徹耳不知遇蠱毒必爆裂尤可貴也

油絹紙石灰麥糠馬矢糞草皆能出火

馬騾驢陽類起則先前治用陽藥羊牛駝陰類起則先後治用陰藥故獸醫有二種

梧桐百鳥不敢棲止避鳳凰也古語云爾驗之果

然

蜀中喜事者南歸多載木犀花以來種之皆生或  
擇嫩條接冬青枝間亦生豈其類耶謂萬年枝  
者冬青也王樹者槐也宮苑中多此二木特易  
以美名冬青又名凍青貴其有歲寒不改之節  
故司馬長卿謂之女貞自不爲文君地邪

芸草古人用以藏書曰芸香是也置書帙中卽無  
蠹置席下卽去蚤虱葉類豌豆作小叢遇秋則  
葉上微白如粉汗南人謂之七里香大率香草  
花過卽無香縱葉有香亦須采掇嗅之方覺此  
草遠在數十步外已聞香自春至秋不歇絕可  
翫也

種柿有七絕一有壽二多陰三無禽巢四無蟲蠹  
五有嘉實六其本甚固七霜葉紅可翫也

榆有二種一名郎榆一名姑榆郎榆無英

千葉黃梅花洛人殊貴之其香異于它種蜀中未

識也近興利州山中樵者薪之以出有洛人識之求于其地尚多始移種遺喜事者今西州處處有之

予嘗春日經夷陵山中多紅梨花誦歐陽公之詩裴回其下不能去近蜀中亦稍見之又有得千葉杏花於劔州山中者在洛陽花木譜中無之亦奇產也

蜀無橄欖或云司馬相如狗監所誦等賦喻蜀父

老文封禪書王褒中和樂職宣布詩聖主得賢臣頌揚雄劇秦美新篇辭皆爛美足以取悅當代張九齡策安祿山姜公輔論朱泚危言可驗輒棄之不采相如輩蜀人九齡公輔嶺海之士以草木臭味譬之如橄欖不生于蜀生于嶺海也亦猶唐李直方以貢士第果實一綠李二粉梨三櫻桃四柑子五蒲桃或薦荔枝曰寄舉之首也蓋始于范曄以諸香品時輩侯朱虛著百

官本草皆戲言之善者耳然近日蜀中種橄欖  
輒生子澗園自有數章

蘭有二種細葉者春花花少闊葉者秋花花多黃  
魯直蘭說云楚人滋蘭之九畹樹蕙之百畝蘭  
以少故貴蕙以多故賤予以爲非是蓋十二畝  
爲畹則九畹百畝亦相等矣又云一榦一花而  
香有餘者蘭一榦五七花而香不足者蕙是以  
細葉爲蘭闊葉爲蕙亦非也楚人曰蕙今零陵

香也又云薰所謂一薰一蕕者也唐人但名鈴  
鈴香亦名鈴子香取其花倒懸枝間如小鈴也  
近時附入本草云出零陵郡亦不詳本草自有  
薰草條亦名蕙草甚明零陵爲重出云  
凌霄花有毒一作出蜀有人凌晨仰視其花花中  
露水滴入眼中遂失明或云金錢亦然

其莖葉皆白... 其莖葉皆白... 其莖葉皆白...

其莖葉皆白... 其莖葉皆白... 其莖葉皆白...

其莖葉皆白... 其莖葉皆白... 其莖葉皆白...

其莖葉皆白... 其莖葉皆白... 其莖葉皆白...

其莖葉皆白... 其莖葉皆白... 其莖葉皆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三十

宋邵博著

明毛晉訂

政和戊戌夏六月京師大雨十日水暴至諸壁門  
皆塞以土汴流漲溢宮廟危甚宰執廬于天漢  
橋上一餅師家蚤起見有蛟螭伏于戶外每自  
蔽其面若羞怖狀萬人聚觀之道士林靈素方  
以左道用事曰妖也捶殺之四郊如江河不知

其從出識者已知爲兵象矣林靈素專毀佛泗  
州普照王塔廟亦廢當水暴至<sub>時</sub>下詔加普王  
六字號水退復削去先當制舍人許翰以詞太  
褻得罪

盧立之尚書云宣和末禁中數有變異曰摧<sub>音</sub>者  
爲甚毒夜久有巨人呼摧云遇人必撒裂之中  
官有膽勇者數輩相約俟其出迫逐之巨人返  
走墜<sub>物</sub>鏗然有聲取視之乃內帑所藏鐵幘

頭也趙正之云禁中舊有此怪不出仙韶院  
宣和末始遍出宮殿中云

宮官盧功喬云宣和末鬼車瀝血于福寧殿庭又  
有狐登御坐又內殿塼砌上忽有積血遽視之  
復出去塼亦出發地亦出至廢其殿云

李瑞云宣和末爲洛陽縣尉有職事在西宮一龍  
夏伏起宮中者無虛日殆數百處初固異之未  
幾金人入洛宮遂焚張浮休云向謫郴江夏日



在寓舍伴羣兒讀書次忽天際一船載人物如  
行水上久之方沒

三峽中石壁千萬仞飛鳥懸猿不可及之處有洞  
穴累棺槨或大或小歷歷可數峽中人謂仙人  
棺槨云按隋唐嘉話將軍王果于峽口崖側見  
一棺將墜遷之平處得銘云後三百年水漂我  
欲墜不墜逢王果今洞穴在懸絕石壁千萬仞  
之上唯大禹初鑿三峽道岷山之江時人迹或  
可至不在崖側不止三百年也望其棺槨皆完  
好如新不知果何物爲之亦異矣

長安乾明寺唐太廟也庭中有星隕石狀如伏牛  
有手迹四足迹二如印泥然故老云武氏革命  
日隕又興平一道觀中有星隕石如半柱滿其  
上皆繫痕豈果繫于空中邪殆不可知也旁有  
石記西晉時隕

熙寧中少華山崩壓七村之人不可勝計先是穴

居虎豹之屬盡避去人獨不知遂罹禍山以夜崩聲震百里外州距山才二十里初不聞其異如此

元符年衆人宿岐山縣客邸明日一人亡其首無血官捕殺者踰年竟不得或云俠客氣劍中人無血政和年河中府早宴罷營妓羣行通衢中忽暴風起飛劍滿空或截髻或剪鬢或創面俱不死亦不傷他人或云劍俠爲戲耳予親見之

殿中丞丘舜元閩人也舟泝汴遇生日艤津亭家人酌酒爲壽忽昏睡夢登岸過林薄至一村舍主人具飲食旣覺行岸上皆如夢中所見至村舍有老翁方撤席如賓退者問之曰吾先以是日亡一子祭之耳舜元默然知前身爲老翁子也厚遺之以去

歐陽公嘗夢爲鸚鵡初夏清曉飛鳴綠陰中甚樂劉法欲生其母幃帳忽若墜壓而下視之上有大